

花瓶奇案（山貓王森傳奇故事）　王一龍・著

　　鉅富秦黃金與舞女丹鳳在書房內胡混，忽然秦黃金死在花瓶之下，而現場又沒別人，一切的証據都指出丹鳳是兇手，但卻被偵緝大隊長王森找出疑點……

　　王森如何在這種情況下替嫌疑犯洗脫罪名？本篇佈局嚴謹，設計大胆而又合情合理，誠是一篇出色的推理偵探作品，且看王一龍先生如何替案中兇手設計殺人！

$4.00

第26年
5

編者話

山貓王森這個故事集，是以民初時代作背景，講述當時我國各地山賊流寇之橫行跋扈，猖獗程度令人髮指，然而王森這個傳奇性人物，在他耳聞目渲之下，不齒羣賊所爲，挺身而出，奮力頡頏，最後，他還充任偵緝大隊長要職……今期刊出的「花瓶奇案」，是敍述一個鉅富商人大壽之日，暗中匿藏書房與舞女鬼混時，突遭花瓶襲擊身亡，事後，一切嫌疑都落在舞女身上，指証她是兇手，且看王森在這種情况下怎樣替疑兇洗脫罪名，同時揭破了一宗內情複雜的驚人巨案。過程相當精彩，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鐘聲魅影」今期已告終結，眞正兇手與盜經者是誰？俱有交代。下期起刊出該故事之三「毒神仙」，是講述齊雲飛與柳擷紅爲了代替一宗命案的苦主追查眞相而捲入煩惱漩渦，二人束手無策，最後才在一片疑團中找到一絲線索，請看下期本刊。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一部詭異絕倫的巨著「罩門」。由名作家東方白執筆，敬請屆時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5期
（總號129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畫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山貓王森傳奇故事

花瓶奇案

王一龍、文
可　飛、圖

壽星公暴斃

歌伎遭嫌疑

議婚

木板樓梯蹬蹬地响着，緩慢而沉重，在黑暗又寂靜的深夜，多了幾分緊張恐怖的氣味！

雖然這是山東境內最大的城市——濟南城，但這時候畢竟已是半夜——十二點半，平日人們都已在睡夢中，更何況現在是春寒料峭的時分，濟南城就好像在寒風中縮在被窩之內，一切都停止了活動！

微弱的街燈由底下梯口映上來，模模糊糊只見到一道魁梧的人影，由下走上去，看不到面龐，甚至他身上的衣服看來也是黑色的！黑影來至樓上的大門前立定，他頓了一頓，才用鞋子去踢門！

這座樓宇雖然比較舊一點，但樓上住的這戶人家，並不太寒酸，她是本城新開不久的舞廳——一堂春的一個紅牌舞女——丹鳳！

一堂春是效法上海開的新式舞廳，而丹鳳本來是在喜相逢酒樓唱歌的一個歌女，熬了三年多，終熬出了名氣，去年臘月，一堂春老闆方大胖，把她挖走，於是丹鳳便在舞廳坐起板櫈來！

丹鳳在一堂春坐冷板櫈的機會絕對不多，但她也擠不到前三名，只能算是三流紅牌吧，也許她剛入行不久，舞步還生疏，也有人嫌她的腰板子比較硬一點，所以那些興沖沖打着學跳舞旗幟的青頭闊少，便不大叫她陪跳！但是也餓不死她，日子算是過得去就是，上下班沒汽車接送，也還有黃包車坐！

一堂春十二點鐘打烊，這時候丹鳳剛好回來在浴室洗澡。聽見踢門聲，吃了一驚，便大聲叫道：「吳媽，快去看看是誰來！」

樓上地方雖不小，但只住着丹鳳跟吳媽兩個人，吳媽剛踏進五十，跟丹鳳已有兩年。這時候她坐在廳裏織毛衣，打發時間，聽了這話，走到浴室外道：「小姐，不知是什麼人，俺不敢開門！」

「爲什麼不敢？樓上只咱們這一家，一定是來找我的！」

「剛才俺就聽到蹬蹬的樓梯聲，脚步聲好重，一定不是好人！」

「胡說，你怎知道不是好人，你別把送上門來的貴客趕掉！」

吳媽想了一下，道：「俺還是不敢…

…免得出了事……小姐，您要開門，請您自己開吧！」

丹鳳罵道：「早聽人家說你胆子小，偏我請上你，那你就別開吧！」

吳媽聲音忽然透着幾分高興，道：「小姐，您放心，沒聲音啦，也許是那人發現自己找錯了地方走啦！」

丹鳳在裏面沒好氣地道：「把我的睡袍拿進來吧！」

吳媽把浴巾睡袍自門縫中遞進去，過了一會兒，丹鳳頭上扎着一塊毛巾，一邊走一邊縛着睡袍上的腰帶，吳媽連忙進去浴室收拾一切。

「砰」大門忽又被人踢了一下，丹鳳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跳，問道：「誰呀？」她連問兩次，外面才傳來一個低沉沙啞的聲音：「你想見的人！」

丹鳳嘟囔了一句：「是那一個瘟生！」一拉開門上的小窗，湊眼望出去，只見外面站着一個人，毡帽拉得低低的，大衣的領子也反了上去，只看見下巴下那一片青慘慘的鬍鬚茬子，她心頭一跳，再問：「你到底是那位？」

那人仍不抬頭，道：「送寶貝來給丹鳳小姐的，你到底開不開門？」敢情這人把丹鳳當作是傭人哩！

丹鳳關上門窗，心中想道：「不會是賊吧？老娘除了這身皮肉之外，又沒什麼錢，怕什麼？要是把進門的財神爺推掉，那才更冤呢！」主意一定，她輕輕拉開鐵門，把大門打開。

那人忽然衝了進來，丹鳳尖呼一聲，已被那個高大的神秘人抱得死死的實！

吳媽在浴室裏探個頭出來，看見這情景只嚇得一顆心幾乎自嘴裏頭跳出來！她定一定神，縮回門後，找了一根洗衣槌，提心吊胆地探頭望出去！她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却怔住了！

只見那人抱住丹鳳，嘴巴印在丹鳳的唇上，丹鳳仰着頭，毛巾跌落，長髮散開垂下，一隻手圈住那漢子的後腰，一手扳着他的肩，看樣子她好像是願意的！

吳媽是個守寡了二十多年的婦人，看到這情景，心中嘟囔了一聲，老臉發熱，暗罵聲做孽，便縮了回去，可是忽聽到外面有聲响，便又探頭出來，看個究竟。

原來廳內那對交頸鴛鴦已經分開，女的含嗔道：「死人，你一去個多月，沒半點音訊，一回來又把人嚇個半死！」

那男的摘下毡帽，笑嘻嘻地道：「俺就是想把你嚇死，免得你害人！」

「你胡說什麼？」丹鳳含嗔搥了他一下，「死人，你既然這般恨我，還來幹什麼？我有什麼本事去害人？」

「你害得俺整日價牽腸掛肚，茶飯不思，你說我該不該嚇死你！」

丹鳳又喜又嗔，撲進他的懷裏，邊搥邊道：「你怎樣牽腸掛肚的，快揣出來讓人瞧瞧！」

吳媽認得這男人是丹鳳的舊相好，他身材雖然高大，但人人都叫他小陶，是本城局子裏的一個偵緝人員，跟丹鳳好上已有年多，不過他並不太常來這裏！

吳媽放下心頭大石，轉身進浴室，一不小心，那根洗衣槌撞在門板上，發出「啪」的一聲，驚動了廳裏那對痴男怨女，

丹鳳輕輕道：「咱們進房去！」

小陶一把將她抱了上來，走進丹鳳的房間，笑嘻嘻地道：「俺還以爲你有『戶頭』在家哩！」

丹鳳在他腰上擰了一把，小陶大叫一聲，道：「你生什麼氣？今日剛好沒有『戶頭』上門，難保昨夜沒有！總之今夜俺算是走運了！」

丹鳳「咭」的笑了出來。「你走運？你才倒霉哩！」

小陶一怔，問道：「俺什麼事倒霉？」說着已走進丹鳳的睡房。

這座樓宇雖已不新，但房裏佈置都很新式整齊，一張西式大睡床，厚厚的一張彈簧褥子，叫人一躺下去便不想爬上來，睡房一邊是床頭櫃，櫃上有桌燈一盞，另一邊則是化粧桌，斜對面是一具人高的大衣櫃，櫃門上的那兩塊大玻璃，明淨剔亮，房內散發着一股芬香、溫馨和浪漫的色彩！

小陶已不止一次到這睡房，但至今一踏進來，仍令他充滿興奮！

丹鳳躺在小陶懷抱中，仰頭看着他，見他嘴上說着，一對眼睛却四處飄，眼中閃過一抹狂熱的光燄，她臉上泛上一抹狡猾的笑容，道：「你若早兩天來就算你走運！」

「到底什麼事？」

「去你的！小陶你是不是吃菜的？」

「俺當然不是吃菜的！」

「那你還不明白？」

「明白什麼？」小陶忽然明白，叫道：「你那『親戚』來了？」

「月滿鴻溝！」丹鳳笑靨如花。

「他媽的！俺剛從上海回來，就從車站趕來，你該知道俺有多急！」

丹鳳笑道：「上海的女人也沒死光，你不會去『打野鷄』？哼，老娘才不相信哩！」

「俺故意留着火藥回來，沒想到有鎗沒靶！」小陶忽然把丹鳳拋落床上。「俺走啦！」

「喂，這時候你到什麼地方去？」

「俺回局子裏辦公！」

「鬼話！三更半夜的辦什麼公？」

「俺在上海帶一個通緝犯回來，到車站托小劉把犯人押回局子裏，人雖帶到，但還有很多事要辦！」

丹鳳嗔道：「既然這樣忙，你還來找我幹什麼？」

小陶堆下笑臉。「明天才辦也行，不過你……反正有空不如回去辦公！」

丹鳳道：「明天也可以，那就先歇一晚吧！」

「歇也不能在這裏！」小陶一跺腳，「老鼠掉在麵缸裏——幹瞪白眼！老子才不幹！」

丹鳳急道：「喂，你別走！短命賊，你不是說要來送寶貝的嗎？禮物在那裏？快拿來！」

小陶哈哈地笑了起來：「俺本來是要獻寶，但今晚兒你能接受嗎？」

他這語帶雙關的話，丹鳳怎聽不出？却故意道：「是什麼寶貝，這般神秘兮兮的，掏出來看看？」

小陶笑嘻嘻地道：「你眞的想要？」

丹鳳眉頭一揚，豪氣地道：「老娘還有什麼不敢要的？」

小陶忽然撲到床上，捉住丹鳳的手，道：「他媽的，你故意來點俺的火！寶貝就在這裏！」說着把她的手按在自己的胯下！

「這算什麼寶？呸，老娘沒見過！」

小陶將另一隻手伸進丹鳳睡袍之內，掏她那嬌嫩的肉，丹鳳身子放軟，鼻翼噏動，手掌也在他胯下活動起來。

「騷娘子！」小陶喉管吐出一連串的粗話，伸手在丹鳳兩腿之間摸了一把，忽然大聲叫了起來：「臭婆娘，原來你是故意騙我的，看我不狠狠整治你！」

丹鳳嬌聲道：「老娘早等你來整治了，還不快獻寶！」

小陶一把將丹鳳的睡袍扒開，燈光下只見白肉生光，高低有緻，他嚥了一口唾沫，忙爲自己脫掉屏障，丹鳳乘機把燈關掉。

一會兒，房內都响起一片急促粗濁的呼吸聲，一輕一重，此起彼落……

燈光再亮起時，小陶跟丹鳳已並頭躺在床上，蓋着棉被，丹鳳蜷縮在小陶的身旁，如一頭波斯小貓。小陶露出一隻胳臂，手指頭夾着烟，正用力地吸着，好像嘴裏叨着那根香烟，可以替他補充剛耗去的精力似的。

丹鳳從被窩中爬了出來，帶着一臉的春意和滿足，接過小陶手上的香烟，吸了一口，再交回給小陶。她慢慢把小嘴張開，讓那些白烟一絲絲一縷縷地自口腔裏爬出來。

小陶忽然用力捺熄了烟蒂，回身抱住丹鳳，丹鳳被嚇了一跳，嘴裏的烟噴了他一臉，可是小陶却毫無感覺，緊張地問：「小鳳，你什麼時候才肯嫁給俺？你也混了不少日子了，也該看透了！」

「你急什麼？」

「俺怕你會變心！」

「變你的頭！白白讓你玩了一年，我不怕你變，你怕我變？」

小陶緊張的臉色稍緩，問道：「那你到底爲什麼還不肯嫁給我？」

丹鳳臉色微微一變，眼皮垂下不敢看小陶，小陶心頭一凜，道：「俺知道了，你嫌我窮！」

丹鳳不直接回答他，只用誠懇的語氣道：「小陶，你年紀還不大，應該把時間和精力放在事業上！」

「二十五歲啦，還不大？結了婚難道就會沒事業？」

「你改行吧！」

「爲甚麼要我改行？」小陶問：「做偵緝有什麼不好，哦，俺曉得了，你嫌這工作沒法賺錢。」

丹鳳嘆了一口氣。「結婚之後，我當然會洗盡鉛華在家相夫敎子，那是沒收入的了，單靠你那份薪餉，你我兩個人勉强可以不用餓肚子，但如果有了小孩子呢？再說你手頭又沒有兩個子錢，一結婚，擺喜酒，買傢具，這樣那樣的，也不知道夠不夠開銷，往後如果有什麼三長兩短的，怎麼辦？」

小陶雙眼神光暴縮，連心頭也是一沉，丹鳳軟嫩的手掌在他結實胸膛上游動着

，「而且這年頭做賊的，那一個不兇殘，你幹那一行，危險得很，還有，三頭兩月出差的，把我擱在家裏，你不担心，我可爲你担心，更不想守寡。」

小陶鬆了手，半晌才道：「像我這樣，除了當差，還能幹些什麼？」

「你有沒有意思改行？」

「有又怎麼樣？沒意思又怎麼樣？」

「沒意思改行，你就別再向我提婚！如果你有意思改行的，我倒可以跟你商量！」丹鳳雙眼露出神采，「咱們可以做點小生意！」

「俺可不會，又缺本錢！」

丹鳳安慰他。「不會可以學，誰一生下來便會的？至于沒有本錢，我可以替你想辦法！」

小陶轉身摟住了她，沉聲道：「妳怎樣替我想辦法？陪那些大肚皮睡覺？我才不要那種錢！你也不要再作賤自己！」

丹鳳又喜又羞又怒又嗔地伸出食指，在他額上戮了一下。「誰說老娘要陪客……哼，想辦法便一定是這樣的嗎？」

小陶不相信地問道：「那麼你有什麼辦法？」

「有的人客出手大方，向他們借一點，人家可能……」

小陶不等她說完便截口道：「那有貓兒不吃腥的？你不用說了，俺不會要你的錢！」

丹鳳沉下臉來，問道：「那你準不準備改行？」小陶沉吟不答，丹鳳掙開他的手臂，轉身向內。

小陶知道她生氣，左手輕輕在她臀上拍了一下。「別生氣，讓俺考慮一下！」

「你要是不改行，你就別想娶我！」

小陶忙說道：「那算什麼？你不要我了！」

「你養得起我嗎？憑你那份薪餉——」丹鳳忽然又轉過身來，雙眼噙淚，道：「小陶，老娘是認眞的，我不要過奢華的生活，但也不願意做乞丐！不是老娘貪慕虛榮，而是生活殘酷！」

小陶心頭一沉，半晌才迸出一句話來：「但俺的工作是光榮又有意義的！」

「光榮可以餵飽你，可餵不飽老娘！你早早給老娘作個決定，免得躭誤大家的青春！」

小陶道：「無論如何，俺也得把這件案子清了才可以辭職！」

丹鳳淚眼閃光。「老娘不求你立即辭職，只要你給我一個期限，也讓我心頭有個底！」

小陶想了一下，道：「好吧，等俺把這件案清了之後才跟你商量！」

丹鳳重新投入小陶懷中，粉拳輕輕搥了他一下。「短命賊，你早就該跟老娘商量了，躭誤了我好幾個月！」

小陶鼻端嗅到她身上的香氣，再見到她那張嬌俏的花容，心頭一蕩，那雙手又不規矩起來，只在她身上多肉的地方摸摸捏捏，丹鳳把他一推，道：「你省點力吧，留些精神去辦案！」

小陶一挺胸膛，道：「誰說俺不夠精神？眞正的大虫也可以打死幾頭，何況是你這母大虫……」

丹鳳用力擂了他一下，道：「你要死，拐彎罵起老娘來！你給我乖乖睡着，要不然便給老娘滾，老娘不想弄壞了你的身子！」

小陶仍然在賴着。「俺身子一向都很好！」

「不行！你怕日後沒這好日子？就怕你過一段時間就厭了！」

「不會，不會，俺可以發誓！」小陶聽她說得疼人，便乖乖地下床，邊穿衣邊問道：「好吧，俺現在回局子，俺明晚再來！」

「明天晚上老娘沒空！」

「啥事兒？」

「到秦老闆家去！」

「賣米的那個秦黃金？」

「不是他還有誰？」丹鳳道：「做六十大壽，請咱們去湊興！」

小陶披上外衣，瞪大一對眼睛問道：「湊啥興兒？」

「人家有錢的做大壽，賓客還會少着？請老娘去唱唱歌！」丹鳳道：「他是託方老闆來做說客的，不去可不好意思！」

「這老烏龜！」小陶罵了一聲，「一大把年紀，還作興這個！」

「不單止請我，聽說一共請了十多位，要顯顯闊氣，鬥鬥排場，你別亂喝乾醋呀！」

「臭他娘的，這老烏龜還值得俺喝他的乾醋？」小陶拉開房門：「那俺後天晚上去一堂春接你！」

小陶走下小樓，一出梯口吃冷風一吹，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心底忽然泛上一股難言的感受！他雖剛與丹鳳親了熱，還在她身上散了一泡火，但不知爲何反而覺得跟她的距離逐漸遠了！爲什麼會有這個感想，他也說不出口，因爲剛才丹鳳仍然如前一般熱情！

錢！鈔票，小陶忽然在腦海中泛起這東西來，他暗中嘆了一口氣，拉一拉身上的上衣，大步向局子的方向跑去！

議價

小陶返回局子裏，只有一個人在當值，那是老油條周古董！周古董並不古董，古董兩字雖是綽號，但那只是標誌他是全局入行最早的，事實上他只是「油」而已，一切都顯得無所謂。

小陶進去，周古董便笑道：「小陶，俺見你滿面風流汗，一定是從丹鳳小姐那裏來的！」

「呸，什麼汗？這這種天氣還會出汗！」小陶瞪了他一眼。「有沒有事？」

「那死囚在裏面鎖着，小劉已回家睡覺了！」

小劉便是跟小陶到上海押犯人的同僚，小陶道：「俺進去看看！」他走到裏面羈留處，只見鐵柵裏躺着一個滿面鬍鬚的猛漢，聽見脚步聲，睜一睜眼，看了小陶一眼又閉上。

小陶雙手抓住鐵柵用力地搖動了幾下，見鐵枝十分結實，而且門上又用兩個大銅鎖鎖住，便放心地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坐下。

一坐下來，丹鳳的倩影便浮上腦海。小陶把背靠在椅背上，想起心事。

小陶以前在理髮店當學徒，剛滿了師

不久，他師父便因拒賊而被殺死，小陶一怒之下，抛下剃刀改行當差。不知不覺已幹了六年。這六年來，他出生入死，幾番受傷，但也讓他立了幾次功，積功升爲小組長。

濟南城偵緝隊長是局長馬南的堂弟馬北，副隊長老凌做滿今年便要退休，小陶被提升副隊長的機會極大，難道奮鬥了六年打下來的基礎，爲了一個女人便要白白放棄？雖然小陶深深愛着丹鳳，但一想到這裏，他便猶疑不决起來！

大丈夫何患無妻？豈可爲了一個女人而抛棄事業和理想，可是千金易求，知己難得，更可况是紅顏知己！

小陶心頭一躁，一拳擊在桌上，「砰」的一聲，把外面的周古董嚇了一跳。「小陶，你發什麼脾氣，出來聊聊吧！」

小陶想了一下，終於走了出去，周古董笑嘻嘻地問道：「剛才是跟老相好吵了嘴？」

小陶坐在他對面，抛了一根三個五香烟給周古董，自己也吸了一根，再摸出洋火把烟點着，他呼地把烟噴到周古董的面上。「他媽的，女人眞煩人！」

周古董哈哈地笑了起來，道：「倒敎俺猜着了！快說來聽聽，讓俺做做你的顧問吧！」

「小鳳要俺改行，否則不嫁給我！」

周古董睜大了眼睛，用詫異的語氣道：「你向她求婚？」

「嗯，她說幹這個賺不到錢，不能養家！」

「笑話！俺連組長也混不到，不是還養了兩個孩子？」周古董一拍胸膛，道：「依俺估計，你的經濟能力，最少可以比俺多養一個！」

「咳，這叫俺怎樣跟她解釋？」

「解釋？」周古董哈哈笑了起來，「小陶，不是俺說你，要是我呀——」

「你會怎樣？」

「俺根本不會向她提親！」周古董也用力噴了一口烟，道：「逢場作興還不錯，眞要來那個呀？哎——」

小陶緊張地問：「怎樣？她是個好人家的女兒，爲了醫她爹的病才賣……」

「可不就得了？她現在已經不是好人家的女兒！」

小陶又瞪了他一眼，目光已有怒意。「你怎會知道？她眞的是好人，起碼她……她對我是眞心的！」

「好好，這只是俺的看法，你別放在心上！」周古董一見他語氣不善，立即改口。「如果她眞的對你好，你對她也有信心，就娶她吧！」

「我對她當然有信心，她對我也是眞心的！」

「可是你這小組長有錢嗎？賺到的薪餉夠她花用嗎？」周古董也不客氣了。「你別這麼死心眼，告訴你，開始的時候，心裏會難受，日子難過，但熬過它三頭兩月的，就沒什麼了！」

「你說的是什麼？」

「俺好心勸你——死了這條心！」

小陶呸了一聲。「這種女人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哦！如果她眞的這樣好，爲啥又會嫌你窮？」

小陶面色一變，登時答不上來，過了一會才結結巴巴地道：「她說得也對……生活是殘酷的，身邊沒幾個錢防身，實在……她是吃得苦的，不過現在過慣了舒適的生活，要她眞吃苦，一時間自然沒法習慣……」

周古董把烟捺熄，道：「那俺也贊成你改行！」

小陶目光一亮，忙問：「你說改那一行？」

周古董道：「她要你改那一行，你就幹那一行，問俺幹啥！」

小陶這才聽出他是在揶揄自己，便裝作聽不出來，聳聳肩頭返回自己的坐位。

坐了一陣，天便開始亮了，上早班的人都紛紛來了，小陶也振作精神開始工作，他很想抽空去看一下丹鳳，或者跟她商量一下，希望她能體諒自己的理想，將就一下。可是他寫好遞上去的報告，却讓局長馬南退回來，左上角還多了一行字：請寫詳細一些。小陶沒辦法只得重新再寫。

× × ×

秦黃金這名實在沒叫錯，家裏的黃金着實不少，這年頭賣米的，有誰不發財的？何况秦黃金還兼做批發，米、小麥、麵粉都賣！

秦黃金年輕的時候，只顧賺錢，到發了大財才學人風流起來，但那時候已經是夕陽無限好了！不過反正有錢，他也還偶爾會到舞廳歌場鑽鑽，但他的兩個兒子就不大一樣了！

秦黃金自己斗大的字才認得一担，因此極希望兒子能替他爭口氣，雖說現在已沒有考狀元這碼事，但多唸幾年書，別人總也知道他秦家有兩個讀書人，所以他給他的兒子起了兩個極好的名字：彥文和彥章，兩個名字還是他花了一千大洋，請城內的梁舉人起的！

秦彥文和秦彥章却沒法與其父相比——名副其實，書讀得不好，人又頑劣，那些老師都因他父親的有錢有勢，不敢嚴于督促，但後來秦黃金還是知道的，便把敎席辭退，索性叫他倆經商！

秦彥文兄弟仗着父親的勢力，開了的店子也都能賺錢，在不用太過仰仗父親的情况，便不時出入舞榭歌台，花街柳巷，儘管倆兄弟都已有了家小，但每天仍非深夜不回家。

一堂春在濟南是頭一間洋式舞廳，這兩兄弟自然不會放過，三頭兩天都往裏面鑽，所以跟廳裏的貨腰都混得爛熟，他倆兄弟看得上的舞小姐，都已弄上了手，唯獨一個丹鳳不答應！

丹鳳回答他兄弟的話是：「我丹鳳只賣笑不賣身，兩位公子的好意只能來生才報答了！」

丹鳳雖然不是一堂春的頭牌，也不是最漂亮的，但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越是難上手的，越令男人心癢難搔，所以秦彥文和秦彥章都在暗中打她的主意！

秦彥文又出到一夜薦枕費一百個大洋，丹鳳還不許，不由使他生氣了，因爲那時候，一担米才幾個大洋而已，一百個大洋實是個不小的數目！

當然秦彥文若要用强，十個丹鳳也沒法抵擋，不過秦氏兄弟自忖風流，却不肯做這種霸王硬上弓的事。

丹鳳也不是三貞九烈的女子，否則也不會去貨腰，她給小陶時也不是處子，之後也偷偷「賣」過幾次，不過這年來她發覺自己眞的愛上了小陶，所以便有心爲他「守」身，二來她也知道先吊吊他倆的胃口，才能賣個好價錢！

丹鳳怎會看上小陶，起初小陶是到她唱歌的地方聽歌，這樣便互相見過幾次面，有一次丹鳳回家時，碰到兩個外地來的刧匪截住黃包車打刧，剛好被小陶撞上，便把刧匪打退，護送丹鳳回家，這樣便開始了交往，只來往了幾次，丹鳳便懷着報恩的心情，自動獻身，不料却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小陶那粗壯結實的身子，到底不是那些大肚皮的大漢能夠比擬的，丹鳳在那一次之後才發覺做女人的滋味，因此便讓小陶做了她的入幕之賓！

有人說女人屬陰，性情專一，又說日久生情，這些都也許有點道理，丹鳳最初只是爲了滿足慾念，後來則漸漸愛上他，終於幾至不可一日無此君，最可惜的小陶是個窮光蛋！

話要說回頭來，假如小陶是個富家子弟，他會跟一個貨腰的女人來眞的？

要人就沒錢，要錢就沒人，魚與熊掌只能擇其一，不過丹鳳却想兩全其美，她打算借個機會跟秦氏兄弟商量一下，希望能得到一筆錢，給小陶做生意。

秦黃金的六十壽筵，便是個好機會，所以她一早便僱車直赴秦府！

× × ×

秦家就在城中，好大的一座莊院，門外車水馬龍，自裏面不時傳來喧天的禮樂聲。

丹鳳的車子一到，石階上便走下秦家的管事小白。小白伸手攙扶丹鳳下車，還掏錢打發了車夫，牽她上石階。「鳳小姐，老爺跟少爺早在大廳裏候駕啦！」

丹鳳向他抛了一個媚眼。「亂嚼舌根，這時候還早，他們才想不到我會這麼早到呢。」

小白忙陪笑道：「您給我家老爺的面子，所以才來早，眞是難得呀！」

丹鳳笑笑。「說眞的，有誰到了？」

小白知道她指的是跟她一般身份的女人，便回答道：「您鳳小姐正是頭一個！」說着已走進院落，他大聲叫道。「鳳小姐到！」

丹鳳見院落裏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轉頭望過來，饒得她是出來抛頭露面的，臉上也禁不住飛上兩朵紅雲，她白了小白一眼，嗔道：「你輕聲一點不行？」

只見秦彥章從廳裏走了下來，向小白打了一兩眼色，小白便會意出去，秦彥章堆下笑容：「鳳小姐眞信人也！小生感激不盡。」

「誰跟你掉書包，秦老爺呢？」

「爹正在書房！」

丹鳳拿出一個禮盒來，道：「小小禮物，不成敬禮，請代我交給秦老爺！」

「你客什麼氣，偏要破費。」

「今天是老爺的六十大壽，能空手來嗎？」

秦彥章掀開盒蓋一看，却是一對打造得十分精緻的黃金壽桃，價錢不菲，秦彥章心頭一動，瞥了她一眼，心中暗暗忖測她爲何會花這麼多錢。

院落的一端搭了一個戲台，台下放着好幾行板櫈，看來是準備唱歌演戲的，這時候才下午三時多，客人還不多，板櫈上坐着的人稀稀落落，都閑着無聊磕瓜子。

秦彥章本想叫丹鳳上台先唱幾首，把氣氛先弄起來。但念着她那份厚禮，忍着不讓她唱頭一個，免得她認爲不體面，所以帶她穿過大廳內進。

廳上坐着秦家的親戚，見秦家二少爺帶着這麼一個妖嬈的女子進來，知道不是什麼好貨式，便交頭接耳起來。丹鳳只當沒看見，還不時向他們微笑。

廳後有道暗廊，暗廊兩旁有廂房，不知作什麼的，出去又是一道廻廊，曲曲折折，通向後面的另一棟屋子，迴廊外栽了不少花樹，還置了假山，看得丹鳳眼光發亮，半晌才問道：「二少爺，您要帶我到那兒去！」

秦彥章道：「帶你到內廳歇歇，先吃點點心。」

「唷，何必客氣，吃了東西，等下還能唱嗎？」

「誰要你立即唱？你吃了之後，等歇足歇夠才去唱，讓那些不知高低的丫頭們看看，也叫她們知道唱歌是啥玩意兒。」

丹鳳又唷了一聲，一反常態地向他抛了一個媚眼，說道：「誰是不知高低的丫頭？」

「就是玫瑰呀，雙喜她們！」

玫瑰和雙喜都是一堂春的姑娘，丹鳳悄悄擂了秦彥章一下。「二少爺就會笑人，人家是紅牌，俺這個不紅不黑的，怎能跟人家比？」

「你想紅那還不容易，」秦彥章瞥了她一眼，眼光不懷好意：「只要你……」

「只要我怎樣？」丹鳳瞪着一對大眼睛，假裝不懂。

秦彥章笑嘻嘻地道：「等下告訴你！」說着已來到內廳，「你想吃些什麼？來碗花生湯好不好？」

「隨便！」

秦彥章交代了下人，道：「你坐一坐，我把你的壽禮拿給爹看看！回頭再來陪你！」

「二少爺，您去忙您的吧，不要管我了！」

秦彥章去了一會，下人便送上二碗花生湯來，內廳還有兩個女人，看樣子是正經人家的女子，也在吃花生湯，丹鳳用銀匙舀了一下，喝了一口，那湯做得又香又甜，她本不想吃，這時却老實不客氣了。

忽然一個熟悉的聲音道：「分一羹給俺吃好不好？」

丹鳳一抬頭，却見是秦彥文，連忙把湯擱在几上，盈盈地站了起來，左手提起掖在襟上的絲巾，在櫻桃小口上印了一印。「原來是大少爺！」

「沒嚇着你吧？」秦彥文看了那兩個女人一下，見她們都低着頭，便拉着丹鳳的手，向旁走去，道：「鳳小姐，你上次不是說要向我借書嗎？呶，俺這就帶你到

我的書房看看，只要你做個記號，就叫人送去！」

丹鳳心想，「見你的大頭鬼，老娘幾時要向你借書？」可是她見人多，知道秦彥文如此說必有原因，何況她自己心中也有一個算盤哩，是以便悄悄跟着他。

秦彥文推開一扇房門，道：「鳳小姐，請！」

丹鳳見房裏放着幾具書櫃，櫃裏果然放着不少書，看來果眞是書房，便走了進去，秦彥文立即把門關上。

「大少爺幹什麼這般神秘兮兮的？」

秦彥文笑嘻嘻地問：「剛才俺見老二跟你說得投機，你倆到底說些什麼？」

丹鳳心頭一動，小嘴一撇。「這種事怎能告訴你，說了二少爺要怪我的。」

「嘿，你也不說，我不說，他怎會知道！」

「但良心過不去！」

秦彥文一頓足，半晌眼珠子一轉，道：「俺知道你們說些什麼了，必是你答應了他的要求！」

「是的，我答應了他的要求，啊，大少爺你怎地這般聰明，一猜便猜着了？」

秦彥文又跺了一下脚，懊喪地道：「想不到讓這小子捷足先登了！快告訴我，他給了你什麼條件？」

丹鳳閃着一對大眼睛，道：「大少爺您說什麼，爲什麼我一句都聽不明白？」

「鳳小姐，你何必裝糊塗？」

「我裝什麼糊塗？二少爺一定要我吃一碗花生湯，我就吃了，這有什麼了不起的？」丹鳳說完格格地笑了起來。

秦彥文一怔，隨即難以置信地問道：「眞的？他沒說其他的？」

「那自然有的，但不知大少爺想聽些什麼？」

秦彥文又跺了一下脚，道：「鳳小姐你好可惡，你明知道的！嗯，你沒答應跟他相好吧？」

丹鳳沉吟了一下，道：「他好像有這個意思，不過我沒意思！」

秦彥文忙再問：「假如俺向你提出要求呢？你肯不肯？」

丹鳳暗中使勁，把粉臉漲紅，嬌滴滴地道：「大少爺，您這是爲難我！」

「鳳小姐，俺會過的女人也不少啦，咳咳，偏就敗在你手中，你說吧，你要什麼條件，只要我辦得到的，我一定要得到你！」

丹鳳心中暗暗歡喜，嘴上卻道：「這叫我怎樣說呢……」

「俺只是求一夜而已，二百個大洋怎樣？」

丹鳳心頭怦怦亂跳，但臉上仍不動聲色地道：「大少爺你知道我是不賣的！」

「他媽的！」秦彥文輕罵了一聲，道：「三百個怎樣？你賣了一次之後，找個人家嫁了，也夠你吃上好幾年！」

丹鳳心中已一百個肯了，但顧着面子，道：「你讓我考慮一下吧……」

「不，你一定要在今日答覆我！三百個大洋可不少，你可要想想，玫瑰才賣六十個大洋哩！你比她値錢多啦！」

「這不是錢的問題……請你給我兩天時間考慮……我本是不賣的，不過大少爺這般痴心，眞令人感動，你後天來一堂春吧，我給你一個答覆！」

「希望是個好答覆！」秦彥文倏地捉住丹鳳的小手，正想把她擁入懷抱，想一親香澤，忽然房門被敲响，丹鳳連忙乘機閃開！

慾火焚身

秦彥文沒好氣地道：「誰呀？」

「是大哥嗎？爹找你出去，說親戚都來了！」外面傳來秦彥章的聲音。

秦彥文極不願意地把門拉開，回頭向丹鳳打了個眼色，才悻悻地離開。秦彥章閃了進來，丹鳳十分機警，在他身邊閃了出去，秦彥章沒奈何，只得也跟着出去。

「鳳小姐，剛才大哥跟你在裏面幹甚麼？」

丹鳳已決定賣給秦老大，便沉下臉來，不悅地道：「二少爺這話是什麼意思？你以爲我會跟你大哥幹些什麼？」

秦彥章一怔，道：「鳳小姐，你生什麼氣？俺可沒惡意！」

「你大哥要借書給我看！嗯，二少爺，我看時候已經差不多了，請帶我去工作吧！」

秦彥章道：「好好，今天俺沒空跟你說，改天去一堂春找你！您大人有大量，千萬別生氣！」

兩人到了院落，只見台上已經站着一個濃粧艷抹的女人，正在無限風情地唱着一首小調：「日落西山一點紅，揚子江裏九條龍，烏龍翻身連夜雨，姐妮翻身想老公！」

這是蘇州情歌「想老公」，雖然歌詞簡單，但台下的男男女女都用力地鼓起掌來。

丹鳳自然認得這女人，她便是自己的姐妹雙喜，雙喜接着又唱了一首：「哥是天上一條龍，妹是地下花一叢；龍不抬頭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紅！」

台下掌聲再起，秦彥章帶丹鳳上台，先在後台補粉，只聽外面有人不斷地叫着老爺和壽星公，估計是秦黃金出來聽歌。

丹鳳有心把雙喜比下去，匆匆補了粉，便敎秦彥章通知雙喜下台！

丹鳳出了台，先向台下一瞄，見秦黃金就坐在頭一排的正中，便首先向他拋了一陣媚眼，送了幾個笑容，然後輕啓朱唇唱了起來：「日頭一出晒粉牆，情姐出外洗衣裳；雙脚蹲在石磴上，手拿衣槌慢慢噹，一雙眼睛望情郎，棒槌槌了手指惱；只怪衣槌不怪郎，只怪衣槌不怪郎，只怪心慌眼睛不管場！」

到底曾在歌台上混過的，無論是聲音，台風都要比雙喜高上幾籌，下面的掌聲和喝采聲，如雷轟响，那壽星公更是樂得呵呵亂笑，也向丹鳳遞了幾個情眼，叫道：「再唱再唱！」

丹鳳再唱，仍是些香艷的俚俗曲兒。「郎在高山放樹條（樹苗），妹在河邊把水挑，郎望姐來姐望郎，放樹忘了兜（包着土的根部）朝下，挑担空桶走回家！」

這首歌曲雖然俚俗，但却把少男少女一見鍾情，那如痴似醉，三魂不見了六魄的情形，生動地表達出來，台下的男人們自然大聲叫好，女人們紅着臉，嘴上啐個

不停，少艾的禁不住春心一陣盪漾，就算是有些歲數的，也心波起漣漪！

屋內屋外的人都趕快擠到院落裏看丹鳳唱歌，丹鳳心頭高興之至，不住拿眼斜乜坐在台邊瞪眼鼓腮的雙喜，好不得意，她又唱了一首情歌才下台暫歇，却讓秦黃金叫到旁邊坐去。

「恭祝秦老爺，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好好好！」秦黃金笑呵呵地道：「唱得好唱得好！阿鳳你比任何人都唱得好！」他一對老眼在丹鳳身上瞄來瞄去！

丹鳳明知這老烏龜心中想着什麼，却故意裝作不知，挨近他的身體，嬌聲道：「奴奴送給秦老爺的壽禮，不知二少爺交給你了沒有？禮輕勿怪！」

「啊，我倒險些兒忘記！阿鳳你眞疼我，那對壽桃手工十分精細，現在就擺在大廳上，讓賓客們觀賞！」秦黃金把頭湊近丹鳳的粉臉，輕聲道：「阿鳳，你疼老漢，老漢知道，你放心，老漢不會讓你吃虧，必有回禮！」

丹鳳心中暗道：「鬼才會疼你這老不死的！」她知道有回禮，心頭踏實便把身子挪開一點，不料老烏龜又湊近了過去。

「阿鳳，你幾時有空？」

丹鳳斜乜了他一眼，道：「老爺子也該知道奴奴是吃什麼飯的！」

「我知道我知道……但那地方我不想去！」

「老爺子年紀還輕，爲甚麼不敢去？人家廖老闆都望七了，他還說要去『白相白相』哩！」

「他們上海人跟咱的不一樣，他們是來做客的，咱是土生土長的，傳將出去，臉上不大好看！」

丹鳳笑嘻嘻地道：「老爺子是地方上的名紳，德高望劭，那就不要去吧！」

秦黃金老臉一紅，結結巴巴地道：「阿鳳，你好……好可惡，又可愛！」

丹鳳回頭對他笑笑，秦黃金只覺心頭怦怦亂跳，話說得更加結巴。「阿鳳……你先，先到書房……等等我……我，有話要對你說……」

丹鳳實在不想應酬這糟老頭，便道：「這怎麼成，你是壽星公，這許多賓客都要你招呼！」

「行……我有辦法……你先去書房，我叫人先帶你過去，不會躭擱你多少時間的！」

這時候，小白剛好帶着局長馬南進來，走到秦黃金面前，道：「老爺，馬局長親自來道賀，他說只來向你祝賀一番，無暇留下來參加壽筵！」

「我這就去！阿白，丹鳳小姐說要找幾本書看，你替我引她去我書房看看！」秦黃金把鑰匙交給小白，便站了起來，去招呼馬南。

小白帶着丹鳳入內，丹鳳雖然不願去，他又不敢掃壽星公的面，到了秦黃金的書房，小白乖巧地道：「鳳小姐慢慢看，俺還得出去招呼客人，如果你認不得路，隨便問一問人就知道。」

就算小白不走，丹鳳也得想辦法打發他離開，因此說道：「白先生，您忙您的吧！」

小白走後，丹鳳才打量這書房，只見房內掛滿了書畫，大大小小的怕有十多幅，差一點沒把四堵牆都塞滿。靠窗那裏放着一張楠木桌子，一張交椅，另一端又有一張躺椅，桌子旁邊只有一隻書架，架子上稀稀落落地放着幾套書，什麼四書五經，春秋左傳的，丹鳳暗啐了一聲：「這老烏龜認的字比我還少，偏會裝模作樣！」

她拉開椅子坐下，見桌上有硯台，毛筆，右邊有一小缸清水，左邊是一缸洗筆的水，水已泛黑，硯台上的墨汁未乾，丹鳳也沒放在心上，正想推開窗子看景解悶，那知只推開一縫，房門便被推開了。

丹鳳吃了一驚，連忙轉頭望去，只見秦黃金涎着臉走了進來，她只得堆下笑靨，道：「老爺子，怎地這般快！」

「我捨不得讓你久等！」

「老爺子你心腸就是好！」

秦黃金走了過去，丹鳳忙站起，却吃秦黃金扳住雙肩，她微微一掙扎沒法脫困，便擠出笑面問道：「老爺子不是有話要跟我說麼？」

「嘖嘖嘖！」秦黃金搖頭幌腦地道：「阿鳳，你怎地這般香！」

「老爺子，你說有話要跟我商量！」

「嗯，對啦！你以後在沒人的時候，不要再叫我老爺子！」秦黃金挺一挺胸膛，道：「你看我老不老？」

丹鳳是什麼人？立即飛了一個媚眼過來，嬌聲道：「你怎會老？比對面街頭的邱老闆，街尾的楊財主看上去都要年輕得多！」

「看是不準的！」秦黃金格格地邪笑一聲，說道：「俺還寶刀未老，你知不知道？」

丹鳳心頭一沉，却嬌笑道：「那眞是你家妻妾的福氣！」

「她們還有這福氣享受？阿鳳，俺求你一件事……」

丹鳳揣摸到幾分光景，忙截口道：「哎，老爺子，你千萬別這樣說，我丹鳳命薄，當不得老爺子一個求字，你說吧，若是無損老爺子的德望的，我丹鳳一定答應你！」

秦黃金心頭一冷，神色有點尷尬，半晌才道：「俺不是已告訴你，不要叫我老爺子嗎？」

「奴可不知道要怎樣稱呼你？」

「就叫俺的名吧：黃金！」秦黃金忽然在懷裏摸出一疊鈔票來，抓起丹鳳的手，把鈔票塞在她手中！

丹鳳連忙拒絕。「老爺子這是甚麼意思？」

「別叫老爺子！俺還寶刀未老！」秦黃金一張老臉漲得通紅，一對眼睛似欲噴火，「快拿着……俺不會叫你吃虧……你送禮給俺，俺回禮，回禮……」

「哦，原來是回禮，那奴便不客氣了！」丹鳳把錢收了，見秦黃金在旁喘氣，「老……黃金……嘻嘻……你叫奴來這裏，便是爲了這件事，嗯，現在奴把錢收了，你可以放心了，咱們出去吧！」

「不不，不是這件事，」秦黃金忽然忸怩起來，「阿鳳，俺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俺這一生什麼東西都已得到，就是來來去去都找不到一個心愛的人兒！」

「哎，老……黃金哥，你家大小妾侍不下五六個，還說沒心愛的人兒？」

一句黃金哥，使秦黃金的骨頭都酥了。「她，她們怎……怎能跟你比！」

「黃金哥，你就是會說笑，奴是殘花敗柳，她們都是名門淑女……」

「你不要說，我知道你的意思，阿鳳，俺賃個地方，讓你住在那裏……也不要到一堂春去了，就在家裏享福……說真的，你要多少錢？」

丹鳳覺得不能不跟他攤牌了，便板着臉道：「老爺子，丹鳳不是嫌錢腥，而是自己高攀不上，更怕會折了老爺子的福，老爺子請找別人吧！」

秦黃金仍然死心不息，問道：「好好，俺不提這個，但假如俺只求跟你親熱一次，你要多少，嗯？你又非黃花閨女，不會連這個也拒絕俺吧？」

丹鳳十分爲難，半晌才抬起頭來，裝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模樣：「老爺子，你何必爲難我？」

秦黃金十分不悅，道：「俺如何爲難你，左右是個賣身，你就是嫌我老，我多付兩成與你，你也不該拒絕我！」

「老爺子，奴巳一年沒賣身……因爲決心從良去，希望老爺子成全……不如奴認你做乾爹吧……」

「我且問你，做乾父女上不上床？不上床俺不幹！」

「老爺子……我是個落難女子，請你高抬貴手，我一生難忘！」

「你那小白臉是誰？快告訴我！」

丹鳳自然不會告訴他，因爲丹鳳只待小陶辭職，便要與他遠走高飛，到別的地方去，當然要爲情郎留下面子，秦黃金見她不說，又是生氣，又是妒忌，加上慾火燃身，忽然撲前雙手抱住了丹鳳。

丹鳳一吃驚，下意識地掙扎起來，秦黃金不肯放她，求道：「你答應俺，俺才放你！你說呀，你要多少錢才肯？」

「老爺子不放手，奴可要叫了！」

「你叫吧，你有種便叫，看俺不咬死你這騷蹄子！」秦黃金頭一低，像豬拱土一般，口鼻隔着衣服，不斷在丹鳳的乳房上磨個不停！

丹鳳看到他臉上那些灰褐色的「棺材斑」，心中一陣噁心，掙扎更劇，不料秦黃金慾火焚身，忽然掙開嘴巴，隔衣在丹鳳乳房咬了一下！

丹鳳一吃痛，哇地一聲叫了起來，只見秦黃金雙眼通紅，如同草原上的野狼，不斷叫道：「你不答應，俺便咬死你！」

直到這時候，丹鳳才真正吃起驚來，顫着聲道：「你先放手，其他的再慢慢商量！」她還想吊他的胃口，然後再狠狠敲他一筆呢。

不料，話音剛落，忽然「卜」的一响，接着便又是「砰」的一聲，丹鳳不明所以，只見秦黃金頭上冒血，喉管呼呼作响，忽然死命的一掙，丹鳳虞不及此，被他拉倒，跌在地上。

她在地上滾了兩滾，忽覺手臂生痛，這才發覺地上竟有破碎的瓷片，再看秦黃金，只見他頭上的血冒個不停，她驚呼一聲，花了九牛二虎的氣力，才自秦黃金的懷中掙扎開來。

百詞莫辯

丹鳳驚魂甫定，見秦黃金倒在一灘血泊中，入氣少，出氣多，不覺又手足冰涼起來。

就在此刻，房門忽然被人拉開，進來的赫然是秦彥章，他目光一及，也被這景象嚇呆了，半晌才尖叫了一聲！

丹鳳聲音欲哭：「不是我……二少爺，不是我打……打他的……」

「那是誰？」秦彥章這時候慾念早巳拋到九霄雲外，「不是你還有誰？」他忽然一陣風般奔前，一把抓住丹鳳的衣袖，拉着她衝出書房。

剛走到迴廊，迎面走來一個中年婦人，見秦彥章抓着一個腮邊掛着淚痕，衣冠不整，痴痴呆呆的女人，不由訝然問道：「彥章，這女人是誰？」

「四娘，你來得正好，這婊子打死了爹！」

那女人是秦黃金的第四房姨太太，聽了這話呆一呆，尖叫道：「你說什麼？」這女人的叫聲尖銳之至，把附近的人都吸引了過來，秦彥章道：「這婊子用花瓶打死了爹！」

丹鳳叫道：「冤枉！不是我打的……我沒有打他！」

四奶奶瘋了一般大叫起來，指着丹鳳的臉道：「不是你是誰？」

「我……我不知道！」

秦彥章道：「但房內只有你跟爹！」

丹鳳腦子到現在尚未完全清醒，還能怎樣地解釋？只翻來覆去地道：「我是冤枉的！」

四奶奶忽然伸手摑了丹鳳一巴掌。「打死你這臭婊子，你真是胆生毛啊！什麼破爛貨，給你進來巳是天大的面子，還敢行兇！」她忿然扭住了丹鳳。

丹鳳年紀較輕，但一來害怕，二來敵不過她的大力，被她扭倒在地，四奶奶騎在她身上，用力撕下丹鳳的衣襟，丹鳳立即用力掙扎起來，可是四奶奶不是省油燈，屁股坐在她小腹上，雙膝抵住她雙肩，雙手不斷亂抓！

但聽「嗤嗤」連聲，丹鳳的外衣被她撕開，四奶奶罵道：「臭婊子，姑奶奶要看看你身上有什麼寶貝，敢來拋媚眼，又敢來殺人！」

她手一扯，又把丹鳳那一件粉紅色綢布夾紗的束胸扯了下來，將一對白皚皚漲鼓鼓的乳峯露在天日下，但見左乳上有一圈紅痕，似是牙痕，衆人都十分奇怪，在旁交頭接耳！

那些年輕小伙子更是趁機擠前，看了個夠，正鬧得不可開交時，只聽人羣中有人道：「好啦，大少爺來了！」人羣立即讓開。

秦彥文邊排衆而出，邊問：「老二，發生了什麼事兒，這麼喧鬧，連前廳也聽到！」

秦彥章澀聲道：「爹死了……」

秦彥文目光落在地上，神情一變，忙道：「四娘，請你起來，別讓人笑話！」

四奶奶對秦彥文似乎有點顧忌，果然站了起來，秦彥文把丹鳳拉了起來，道：「到底是什麼事兒，弄成這個田地？」

丹鳳撲在秦彥文的懷中嗚嗚地哭了起來，裸露着一對乳房也全然不覺。「大少爺，你得替我作主……」

秦彥文反而有點不好意思，道：「鳳姑娘，請你先弄好衣服，其他的等下再慢慢說！」

秦彥文把他大哥拉到一旁耳語，秦彥文臉色大變，叫道：「看住這女人！」轉身向書房跑去，四奶奶一邊叫等等她，一邊顫巍巍地大步跟上去！

秦彥文來到書房，見父親躺在血泊中，叫了一聲：「爹！」

秦黃金雙眼反白，直勾勾的望着上面，沒一絲神采，秦彥文蹲下身子，伸手一探，巳無氣息，那四奶奶巳跪在地上嚎哭起來。

秦彥文打量了一下書房，只見滿地瓷片，却似是花瓶的，他抬頭一望，只見屍體倒地附近的高几上的那隻花瓶巳不見！

事情非常明顯，秦彥文不用推敲也知道「眞相」！因爲他一早便知道老頭子對丹鳳感興趣，那一定是他帶她來這裏，想跟她成其好事，那知丹鳳不肯，所以老頭子來個霸王硬上弓，不料丹鳳貞烈，順手抄起几上的花瓶打下去，却料不到把他打死！

四奶奶哭了一陣，大罵道：「阿文，你不是也被那狐狸精迷上了嗎？還不快去報官！」

秦彥文應了一聲，跑了出去，一邊吩咐小白去局子裏報案，一邊與兄弟母親商討這件事，一時間內宅之內，哭聲震天，外面還蒙在鼓裏，歡笑聲和鑼鼓聲，响成一片！

秦彥文感到爲難的，是要怎樣向賀客交代，總不能把眞相說出去，若詐稱得急病而歿的，那麼等下局子裏的人來了，又如何自圓其說，最後他決定等小白來了，再交由他辦！

小白回來報知：「局子裏的馬隊長等下就來！」

秦彥文把向賓客交代的任務交給小白，小白應了一聲便出去，秦彥文便去看丹鳳，只見丹鳳髮頭披散，被人五花大綁，臉色青白，雙頰的胭脂有一團沒一團的，十分難看，見到秦彥文便又哭了起來：「大少爺，奴是寃枉的！」

秦彥文輕聲道：「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可救不了你！」

「我的確是寃枉的，大少爺，請你相信我！」

秦彥文嘆了一口氣，道：「等下局子裏的人來了，你再對他們說吧！」他的確喜愛她，想到她起碼得坐誤殺的罪名，最少也得囚十年八載，不由又難過地嘆了一口氣，心頭沉重地離開柴房。

丹鳳一聽見局子裏三個字，心中立即燃起一股希望之火，暗道：「小陶一定會替我洗刷寃名！我，我官司一了便離開這裏……就算小陶不跟我走，我自己一個也要離開，重新找尋生活……」

她胡思亂想，一陣悲來一陣喜，一陣緊來又一陣鬆，過了一忽，柴門「呀」地一聲被人推開，開門的是小白，背後還有一個人，丹鳳認得他是小陶的同僚：高雄——一個高大而神情嚴厲的漢子。

小白道：「高爺，就是她！」

高雄走了過來，一手便把丹鳳提起，往外走去。丹鳳輕聲問道：「高大哥，小陶來了沒有？」她一開腔才知道自己的聲音是如此的沙啞，連她自己都認不出來！

高雄一聲不吭，只大步地走着，丹鳳忍不住大聲再問了一次，高雄沉聲道：「不知道！」

丹鳳賭氣地問：「你不認得我麼？像死了一般，沒一絲人情味！」

高雄只當作沒聽見，穿堂過舍地走着，丹鳳只見經過的地方都有人在看她，便閉上眼睛。過了一會，她忍不住再問：「你要帶我去那裏？」

高雄冷冷地道：「回局子！」

×　×　×

秦家的壽帳立即拆下，一家上下都忙碌起來，戲剛開了鑼便散了，絕大部份的賓客都回家去，只有些至親的留了下來。

濟南城的偵緝隊長馬北帶着幾個工作人員去秦家，其中一個便是小陶，但當他到達秦家，知道最大的疑犯丹鳳是小陶的老相好後，便立即命令他返回局子裏，同時叫周古董來代他！

偵緝隊的工作人員在現場逗留了半個小時，又在書房外走了一圈，便收隊回局去。

由於死者是本城鉅富，疑犯又是自己手下的相好，所以馬北親自提審，地點就是在他自己辦公室內，副隊長老凌陪審，周古董紀錄，小陶苦求之下，馬北終於准其坐在旁邊聽。

丹鳳進來時，馬北叫她在對面坐下，她這時候身上的繩子巳解掉，只在雙手上扣了一對手銬，她怯生生地坐下，小陶立即送上一個鼓勵及支持的目光，丹鳳嬌軀一顫，又淌下淚來。

馬北輕咳了一聲，問道：「你叫什麼名！」

「丹鳳！」

「這是你的名字，還是藝名？姓什麼的？」

「姓朱，丹鳳是我的正名，也是我的藝名！」

「今年幾歲？那裏人氏的？」

丹鳳道：「小女子是棗庄人氏，今年二十歲！」

「你爲什麼去秦家？」

丹鳳收了淚，把原因說了，馬北再問：「你爲何跟秦黃金在書房裏？」

丹鳳看了小陶一眼，囁嚅地道：「秦老爺說他有話跟我商量，所以叫白管事帶我去書房！」

馬北一拍桌子。「既然他有事與你商量，爲何你把他殺死？」

丹鳳吃驚地道：「隊長，寃枉，我沒殺人！」

馬北問：「那他爲何會死？」

「我……我真的不知道！」

小陶插腔道：「你不用怕，把他跟你在書房裏的情況說一遍！」

老凌也道：「最好仔細一點，但不要亂編事實，讓咱們查出來之後，對你沒好處！」

丹鳳沉吟了一陣才抽抽泣泣，斷斷續續地把經過仔細說了一遍。

馬北道：「假如你沒用花瓶打他，爲什麼他頭破血流，花瓶破碎，死於地上，分明狡辯！」

丹鳳又喊冤，小陶道：「隊長，請恕屬下問一句，朱丹鳳，你跟老頭子糾纏時，房門有沒有被人打開過？」

馬北瞪了小陶一眼，頗有不悅之色，丹鳳想了一下，說道：「好像沒有，那時候我腦袋渾渾噩噩的，不大清醒……不過，那時候，我後背靠門，有人開門也看不到！」

「那就更加鐵證如山了！」馬北道：「本來我也還有一絲疑問，兇手有可能是在他們糾纏之間，從門外拋花瓶進來的，現在這個懷疑已經不成立了！因爲丹鳳背對着門，那麼秦黃全必是面對着門了，如此他頭上破裂的地方，該是前額，而不是後腦！」

老凌抽着烟，悠悠地道：「高几的位置離門比死者和疑兇離開房門更遠，若果兇手是由外面進入來的，他必須經過他們兩個身旁才可以拿到花瓶……」

小陶截口道：「這樣兇手便可以擊到死者的後腦，然後再乘亂離開！」

老凌道：「但這樣死者與第一個疑犯便不可能不發覺！」

馬北又問：「朱丹鳳，你在事後有發現誰自房內出去嗎？」

丹鳳搖搖頭，道：「第一個進來的是秦家二少爺！」

小陶臉色一變，知道她這樣一答，這誤殺之罪更難洗脫，心中暗暗着急，卻又苦於不能開口提醒心上人！

馬北把臉一沉，道：「朱丹鳳，你最好坦白交待案情，否則對你沒有好處！」

丹鳳淚流滿面，道：「馬隊長，我眞的沒有殺人！他又不是要殺我，我爲何要殺人……」

「但你不答應他的要求！」馬北道：「因此他有可能要對你用强，所以你一時氣憤之下，殺了他！」

「我是氣憤，但氣憤不一定要殺人，因爲我可以假意答應他的要求以求脫身，根本用不着殺人！」

這個理由對一般良家婦女來說，理由不大充足，但對一個貨腰女子來說，卻是一個很好的辯詞，小陶心中雖然有點酸，但卻暗中向她點點頭。

馬北道：「也許你已經假意答應他了，只是他要求立即行事！」

「就算他要求立即行事，也……也不會迫我殺他……大不了答應他就是……反正我又不是黃花閨女！」

馬北道：「哼，假如你會答應他的，又怎會跟他糾纏？」

「我心中不高興，不過如果因爲我不答應他，便會有危險，我自然會答應他……」丹鳳雖然是貨腰的，也賣過了好幾個人，但對着一個大男人，說這樣子的話，到底也覺得羞人，垂下了頭，連粉頸也漲紅了。

「分明狡辯！」馬北一拍桌子喝道：「朱丹鳳，我看你是要用强才肯招供！」

丹鳳如受驚的兔子般抬起頭來，道：「馬隊長，人人均說你辦案精細，但你這次卻眞的冤枉了我！就算你打死了我，到閻羅王那裏，我也要呼冤！」

馬北看了老凌一眼，問道：「老凌，你有什麼意見？」

老凌捺熄了烟蒂，又捲了一根點上，慢吞吞地道：「先把她關押起來，等法醫的驗屍報告出來之後再說吧！」

一直都不作聲的周古董忽然道：「隊長，剛才我在秦家，聽人談及一事，可能對本案有帮助！」

馬北目光一亮，忙問：「什麼事？」

「聽說疑犯左乳上有兩排齒痕！」

「哦？」馬北望了丹鳳一眼，丹鳳臉色一紅，又把頭低下。「朱丹鳳，有沒有這件事？」

丹鳳輕輕點點頭，馬北再問：「是怎樣形成的？」

「他……咬的……」

「誰咬的？」

「秦黃金！」

小陶用力拍了一下桌子，罵道：「這老烏龜死得好！」

他說了才發覺衆人都望着自己，便不好意思地垂下頭去，憑這一句話，便有理由讀成馬北的觀點，小陶不宜插手這件案子！

馬北目光發亮，道：「這說明他用强……好啦，把她押下去吧！」

周古董把丹鳳押下，丹鳳臨出房時，大聲喃哭呼叫：「小陶，你救救我，我是冤枉的！」

小陶心如刀割，轉頭問馬北：「隊長，你認爲這件案子怎樣？」

馬北道：「除非有意外的發展，否則已無疑問！小陶，你也幹了不少年了，不會因公徇私吧！」

小陶道：「不是因公徇私，而是以事論事，我不相信她會殺人！」

馬北瞪了他一眼，道：「你不相信並不等於她便不會殺人！枉你還是個組長，連這個也不懂，人在危急的時候，往往會做出些平日不會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來！」說完他便開門出去！

老凌也站了起來，輕輕在小陶肩上拍了一下，他沒說話，只是給他一點安慰，小陶望着他們的背影，忽然也衝了出去！

暗助紅顏

馬北轉過頭來，小陶道：「隊長，我可以跟她私下交談幾句嗎？」

馬北還未答，老凌已道：「你以朋友的身份探訪她，自然可以！」

小陶行了一禮，便向羈留室走去，只見丹鳳坐在鐵栅之內流淚，看到小陶更是痛哭出聲。小陶心如刀割，千言萬語不知如何開腔，半晌才嘆了一口氣，道：「也許這是老人家所說的刦難！我早叫你不要去向那老烏龜祝壽了！」

丹鳳抬起頭來，問道：「小陶，你相不相信我是個殺人兇手？」

「我自然不相信，但只我不相信，又有什麼用處？」

丹鳳又放聲哭了起來，小陶不知如何安慰她，好一陣才想起一件事來：「小鳳，今晚兒你要吃些甚麼東西？我去替你買來！」

丹鳳只一味搖頭，小陶道：「你別哭，你越哭，我心頭越煩，更加想不出辦法來！」

丹鳳道：「小陶，我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爲我雪冤……假如我能洗脫冤枉，便任由你繼續做偵緝工作吧！但……只怕你以後不要我了！」

「誰說俺不要你？俺還要！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查出眞相！」

丹鳳雙眼一亮，問道：「你想到辦法了？」

「你放心，我明天去求局長……總會有辦法的！」小陶道：「但你也要答應我一件事！」

丹鳳淒淒地笑了起來：「我現在只能任人宰割，還有這個榮幸嗎？」

「有！你一定要答應我，好好地活下去！」

丹鳳淚水又淌下了：「誰說我不想活下去，但有人不讓我活！」

小陶道：「人家如何對待你，是別人的事，首先你要求自己堅强地活下來，第一，你不要再哭了，哭得太多會傷身體，第二，飲食要照常！」

「不過，今晚我眞的吃不下……有沒有水？」

小陶道：「等下我會叫人送水來，還有，現在我到你家去，替你找些衣服，另外替你把棉被帶來，這裏的棉被你不要蓋，有蚤子！」

× × ×

丹鳳在十二點左右，終於進入夢鄉，小陶也才拖着一身疲累回家！

他是個光棍，睡在宿舍裏，跟小劉合住一個房子。旁邊的鼻鼾聲呼嚕呼嚕地响着，小陶雙眼望着天花板，一個勁地抽着烟，心中一直揣摸着丹鳳的案子！

他相信丹鳳，丹鳳說她沒殺人，那麼秦黃金便一定不是她殺的！

這一點他完全沒有疑問，因爲他了解丹鳳，她胆子一向不大，二來他深深愛她，不考慮去懷疑她！

好！秦黃金已死，這是不爭的事實，而書房之內，只有他跟丹鳳，秦黃金不是丹鳳殺死的，那麼是誰殺死他的？

一想到這裏，小陶捺熄了烟蒂，但隨即又再燃了一根，這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小陶雖然做了六年偵緝工作，但卻從未遇到這般棘手的案子，更不幸的是這件案子偏偏與自己的心上人有關！

假如有人進書房乘亂擊斃　黃金，照理丹鳳不會沒看見，而秦黃金更是面對房門的，假如有人進來，他一定會放開丹鳳的！

難道兇子懂得隱身術？小陶當然不相信世間上有這種事，但這刹那間，他忽然有這麼一個想法！

忽然他覺得手指一陣灼熱，卻原來烟已燒到指頭上來，他把烟拋掉，這時候他想起秦二少爺！

丹鳳說第一個進入書房的是秦彥章，秦彥章爲什麼會知道書房裏發生了事而進去查看！

這問題泛上腦海，他立即有兩件事要去進行，第一，他想問丹鳳，秦彥章進書房時有沒有敲門，第二，他要調查秦彥章進書房的原因！

當他在床上坐了起來後，他又冷靜下來了，現在趕去局子裏找丹鳳也無濟於事，因爲這時候也不能去秦家，而且只有騷擾丹鳳的休息而已！

小陶重新躺下，他强迫自己進入夢鄉，以便明日有較佳的精神……

× × ×

小陶還是忍不住，在凌晨六點鐘便把丹鳳叫醒，丹鳳瞇着一對眼睛，一見到小陶便問：「小陶，他們已經宣判了麼？」

「沒有，你別胡思亂想，小鳳，你清醒了沒有？我有話要問你。」

「什麼事？」丹鳳雙手按在額上，喃喃地道：「我頭有點暈！」

小陶立即走出來，擰了一塊冷毛巾，遞進鐵栅裏，丹鳳把毛巾蓋在臉上，身子連打幾個冷顫，精神便集中起來，小陶開始問：「丹鳳，我現在要問你的一件事，非常重要，你最好考慮清楚才答我！如果不能夠肯定的，就不答，明白沒有？」

丹鳳有點惶恐地點點頭，小陶吸了一口氣，問道：「當時開門進來的是秦彥章？他有沒有先敲門？」

丹鳳只想了一下便道：「沒有！」

「你能肯定？」

丹鳳用力地點點頭：「他爲何敢這樣進來？」

小陶心頭一跳，道：「這一點正是我想知道的！」

「我，我怎知道……」

「後來又有誰進去？」

「沒有……他把我拉了出去……一個叫四奶奶的女人打我抓我！」

「四奶奶！」小陶把這三個字記下，再問：「秦彥章知不知道他老子對你不懷好意？」

「這個……我怎知道？不過他……」

「他怎樣？」小陶立即再加上一句：「他是不是也對你另有目的？」

丹鳳點點頭，道：「是的，他們三父子都是一樣的禽獸……但都被我拒絕了！」她忽然想起自己已經默許了秦彥文的事，臉上一熱，忙把頭低下，不敢給小陶看見！

小陶只道她害羞，還以爲她是慚愧，也沒留意，心中忖道：「莫非秦彥章發覺自己的老父要强暴丹鳳，所以用花瓶打死他老子？唔，假如這件事不是他幹的，他爲何會衝進書房裏？按說進他父親的房，應該先敲門！」

丹鳳見他久久不作聲，輕聲問道：「你查到兇手了？」

小陶抬頭道：「小鳳，你放心在這裏住幾天，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丹鳳驚喜地道：「小陶，你眞的有辦法？」

小陶沉聲問道：「小鳳，人是不是你殺的？」

丹鳳跳了起來：「小陶，連你也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所以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天無絕人之路，終有一日，會水落石出，眞相大白！就算兇手再狡猾，再隱蔽，他也敵不過老天爺！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丹鳳臉上緊張的神色登時不見了，她

自昨天下午至今第一次露出一點笑意：「等我恢復了自由，咱們便結婚，我寧願吃苦，也要支持你繼續幹這光榮又有意義的工作！」

小陶的右手自鐵柵縫中伸了進去，丹鳳立即緊緊地把它握住，即將自己的面頰貼在他掌背上。

小陶心頭一跳，道：「你再睡一下吧，我還有事要辦！等下你一定要吃東西，我會叫人替你送早點來，有你愛吃的豆奶、鷄蛋和油條，都要滾燙的！」

丹鳳雙肩一陣抽搐，兩行清淚奪眶而出，嗚咽地道：「小陶小陶你對我眞好，我……」

小陶站了起來，道：「我走啦，你別哭，嗯，你要什麼東西？」

丹鳳想了一下，道：「你替我找幾本書來看吧！」

小陶點點頭，轉身而去，丹鳳叫道：「小陶，有好消息快來告訴我！」

小陶又應了一聲，一到外面，便見到馬南迎面而來，小陶道：「局長，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馬南把棉大衣脫下，搭在臂彎裏，道：「我也正想找你！」他推開他的局長室房門，走了進去，小陶也跟着進去，並順手把門拉上。

馬南在那張巨大的辦公桌後坐下，道：「你也坐吧！」

小陶拉了一張椅子坐在馬南辦公桌前，馬南嘆了一口氣，道：「昨夜我聽見馬隊長提過，我也替你難過！」

小陶囁嚅地道：「局長，你已經知道了？」

馬南語重心長地道：「陶組長，你在我手下也有六七年了吧，別因爲自己的朋友，而忘了咱們的任務和責任啊！」

「局長，我不敢忘記！」

「那好，你想跟我商量什麼事？」

「便是這件事！」小陶硬着頭皮道：「屬下要求親身調查這件案子！」

馬南看了他一眼，道：「這不大適宜吧！」

「屬下只管調查，一切由局長或者隊長判斷！不會不適宜！」

馬南臉色有點難看。「兇案現場只有死者和疑犯二個人，還有什麼可調查的？兇器也是一直擺放在現場的花瓶！」

小陶想了一下，終於忍不住把自己的看法說了出來。

馬南想了一下，道：「你說的也不完全不合情理，假如秦彥章眞的是個大逆不道的人，爲了一個女人甘願殺死生身之父，但他如何進去行兇？要到書房內乘亂行兇當然可以，但疑犯自己也說不曾見過有人進去？陶組長你要冷靜呀！」

「局長，記得我剛入行時，曾聽過你訓導，說天下間沒有絕對的事情，絕對這兩個字是咱們偵緝人員的死敵！」

馬南臉色又是一變，輕咳一聲，反問：「你現在有什麼想法？」

「還沒有，我想到秦家再仔細調查一下，希望局長批准！」

馬南沉吟了一下，說道：「好吧，我批准，你跟小劉和周古董一齊去，記住，一定要冷靜，不能先帶着成見和偏見去抓綫索！」

小陶長身而起，向馬南敬了一禮，朗聲應道：「是，局長！」

× × ×

小陶並不魯莽，他帶着小劉和周古董先到店子裏吃早點，再利用這時候把此行的目的說了一遍。

小劉問道：「小陶，你懷疑誰？或者找到什麼破綻？」

「都還沒有，只是去看看而已！不過我絕不相信小鳳是兇手！」

周古董冷笑一聲：「俺早就勸你別自尋煩惱了！」

小陶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道理很顯淺，根本不用再調查！」

「你聽見沒有，我已經說過她不會殺人！」

「你認識她的只是平日的她，也是在正常狀態下的，但殺人大多數都是在不正常的情況下發生的，誰敢說她在任何環境，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爲了保護自己而去殺人？」

小劉不由點點頭，道：「保護自己是一種下意識的行爲！」

「但她不會騙我的！」小陶固執地道：「我相信她，我更會證明給你們看，她不會殺人！」

周古董道：「小陶，咱們也同事了六七年的時間，俺說句心裏話，希望你冷靜，不要自毀前程！」

「你們只會叫我冷靜冷靜，我幾時辦事不冷靜的？」小陶忽然大聲呼道：「會帳！」

小陶、小劉和周古董來到秦家時，已是七點多鐘，由于秦老爺不幸逝世，因此上下人等均起了個大清早，這時候都已吃了早點，忙這忙那的了。

小陶對小白道：「白先生，咱們是來調查你老爺的死因的！」

小白道：「昨天不是已調查過了？」

「昨天來過，今日便不能來？說不定以後還會再來，白先生也希望能早日抓到眞兇吧！」

小白一怔，隨即哈哈地笑道：「兇手還有眞的假的？」

小陶沉住氣道：「請帶路，順便叫人請你們二少爺到兇殺案現場去！」

小白唔了一聲，道：「三位請進來！」他帶着他們走向書房，沿路所見下人們都在辦事，匆匆忙忙的，而秦家下人見到這三個人，也都投過好奇的目光。

到了書房，小陶立即問：「裏面的東西可有移動過？」

「你不見房門是鎖上的嗎？」

小陶瞪了他一眼。「你根本沒有答覆我！」

小白沒好氣地道：「除了你們動過之外，咱們沒動過！」說着便走了。

周古董指着地上道：「死者躺在這裏，離房門約八尺，他身後三尺便是放花瓶的高几！」

小劉忽然道：「會否是花瓶在混亂中掉下來，剛好撞在秦黃金的後腦上？」

小陶搖搖頭，道：「不可能！第一，

高几只及胸膛，花瓶掉下不會撞着後腦，第二，離門五尺有一灘血，證明秦黃金是在那裏遇襲的，後來躺在這裏！由那裏到高几的距離有六七尺，花瓶跌下之說，更不可能！」

周古董道：「根據疑犯所述，死者當時面對房門，後面……」他轉頭望去便見到一扇窗子，不過窗子却閂上！

小陶心頭一跳，也有所發覺，脫口道：「是不是有人把花瓶從窗子處拋進去，剛好撞死了秦老爺？」

小劉拍手道：「極有可能！」

周古董沒好氣地道：「可惜，窗子關得死死的，花瓶如何從外間拋進來？」

「也許當時閂上，周先生，劉先生，請你們兩個把窗子推開！」小陶語氣甚是不快。

小劉走前拉開橫閂，推開窗子望出去，只見一片春天的景象，樹梢抽新綠，鳥兒在唱歌！却原來窗子外面是個小園子，這園子長而狹，說是花圃比較合適，花圃之後是一棟大屋，再過便是過道及園牆。

小陶正想走出去看看，不料秦彥章已聞訊來了，行禮問道：「三位差大哥不知有何吩咐？」

小陶認得他，又知他要買自己的情婦，語氣難免冰冷了一些：「你來得正好，秦二少爺，昨天你是不是頭一個進來這裏的？」

秦彥章毫不思索便應是。小陶再問：「這書房是你的，還是你爹的？」

「是我爹的！」

「你平時經常出入？」

秦彥章道：「我若要讀書，多數在自己的書房，除非是父親有令才會來！」

「我問你是不是經常出入！」

「不是的……有時一個月也不進來一次！」

「既然如此，俺再問你。」小陶雙眼一轉，瞪着他。「你昨天進來時，有沒有事先敲門？」

秦彥章一呆，道：「沒有……」

小陶截口問道：「爲什麼？還有，你爹跟一個女人在書房內，你爲什麼會來推門？」

秦彥章不悅地道：「你先聽我解釋一下，行不行？」他頓一頓才續說下去：「因爲我聽見一個女子的尖叫聲，所以循聲找來，後來書房內再傳出花瓶落地的破裂聲，又再有女子的叫聲，所以我便推門進來！」

小陶問：「這樣說來，你一直站在書房門外？」

秦彥章臉色一變，澀聲道：「你到底是來調查什麼的？」

「只要與這件案子有關的，什麼都可以調查！」

秦彥章道：「還有什麼好調查的？」

小陶急問：「不用調查，你認爲殺人兇手是誰？」

秦彥章囁嚅地道：「自然是……是丹鳳！」

小陶雙眼一睜，再問道：「是你看見的？」

「室內只有兩個人……」

「不錯房內只有兩個人，但花瓶可以從上面的天窗丟下來，也可以由這個窗子拋進來！」小陶指一指窗子。「所以你們家任何一個人都有嫌疑！」

「豈有此理，那你現在是懷疑少爺的了？」秦彥章用手指一指鼻子。「秦家少爺是大逆不道的忤逆子嗎？」

小陶冷冷地道：「是與不是，咱們自會調查，你指鼻子也沒用！」

秦彥章胸膛不斷地起伏着。「我知道你是丹鳳的姘夫，爲了姘婦的死活，所以你要來找人頂替！」

「你胡說什麼？我可有說誰是兇手嗎？我只是來調查！」

秦彥章悠悠地道：「你們局長和隊長跟咱都熟，你要調查可以，要胡來請恕少爺不陪你！你如果不服氣的，請你們局長來找我！」

小陶硬把胸中的怒火壓下。「二少爺，我還有話要問你！」

「快問，少爺還有事要辦！」

「俺得先聲明一下，我現在問你的話，你要據實一一答覆，否則任何後果由你自負！」

小陶見秦彥章沒有反應，便開始問：「案發之時，你在那裏？」

「在找尋尖叫聲的來源！」

「在此之前呢？」

「在招呼賓客！」

「在那裏招呼賓客？」

「在……在大廳裏……」

「當時廳內還有誰？」

「人可多了，我怎記得這許多！」

「你大哥呢？」

秦彥章想了一下，回答道：「我沒留意！」

小陶吸了一口氣，再問：「大廳離此不近，而且聽說當時戲台上已開鑼了，就算女子的尖叫聲如何大，你也不該聽見，由此可見你是說謊的！」

秦彥章道：「我說謊幹啥？」

「你有沒有說謊？」

「沒有……」

「好，那請你解釋，你在大廳裏如何聽到這房裏的尖叫聲！」

秦彥章臉色微微一變，接着說道：「後來我因爲便急，入內小解，所以才聽見的……」

「在那裏聽見？」

「在迴廊上！」

秦家的大院分成三落，頭一落是大院及大廳，廳後有廂房，乃長工居所，第二落分成兩座，一座的前頭是秦黃金的書房和一座小廳；第二座前頭則是秦氏二兄弟合用的書房，同樣也有一座小廳，而後面則是女傭的居所，最後一落才是秦家內眷居所。

每一落間都有迴廊把其連接起來，穿堂過舍時，不怕日晒雨淋，而在廊外則是花圃。而第二落的兩座屋子之間也還有一道廊子，是以小陶再問道：「是那一條迴廊？」

「大迴廊！」秦彥章毫不猶疑地道。

大迴廊便是連接一落與二落的。

「你是聽見第一次尖叫聲，便走過來了。」

秦彥章點點頭，小陶又問：「第二次

尖叫聲發出時你在那裏？」

「還是在大迴廊！」

「那麼花瓶破裂你又怎能聽見？」

秦彥章囁嚅地道：「那時候，雖在大迴廊，但已很近這裏！」

「當時你心中怎樣想？」

「我自然懷疑發生了什麼事……」

「既然如此，你爲啥不立即走來敲門，而在等了好一陣，房內沒有一絲聲息後才陡地衝進來！」

秦彥章臉色大變。「你眞的是在懷疑我？」

「每一項有疑問的細節，我都不會放過！」

秦彥章道：「很好，請你回去請你們的隊長來，如果我有嫌疑，就請他來盤問我！」他霍地轉身大步把門拉開，只見外面有個中年婦女驚惶地一退！

小陶立即跟着出去，中年婦女見到小陶有點驚慌，只聽秦彥章問道：「黃媽，你來幹啥？」

那女人道：「我來問問，老爺書房要不要打掃？」

秦彥章道：「不用！」

那女人又道：「大奶奶找您！」

秦彥章大步而去，那女人要走，小陶把她叫住：「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黃媽，是秦家的長工……」

小陶仔細打量她一下，這女人皮膚白皙，面龐與身材都過得去，一件窄窄的短襖，襯得她腰細胸大，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你在秦家多久？」

「十六歲便進來啦，起初做丫頭的，後來嫁了，因爲丈夫短命，才五年便過世了，留下一個孩子，所以才進來秦家做長工！」

「你平日做些什麼工作？」

「都是打雜，比如打掃廳堂的……不過我負責的是內廳以及兩間書房！」

小陶心頭一動，招手對她道：「你進來！」

黃媽懷着忐忑之心跟小陶進書房，小陶見她害怕，便道：「不用怕，我只問你幾句話！」

他再問：「這些花瓶碎片如果把它湊在一塊，你能認得出來嗎？」

「當然可以，這花瓶平日便是放在這高几上的！」黃媽道：「平日我要拂拭塵埃，都要小心翼翼，因爲老爺說這一隻花瓶是三百年前的，很值錢，要是打破了一角，可賠不起！」

小陶指一指天窗，問道：「天窗能不能開的？」

「能！不過只能在房內才能開，在屋頂不能開！」

「這窗子呢？」

「也是這樣！」

「昨天案發時，你在那裏？」

「我在灶房裏帮他們洗菜劈柴！」

「這書房是不是每天都要打掃？」

「桌子椅子每天都要抹，其他的幾天才打掃一次！」

「沒事了——慢！」小陶忽又把黃媽叫住：「再問你一件事！你家二位少爺對老爺子如何？孝不孝順？」

黃媽想了一下，道：「老爺只怪他倆不唸書，整天去玩樂，不過二位少爺都乖乖讓他罵，沒有反駁！」

小陶心中想道：「不反駁並不等于不懷恨！」是故又問：「最近他們父子關係如何？」

「沒有什麼……不過有一次我來書房打掃，在外面聽見二少爺跟老爺子在房內爭吵，不過我不知道爲了什麼事！」

「是什麼時候的事？」

「大概一個月前！」

「好吧，你去吧！」

黃媽說道：「差大哥，如果少爺問起來，請你不要說是我說的，要不然我可慘了！」

「他會打你？」

「這個倒不知道，但以後就別指望再吃秦家飯了！」

黃媽去後，小陶也走出書房，在迴廊走了一匝，心中十分煩悶，忽見小劉及周古董在遠處指指點點，這才醒起，連忙走過去，問道：「你倆可有什麼發現？」

周古董道：「沒有呀？有什麼能讓咱們發現的！」

小陶在花圃附近走了一匝，花圃有花樹也有草，那些草都貼地而生，踩上去如像踏在地毡上，怪舒服的！

小陶來至窗台前，拉不開窗子，便大聲叫道：「小劉，請你進去，替我拉開橫閂！」

小劉應了一聲，不久窗子便推開了，小陶自窗外望進去，書房長而狹，幾乎全部都在眼底下。他想了一下，假如兇手不是丹鳳的，那麼那眞正的兇手極可能是在這裏把花瓶拋進去的了！

但書房內的花瓶怎會在兇手的手上？除非兇手是早有預謀，事先巳把花瓶拿出來！

小陶轉身向後望，背後是二落的另一座屋子，那一邊便是秦氏兄弟的書房，旁邊是一條廿多呎的廊子，把兩座屋子連接起來。小陶走到秦家兄弟書房的窗外，伸手輕輕一扳窗子，却打不開，他悻悻然地踏上大迴廊，剛好此時有一個長工經過，他忙攔住問道：「請問你家的大少爺在那裏？」

「哦，大少爺剛才出去！」

「去那裏？」

「這個咱們做下人的怎知道！老爺剛走，家裏要辦的事自然多，還要顧店子裏的生意哩！」

小陶謝了一聲，便帶小劉跟周古董離開秦家。周古董懶懶地道：「小陶，現在去那裏？」

小陶見他們兩個態度冷淡，不由有氣，道：「你們兩個如果不耐煩的，便回局子裏去吧！」

小劉反問：「那你去那兒？」

「我要去秦家的米店找秦彥文！」

周古董道：「一齊走吧！」

「不用了，你們回去吧！」

小劉尷尬地笑笑，道：「局長吩咐，叫咱們一定要陪着你！」

小陶光火起來，叫道：「俺不會自殺，你們跟着幹什麼！」

周古董道：「大家心裏明白，不必多說，走吧！」

三人聯袂上街，在秦家的米店和秦氏兄弟經常的店子都找過，都說不見大少爺的面，小陶沒奈何只好回局子。不料一進大門，便見秦彥文自裏面出來。

小陶看得一怔，叫道：「你來這裏作甚麼？」

秦彥文向他點點頭，道：「陶組長辛苦了，我來問檢驗結果！小弟家裏有事，沒空陪你聊，請請！」

小陶說道：「喂，你別走，我正要找你！」

忽聽裏面有人道：「小陶進來！」

小陶認得是馬北的聲音，只得任由秦彥文離去，轉身走進內。「隊長找我有事嗎？」

「搜到什麼證據，或者找到什麼新綫索沒有？」

小陶暗嘆一口氣，道：「還談不上，嗯，隊長我想跟你研究一下！」

「等下吧！」馬北淡淡地道：「局長找你去！」說着走向他辦公室。

最後的希望

小陶望着馬北的背影，心頭七上八落，慢慢走向局長室，他伸手輕輕的扣了兩下，裏面有個宏亮的聲音道：「進來！」

小陶推門而進，只見馬南坐在辦公桌後，在伏案寫文件，他抬一抬頭道：「小陶，坐下吧！」

小陶拘束地坐在馬南對面，馬南放下筆，問道：「你從秦家回來？找到什麼新綫索？」

小陶沉吟了一下，道：「屬下懷疑秦彥章……」

「有甚麼證據？」

小陶把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馬南笑道：「他有可能是躲在書房外偷聽，這只能說他沒道德，却不能證明他有殺人的嫌疑！」

小陶作最後的努力。「但局長也只是假設而已！」

「剛才秦家大少爺來過，他坦言說他倆兄弟對丹鳳都有意思，因此當他發現老父帶丹鳳到書房去，便暗暗跟着去，並不奇怪！至於秦彥章不敢告訴你這些，則可能是不好意思！」

小陶心中想道：「你所說的全都是可能，這樣不害死我那小鳳……」

馬南道：「小陶，這件案子不用你再插手！」

小陶吃了一驚，道：「局長，兇手有可能是在窗外把花瓶拋進去的，屬下巳經查過了！」

「哦？」馬南說道：「你叫馬隊長進來！」

小陶立即出去，把馬北找來，馬南等他們坐下，便問道：「馬隊長，陶組長說兇案裏面的窗子不高，可以在外面把花瓶拋進去！」

「不錯，有這個可能！」馬北道：「所以我到書房時便留意窗子，窗子關上，而且門上！秦黃金就算如何不知羞恥，也不會在那個時候開窗！」

馬南點點頭，道：「陶組長，你還有什麼話要說的？」

「屬下始終認爲朱丹鳳不是殺人的兇手！」

馬北道：「爲什麼不會？她有殺人的動機：保護自己！」

小陶問道：「剛才秦家大少爺來幹甚麼？」

馬北道：「他來問他爹的死因檢驗報告！」

馬南接道：「法醫巳證明秦黃金全身只有後腦骨破裂，流血過多而死，他還問這件案子何時才能了結？」

小陶道：「局長你如何答他？」

「他要求在秦黃金出殯之前，將兇手伏法！這一點我不敢作準，因爲還要經法院批准！」

小陶忙再問道：「局長，你巳决定銷案？」

「巳在寫報告！」

「局長，你怎麼這般魯莽？這件案子還未查清楚！」

馬北喝道：「小陶，你說什麼！」

馬南臉色一變，但他並沒有發作，只沉聲道：「假如這案子有疑點，法院自然不會審判，甚至院長會判她無罪！」

小陶悻悻地道：「院長還不是看咱們的報告定案的！」

馬南不悅地道：「陶組長的意思是說本座冤枉了好人？」

「不敢，屬下不是這個意思，不過命案昨日發生，今日便寫報告，不是太草……太快嗎？」小陶本來想說草率，但終於忍住。

馬北道：「有事自然有我担當，你不要鷄蛋裏面挑骨頭！假如你發現疑點，又是確實的，可以隨時替疑犯上訴！」

馬南道：「好啦，陶組長你今天也累了，早點回去休息吧！」

小陶告罪了一聲，如行屍走肉般走出局長室，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狠狠地抽了二根烟，看看巳經近午，便拿了錢，塞在小劉的手中，道：「小劉，中午煩你替我買飯給丹鳳吃！她喜歡吃牛肉！」

小劉忙問：「喂，你去那兒？」

「我？」小陶苦笑了一聲：「我無顏見她，還是出去走走！」

「喂，老兄弟，假如她問我，你去那兒，俺怎樣答她？」

小陶沉吟了一下，道：「就說我去調查案子吧！」

小劉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別這樣，天下好女子多得很，憑組長這副人材，隨便也可以找到十個八個的！」

小陶在他臂上擂了一拳：「去你娘的！再說風凉話，別怪俺不念舊情，狠狠揍你！」說着頭也不回地走了。

小陶在街上溜躂，他很想再去秦家看看，但又知道局長兩兄弟跟他家有關係，不敢亂來！可是馬南那報告一遞上去，百分之九十五是完蛋了！這年頭，那一位院長還與再仔細調查的？還不是看了告狀跟報告，紅筆一批，就拉出去斬了！

小陶坐在城郊的山坡上，一陣春風吹來，他心頭一動，忖道：「她最多只是誤殺而巳，應該不會斬首的，只要不斬首，我就有機會再替她翻案！就怕她熬不住刑罰！

想起牢房之內的種種措施和情景，他

心頭又涼了，判坐牢，但結果死在大牢裏的犯人，都不知道有多少，可是目前還有什麼辦法可行？

小陶就這樣渾渾噩噩地過了兩天，第三天才返回局子裏，只見小劉緊張地道：「小陶，你到那兒去，兩個晚上都沒回來睡，看你這樣子，哎，你別把自己的身子也拉垮！」

周古董說道：「那婆娘一直在哭哭啼啼，說要找你，小陶你還是去安慰她一下吧！」

小陶道：「局長已經把報告遞上去了，我還能跟她說些什麼，你倆教教我！」

周古董聳聳肩道：「這個本事俺可沒有！」

小陶坐下，雙手托着下巴發了一陣怔，仍不知該如何安慰丹鳳，小劉不忍心，拋了一根烟給他，道：「抽根烟，洗個臉才進去，別把她嚇壞！」

小陶吸了一口氣，也不抽烟，用冷水洗了個臉，整理一下衣衫然後到羈留室去，丹鳳一見到他，便爬到鐵柵邊緣，問道：「小陶你去那兒，想死我了！情況怎樣？查到眞兇了沒有？」

妳一口氣問了好幾個問題，小陶却不知如何答她，半响才迸出一句：「小鳳，你瘦了！」

丹鳳鼻頭一酸，兩行清淚奪眶而出，抽泣地道：「你精神也差了！」

「小鳳，你要保重！」

丹鳳粉臉雪白，顫聲問道：「小陶，你這是……」

「沒什麼……」小陶結結巴巴地道：「局長不讓我調查這件案子……」

「爲什麼？他們認爲我……」

「不！」小陶見她那張驚慌欲絕的臉孔，實在無勇氣告訴她眞相，只得道：「因爲我跟秦彥章吵架，他們到局長那裏告我……」

丹鳳急道：「你怎麼這般糊塗，這是什麼時候？還跟人吵架！現在怎麼辦？」

「我會再想辦法？你放心！嗯，聽說你飯吃得很少，這怎樣成？」

丹鳳笑道：「我還能吃得下咽嗎？小陶，我不能死，我不能離開你！」

小陶心如刀割，道：「我也捨不得離開你！小鳳你好好再忍耐幾天，我會替你想辦法！我兩天沒睡，我走了！」

丹鳳道：「小陶哥，你也要保重，我這一生都指望你了！」

小陶返回宿舍之後，迷迷糊糊地睡了半天，醒來的時候，原來已經入夜，小劉早已經回來了。「小陶，俺替你買了三個饅頭來，還熱哩，快吃吧！」

小劉用腳踏出鞋子，順手把饅頭拋給小陶，小陶也眞的餓了，一下子便把三隻饅頭塞進肚子裏。小劉立即遞上一杯開水，小陶把水喝光，嘴巴裏又被塞了一根烟，接着小劉又替他點燃了烟！

小陶長長地吸了一口，鼻孔吐出兩條白龍，道：「他媽的，無事不獻殷勤，一定是有什麼事發生了！」

「俺說了，你別傷心！」

小陶一驚，忙問：「甚麼事兒！」

小劉道：「剛才法院貼出了佈告，下個禮拜四開庭審這件案子！」

小陶又狠狠吸了一口烟，喃喃地道：「今天是禮拜幾？」

「禮拜三，還有一個禮拜！」

「他媽的，到底有錢的人有辦法！你看連法院排期也排得快一點！」

小劉嘆了一口氣，道：「你別這樣死心眼兒，人家肯花錢，上下打點，辦起事來，自然手腳勤快一點！」

「花錢……」小陶心頭突突亂跳，忖道：「局長跟隊長這般快就銷了案，是不是因爲秦家兩兄弟使了錢的關係？這裏面看來……」

小劉道：「你在想什麼！也許法院判她無罪，她禮拜四出來，你禮拜五就可以跟她成親了！」

「沒指望，最少得坐十年八年，還不知道有沒有命等到那麼久！」小陶把烟蒂捺熄，道：「這種事你也不是不知道！」

小劉說道：「現在，還有一個辦法可以……」

小陶急問：「還有什麼辦法？」

「到總局那裏活動活動，只要總局長有命令，不怕馬局長不再讓你調查！喂，你可不要說是俺提醒你的！」

「去你媽的！這叫做同僚？叫朋友？你怕就別說！」小陶道：「這件事我早已想過了，但除非找到疑點，並有確實的證據，否則很難越級要求再查！」

小劉道：「你就是死心眼兒！周局長手下有個人，你知道是誰嗎？」

「王森，總偵緝大隊長！」

「不錯，他是周局長的愛將，還有可能做他的東床快婿，只要王隊長肯替你出面，我看其他的都會得到解決，這是你現在唯一的辦法！」

小陶喃喃地道：「不錯！不錯！這也是我唯一的希望！只不過王隊長現在在那裏！」

「去問呀！這可要看你的運氣了！」

「小劉，總局裏面你可有熟人？我要那人跟王隊長熟悉的！」

小劉道：「有一個，叫小虎子，是在王隊長手下辦事的！俺和他一起辦過案，有點交情，小年夜那天他還請我喝了兩盅哩！」

「行！你帶我去見他！」

小劉有點爲難地道：「俺……不大方便吧……」

「他媽的，你的胆子就是小，辦成了這件事，俺重重有賞！」

「你說到那裏去了，你別把俺四處說就行！」

「什麼都答應你！走！」

小劉冷笑一聲：「就這樣走？老兄，你懂不懂得？先洗個澡，換件乾淨的衣服，俺先下去替你張羅兩瓶高粱酒！」

「對對！」小陶把袋裏的錢都掏出來，「你替我辦，最好再替我買點送酒的東西，俺先去洗澡！」他到櫃裏抓了衣服，便跑去浴室！

小劉拿了錢，搖搖頭下樓去了……

× × ×

小劉與小陶到總局探聽了小虎子的住所和動向，人可憐見，他竟是昨天剛回來，就住在總局的宿舍二樓！

小陶興沖沖地拉着小劉到宿舍，二樓

有十個單位，幸而小虎子的房門沒關着，小劉便大聲叫了起來：「小虎哥，你回來啦？」

小虎子見到他，忙說道：「這麼巧？吃過飯了沒有？俺剛睡醒，一齊去喝兩盅吧！」

小劉道：「這就巧啊，酒菜都有，呶！」他揚一揚手上的酒瓶，又指指小陶手上的袋子。「俺來介紹，這位就是總偵緝大隊鼎鼎有名，屢破奇案的小虎哥！這位是俺的同事小陶，都是實心的漢子！」

小虎子道：「你別聽他亂吹，陶兄請坐！」他坐在床上把兩張椅子讓給客人。

小劉十分熱心，把几子搬到床前，將酒菜拿出來，道：「小虎哥，請你找些碗筷來！」

「你幹什麼這般客氣！」

「大家兄弟，客什麼氣！」小陶道：「今天能跟小虎哥一齊喝酒，可是咱的福氣！」

「你自己也客氣了！」小虎子道：「俺從來不在這裏吃飯，你倆等等，我去隔壁借借！」

小虎子去後，小劉道：「等下俺只負責開場白，其他的全靠你自己了！」

「你放心，不會連累你！」

小虎子回來之後，三人喝了一口酒，他便開口問道：「老劉，大家兄弟你今晚兒這般客氣，到底有什麼事？不是你生日吧？」

「不是小弟請的，是小陶！」小劉道：「大家都是兄弟，所以俺也不相瞞，小陶有一件事要求你，他又不認識你，所以叫我帶他來！」

小虎子一呆，問道：「大哥你有什麼困難？」

小陶道：「聽說你跟王隊長蠻熟的，我想你替我引見一下！」

「陶大哥找王隊長有什麼事？」

「慚愧！」小陶便把丹鳳的案子說了一遍，「我覺得這裏面有疑點，所以求王隊長向局長說一說，把審判擱下，再查一查！」

小劉忙道：「丹鳳是小陶的情婦，他們本來準備在年底結婚的！」

小虎子沉吟了一下，問道：「你找到什麼疑點？」

「確實的倒沒有，但我不相信丹鳳會殺人，因爲秦黃金不是要殺她，秦黃金只是要她的身子而已！慚愧，兄弟喜歡她，不計較這些，她也爲我守了差不多一年，雖然這樣，但她盡可以假意答應他的要求，先求脫身，根本不用殺人！」

「假如老烏龜要當塲『上馬』呢？」

「那天是他的大壽，應該不會！」小陶道：「馬局長和馬隊長跟他們家來往很密，秦家要求早點了結……俺不是說馬局長什麼，而是懷疑兇手可能就是秦家的人，他們怕案子拖長了會露出馬脚，所以……說不定會花點錢，上下打點……」

小劉怕他越說越露骨，連忙說道：「上下打點也不一定是什麼事，不過咱們總不能製造寃案，何況被告是自個兄弟的女人？」

小虎子道：「這件事俺不敢作主，要等王隊長回來之後才由他決定！」

小陶忙問：「王隊長去那兒？」

「他還在烟台，不過這一二天他也該回來，因爲案子已經了結，剩下的只是一些尾巴！」

小陶搓着雙手道：「但下個禮拜四就開庭……」

「這個兄弟也沒有辦法，總之隊長回來之後，俺一定代你把這件事轉告給他知道！」

「兄弟先在這裏多謝！」

× × ×

小陶回去之後，便一直在盼望着王森會來爲他出頭，可是等了幾天，王森都還未到，他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團團亂轉。小陶又去看了丹鳳幾次，丹鳳精神越來越差，小陶十分心疼，只得把請王森出頭的事告訴她，丹鳳才稍爲安心。

轉眼已是禮拜天，小陶當值，他等老凌吃過午飯回來才出去吃飯。剛在飯館中坐下，忽然傳來一陣鑼聲，外面有人喝道：「秦老爺出殯了！」

小陶心頭一揪，探頭望出去，只見長長的一條人龍從飯館旁邊的一條街游動過去，喧嘩的喪樂，夾雜着凄厲的啕哭聲！

飯館內的食客都紛紛議論起來了。有的道：「秦黃金賣米經常不足秤，現在死在一個婊子手中，也算是報應！」

有的道：「也不知是不是老烏龜也沒法滿足那婊子，才給她用花瓶敲死！」飯館內的人全都笑了起來！

小陶心中怒火高漲，又知道自己開口，只怕更要受人恥笑，只好硬忍下去，可是這那還有胃口吃飯？他推開桌子，大步走出去。飯館裏的夥計認得他是當差，也聽到一些風聲，知道他與丹鳳有點瓜葛，不敢惹他，任由他離開。

小陶在街上蕩了一下，怒火稍息，也不再吃，便扭頭回局子，進了局子，只見老凌陪着一個高大的漢子在說話。他不理會，走到自己的座位去！

猛聽老凌大聲道：「小陶，王隊長來找你！」

「王隊長！」小陶高興得跳了起來，心中喊了好幾次萬歲，一陣風般衝到那漢子面前，問道：「你便是大隊長王森？」

隊長出馬

那漢子一對眉頭又濃又黑，斜斜飛起，十分有勢，雙眼閃閃生輝，唇上蓄着一抹濃密的髭，他雙手搭在小陶的肩上，道：「俺便是王森，你就是小陶？」

小陶如服了一劑興奮藥般，霍地跳後一步，立正向他敬了一禮。「報告大隊長，我就是小陶，陶建！」

王森笑笑，道：「不用客氣！」他扭頭問老凌：「副局長，我想跟小陶出去一下，不知道可以嗎？」

老凌道：「諒必沒有什麼事，你們打算去那裏？」

小陶答道：「就在附近那家香記飯館，有事請副局長過去喊一聲！」

老凌道：「好吧，你們去吧！」

小陶與王森出去之後，老凌立即跑到對面那個賣烟的攤子，對賣烟的兩母子道：「你們替我去通知馬局長，叫他立即來一下！」

× × ×

王森與小陶坐下，點了三個菜一個湯，小陶見到了王森胃口大開，連盡三大碗飯。

王森道：「我昨夜回來，小虎子便將你的事告訴俺了！」

小陶聽說又緊張起來了。「王隊長，您……」

「你在最近可有什麼發現？」

小陶搖搖頭，王森又道：「你的所謂疑點，沒有比較確實的證據，很難翻案，甚至我沒法向局長提出撤銷報告！」

小陶吃驚起來，忙道：「隊長，你沒辦法帮助我？」

「你別急，聽我說！」王森道：「但你說的一句話，引起我的興趣！」

「那一句話？」

「丹鳳根本不需要殺死秦黃金！因爲那天是死者的六十大壽，他就算有心風流一下，也不會堅持一定在那天，而且做大壽還有許多忌諱哩！」

小陶緊張地搓着手，道：「就是嘛！小鳳很聰明，她一定會想到推搪他的藉口，根本不需要殺人！」

王森點頭，道：「就是這件事！不過，我還要跟被告談談，然後才决定能否帮助你！」

小陶道：「一切拜託了！」

王森笑一笑。「你我都是治安人員，誰都不喜歡會出現冤案！所以你不用來謝我！」

小陶還能說些什麼？只一味地應是。

王森又道：「等下我去見丹鳳，你不要去！夥計，會帳！」

小陶道：「我來我來！」

王森一手把他按下，道：「等查清了眞相，你再請我！」

× × ×

王森走到覊留室鐵柵外，丹鳳見來的不是小陶，便閉上雙眼，縮在牆角。王森問道：「你是不是朱丹鳳？」

丹鳳不理他，王森再問了一次，見她還是不答，便道：「好吧，既然你自己要求死，我還來帮小陶幹甚麼？」

丹鳳立即叫道：「我便是丹鳳，你是誰？是誰叫你來的？」

王森微微一笑。「我叫王森，是小陶委託我來的！」

丹鳳歡呼一聲，連滚帶爬來至鐵柵，道：「王隊長，你是不是已經替我洗脫了冤枉？」

王森一沉臉，笑容登時不見。「朱丹鳳，現在我問你，你句句都要從實答覆，否則不但害了你自己，也害了我和小陶，知道嗎？」

丹鳳道：「我絕不會亂說！」

「第一句：秦黃金是不是你殺的？」

「不是！」

「秦黃金不是你殺的，這個我知道，但你有沒有去抓那隻花瓶？」

「花瓶？那裏的花瓶？」

「書房內，高几上面！就是撞破秦黃金後腦的那隻花瓶！」

「沒有！」

「沒有什麼？」

「我沒看見什麼花瓶，直至後來秦黃金倒地，我清醒過來才發現地上有花瓶的碎片！」

「請你把那天的情況由頭到尾，不管跟誰接觸過，大大小小，詳詳細細地說一遍！」

朱丹鳳果然事無巨細地把當日的情況仔細說了一次。

「沒有遺漏？」

朱丹鳳想了一下，道：「記得的，都沒漏！」

王森吸了一口氣，道：「秦家的大少爺跟二少爺對你都感興趣，你呢？你對那個比較有好感？」

朱丹鳳臉色一變，道：「隊長這是什麼意思？我對小陶是眞心實意的！」

王森目光烱烱地瞪着丹鳳，問道：「假如他們出很高的價錢，你賣不賣？」

「不騙你，我不想小陶再幹這一行，因爲危險，而且老是要出差……再說又賺不到幾個錢，所以我想再賣一次，賺一筆錢給小陶做生意，所以秦大少爺出三百個大洋，我已有心賣給他了……隊長，這件事，你別告訴小陶！」

王森點點頭，心中忖道：「她既然肯賣給秦彥文，那麼假如秦黃金出更高的價錢，只怕她也不會拒絕，反正是要賺一筆錢做生意，自然賣給最高的，何况她還未正式答應秦彥文，但是她有沒有隱瞞事實呢？」

「隊長，我若有一句不實的，教我被判死刑，永世不得超生！」

王森再問：「當時秦黃金的頭怎樣破裂的，你完全不知道？」

「是的！就好像是上天正在懲罰他一般！」

王森沉吟了一下，道：「朱丹鳳，你再等等，我會替你要求復查！」

丹鳳千恩萬謝，王森出了覊留室，便見到馬南和馬北。他們都是老朋友了，尤其是馬南上個月才跟王森在烟台一齊開會。「王隊長，什麼事驚動了你？」

「局長，有件事可能要麻煩你，就是朱丹鳳這件案子，我想復查！」

馬南乾笑一聲，說道：「總局長批准了？」

王森道：「還沒有，不過我相信沒有問題，所以事先向您打個招呼！你知道我的性格，只要有一絲的疑點讓我知道之後，我便不放過！而且我也絕對不是針對局長跟隊長！」

馬南苦笑道：「這個馬某知道！」

「這件案子比較特別，也難怪任何人會這般下判斷，若非丹鳳是小陶的女人，只怕連我也不會生疑！」

馬北忍不住問道：「請問王隊長，是什麼引起你思疑？」

「因爲丹鳳根本不用殺人，秦黃金要她的身子而已，她何不答應賣之！」

馬南怕小陶聽到，便道：「請隊長到我辦公室才談吧？」

三人到局長辦公室，馬北又道：「聽說丹鳳自從姘上小陶之後，便不賣身！」

王森便把剛才丹鳳所說的轉述了一次，馬南哈哈一笑。「果然有些兒疑點！可恨那女人那天問她時，她不說！」

王森道：「那天小陶在不在？」

「在！」

王森道：「難怪！不過你們不要傳出去，免得小陶難堪！」

馬南尷尬地一笑，道：「隊長幾時復查？要不要向法庭申請改期？」

「暫時不必，我明日向總局長拿張復查令，屆時希望局長在上面簽個同意！」

「一定，一定！」馬南堆下笑容：「馬某多謝王隊長關照，免得馬某冤枉了好人！」

× × ×

王森在禮拜一上午便拿來了復查令，馬南簽了同意，王森便帶馬北到凶案現場勘察！

秦彥文兄弟雖然不大高興，但知道來的是本省的總偵緝大隊長，仍然客氣地招呼着，王森在兇案現塲看了一下，只問了幾句話，便拉着馬北回去。

路上馬北忍不住問道：「王隊長，你既然來到，爲何不查不問？」

王森笑道：「因爲我還沒有底，等下請你整理一下秦家的資料給我看！」

「是！」

× × ×

秦黃金今年六十歲，一妻四妾，共五房，兩個兒子六個女兒。

秦黃金本來家道只是小康，靠克苦勤勞發財，頗喜附庸風雅和風流。

秦之髮妻董氏，五十多歲，性格十分隨和，寬宏大量，兩子均爲其所出，後因耐不住那四房姨太太間的爭吵及呷醋，便在後宅建了一個佛堂，索性不理世事，在內吃素禮佛。

二房奶奶洪氏，四十餘歲，生了二個女兒，三房奶奶胡氏生了三個女兒，四房奶奶程氏生一個女兒，五房奶奶駱氏無所出！

秦黃金大子秦彥文，娶妻白氏，產下二女一子，次子秦彥章娶妻尤氏，生下二子，兩兄弟得父之蔭，在本城經商，生意頗佳，囊中多金，自然少不了玩樂吃喝！

× × ×

這一份資料，王森只看了一遍便收了上來，因爲他要知道的，上面大多沒有。

吃過午飯，他帶了小虎子、楊鎭、朱國明和黃成，再邀請馬北同行，押着朱丹鳳浩浩蕩蕩去秦家。

秦彥文兄弟見到馬北又帶了一批人來，不由有點不悅地道：「請問馬隊長，你們到底要來查多少次才行！」

馬北聳聳肩，王森代他答道：「說不定！可能還要再來幾次，對不起，這是爲了仔細，相信秦少爺也希望不會捉錯了兇手！」

「兇手就是朱丹鳳，這還有什麼疑問的？」

王森側着頭望他，「爲何沒有疑問？你親眼見到她殺人？還是你不想咱們繼續調查下去？」

秦彥文訕訕地道：「誰敢？不過你們要查最好一次就把他調查清楚，別老是來麻煩人家！」

王森沉聲道：「這句話是大少爺說的，俺記住了！」

秦彥文臉色一變，道：「隊長這是什麼意思？」

「我也正想問你，爲什麼阻撓我查案，是不是另有內情？」

秦彥文臉色又是一變，忙道：「不敢，諸位請隨便！請問現在要查誰？」

「請大少爺跟二少爺，還有那個姓白的管事，請帶咱們去書房！」

秦彥文一邊去叫人通知在內宅安慰母親的二弟，一邊引路，到了書房，王森道：「請大少爺留下來！小楊，把花瓶的碎片倒出來！」

楊鎭拿出布袋，輕輕把袋子裏的花瓶碎片倒在地上，王森又道：「這花瓶是不是一面有詩畫，另一面白色的？」

秦彥文道：「是的，但有詩畫佔的面積較大！」

王森道：「你們把詩畫圖案砌起來，白的不用！」

四個人立即蹲在地上工作，一忽，白管事跟秦彥章也都來了。

王森開始問：「白管事，丹鳳是你帶他進來的？」

「不錯！」

「你來的時候，門有沒有鎖着？」

白管事道：「有，但是老爺把鎖匙交給我，我開了門讓鳳姑娘進來，就退出去，把鎖匙交給老爺，便到大門外迎接賓客了，以後的事，還是二少爺派人來叫我進來才知道的！」

王森改問丹鳳。「你進來書房之後，到秦黃金到來的一段時間內，有沒有人進來？」

丹鳳搖頭，王森再問：「也沒丫頭下人送茶來？」

「都沒有！」

「你等了多久，秦黃金才進來？」

丹鳳想了一下，道：「大約等了不到二個小鐘……」

秦彥文忙道：「二個小鐘就是……大概二十多分鐘吧！」

丹鳳道：「大概還不到二十分鐘！」

「好，這二十分鐘你在房子裏幹什麼？一直坐着？」

「我看看書架上的書，牆上的畫，後來坐在桌子前，吶，就是這張椅子！」

「你進來時有沒有看到這高几上，放着一隻花瓶？」

「我心神恍惚，沒有留意到！」

王森想了一下，再問道：「你進來後，有沒有發覺這裏面有什麼不大對勁的地方？」

丹鳳皺着眉想，王森道：「你坐在椅子上想！」

丹鳳依言在椅子上坐下，目光瞥及桌上的硯台，脫口道：「我進來時，硯台還沒乾！」

王森目光一亮，急問：「這有什麼奇怪？」

「奇怪！」丹鳳道：「因爲老爺子在我眼前出現，到我進來這裏，足有半個小時！硯台上的墨早該乾了！」

王森心念一轉，望向秦氏兄弟，秦彥章道：「這就不能一概而論，這硯台聽說是前朝某一位高官用過的，寶得很，水跟墨在它上面不容易乾，而且現在是春天，空氣潮濕，更加不容易乾！」

「試試！」王森肅手作了個請。「二

少爺請！」

秦彥章毫不猶疑，拿起徽墨，點了水便在硯台上磨將起來。王森拿出袋錶，看了一下，剛好是下午二點鐘。「丹鳳，除了這件之外，還有什麼比較特別的？」

丹鳳想了好一陣，說道：「我想不出來！」

王森指着窗子問：「你進來時，這窗子是開着，還是關着的？」

「是關着的，還閂上了，不過我無聊，所以就把它推開了！」

王森雙眼發亮，看了馬北一眼，再問：「開窗之後怎樣？」

「我只開了一縫，老爺就進來了，所以我又坐下，接着往後的事我都巳全告訴你了！」

王森轉頭問馬北。「馬隊長，你來的時候，這窗子是關上的？」

馬北嚴肅地道：「不錯，我一進來，看見這裏有窗，就留意，它是閂上的！」

秦彥文冷笑道：「這樣看來，丹鳳姑娘是說謊！」

「我沒說謊，我若是騙人的，叫我不得好死！」

馬北也發誓道：「我如果亂說的，叫我口角生疔！」

「不必發誓，你們所說的都很可能沒錯！」

秦氏兄弟和白管事也都轉頭望着王森，王森不作解釋先問秦彥章：「你推門進來，有沒有留意這窗是開着還是關着？」

「我沒留意……不過好像是關着的……因爲如果窗子開着的，光綫不一樣！」

王森再加上一句：「有沒有閂上？」

秦彥章道：「當時我又驚又怕又怒又恨，那裏還顧得這些，拖着丹鳳就出去，到了大迴廊，碰上四娘……」

「後來你再回來是不是，一去一來，相差多久？」

秦彥章喃喃道：「四娘還跟丹鳳打架，然後是大哥來，最後才帶他們回來，我看該有五六分鐘吧，也許還會多一點！」

「就算是五分鐘，也足夠進來閂窗子了！」王森道：「你們明白了沒有？這就是我說他們兩個說的都沒錯！」

秦彥文又道：「王隊長高見，但這只是你推測的，沒有證據！」

王森點點頭。「有這個可能，就可以再追查下去！」他走到書房門口，又問道：「那天丹鳳跟你們四娘在什麼地方打架？」

秦管事走了出去，到了大迴廊的其中一處停下，道：「就在這裏！」

王森看了一下，發現秦彥章所立之處沒法看到房門口，因此他大步走過去，然後高聲叫道：「請大少爺出來，要快！」

秦彥文不知就裏一衝出去，王森道：「行了！二少爺你也看到了！如果在丹鳳跟四奶奶打架的時候，有人偷偷進去書房，把窗子閂上，再悄悄出房，他不出來，而是向裏面走，只要行動快一點，根本不會被人發現！」

秦彥章問道：「他進去閂窗要幹什麼呢？」

王森邊走邊淡淡地道：「消滅證據！」他不入書房，拉着秦彥章向內走去。

秦彥章說道：「後面是下人們住的地方！」

「是男的還是女的？」

「這一邊住的是女的，那邊住的是男的！」

「哦？還有那一邊的？」

秦彥章帶路，來至一道偏門，門外接着一道走廊，那門開着。「對面那屋子，前面是咱們兄弟的書房，後面是男長工的居所！」

「這門平常都開着？」

「除非下大雨，不然都開着！」

王森走了出去，他本想走到對面去，但走了一半，忽然自欄杆下鑽了出去，走向花圃，秦彥章不敢多問，只得也鑽了出去。

那走廊兩邊都有齊腰的欄杆，欄杆雕花，頗爲精緻，不過不是封死的，一幅木雕便留下兩尺寬的一截空位，以便長工到花圃剪草澆水。

花圃栽着矮的花樹，也有高的，如梅樹、桃樹，還有兩棵旱柳，巳長出綠油油的長葉子，葉子在春風飄盪。

王森看那些草地，踏上去竟無痕跡，跟一般野草不一樣，這雖方便園丁打理，也不害怕會被踩死，可是對於查案却絕無好處。

王森在花圃上走了一下，來至秦黃金書房的窗外，輕輕扣了幾下，一會兒，秦彥章便把窗子推開，王森道：「丹鳳，你過來！那天你把窗子推開多大的縫子？」

丹鳳還未走到窗前，忽然小虎子叫道：「隊長，圖畫巳經砌好了，不過少了一塊！」

王森想了一下，突然快步奔上走廊，向屋內跑去！

園丁

王森一口氣奔到書房，低頭觀望地上，只見那些碎石巳砌成一幅圖畫，雖然不太完整，但那是一幅嫦娥仙子却絕無疑問，可是左下角却明顯地少了一塊！

秦彥章道：「這地方是不是白的？」

王森蹲了下去，見那空白的右邊跟上面都有字，顯然是作者題詩及具名的地方，現在見到的只是幾行不完整的句子，也看不到作者的名字。

王森道：「你們都巳找過了？」

小虎子道：「全找過了，就是沒有這一塊！」

馬南道：「案發的次日下午，是我親自來把碎片拾回去的，一塊不漏！」

秦彥章道：「這書房的門一直鎖着，進來的都是你們查案的。」

「奇怪！他拿走這塊碎片有什麼作用？」王森喃喃自語，「作者是誰，二少爺你知道嗎？」

秦彥章抓抓頭，道：「好像叫什麼藏劍樓主的，隊長要看是不是，我可以拿給你看！」

王森一怔，道：「什麼，還可以拿給我看？在那裏？」

「我書房還有一隻，一模一樣的！」

這時候秦彥文也來了，接道：「這隻是眞品，咱們書房那隻是贋品！」

王森忙道：「你倆不要拿，帶我去，

馬兄你也請來。」

小虎子、楊鎖、朱國明和黃成仍守着丹鳳，留在書房內，王森等四人便重又踏上走廊，到另一棟屋子，到了秦氏兄弟書房外，王森立定問道：「這書房平日可有鎖上的？」

秦彥文道：「沒有！」順手把房門推開，請王森等進去。

王森邊走邊問：「爲甚麼不鎖？你父親那書房却鎖住！」

「爹書房內的東西値錢，比如那些畫啦，還有那隻花瓶啦，都是高價買回來的，俺兄弟這裏除了有幾本書是絕版的之外，其他的都毫不値錢！」

秦彥章接道：「還有，咱們亦不耐煩開門讓下人們進來打掃。」

王森哦了一聲，一邊打量書房，一邊問道：「你父親爲何有空開門給下人進去打掃？」

「現在店裏的生意，大多由咱兄弟打理，他只是在午飯後才出去巡巡看看，然後就回來休息！」秦彥章道：「而且他對他書房裏的東西十分寶貝，下人去打掃，他要看着。」

王森見書房內也有一隻高几，上面放着一隻花瓶，花瓶上的圖案畫的也是嫦娥，秦彥文道：「此是贋品，爹那裏那一隻才是眞正的清初貨式。」

「這很値錢麼？花瓶也有贋品？」王森對此不熟悉，便多問了幾句。

「在下兄弟也沒興趣，不過是聽爹說過！」秦彥章道：「清初都燒青瓷，像這樣釉油的花瓶極少，所以後來便有人仿製了！剛巧我爹買了那隻古董花瓶，不久，又讓他發現這隻仿製品，便又買下一隻，以作研究！現在像這種花瓶並不値錢，但在清初就極爲罕見了。」

「原來如此！」王森走近前去，見几面上巳積了不少灰塵，他看了幾眼，忽然心頭一動，蹲下身左望右看起來。

秦氏兄弟和馬北也都走過來，秦彥文道：「這幾天家裏都忙着，下人們都忘記來打掃。」

秦彥章罵道：「豈有此理！就算怎樣忙，也不該懶到這地步，看這模樣怕不有十天八天沒打掃，我去叫她來！」

「慢！」王森忽然指着几面上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几上有一道痕，這證明花瓶曾經移動過，通常書房幾天來打掃一次？」

秦彥文道：「這個咱兄弟也不太清楚，以前倒經常在書房，最近幾年白天忙着生意，晚上又有應酬，就是回家也都不到書房裏來了，所以情況也不太了解！」

「有沒有專人負責的？」

秦彥章道：「有，她叫黃媽，在我家巳好多年了！」

「叫她來，我有話問她！」

秦彥章去後，王森在房內踱起步來，馬北心中對他佩服之至，又深感慚愧，自己是第一個負責調查此案的，看到的只是那幾十尺的地方，但王森看到的却幾乎是整座莊院，而且他敏銳的觸角和精細的頭腦，更非自己所及，他心中也有幾個疑問，很想跟王森談談，不過他也知道王森正在沉思和推敲案情，因此靜靜與秦彥文立在一旁，不敢打擾他。

過了一陣，王森才爲外面傳來的脚步聲驚醒，只見秦彥章帶着一個徐娘進來，上着一件暗褐色的棉短襖，下面穿黑布褲子，黑布鞋子，看來精神廝利，一看便令人覺得這人頗能幹，而且與一般下人們不同！但到底有什麼不同，却說不上來。

「隊長，這是黃媽，兩間書房都是由她負責打掃的。」

黃媽大方地向王森鞠了一個躬，道：「隊長叫我來，是爲了甚麼事兒？」

「我想問你，你多久才打掃一次書房的？」

黃媽臉色微微一變，道：「老爺生前每天都要我去打掃他那間書房，至于少爺這間嘛……我，我該死……」

秦彥章怒道：「你因爲咱們不叫你，所以就偷起懶來是不是？咱們可沒有短過

王森大隊長來到鐵柵前，查問朱丹鳳案發時情況。

你的工錢？」

黃媽噤若寒蟬，王森又問道：「黃媽，我問你，你得老實說，你大約多久沒來打掃過？」

「以前是三四天……四五天打掃一次，但椅桌基本上每天都來掃！」黃媽低着頭道：「不過老爺死了之後，到現在我還沒來打掃過，但大前天我有來抹椅桌！少爺，你不會辭退我吧！」

王森道：「老爺死之前，你有多少天沒進來這裏打掃過？」

黃媽想也不想就道：「老爺死的前一天，我來打掃過！」

「這几子你也抹過？」

「全部打掃過！」

「好！」王森目光烱烱地望着她：「以後你進來有沒有抹過几子？有沒有動過花瓶？」

黃媽仍低着頭，道：「都沒有！」

「你怎麼會記得最後一次來打掃是在你們老爺過世的前一天？」

黃媽略一沉吟便道：「因爲我記得那天也替老爺的書房打掃過。」

王森搖搖頭，道：「這不能構成你記得的原因！」

「那天我本來只想替老爺書房裏的桌椅抹一抹，但老爺說明天是他的大壽，大家都忙，他也沒時間看着我打掃，所以叫我提早幹！後來一想也對，打掃了那一間，就順手把這一間書房也清潔了！因爲老爺說明天是他的大壽，而老爺是做大壽那天不幸的，所以我記得！」

王森十分滿意，再問一句：「你所說的都是事實？」

「啓稟大隊長，小女子所說的都是事實！」

王森道：「好，你去吧！」

黃媽道：「少爺，我現在就提水來打掃……」

秦彥章餘怒未息地道：「算你乖巧，以後再這樣就別怪少爺不念舊情了！」

王森道：「這几子暫時別抹，留着可能還有用處！」

秦彥文喝道：「聽見沒有，快去！」

王森帶人出去，他們到花圃處，在窗外叫道：「丹鳳開窗！」

小虎子吩咐丹鳳開窗，丹鳳來至窗前，略爲考慮了一下，把窗子推開一縫，道：「隊長，大概是這樣！」

王森在外面輕輕一拉，窗子便無聲地打開了，由于這是書房，所以窗子開得低，只高過桌子半尺，以便光綫能照到書桌上。

王森在窗外比劃了一下，窗子大而又沒有窗柵，因此拋東西進去，可以說十分方便，不過由窗口到秦黃金被襲之地，足足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尺，要把一隻花瓶拋進去，而又要準確地擊中秦黃金却又不太容易，起碼此人要有兩個條件，膂力强，還要眼力準，缺一都不行！

王森立在窗外沉思，假如丹鳳的口供沒有虛假，那麼兇手便是另一個人，而兇手行兇的地點，又幾乎可以肯定，是在這個地方，而且有此膂力的又是什麼人？

秦黃金的兒子會不會因分家產的事而動殺機？

這一點可能性不低，但他倆有這個膂力及眼力嗎？

還有沒有第二個可能性呢？若以分家產的問題再追尋下去，會動殺機的人，最有可能性便是秦黃金的五房妻妾和六個女兒！

這十一個女人有這個膂力麼？王森又想到女婿，女婿是男人，男人的膂力通常較强！

就在這時候，王森忽然聽到一個格格的木聲和嘩啦啦的水聲，在背後響起，他立即轉身，便看到一個園丁正在澆水！

王森心頭一跳，這刹那間，一個念頭立即竄上他的心頭：這書房的情況園丁一定熟悉，因爲只要秦黃金打開窗子，他們便可以一目了然，而且花草每天都要澆水，那天秦黃金與丹鳳在房內糾纏，這園丁必然知道，所以悄悄打開窗子偷窺……

最大的一個可能是他有强堅的膂力，因爲那對水桶極其巨大，氣力稍差的也挑不動！

但這裏面也有一個問題，他爲什麼要殺秦黃金？假如是爲了錢的，他偷到那三百年前的花瓶，便不可能把它當作武器！

秦彥文兄弟和馬北站在王森旁邊，見他眼光閃爍，不知想到些什麼，心中焦急，却又不敢問。

那園丁忽然轉過頭來，與王森打了個照面，連忙又低下頭去，王森心頭也是一動，他以爲園丁乃粗人，相貌必定平平無奇，那知大謬不然，這園丁相貌堂堂，一表人材！

這刹那，王森心中立即泛上一個念頭，他慢慢走過去，沉聲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那園丁低着頭，仍澆着水，淡淡地道：「張宇！」

「張宇，你負責這花圃的工作？」

「不是。」張宇答得很精短，提着水桶走前。「一共有兩個！」

秦彥文走過來，道：「隊長，寒舍共有兩個園丁，一個便是他張宇，另一個是苗長福，寒舍有兩個花圃，一座後花園，都由他倆負責！」

王森唔了一聲，跟了上去，續問：「張宇，秦老爺子做大壽那天，你澆那一塊地？」他見張宇沉吟不語，又道：「我會再去問苗長福，你最好老實點！」

張宇冷冷地道：「不必恫嚇人，我負責澆兩個花圃，苗長福負責後花園！」

王森雙眼瞇成一道縫。「那麼你幾點鐘來澆水？」

「我怎知道？我又沒錶！」

王森側頭望着他。「大約呢？」

張宇抬頭望一望天色，道：「比今天遲一點！」

「你平日除了澆水種花之外，還有什麼工作？」

張宇道：「除了澆水鬆土，還要培育花苗！」

王森哦了一聲，退了回去，道：「咱們進書房！」

四人到秦黃金的書房，小虎子立即道：「隊長，硯台上的墨已經乾了！」

王森低頭看一看腕錶，已是三點十五分，便問：「什麼時候乾的？」

「二點五十分！」

「哦，厲害呀，居然可以維持五十分鐘！」王森轉頭道：「小朱小黃，你們兩個跟馬隊長先把疑犯押回去，不用再來了，有事我會派人去通知你們！」

朱國明和黃成等人離開之後，王森說道：「兩位少爺如果沒空的，只留下一個吧！」

秦彥文道：「老二，你陪隊長吧，我到店子裏看看！」

秦彥章問道：「隊長，你有什麼發現嗎？」

「我只能說，丹鳳可能不是兇手的機會增多了，但是還有幾個關鍵的地方，沒法子想通想透！」

小虎子道：「隊長，這花瓶爲什麼少了一塊，這裏頭有沒有什麼玄虛？」

王森心頭一跳，道：「我剛才忘記看那花瓶！」他拉着秦彥章走出去，小虎子和楊鎮也跟着出去。

返回秦氏兄弟書房，只見黃媽正在打掃，見到二少爺帶人來，忙立在一旁，王森來至几前，見灰塵依然在，便蹲低身子，仔細看花瓶畫上的字。他邊看邊輕聲唸着：「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藏劍樓主以李義山之詩意而畫之！丁巳年甲辰月。」

秦彥章解釋道：「李義山是唐朝的大詩人，名商隱，這首詩題名嫦娥，這個藏劍樓主按照這首詩的意思來繪畫！」

通常畫嫦娥者都以奔月爲多，但這一幅顯然不是，因爲嫦娥之背後便是一輪黃澄澄的月亮，嫦娥雙眉輕蹙，手捧白兔，脚下踏雲，一片枯寂！

王森沉吟不語，小虎子問：「隊長，那塊碎片，都是燒着這些字，會否與兇手的名字有關？」

王森問秦彥章：「是不是有人進去把花瓶碎片偷走？」

「那天馬隊長離開時，便吩咐我把門鎖上，我鎖了之後，一直沒再打開，直至次日早上陶組長來，才開給他看，那天下午開給馬隊長，馬隊長把碎片撿走，說開庭時用得看！」

「一塊也沒留下？」

秦彥章說道：「就算留下，現在也還該在書房內，因爲那房門一直鎖着，甚至做法事，也只在房外拜祭，根本就未開過門！」

王森喃喃地道：「也許這是個關鍵，只要勘破這點，很可能案情便大白！」他說罷退了出去，又道：「請二少罷帶我去後花園看看！」

到了後花園，只見那裏花木扶疏，假山點綴，尚有一座涼亭，後園的另一角，圍起一道籬笆，裏面又有一塊花圃，種着很多花，旁邊還有一叠瓦盆，秦彥章道：「這是花苗！」

「種這許多幹什麼？」

「房內都要插，我娘的佛堂，還有二娘三娘她們房間都要花！」

王森說道：「就算這樣也不用兩個園丁！」

「反正家裏人多，本來也只是一個而已，後來張宇才來，他是來做木匠的，後來做好了傢俱，要求留下來，說他懂得種花育苗，我父親便答應他的要求，他來了之後，花園花圃果然生色不少，本來我家每天都去買花，現在不但不用買，還可以拿到店子裏用！」

王森笑笑。「那是物有所值，嗯，他來多久了？」

「兩年多！」

說着張宇已澆了水回來，放下水桶，苗長福便道：「五奶奶叫你送花過去！」

張宇應了一聲，剪了一束花，走入內宅，王森輕聲問秦彥章：「二少爺，你那天把丹鳳拉出去，第一個遇到的便是四奶奶是不是？」

「對，正是她，四娘還摑了丹鳳一巴掌！」

「她嫁給你家多久？」

「怕已將近十五年了……嗯，那時候我已十多歲，不錯，大概十五年！」

「你父親對她如何？」

秦彥章微微一笑。「這個我做子女的不敢說！」

「現在是在查案，你說了可以幫助我找到眞兇，即使你父親在泉下有靈，他也不會怪你！」

秦彥章道：「男人的心理隊長也該知道……」

王森嚴肅地道：「我不想猜，最好由你告訴我！」

秦彥章本來對他無好感，但經過剛才近兩個鐘頭的「領敎」，他已看出王森不好惹，而且名符其實是著名的偵緝能手，因此聞言苦笑一下，道：「男人總是貪新厭舊，剛進門時，父親對她自然恩寵有加，後來熱情便逐漸淡了……」

「你父親把精神放在五奶奶身上？」

秦彥章回答道：「也只是幾年光景而已！」

「五奶奶今年多大年紀了？進門有多久？」

「五奶奶年紀比大嫂還小一歲，今年才廿七，進門也八年多了！」

「四奶奶及五奶奶都喜愛花？」

「五位母親都喜愛！」秦彥章聳聳肩道：「反正都不用錢的嘛！」

「我聽張宇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氏！」

「不錯，他不是本地人氏，不過我忘記他是那一處地方的人！」

王森道：「請帶我到內宅，我想看看你幾位母親！」

秦彥章道：「我生母不理世事已多年，只在佛堂內吃齋唸經，她不喜歡別人去打擾她！」

「她平日不離開佛堂？」

「是的，除非有重大的事情，否則連小病也不出來一下。」

王森道：「那就去看其他四位吧！」

秦彥章略一猶疑才道：「請跟我來！」他帶着王森等人走進內宅，只見裏面院中有院，道路縱橫，若是外人進來，怕找不到出路。秦彥章停在一扇門前，伸手敲門。

只聽房內有人問道：「誰呀？」

秦彥章道：「二娘是孩兒來看你！」

過了一陣，房門打開，是一個女傭，

道：「二少爺！」

秦彥章先走進去，只見二娘洪氏坐在床上，臉色雪白，嘴唇紫黑，神情十分憔悴，她見到門外有幾個陌生的男子，神色一變，問道：「阿章，他們是誰？」

秦彥章道：「那位是本省偵緝隊長王森，是來調查殺死爹爹的兇手！」

洪氏眉頭一蹙，道：「不是說兇手是一個叫丹鳳的貨腰娘嗎？」

「現在發現有好些疑點！」

王森走進房，鼻端嗅到一股子藥味，問道：「二奶奶生病？」

洪氏回答道：「有勞，是舊病，偏頭痛！」

「二奶奶可知道秦老爺有些什麼仇人嗎？」

洪氏一怔，道：「咱們是正當人家，有什麼仇人的？」

「我想跟你私下說幾句話，不知方便嗎？」

洪氏點點頭，王森立即揮手示意其他出去：「二少爺，請把門帶上，不要讓人來偷聽！」

洪氏見他如此鄭重其事，也緊張起來：「隊長要跟我說什麼話？我只是個不識字的婦道人家！」

「你不必害怕！嗯，我老實告訴你，我懷疑兇手不是丹鳳，而眞正的兇手一定藏在你們家裏，假如不論證據，你會認爲誰的可能性最大？」王森堆下笑容：「咱們只是商量而已！」

洪氏臉色漸漸鬆弛，道：「說到仇恨的，那是沒有的，但……我認爲四奶奶的可能性較大！」

王森心頭一跳，忙問：「爲什麼你認爲她的可能性最大？」

「因爲去年底，她才跟外子吵了一架，聽說吵得很兇，不過那也不會殺人！」

「別人呢？」

「我年紀已大，身子又不好，很少出去，也不知他們的關係弄成怎樣。」

「你兩個兒子會不會因爲家產的事，而動了殺機？」

洪氏臉色微微一變，道：「應該不會，因爲兩兄弟平時亦很害怕他們父親！」

王森想了一下，便告辭離開，秦彥章問他，他只道：「去三奶奶那裏！」

三奶奶的住所就在二奶奶斜對面，這時候她正在房內看書哩。「三娘！」秦彥章向內叫了一聲。

「是阿章？你來得正好，快進來！」

秦彥章邊進邊問：「什麼事？」

「你快背出『古詩十九首』與三娘聽！」

秦彥章尷尬一笑，道：「三娘也知道，我早把詩詞還給你了，三娘，我有事告訴你，王隊長要找你！」

「那個王隊長？」三娘胡氏轉過頭來，便見到王森，臉上微微發熱，連忙站了起來，襝衽一禮，王森忙回禮。

「王隊長是負責本省的治安的，現在來查爹這件案子！」

「不是說已經了結了嗎？」胡氏又看了一眼王森。

王森道：「還沒了結，因爲發覺疑點！三奶奶，王某想跟你說幾句話，不知方便否？」

胡氏想了一下，點了頭，於是秦彥章又出去，房內只剩下王森及胡氏。「隊長有話請說，賤妾已洗耳恭聽！」

「三奶奶喜歡看書？」

胡氏說道：「閨中寂寞，看書聊以自遣！」

王森問道：「三奶奶喜歡看些什麼書呢？」

「詩詞歌賦和明清筆記都我所愛！」

王森暗道：「這種女人的城府必定深沉。」當下問道：「三奶奶因何會閨中寂寞？」

胡氏臉色一沉，道：「隊長乃官中之人，說話因何如此欠思量？」

「這是三奶奶剛才說的！」

胡氏一呆，悻悻地道：「家裏下人們太多，無所事事，不免寂寞！」

「秦老爺少來三奶奶處？」

胡氏淡淡地道：「五房妻妾，就算平均分配，五天才輪到一次，何況即使輪到，也只在晚間而已！隊長的意思，妾明白得很！」

王森道：「王某絕對沒有取笑或猥瑣之意，三奶奶放心，據我所知，秦老爺不是平分春色的！」

胡氏道：「大姐她已禮佛，以前老爹多數在四房和五房那裏鑽，不過最近幾年反而平分春色了，妾想知道隊長問這些有何作用？」

王森道：「這件案子十分棘手，所以隨便問問，希望能找到綫索！」

胡氏眼光忽然一亮，道：「兇手不是當場已被逮住了？」

「你是指丹鳳？」王森道：「我後來發覺她不大像是兇手！」

胡氏輕哼一聲：「兇手也有像不像的？閣下這樣辦案，不免令人心寒！」

王森心頭一動，忖道：「這女人果然厲害！」便仔細打量了她一下。胡氏皮膚細白，身矮而嬌小，大概因爲養尊處優的關係，有豐滿之感，年紀看來已在三十七、八，但望之仍有動人之處，最特別的是她臉上竟無庸俗之氣，也不施脂粉，不類是大富之家的妻妾！

王森還未答她，外面忽然傳來小虎子的聲音：「隊長，張宇要來換花！」

王森心念一轉，道：「喚他進來！」

深入調查

胡氏看了王森一眼，有點奇怪，大概是因爲剛才王森已吩咐手下，不許別人走近，現在又允許園丁張宇進來，原來小虎子跟了王森不少年，深知這位上司的一切，估計他對張宇感興趣，所以不趕開他，反而替他傳訊。

當下房門推開，只見張宇手上拿着一束花，先向內點頭打招呼，叫了聲三奶奶，然後進來，把原來插在花瓶中的花拿起，將新剪的花插下。

胡氏道：「水剛換，不必再換。」

張宇應了一聲，把窗台上的兩盆花搬到房外，再由房外搬進兩盆花進來，仍放在窗台上，他由頭到尾，都默不作聲，但手腳却十分勤快利落。

王森忽然問道：「張宇，你今年多大

歲數？」

「二十三。」張宇輕輕答着，頭也不抬一下。

王森再問：「你不是本地人，是何處的人氏！」

張宇道：「河北。」

「河北地方這般大，是河北的那個地方！」

「南和！」張宇仍然答得很簡短。

王森自幼便跟江湖之人走南闖北，走過不少地方，知道南和離濟南並不太遠，他略一沉思，便問道：「南和？是刑台的南和？」

張宇似乎身子抖動了一下，還未置是否，胡氏已道：「原來你跟五房的駱妹子是小同鄉？」

王森心頭一動，哦了一聲，道：「五奶奶是刑台人氏？」

胡氏道：「五房的駱妹子是任縣人氏，也歸刑台管！」

張宇道：「三奶奶沒有其他吩咐，過兩天我再來換花。」

王森道：「慢，張宇，我有幾句話要問你，不知你歡不歡迎？」

張宇臉色一變，沉吟了一下才囁嚅地問道：「隊……隊長要問些什麼？」

「你家鄉在南和，爲何跑到幾百里路外的濟南謀生？」

張宇臉色一沉，道：「隊長這樣問是什麼意思？」

王森笑笑，道：「這問題你完全可以不答！」

張宇也不客氣。「那我就答，因爲這是私事，也與老爺子被殺的案子無關！」

王森臉色微變，他實料不到張宇會這樣答他，呆了一下才道：「你怎知我是爲了案情而問你的？」

「若不是的話，你雖然是貴爲一省之偵緝大隊長，但也沒這個權力！」

王森又是一呆，開始覺得此人不好對付，半晌才道：「你仍準備在秦家呆下去？」他這一問也很厲害，暗示你的事情，王森已經知道。

張宇抬起頭來，反問一句道：「隊長認爲我工作不力，有瀆職守，應該自動請辭？」

這一句也厲害，是故王森要以一陣笑聲來爭取時間準備回擊：「王某只是隨口問問而已，想不到你倒無故緊張起來，不知你想到那裏去，可不可以告訴王某。」

張宇道：「我只是依話而答，並沒有想左，倒是我不明白隊長這話是不是有含意。」

王森道：「這筆不說，我再問你一事，張兄來山東之後，就到濟南？」

張宇道：「不是，我在附近城鎮打短工，都是幹木匠，後來聽老師傅說秦老爺家裏的傢俱舊了，要另做新的，需要很多木匠，是故來應徵，傢具完成了之後才改當園丁！」

「張兄倒是多才多藝的，既能當木匠，也懂種花！」

張宇道：「我外祖父是花農，我小時候在外祖父家住過幾年，所以也懂得一些皮毛。」

「我聽你談吐不俗，諒讀過不少書，爲何要在此當下人？」

張宇臉上閃過一絲淒酸的神色，冷冷地道：「這年頭有本事有學問的人，要做粗賤工作的，比比皆是，反而目不識丁，五谷不分的人坐享其成，絕不奇怪，隊長若是要說閑話的，改天有空再說，今天我沒空。」

王森揮揮手，張宇提着花盆出去，王森把門關上，問道：「三奶奶與五奶奶的感情很好？」

胡氏微微一笑，道：「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來自不同故鄉不同家庭，共事一夫，怎說好，怎說不好，不過衆姐妹中，我認爲她倒是較談得來的。」

王森道：「可有原因？」

「一來也許是性格的關係，二來她也曾讀過了幾年書，說起話來自然比較投機了。」

「大奶奶不算，二奶奶和四奶奶都不認得字？」

「二姐要取大姐之位，整天說東不是，說西不好，拉攏下人，四奶奶只顧打牌玩樂，只是老五較有點氣質，在房內做做女紅，看看書。」

「如此你倆一定來往甚多了。」

「也不，老五嘴很密，她不喜歡說話，心情好時也會答你幾句，心情不好時，只以是或不是答你，所以來往不多。」

「你們都愛花？」

胡氏笑道：「最初只是妾喜愛而已，沒想到老五來了之後，也有同好，更想不到老四也附庸風雅起來，說打牌時，左右有幾盒花點綴，牌風較順，後來連二姐也插起花來了，眞是笑死人！」

她打開話匣子之後，像機關槍一般，與剛才的形象大不相同。

王森含笑長身，道：「叨擾三奶奶很久，王某告辭。」

胡氏也霍地站了起來，道：「隊長還未告訴我，這件案子有什麼疑點。」

王森沉吟了一下，道：「現在還不能全部告訴你，不過我懷疑兇手是在外面，把花瓶拋進書房，擊死秦老爺的！」

胡氏一呆，道：「但花瓶是在書房裏的，而且外子對他書房內的東西，一向寶貝得很，連我也沒鑰匙進去，又有誰可以進去偷花瓶？隊長，你這想法太不實際了，這是死鑽牛角尖。」

王森怔了一怔，忙問：「三奶奶有何高見？」

胡氏聳聳肩，道：「你的推論不能成立，所以兇手依然是丹鳳。」

「花瓶落地之後，破成碎片，但全部都找到，却少了一塊，那一塊是嫦娥圖的題款，這也是一疑？」

胡氏道：「也許是無意中失掉的，而且這也不是重要的！」

王森一笑，道：「告辭，有機會再來聆教！」

胡氏送他到門口，襝衽行了一禮，道：「聽隊長一席話，勝讀萬卷書，實乃妾身之幸！」

王森與小虎子等人離開三奶奶居所，秦彥章帶他們到四奶奶居所，才來到門外，便聽到四奶奶的叫聲：「黃媽，快替我去看看，有飯吃了沒有。」

黃媽應了一聲出房，見到王森等人點點頭便低頭走去，只聽房內的程氏道：「奇怪，沒牌打就整天想吃東西！嗯，也不知道怎樣才熬得過這七七四十九天！」

話音剛落，秦彥章巳在房門外出現，道：「四娘，王隊長要找你。」

程氏見到王森等人突然出現，吃驚地問道：「你們幹什麼？」

王森笑道：「只想問你幾句話！」

「我犯什麼法？你問我幹什麼？」

「我問你幾句話，並不等於認爲你犯法！」

程氏雙手在腰上一插，道：「你因什麼來問我？」

秦彥章向程氏打眼色，示意她請王森進房，不料程氏只當沒看見，可是王森依舊走了進去，道：「因爲調查秦老爺被殺的事而來的。」

程氏一怔，道：「不是巳把兇手捉去了麼？」

「那個不是。」

「又不是我殺的，問我幹什麼？」

王森笑道：「我怎知不是你殺的？」

程氏叫了起來：「老爺子死的時候，我在大廳裏招呼賓客，他們都看見的！」

「有誰可以作證？」

「阿文，秦彥文，跟我一起在大廳之內。」

王森想了一下，問道：「假如兇手眞的不是丹鳳，你認爲誰的成份最高？」

程氏道：「誰知道？打牌我都不高興左思右想的，何況是這種事。」

王森記得四奶奶曾經把丹鳳打得沒有招架之力，是以略爲打量了她一下，見她生得十分健碩，心頭驀地一動，見房內有一張酸枝木造的鼓形嵌雲石櫈子，便問道：「四奶奶，你可不可以單手把這櫈子擧起來？」

程氏說道：「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家裏吃閑飯的人這麼多，何須由我親自動手？」

「假如現在我請你學一下呢？你能不能夠，勉爲其難？」

程氏道：「我爲什麼要聽你命令？」王森在小虎子肩膊上拍了一下，道：「偏偏我這夥計說女人也可以做得到。」

小虎子忙道：「當然囉，因爲我親眼見過，不過沒辦法請你去現場觀看！」

「你當然這樣說，因爲是與不是沒人知道。」

程氏忍不住道：「你倆別爭，由我來證實一下。」她走前單手抓住櫈脚，把它平擧起來，但是只擧高半尺，便放回地上，却用力地甩着手，叫道：「我的媽，好重呀！」

王森雙眼一亮，因爲能夠擧高半尺，巳超過一般當差的要求！他心頭一動，決定不打草驚蛇，用力鼓起掌來，道：「四奶奶果是女中豪傑。」

程氏得意地道：「你現在才知道咱們女人的厲害吧。」

「是，眞令人大開眼界！」王森笑着道：「四奶奶學過武術？」

程氏一昂首，道：「學過一點。」

「難怪，」王森嘴上這樣敷衍着，心中又想道：「這女人是故意假裝膚淺，還是眞的如此淺薄？」

程氏道：「喂，你只是要問這些嗎？其實還有什麼疑問的，一定是丹鳳那臭婊子幹的。」

「四奶奶如何知道？」

「嘿嘿！老頭子看上她嘛，她一定是嫌他出手太低，死不答應，所以被老頭子咬了一口，她一氣之下，抓起花瓶擊在他頭上。」

王森道：「秦老爺在丹鳳那裏咬了一口，證明他倆是面對面，那麼如果丹鳳用花瓶擊他，應該落在前額，爲何會落在後腦上？」

程氏抓抓頭，道：「這個誰知道，咦，誰說這樣就擊不到他的後腦？老頭子剛好伏在她身上嘛，打他後腦最方便。」

王森不由語塞。

秦彥章忖道：「想不到四娘今日也可以說幾句有條有理的話！」

半晌王森才哈哈一笑，道：「多謝四奶奶指教，王某告辭。」他向秦彥章打了個眼色，首先出房。

秦彥章道：「隊長，趁現在還未吃晚飯，咱們先去找五娘吧。」

駱氏所住之處，離此頗遠，另有一落小院，自成世界，還有一個小小的院落，用花盆叠成一座花塔，看得出來秦黃金生前最疼愛的是這個小星。

秦彥章隔遠便大聲叫道：「五娘在嗎？」他連叫兩次，屋內才應了一聲誰，秦彥章看了王森一眼，道：「省裏的偵緝大隊長王森，有事要跟五娘您商量一下。」

房內沒有反應，楊鎭道：「這女人好大的架子。」

秦彥章苦笑一聲，道：「她脾氣如此，不是架子大。」

再過一陣，才見木門拉開，走出一個白衣白裙的女人來，女子約莫二十五六的年紀，一張鵝蛋臉，不施一絲胭脂，一對眸子如同剪水一般，隆鼻小嘴，鬢邊插着一朶白花，好像不吃人間烟火。

那女子開了門便又走進去，秦彥章道：「隊長，咱們過去。」

衆人進房，只見駱氏搬了幾張椅子，放在一起，道：「請坐！」她自己則坐在床上。

「五奶奶嫁進秦家有幾年了？」王森想了一下才問。

「八年多了。」

「聽說你娘家在任縣，又怎會嫁到此處做人小星？」

「逃荒來此，先父病急無路可走。」

「現在你父親呢？」

「巳逝！」

「你唸過書？」

「是。」

「秦老爺對你如何？」

「外子一向對我很好！」駱氏臉無表情。

王森再問：「聽說你與胡氏感情較佳，爲什麼？」

「人結人緣，有些事無從解釋！」

「你不寂寞？」

「一切巳習慣！」

「你娘家以前是做什麼的？」

「我爹以前是補鞋匠。」

王森見她問一句答一句，頗有狗咬烏龜之感，想了一下才道：「局子裏經過推敲，覺得丹鳳不大可能是兇手，不知五奶奶看法怎樣？」

「局子裏的看法諒必不會錯！」

「你認爲誰的嫌疑最大？」

駱氏神色有點不耐，道：「這該問你們，你怎反問起受害的家屬來？」

「爲了早日求取眞相，所以才來麻煩你們！希望五奶奶合作！」

駱氏沉吟了一下，才問道：「如何合作？」

「很簡單，多說幾句話，多給一點資料與王某！」

不料他這樣說，駱氏反而不答一句。

王森問道：「五奶奶爲何不開口？」

「我認爲無話可答，因爲你那句分明把我當作疑犯，而我根本不是，所以最好的辦法便是不答！」

這句話是她所說的最長的一句，王森嘆了一口氣，道：「五奶奶誤會了，王某亦無此意！」

「那最好！」

王森見不得要領，只好又與秦彥章等人向她告辭。

找一把金鑰匙

出了駱氏的寢室，秦彥章說道：「時間巳不早，請隊長跟兩位大哥到內廳去吃飯！」

王森道：「多謝二少爺的好意，我們還有事要回局子研究！」

「這樣呀，那麼改天來的時候一定要隊長賞個薄臉！」

「不必客氣，這是咱們的工作和責任！」王森道：「二少爺，我還有一件事要求你的！」

秦彥章驚詫地道：「隊長怎麼說這種話來？你是爲了寒舍的事奔波辛苦的，有事你就吩咐吧！」

「你們晚上有沒有人巡夜的？」

秦彥章堆下笑容，道：「不是咱們怪您，實在因爲最近人心不古，治安不大好，所以咱們僱了幾個長工，在晚上巡邏家裏的門戶！」

「一共有多少人？」

「六個是專責的，還有五個是其他長工輪流幹的，一共是十個人巡邏！」

「怎麼全是十個？」小虎子忍不住插腔問了一句。

秦彥章道：「那六個，他們幹五天就休息一天，而且白天他們也是休息，不用幹別的！」

「他們都有你們發給的武器？」

秦彥章又堆下笑容。「前後門各有一杆槍，但他們一下班便要把槍交給白管事管理了，到晚上才再發給他們，所以請隊長放心！」

「白管事在你們家幹了多少年？」

「他是我表哥，來咱們家也有十五年了，是我母親娘家的一位侄兒！」

王森道：「我想見見今晚那些巡夜的人！」

秦彥章一怔，囁嚅地問道：「隊長，這是爲了什麼？」

王森微微一笑。「暫時不能告訴你，希望你不要拒絕！」

秦彥章道：「好，請三位到書房坐一坐，我去叫人來！」

王森、小虎子與楊鎭再到秦黃金的書房，三人面對兇案現場，心中都暗暗在推敲此案。過了一陣，秦彥章帶着十個人進來道：「隊長，今晚兒巡夜的就是這十個人！」他轉頭道：「這是本省偵緝長王森，快叫聲王隊長！」

那十個漢子一齊叫道：「王隊長，您好！」

「不用客氣，你們也好！」王森站在他們面前，問道：「你們老爺逝世那天，你們在那裏？」

其中五個道：「咱們在大門外跟白管事迎賓！」

王森訝然道：「爲何派你們迎賓？」

「迎賓是次要的，咱們主要的目的是要防止要飯的乘亂衝進來！」

王森點點頭，改問另外那五個。「你們呢？」

那五個或是在大院裏奔跑傳話，或在灶房帮忙，不一而足，總之沒一個在書房附近。王森點點頭，道：「你們可以回去了！」

秦彥章一揮手，那十個漢子便魚貫而出，王森接着也向秦彥章告辭，出了秦家，王森吩咐小虎子回濟南分局向馬南馬北交代一聲，自己則帶着楊鎭回總局。

× × ×

當總局長周而勇聽了王森的滙報後，把烟斗裏的烟灰「卜」的一聲敲掉，又慢慢地裝上一鍋。王森道：「總局長，你認爲怎樣？」

「這件案子果然有疑點！」周而勇又把烟點燃，吸了一口，再緩緩噴出，辦公室內立即充滿了烟絲的香味。「正如你所說的，疑點主要是二點；第一，疑兇丹鳳沒有殺人的必要；第二點，假如人是丹鳳殺的，死者應該是前額骨破裂，而不應該是後腦骨！」

王森道：「秦黃金的三姨太說，假如死者用口去咬疑兇的乳房，才促使疑兇殺人，那麼以當時的角度，花瓶正好擊在後腦的位置上！」

他頓了一頓，道：「也許丹鳳根本不是要殺人，只是在吃驚及吃痛的情況下，下意識地抓起一物擊下，目的只是希望驚退秦黃金而巳，料不到用力過猛，意外地擊死了秦黃金！」

周而勇道：「你能夠仔細分析，逐點考慮，很好！不過我雖沒去過現場，但我看過馬北的報告，照地上血跡來估計，死者遇襲的地點離高几有六七尺，當時疑兇不可能抓得到！」

王森跳了起來，道：「不錯，我怎地想漏了這一點！現在咱們巳經完全可以假設，這案子兇手不是丹鳳，而進一步去找尋眞兇！」

周而勇靠在椅背上，噴了一口烟，道：「現在你心中有什麼疑犯？」

「我本來以爲兇手是秦彥章或四姨太，但經過今天的接觸，覺得他倆的可能並不高！」

「爲什麼？」周而勇敲掉烟灰，把雙

臂繞在胸前。

「任何人在看見秦黃金的情況，都會立即蹲下去檢視一下他的生死，但秦彥章並非如此，而是把丹鳳拉出去！他第一個遇到的是四姨太，怎會這般巧？這是我思疑的地方。」

王森吸了一口氣，續道：「但後來我發覺四姨太是個淺薄庸俗的人，無法佈置出這樣複雜巧妙的局，而秦彥章可能希望他父親早點死，而免得有人來管束他，但這不等于是他謀殺或指使的！當然，他也有可能會謀殺其父，但理由應該更加充份一點才行！」

周而勇問道：「你是說，現在他沒有理由麼？」

「還未發現，不過卻發覺另外一個可疑的人在秦家！」王森捲了根烟，把它銜在口裏，手裏拿着火柴却不把它擦亮。「這人在秦家當園丁，叫張宇，是河北南和人氏！」

「哦？此人有何奇怪的地方？」

王森「刷」的一聲把火柴劃亮，把烟燃着，將火柴杆丟在烟灰缸裏，鼻孔中飛出兩條白烟，道：「身子並不魁梧，但氣力極大，而且談吐不俗，根本不像是個下人！」

周而勇提醒他。「這可沒有殺人的嫌疑！」

「但要殺秦黃金，要有一個條件，便是膂力要大，目力要準，可以在窗外一擊而中！他有這個條件！」王森道：「根據他自己說，他讀過幾年書，當過木匠，外祖父是花農，奇怪的地方便在此，他寧願放棄木匠的工作，而在秦家屈就，當個沒出息的長工，你說他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呢？」

周而勇十分聰明，反問一句：「你說呢？他屈就秦家有什麼打算？」

「很可能是爲了錢！我甚至懷疑他是河北的通緝犯，跑到這裏避風頭的！」王森把烟捺熄。「而且他工作的地方就在書房外，時間也基本上脗合！」

周而勇想了一下，道：「假如此人的確是兇手，那麼他的目的何在？爲了錢？但現在秦家並沒有因失竊而報案！如此我可想不出，他爲了的是什麼了！」

「那隻花瓶！」王森忽然想到一個問題：「那隻花瓶少了一角，也許那是一隻贋品，張宇把眞的偷走，再用贋品擊死秦黃金，如此便神不知鬼不覺了！」

這一點雖有一定的理由，但周而勇仍覺得可能性不大，因爲他完全不用殺人，而偷偷把眞品換出去，秦黃金也不見得會立即發現，他一邊思索着，一邊又裝起烟來。「不要太早下判定，再查！」

「我已經準備今晚偷偷混進秦家暗訪了！」

「啊，你不怕兇手有所準備？」

王森一笑，把自己的安排告訴了周而勇，道：「相信秦彥章那草包，猜不出我的用意！」

「你肯定兇手是在窗外抛花瓶進書房，擊中秦黃金的後腦？」

王森臉色一沉，道：「還有兩個問題沒辦法想得通！」

「那兩個問題？」

「第一，花瓶是在書房內的，而書房的門一直鎖着，鑰匙又一直都是在秦黃金的手中，而且秦黃金對書房內的一切十分寶貝，甚至下人打掃他也要在場，那麼它又是怎樣跑到兇手的手中，不被任何人發現？」

周而勇點點頭，用目光鼓勵王森繼續說下去。王森又點上一枝烟。「第二點，丹鳳進書房時，發現桌上硯台還未乾，那證明有人在不久之前用過，如無特殊的情況，也就是說，秦黃金曾經在書房內寫過些東西，然後出去聽丹鳳唱歌！他到底寫些什麼呢？爲何事後書房又不見有他寫過的紙張？

「秦黃金寫的這張紙，可能與他被殺的原因有關！」王森道：「只要這兩點查清楚，這件案子也就破了一半！」

周而勇點點頭，道：「不錯，這是眞正本案的關鍵，而這兩點，正是開啓謎庫的金鑰匙！」

王森道：「我相信兇手仍在秦家之內，要找尋這柄金鑰匙，並不太困難！」

周而勇說道：「你把這件案子總結一下！」

「是！」王森說道：「首先懷疑丹鳳不是兇手，理由有兩個，一是丹鳳沒有殺人的必要，二是假如秦黃金是丹鳳殺死的，他破裂的，也應該是前額，而不是在後腦！」

周而勇道：「我替你補充一下，因爲丹鳳有個想法，希望最後『賣』一次，大賺一筆送給小陶做生意！所以不論秦黃金如何對待她，她都用不着殺人，因爲各有所需！而秦黃金亦無殺丹鳳的可能性，而引起丹鳳因自衞而殺人！」

王森接道：「此案留下的綫索：一是花瓶碎片少了一塊，二是秦黃金死前在書房裏寫了些什麼？而最大的一個謎：花瓶怎會由書房裏轉到兇手的手中，再由兇手抛進書房！」

周而勇道：「你可曾查過秦黃金臨死前是否有寫下些甚麼書信，甚至是請帖？假如他是臨時補寫請帖，那麼這個問題便不複雜！」

王森左手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下，道：「對啊，我爲啥這般死心眼，一直認爲秦黃金一定是在書房內寫下甚麼是令他致死的東西！」

周而勇道：「我還有一個提議……」

王森忙道：「請總局長指敎！」

「城內的聚古齋老闆司徒榮，是鑑賞古玩的專家，你爲甚麼不把那小袋花瓶碎片交給他鑑定一下，也許這一雙是贋品，那麼又另有新發現了！」

王森喜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多謝總局長提點！」他行了一禮轉身去開門。

周而勇道：「你要去那裏？」

王森答道：「去找尋開啓謎庫的金鑰匙！」

「無論找甚麼都要吃飯！」周而勇道：「我家裏已煮好飯了！」

王森知道他家裏還有一個女兒在等着他，但是他事業心重，便說道：「不去了，我要到聚古齋找司徒老闆，然後再去秦家！」

王森雖然拒絕了周而勇的邀請，但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親信，帶了小虎子和楊鎭一起去聚古齋。

時間已是八點鐘，聚古齋早已關門了，但王森不怕，因爲店內很多寶貝，司徒榮放心不下，住宅就在店舖的後面。王森示意小虎子去拍門。

小虎子拍了一陣門，都沒有動靜，楊鎭便叫了起來：「司徒老闆，咱們是當差的，有事要求你！」

話音一落，門縫裏便有人道：「你們是誰？」

王森道：「王某是本省的偵緝大隊長，有事請敎！」

「明天再來吧！」原來答話的便是司徒榮，他覺得外面的人很陌生，所以不敢開門。

「是急事，要不然咱們也不會在這時候來找你！」楊鎭走到門前，道：「司徒老闆，你認得我嗎，我是小楊！」

「哦，是你！」門呀地一聲打開，露出一張圓圓的臉，看年紀已六十多歲，滿頭白髮，但除了雙眼尾有皺紋之外，臉皮都拉得緊緊的，他向四周看了一下，才退開，王森等人便閃了進去。只見裏面還有兩個拿着木棒的壯漢。

司徒榮尷尬地笑道：「對不起，怕有人假冒，這年頭不能不防着點！」

王森道：「怎怪得您，這是咱們治安人員的恥辱！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司徒榮向那兩個大漢揮揮手，然後提起櫃台中的一盞油燈，道：「請王隊長進來！」原來店後還有一間小客廳，大概是用作接洽生意的，「三位請坐！」

王森把布袋放在几上，道：「有一隻破花瓶，要請司徒老闆鑑定的，希望您認眞一點，因爲這花瓶與一件命案有關！」

司徒榮臉色登時緊張起來，搓着手掌，道：「老漢一定盡力，但我不敢肯定自己一定鑑定得很正確，因爲這是一行很深很複雜的玩意兒，窮一生研究，也未必能完全掌握！」

「這個咱們知道，只要老闆盡力，咱們感激不盡，至於費用請你先開個價！」

司徒榮雙手亂搖。「隊長這是甚麼話兒，爲公家盡一點力，是我與市民應爲之義！」

「司徒老闆，所謂皇帝不差餓兵，這是應該的！」

「不，你們把兇手抓到，破了案，有警誡的作用，對咱們也有好處！隊長，我雖是個商人，但我也明理，你別再跟我爭了，請把花瓶拿出來！」

「那就謝了！」王森一邊向小虎子示意，一邊道：「這隻花瓶好像少了一塊，不知老闆能否鑑定出來！」

小虎子把花瓶破片倒出來，司徒榮看了一下道：「隊長，如果你信得過我的，就把這些留下來吧，因爲要鑑定這種東西還要仔細比較，不是一看就能辨出來！」

王森道：「我當然相信你，不過老闆要用多久的時間？」

司徒榮笑了。「這個很難說，也許一個鐘頭就行，也許要幾天也不一定，不過我一定盡快替你辦好！」

王森長身與他握手，道：「那就麻煩您了，老闆不計較，就讓我作個東，請你去喝頓酒吧！」

「我剛吃了！」司徒榮道：「隊長，你不明白，像我們這種人，一看到這種東西，就好像鴉片鬼看見鴉片一樣，連飯也不用吃，非把它攪清楚不可！」

王森哈哈大笑，道：「那就等事成之後，咱們再喝吧！」

司徒榮道：「說眞的，你的酒我倒不想喝，我反而想請你喝酒，就怕你不賞臉呢！」

王森一怔，「哦」了一聲，道：「老闆怎麼這般生氣？」

「是這樣的，下個月，是我這家小舖子開張三十年，爲酬謝一些老主顧，所以老漢訂了幾桌酒讌客，就設在集英樓，屆時請隊長千萬賞個臉！兩位兄弟也一齊來吧！」

王森道：「如果我在本城或者附近的，一定趕來祝賀！」

「老漢先謝了！」司徒榮大喜，深深地行了一禮。

王森抱拳道：「那我就告辭了，弄好了，請你派人通過訊兒！」

「一定一定！」司徒榮直送他們到門外。

× × ×

王森、小虎子與楊鎭在飯館內等上菜的時候，楊鎭問道：「你說這司徒榮心地這般好人，隊長要付錢，他不要，要請他喝酒，他也不來，反而要咱們喝酒，他眞這般好人呀？不通，俺可不是今天才認識他的！」

小虎子用筷子截了他一下，道：「我說你平常好吹自己聰明伶俐，今個兒這腦袋怎地這般不靈光！」

楊鎭白了他一眼。「難道你知道？」

「當然，這叫做放長綫釣大魚！」

「去你的，甚麼釣大魚！」

「你說咱們請他喝頓酒，有啥收益，但，如果咱們在他的宴會上出現，他有多風光？嘿嘿，本省的偵緝大隊長都是他司徒某人的座上客！這好處可大了，一是他臉上有光，二是警告那些不懷好意的人，吸，你們都看見了俺跟大隊長是好朋友，看你們還敢動俺的腦筋不！」

王森瞪了他一眼，道：「輕一點說，誰不知道？」

小虎子道：「不過這樣也好，他爲了巴結咱們，一定很快就有消息，因爲互相利用，一定牢固過單方面的利用！」

跑堂的把菜送上來，楊鎭道：「張開嘴咬飯，別嚼舌根！」

三人一邊說，一邊商量去秦家的事，他們慢慢吃慢慢抽烟，直至十點才會帳。出了飯館便直奔秦家。小虎子立即上前拍門，他輕輕地打，打了好幾次，裏面的人才聽見，跑來問道：「誰呀？三更半夜的吵人！」

王森道：「我是偵輯隊長王森，來查案，快開門，不要通知何任人！」

小虎子接道：「如果你們不相信，可以先開一絲門縫看清楚！」

大門果然開了一縫，一隻眼珠骨碌碌

地轉着，由於門簷下掛着一對風燈，所以光綫頗佳，裏面的人大概認出王森，便把門開了。

王森三人立即閃進去，只見門後有兩個人，一是提鎗，一個提棒，他們都認得出王森，恭敬地道：「王隊長，怎麼這樣晚還來查案？」

王森點點頭，道：「不要張聲，也不要告訴任何人，知道嗎？」他見三個漢子都點頭，然後說道：「請你們派一個人帶路！」

那拿棒的道：「我帶您去！」他在前頭引路，但到了秦黃金的書房外，王森便道：「裏面有人巡邏嗎？」

那漢子道：「沒有，只防外賊，不防家賊！」

「你可以出去，我們在這裏找！」

那漢子離開之後，王森吩咐楊鎮在書房內的書桌找找看！

楊鎮應了一聲，取出百合匙，打開書房的鎖，閃了進去，王森則與小虎子悄悄向內宅閃去。

到了內宅，王森輕聲令小虎子去三奶奶那邊，自己則去五奶奶駱氏的院落。他走動輕捷得好像狸貓一般，來到那院落外，忽然感到那裏好像有人，是以立即縮在一根柱子後面。

「春花秋月何時了？」黑暗中忽然傳來一道輕輕的吟詩聲。

王森一怔，在柱子後等了一陣，才悄悄探頭望去，只見院子花塔旁有個人影，看不到是甚麼人，那人又輕輕吟了一次：「春花秋月何時了！」

這次王森聽出是駱氏的聲音，王森想道：「駱氏這麼晚了，還在這裏吟甚麼詩呢？」

黑暗中只見駱氏探頭探腦，王森連忙縮回去，暗道：「莫非她在等人？」想到這裏，王森登時精神一振，便耐着性子等候，現在他最担心的是，生怕小虎子在駱氏要等的人還未到之前便撞了過來，破壞了好事！

過了十餘分鐘，仍不見有人來，王森心中焦急之情實非筆墨可形容的！

王森還有耐心等下去，但駱氏已無這個耐性了，瞻望了一回，便走進屋內，木門雖然輕輕關上，但那「砰」的一聲，仍像一柄槌子般敲打在王森的心上！

王森暗嘆一口氣，心中充滿失望，但長期的工作經驗，使他成了耐性，知道「再堅持一下」的作用，所以仍留在原地不動。

又再過了幾分鐘，王森便感覺有人接近了，他立即閉住呼吸，運功靜聽，果然聽到一個若有若無的呼吸聲，逐漸移近，王森立即知道來者不是小虎子，因爲小虎子不可能有此功力！

呼吸聲至他身前又向遠去，王森悄悄探頭出去，只見一團黑影向小院走去，看背影無疑是個男子，王森的心頓時怦怦跳了起來。

那人忽然輕輕吟詩道：「東方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他唸了一遍，沒有反應，歇了一歇，又唸第二次，不過這次他唸的聲音高了許多。

木門無聲地打開，駱氏的聲音又傳了出來：「春花秋月何時了！」

那男的接吟道：「柳眼春相續。」

駱氏唸道：「小樓昨夜又東風！」

那男的又吟道：「依舊竹聲新月以當年！」

王森讀的書不是很多，不知道這本來是唐朝李煜寫的兩首詞「虞美人」，他們故意將一首摘一句出來作爲聯絡的暗號，不過他總知道他們在對暗語，果然之後便聽見駱氏道：「你怎地失約？」語氣頗有怪責之意。

男的道：「今天那個王森對我好像很留心的，所以我……咳咳，你莫怪我！」

駱氏道：「快進來再說！」

王森心頭一跳，暗叫一聲：「園丁張宇，原來他與駱氏通姦！唔，這樣說來，現在他便有殺死秦黃金的理由了！」

他等待他進入屋內，關上木門一陣，才如狸貓般竄過去，把耳朵貼在門板上偷聽，可惜距離太遠，沒法聽清楚，王森只好改到窗下聽，第一個窗子仍然聽不清楚，到第二個窗子才隱隱約約聽到。

只聽駱氏問：「現在咱們怎辦？」

過了一陣，才聽見張宇道：「這姓王的好厲害……我也沒了主意！」

駱氏道：「怕甚麼？他查甚麼？枉你是男人，沒一點胆量！」

張宇囁嚅地道：「那由你主意吧，總之我一定跟着你，咱們生死不分開！」

駱氏道：「過幾天，我借個藉口說去城隍廟拜神，你到廟後來接我，就跟你這寃家遠走高飛吧！」

張宇道：「旣然已經決定，那就趁早吧，明天就走！」

「不行，明天太匆忙，會引人思疑，還是後天吧！你明天先溜出去，買兩張火車票，且借換花的時候交換意見和訂明時間！不過車票不要買太早或者太晚的，免得那時候我說去拜神，要引人思疑的！」

張宇道：「這個我曉得，都看妳了，你別讓我失望。」

「怎會呢？我們是五百年前註定的夫妻哩，要不然怎會這般有緣……噢，今晚不要來吧……」

「怕什麼……人家前一陣子身上不乾淨，已經停了好幾天，再往前又是那死烏龜的喪禮，咱們怕超過半個月沒有親熱了吧！」

張宇道：「我今天老是有點心驚胆顫的！」

「你怕王森是不是？他晚上會偸偸爬進來捉姦的麼？別生人不生胆！」駱氏聲音充滿怨恨，「你今晚兒怎麼垂頭喪氣，軟如棉絮的，往日可不是這樣，你是不是有了別的女人？」

「你別瞎猜，我心情一緊張，就是這樣！阿綿，咱們往後的日子還多着呢，何必急在一時！」

駱氏悻悻然地道：「好吧，就饒了你這一遭！嗯，我先交一部分私房錢給你，也好去張羅的！」

王森心想張宇大概要出來了，便準備先藏到柱後去，那知道黑暗中黑不隆冬，看不清楚，「叭！」的一聲，跌翻了一盆花！

駱氏脫口問了一句：「誰？」

王森心知要糟，連忙向門口奔去，那知大門拉開，張宇如一陣風般衝了出來，王森喝道：「站着別跑！」

張宇好像是陷阱邊緣的野獸，那裏肯聽，劈頭給了王森一拳！

王森聽聲辨位，閃開一步，張宇立時標前，王森一急之下，左腿向後一掃，正掃着張宇的後脚肘，由于力道大，咕咚一聲，登時跌倒！

王森立即轉身標前，向張宇手臂抓去，那知張宇也不是省油燈，何況他是狗急跳牆，也霍地把王森掃倒！

王森落在地上手掌便向張宇抓去，張宇一掌把他推開，兩人同時一滾而挺腰彈立起來，張宇向前，王森向橫，仍把他攔住！

張宇怒道：「姓王的你好管閑事！」

王森冷笑道：「你說錯了，我管的可不是閑事，是正事，你乖乖地給我進屋，把一切告訴我，我會從輕發落！」

「放你娘的屁，今日有你無我！」張宇兜心擊出一拳！

王森料不到他這一拳來得這般快，招擋不及，幸而他驀地立即縮胸卸勁，但仍被打得「砰」的一响，疼痛異常，可是他畢竟是目今少數練成中國內家氣功者之一，忍痛力高於尋常人好幾倍，而且反應也快，張宇心頭剛一喜，也猛覺心口一痛，原來王森立時還了一拳！

寂靜的黑夜，打鬥時和中拳聲聽來更加令人心驚胆顫，駱氏驚了一陣之後，覺得事已如此，非有一個解決方法不可，便找一把剪刀，提着油燈走出大門。

火光一起，場中兩人都是精神一振，張宇低聲喝道：「不要過來，站着！」

王森趁他說話分神立即一拳擊向其脅下，張宇左臂一沉，以臂格住拳頭，右五指向王森面門抓去。

王森身子一閃，但張宇反應之快，也着實出乎他的意外，只見他順步反掌，向前崩去，接着拗步拘手向前刁位王森的手腕，順手抽回；右手撤回再劈出，這一招十分厲害，有個名堂叫「順風掃葉」，假如王森被他刁實，要閃避右手那一擊便十分困難了！

王森能夠在短短的幾年之內，越級被周而勇提陞至總偵緝大隊長，又豈是省油燈？只見他連人帶臂向下一縮，如魚兒一般，在張宇未把其手臂刁實之前脫困！

張宇剛一怔，王森身子落地，雙脚如剪，挾住張宇的腿，擰腰翻身，登時把張宇翻倒，這也有個名堂，喚扣腿，端得令人防不勝防！

張宇倒地之後發覺自己的左脚仍被其扣住，抽起右脚向王森蹬去，王森及時鬆腿，拗腰移位，雙手十指如鈎，急扣其足踝！

張宇也厲害，右腿立時改變方向，結果王森挨了一記，幸而並無損傷，眨眼間，也在對方脚肚上留下五道指痕！

駱氏見他倆在地上翻滾，爭持不下，大着胆子，提着剪刀慢慢走前，她十分聰明，把剪刀藏在身後。

王森忽覺光綫亮了許多，目光一瞥，發覺駱氏眼帶殺機，又見她右手放在身後，知道她不懷好意，連忙滾開，在地上跳了起來。

張宇也縱了起來，纏住王森，王森怒道：「你眞要找死，可怪不得我！」覷得一個破綻，一招「冲天炮」由下向上，擊在張宇的下巴上，使得他下唇讓上牙撞破，血水汩汩淌下，駱氏又驚又恨，又向王森迫去！

王森心頭一動，陡地來一個風車大轉身，反向駱氏迫去！駱氏一驚，下意識地把剪刀刺去！

王森早有準備，身子一偏，左掌迫了上去，忽然一翻，握住駱氏的手腕，右掌順勢一擊，掌緣切在她臂上，駱氏痛呼一聲，剪刀落地。

張宇連忙標前，但王森一扭腰，已把駱氏的右手扭到她身後，大聲喝道：「停手！」

張宇胸膛急促地起伏着，道：「你這算甚麼英雄？」

「你跟我進屋！」

張宇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動着，道：「你放開她，我跟你公平地打一架，假如我勝了，你便讓開別管咱的事！」

王森冷冷地道：「公事豈能私了？」

「王森，你這窩囊，還怎能當什麼大隊長！」

王森面色大變，目光一凝，一字一頓地問：「如果你輸了呢？」

張宇臉上浮上凄涼之色，淡淡地道：「這只能怪我張宇命不好，隨你處置！」

「好，君子一言！」

「駟馬難追！」

王森立即鬆開駱氏的手，同時把她推開，再把地上的剪刀踢開！

張宇慢慢移動，來至王森的面前立定，駱氏道：「小張，你要小心，咱們的日子全在這一戰了，要努力！」

張宇道：「你放心吧，今日有他就沒我！」

王森抬手把毡帽托高一些，道：「別光磨嘴皮，來吧。」

張宇不爲所動，身子微屈，雙臂如弓，全神戒備，王森暗吃一驚，忖道：「想不到這小子還眞有兩下子！」

過了一陣，張宇額頭便爆出汗珠，王森又想道：「他心裏的壓力大，到底已先輸了三分！」當下更加不首先發招，而等得對方心煩意躁。

過了七八分鐘，連駱氏也看得發冷，緊張得連打幾個冷顫，終於還是張宇沉不住氣，霍地標前一步，擊出一拳！

王森一擰腰，那一拳在他肩上讓開，可是張宇的拳頭忽然一變，五指合攏，如同一隻鑿子，突然一轉，如蛇兒一般，「啄」向王森的喉頭。

王森連忙一退，張宇急使連環雙飛腿，仍然再退，張宇身子半轉，又以手肘擊出，王森依然不抵抗，再退了一步！

這時候他已退至花牆附近，不能再後退，張宇雙眼神光連閃，雙拳齊出！

這一次王森回手了，只見他也打出雙拳，迎向對方的拳頭。

「卜」的一聲，四隻拳頭分成兩組撞在一起，王森趁對方生痛未止之際，悄悄抽起一脚蹬出，踏在張宇的脚背上。

這一脚力道極大，痛得他驚叫出口，

忙不迭後退，王森迫前，馬步拗手向上向內纏繞，隨即一拉，再一擰腰，一時撞在張宇的小腹上。

這一肘使得張宇失去戰鬥能力，王森立即又使了一招擒拿手把手腕抓住，向屋內拖去！

駱氏這刹那如陷冰窖，手足冰冷痲痹，一切美夢全都破碎，「砰」的一聲，油燈在她手中滑下，跌在地上，火不但未熄，反而因為燈油四溢，而蓬的一聲燒了起來，她却毫無感覺。

張宇回頭叫道：「阿綿，快閃開！」

駱氏如行屍走肉般跳過火堆，也跟着進入屋內，王森問道：「有沒有蠟燭，把它點上！」

駱氏默默地點亮了一根蠟燭，王森這才知道此屋間成一房一廳，佈置十分幽雅，王森站在門邊，用後腳將門踢開，放開了張宇。

張宇喘着氣道：「王森，你有種的便將咱們兩個一齊殺死吧！」

駱氏走至張宇身邊，挺胸道：「不錯，咱們做不了連理枝，便上天去做比翼鳥吧！」

王森淡淡地道：「假如你們兩個的罪不致死，我亦無權殺死你們，但假如你們的罪該死，則不論你們如何哀求我亦無用處。」

張宇忽然轉身抓住駱氏雙手，輕聲道「阿綿，你會後悔嗎？」

「不，能跟你死在一塊兒，我絕不後悔！」駱氏的目光十分堅定。

張宇將她一抱入懷，道：「阿綿，你眞好。」

「小張，你也好！」駱氏忽然嗚咽起來，兩人擁抱在一起，完全無視王森。

王森起初有點怒，但後來這怒火不但熄滅，而且同情他們，覺得他倆的感情十分深摯，雖然是一對奸夫淫婦，但仍有感動人的地方。

良久，王森才問道：「你們姘上多久了？」

張宇道：「半年多！」

駱氏抬起頭來，道：「什麼姘上的？咱們本就是情侶，硬是給人拆散！」

「哦？」王森又覺意外，「誰拆散你們的？」

駱氏眼淚如斷綫之珠，嗚咽地道：「其實我跟他都是任縣人氏，自小認識，只是我爹嫌小張窮，不肯讓咱們成親，半夜把我帶上車，一直駛來山東省，後來才嫁到秦家做那老烏龜的小星！」

王森道：「你嫁到秦家幾年了？張宇今年幾歲？」

「我嫁進秦家八年半，小張其實是二十七歲的，小我半年，他怕人思疑，所以報少了幾歲！」

王森道：「原來他是因你才在秦家屈就的！」

「我聽人談阿綿去山東，便也來山東，找了幾年，未到濟南，剛好在城隍廟外見到她，後來發現她已嫁人，傷心欲絕，最後為了再看她一面而入秦家為奴，想不到舊情復熾，一發不可收拾！」

王森道：「你們為了能夠長久厮守，所以設計殺死了秦黃金……」

駱氏戕口道：「胡說，你怎能夠誣告咱們！」

張宇道：「咱們完全沒有殺過人，自問對得住天地良心，假如你要冤枉也沒辦法……」

王森道：「我不會冤枉人，假如人不是你們殺害，我連你們通姦的事也不宣洩出去，任得你們遠走高飛！」

駱氏如遇神仙，驚喜難信地問：「眞的！你不騙咱們？」

「但一定要我查清楚了案子才准許離開！」王森轉頭向張宇。「那天你在花園澆水時，可有發現有人在那附近徘徊？」

張宇道：「我沒留意，但感覺上是沒有！」

「你澆了水後多久，才知道秦黃金被人打死在房中？」

張宇道：「約莫有半個鐘頭！」

「那時候，你在那裏？」

「在後花園剪草！」張宇道：「我不喜歡到處走；總之我可以保證，我沒有殺人，亦沒有見到人在那裏徘徊！假如我知道的，在現在這個情況下，絕無理由不告訴你！」

王森也覺得他說得有理，略沉吟便道：「好，我且相信你們，你快回家去吧！遵守咱們的協議！」

張宇與駱氏一齊向他行禮，張宇轉身開門，王森心中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道：「且慢！」

第二隻花瓶也破了

張宇臉色一變，陡地轉過身來，問道：「你要反悔？」

「不是！我只問你，你是不是跟長福睡在一起的？他知道不知道你經常三更半夜來這裏？」

張宇臉上一紅，道：「他這人十分貪睡，一睡下床，除非大力搖他，否則不會醒，應該不知道！」

「他為人怎樣？」

「什麼都沒所謂，什麼都不在乎！」

王森又問道：「還是我先出去，你再跟在後面，免得讓我的手下碰見，驚動了別人！」

張宇感激地道：「隊長恩德咱倆沒齒難忘！」

王森向他倆搖搖手，便走了出去，到了走廊，便遇到小虎子，忙問：「你那邊有沒有動靜？」

「沒有，只有二奶奶房內的丫頭出來上茅廁！」

王森故意取笑他道，「你沒有跟着去吧！」

小虎子噓了一聲，道：「她請俺看，俺也不看！隊長，你那邊怎樣？」

王森揮手道：「走吧，去找小楊！」

楊鎮在書房內早已等得不耐煩，埋怨地道：「怎麼去了這麼久？」

王森問道：「找到沒有？」

「沒有！」

「沒有就走吧！」王森帶他倆出去，到了大門口，對那幾個巡夜的漢子道：「今夜兒我來的事，不許告訴任何人，包括你們少爺！」

小虎子加上一句：「反正咱們一個人

也沒碰上，你們幾個不說，也沒有人知道的！」

那幾個漢子唯唯喏喏，王森等便回去睡覺。

× × ×

昨夜偷進秦家的調查，並非沒有收獲，只是王森還不能判定張宇與駱氏是不是兇手！假如他們不是兇手，那麼起碼也少了兩個嫌疑人物，但假如這一對奸夫淫婦便是兇手，那麼則需進一步調查！

到底這兩人是不是兇手呢？

由於昨夜思索了很久，所以今早王森八點才下床，盥洗之後，便發覺小虎子在桌上留着字：「隊長，我先去分局找事做！」

王森笑笑披衣下樓，信步向分局走去。分局外面有一担賣熱豆奶和炸油條的，王森聞到那豆奶的香氣，食指大動，立即買了一大碗豆奶，外加兩條油條，就蹲在街頭大吃起來。

旁邊的人有認識的分局職員，也有眼熟的街坊，見大隊長跟他們一樣，蹲在街邊吃東西，都感到一陣的親切。

還未待王森吃飽，便聽見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傳來，王森無意中抬起頭來，却見一個圓滾滾的軀幹，像滾動般走過來，這是司徒榮的全城獨一的標誌！王森心頭一跳，顧不得把油條嚥下肚去，便叫了起來：「老闆早！」

司徒榮心頭焦急，在局子外面探頭探腦，王森匆匆把豆奶喝光，丟下錢，走了過去，道：「司徒老闆，您早！」

司徒榮猛吃一驚，轉過身來，見王森手中還拿着半截油條，嘴巴四周油膩膩的，忍着笑道：「隊長您早！」

「弄清楚了？」

「今早三點半就弄清楚，三更半夜的怕影响隊長的睡眠，所以今早才來！」司徒榮盡量領功！

王森大喜，道：「請進來！」他把司徒榮領進去，司徒榮還在背後說他下去總局找不到人，才改來分局找的。王森把他請到隊長辦公室裏。

馬北尚未上班，王森請司徒榮坐下，司徒榮有心吊他胃口，先把花瓶碎片交給王森：「請隊長驗收！」

王森隨便看了一下，仍心平氣靜地問道：「老闆，結果如何？」

司徒榮笑吟吟地道：「隊長可能要失望了，這是贋品！製造的年期，絕不超過六十年！」

王森吃了一驚，忙問：「您已經鑑定清楚？」

司徒榮斬釘截鐵地道：「我本來以為不要鑑定，比如說要鑑定六百年至三百年之間，是那一段時間燒製，就困難了，但這數十年來，燒瓷的技術變化不大，所以這一隻並不難鑑定！」

王森喃喃地道：「奇怪，這又怎樣解釋呢？」

司徒榮只道這句話是針對他說的，便不悅地道：「隊長，您這是不相信我？」

王森這才霍然一醒，忙道：「司徒老闆您誤會了，我是說如果這是個贋品，那麼案件就更加複雜難以解釋了，對於老闆對政府大力的支持，我代表治安部門向你致謝！」

司徒榮受寵若驚地搓着雙手，道：「豈敢豈敢，隊長過獎……我只是……這是應該的！」

「我也不敢再打擾老闆了……」

司徒榮截口道：「不用客氣！老漢只想提醒隊長，下個月初七，記得賞臉！」

「下個月初七？我記下了！」

司徒榮乖巧地長身告辭，王森要送，他連聲不敢，王森便叫小虎子送他，他自己則去敲馬南的門。

「進來！」

王森推門走了進去，馬南已經在辦公，含笑問道：「王隊長辛苦了！有沒有收獲呢？」

王森歉虛地道：「有幾件事正想向局長請教！」

馬南笑了起來，道：「我離開偵緝崗位已有好幾年，現在這一套早被你們年青人趕過了，王隊長是本行的奇材，說這種話太謙虛了！」

王森拉了張椅，坐在馬南對面，把昨日及昨夜所得告訴馬南。這件案子至今尚未有突破性的發展，因此馬南也只能在一些枝節上提出一些意見予王森參考而已。

馬南說道：「今天已經是禮拜二，禮拜四這件案子就要上庭，如果趕不及的話，可要儘早作準備！總局長那裏有什麼意見？」

王森道：「我現在就掛個電話給他，咱們作兩個打算，一是我盡力在今天把案子查個清楚！二是請求法院延期開庭的準備！」

馬南道：「那就拜託你了！」

王森立即絞動電話機，喚道：「總機！請接總局周局長！」

一回，電話駁通了，王森與周而勇交談，先將昨夜的事向他報告，再把馬南的話轉述。周而勇道：「我答應，要求法院延期的信，我替他寫，如果下班之前，還不能破案，就呈上去！至於張宇跟駱氏的事，你不要告訴秦家兄弟！」

「是！總局長，你看，他倆是不是兇手？」

「是不是兇手還很難下判定，你說他們的態度怎樣？」

「還挺誠實的！」

「那就先把他倆撇在一邊，等找不到其他的綫索，再回頭抽他倆的！」

王森應了一聲收綫，他出了辦公室，便見到小陶垂頭喪氣，精神憔悴地走過來，手上還捧着一碗牛奶，一條油條，神魂不附體，一見到王森也沒反應！

倒是王森先喚他。「小陶，提點精神，安慰你那位心上人，案情不日就會大白了！」

小陶精神一振，道：「隊長，你找到綫索了？」

王森在他肩頭上一拍，說道：「雖然還未到最後的階級，但是我相信已經很接近了，而且總局已經答應上信要求延期開庭！」

小陶向他深深行了一禮，道：「隊長，你眞是丹鳳的再生父母，我小陶也……將來如果她能恢復自由，我倆一定很感激你！」

王森再在他肩拍了一下，道：「自家

人，怎說這種話，如果她是被冤枉的，我也有責任替她平反，你去吧！」

他目送小陶進入羈留室，便喚道：「小虎子，小楊，小朱和小黃，咱們再去秦家！」

小虎子等四人見有任務，都精神煥發地跳了上來，走出分局，忽見地上濕濡濡的，原來剛才下了一場雨，現在雨雖然小了，但春雨綿綿，仍淅淅瀝瀝地下着。

王森冒雨前進，小虎子自然不敢退縮，到了秦家，衣服都已濕了。秦彥文與秦彥章都在，王森一見到他們便道：「原來你爹那隻花瓶是冒製的！」

秦彥章哦了一聲，道：「咱兄弟書房內那隻也破了！」

王森心頭一跳，道：「快去看看！」

漸露端倪

衆人立即走向秦氏兄弟書房，在走廊上王森便忍不住問道：「是誰打破的？」

「是一隻貓！」秦彥章嘆了一口氣：「幸好是冒製的！」

秦彥文道：「眞正的那一隻不是也破碎了嗎？」

說着已來至書房，只見高几上空空如也，王森道：「花瓶呢？」

秦彥章道：「破碎了，我已叫人把碎片掃走！」

「快叫人把碎片拿來！」王森一邊道，一邊看看地上，只見地上有兩行貓的脚印，脚印由房門延伸至高几下，再由高几延伸至窗口，這隻貓大概是由外面進來的，否則不可能會留下這許多脚印，因爲外面正下着雨！

秦彥文道：「隊長爲什麼對一隻破花瓶這麼重視？」

「任何事只要它與案情有關，都不該放過！」

秦彥文一怔，再問：「這隻花瓶與案件有何關係？」

「因爲令尊是死在用一隻花瓶之下的，怎能說無關！」王森道：「告訴你，在你爹書房裏發現的花瓶碎片，經過鑑定後，已證明是假的，並非三百年前之物！」

秦彥文道：「難道連我爹也被人欺騙了？」

「鑑定的是聚古齋的司徒榮，相信沒錯！」

秦彥文哦了一聲，道：「這奸商好像是替先父鑑定的，說是清初的製品，否則先父亦不一定敢買！」

王森心頭一跳，道：「不能肯定的事，不必多猜測！」

說着秦彥章帶黃媽進來，王森一見到黃媽心頭又是一跳，秦彥章道：「黃媽，你快告訴王隊長，那貓是怎樣打破那隻花瓶的？」

黃媽怯生生地道：「剛才我在書房裏打掃，忘記關門，那知灶堂內的那頭貓，不知爲什麼跑到這裏來，我見牠脚上有泥，便用掃帚趁牠，誰知那死貓竟跳了起來，把花瓶推落地上打破了……我很害怕，連忙又找二少爺，把經過告訴他……」

秦彥章接口道：「我便叫她到灶房劈柴！」

王森道：「那些花瓶碎片呢？」

黃媽道：「我不知道！」

秦彥章道：「後來我叫長工梁三把碎片掃了，留在這裏等隊長你來看過之後再說！」

王森道：「叫梁三把花瓶的碎片拿過來！」

秦彥章不想再走，走到走廊大聲吩咐下人去找人。過了一陣，才見一個老漢提着箕斗走進來，箕斗裏裝滿了花瓶碎片。

王森目光在他們臉上掃過，道：「小虎子，倒出來把碎片拼起來！」

小虎子和朱國明等四人立即在地上工作起來，王森立在一旁靜觀，忽聽小虎子咦了一聲：「這塊有油！」

王森連忙蹲下用手指在那塊有油的碎片上按了一下，果然有油膩的感覺，而且因爲下着雨，雨水落在上面，形成一粒粒的小珠。王森問道：「梁三，你把箕斗放在那裏？」

梁三道：「咱們有個地方專門放垃圾的！」

「是露天的？」

「不，有瓦蓋！」

「剛才你去拿的時候，箕斗上面有沒有東西？」

梁三道：「沒有，因爲一般要吃過午飯，才有人去倒垃圾。」

王森抓起那塊碎片聞了一下，然後把碎片交給小虎子，道：「不要開口，輪下去！」

既眼間，連秦家兄弟和梁三、黃媽都已嗅遍。王森指着最後聞的黃媽，問道：「什麼味道？」

黃媽道：「我聞不出來，不過好像有點香味，那食物不是煎的，便是炸的！」

梁三道：「好像是煎魚！」

接着王森問下去的，都是說煎魚，只有朱國明說嗅不出來，而黃成則肯定那是鱔魚！

王森道：「梁三，你去灶房看看，今日有沒有煎魚！」

小虎子道：「隊長，圖已砌好了，你看，又是少了一塊！」

王森低頭一望，一顆心頓時急速地跳了起來，因爲所少的一塊，又是在那個地方，換而言之，那首「嫦娥」的詩也不見了！這是什麼原因？那一塊瓷片藏了什麼秘密？王森道：「小虎子，把這些瓷片收拾上來。」他再轉頭道：「兩位少爺，請你們下個命令，今天不准任何人離開！你們去吧！」他揮手叫黃媽及梁三離開。

小虎子拾起碎片，王森道：「你陪我去聚古齋，小楊，你們留在這裏，如果有人要離開，想辦法阻止！」

楊鎭等三人齊聲應是，王森立即帶着小虎子離開。他倆冒雨奔去聚古齋。司徒榮驚喜地道：「隊長，您……不相信老漢的鑑定？」

王森忙道：「不是，另外還有一件事麻煩你！」

「哦？」司徒榮道：「請進來！」他又把王森及小虎子引入客廳。

王森又叫小虎子把那袋碎片倒出來，司徒榮又哦了一聲，立即抓起幾塊看看，大約半枝烟的時間，他便囁嚅地問：「王隊長，請恕我大胆問一句，這個花瓶，本

來是不是秦老爺的！」他還怕王森不明白他所指的何人，末了再加上一句：「秦黃金！」

王森目光一亮，問道：「老闆不用再鑑定？」

「這隻花瓶二十年前我已仔細鑑定過了，是秦黃金託我鑑定的，所以不用再看了！」

小虎子插腔問道：「司徒老闆，你認爲這是眞品？」

「不錯，這一件是眞品，製造年期在明朝的崇禎至清初順治年間，雖不中亦不遠！」司徒榮問道：「昨晚那一隻花瓶也是秦黃金家的？」

王森道：「不錯，也是他家的！」

「那麼在十餘年前，我也曾鑑定過了！你昨日若早說，便不用再慢慢重新考據了！」

王森心念急速地轉動着，問道：「這一對花瓶的題詩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司徒榮敲敲自己的腦袋，叫道：「對啦，我記起了，那件贗品，我當日鑑定時極快，因爲他儘管僞造得極爲成功，但可惜題詩的其中一個字寫錯了，也許當時沒有發現，直至做出胚模，大量燒製之後才發現，所以同樣是贗品，它這一件特別便宜！」

王森道：「你還記得是寫錯了那一個字？」

司徒榮抓抓頭皮，道：「他題的是什麼詩？」

王森道：「李義山的嫦娥！」

小虎子唸道：「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

司徒榮叫道：「對啦，就是這河字，他寫成何字！」

小虎子叫道：「原來如此，難怪兇手要把那塊有題詩的碎片取走！」

王森爲着謹愼，再問道：「贗品寫錯了字，眞品呢？」

「眞品一字沒錯！」司徒榮在碎片檢視了一下，道：「咦，爲什麼不見……」

「那一塊不見了！」王森道：「兩番麻煩司徒老闆，實在過意不去，請老闆開價以便奉酬！」

司徒榮哈哈一笑，道：「再多來幾次，老漢也不收！」

王森知道他有求自己，諒必不會收費，便長身告辭。司徒榮送至門口時，忍不住問道：「隊長，這兩件花瓶怎會破了？這件眞品可不便宜！」

王森一笑答道：「過幾天，老闆自然會知道！由於這與一件案子有關，請恕王某職責所在，在未完全調查清楚之前，不能對外透露！」

司徒榮尷尬地笑笑。「是老漢不知好歹，怎怪得隊長您？嗯，慢走慢走！」

王森與小虎子立即又趕返秦家。路上，小虎子問道：「奇怪，秦彥章不是說，秦黃金書房內的那一隻花瓶才是眞品的？怎地兩隻花瓶換了地方？」

「不錯！是不是秦彥章故意騙咱們的呢？」

小虎子忙再問：「他爲什麼要騙咱們？是不是他是這件案子的主謀人？」

王森跳上騎樓下站定，喃喃地道：「看來他又不像，那到底是什麼原因？這是個關鍵，一定要把它想通！」

兩人也不忙着回去，就像等雨停的行人般，呆呆地站着，王森把這件案子由頭想起，把每一個細節都琢磨過，最後道：「秦彥章沒有理由殺死他父親，就像丹鳳一般，根本不用殺人！」

「但是他很可能會爲了遺產而動起殺機！」

「可是秦氏兄弟，現在在自己的名下都已有店子，而且生意都很好，即使不要父親那一份遺產，也還是富人！當然也有例外，但秦氏兄弟花錢如流水，未到窮途末路，依性格論，不會幹出這種事來！」

王森道：「這個問題先別想，還是集中在花瓶上！」

兩人又再冥想，一忽，王森忽然叫了起來：「對啦，一定是這樣！」他的聲音極大，把旁邊的行人嚇了一跳，紛紛轉頭望過來。

小虎子驚喜地問道：「隊長，你想通了？」

王森點點頭，道：「咱們一邊走一邊講！」兩人仍然沿着騎樓而行。「花瓶並沒有放錯，秦彥章也沒有騙咱們！」

小虎子緊張地問：「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眞正的兇手是在窗外發覺秦黃金與丹鳳在書房內糾纏，他本來就想殺死秦黃金，只是苦無良策，這時候便讓他觸動靈感……」

小虎子又問道：「是什麼觸動他的靈感？」

「當他在窗外望進去時，由於高几的位置與窗子成一直綫，所以他便看到几上的花瓶！是這個花瓶啓發了他，設下這引咱們進圈套的殺人計劃！」

王森越說越快。「兇手有了計劃之後，便立即到秦氏兄弟的書房，拿了那隻花瓶，再到秦黃金的書房的窗外，將花瓶拋進去，擊死秦黃金！

「當他成功之後，立即把窗子推回（窗子被朱丹鳳推開一縫，橫門自然已被拉開），再跑到屋內，等候機會！

「秦彥章果然衝進書房，他爲了表示自己與這件事完全無關，所以立即將丹鳳拉出去；兇手便在這時候潛入書房做三件事！一是門回窗子，二是取走几上的花瓶！三是檢了那塊不見了的花瓶碎片！

「由於書房門口在大迴廊那邊看不到，所以在迴廊上看熱鬧的人雖然多，但竟無一個發覺！

「兇手把眞品放在秦氏兄弟的高几上，然後可能裝作若無其事的模樣，到迴廊上去看熱鬧！而兇手到書房內做三件事，所花的時間不用多久，被人發覺的機會不大，因此這個推測準確性甚高！」

王森一口氣把話說能，已來至秦家附近，他却反而止了步。小虎子興奮地道：「現在已找到了揭開謎底的鑰匙，丹鳳也可洗脫冤名了！」

「不，現在才找到半根鑰匙，丹鳳也還沒洗掉冤枉！因爲咱們還未找到眞正的兇手！」

小虎子道：「兇手會不會是張宇！他是園丁，又在到花園工作……」

「不，本來我也懷疑他，但現在反覺得他的嫌疑性不大，因爲他對這一切不一定知道得這般清楚！」

「那一切？」

「最重要的是花瓶上的錯字！」

「按此最熟悉的該是秦黃金的妻妾子女，還有……」

小虎子截口道：「還有那個黃媽！」

王森搖搖頭，道：「她對這一切雖然熟悉，但一來她似乎亦沒有殺秦黃金的目的；二來，她一個女流，膂力及目力亦不可能勝任！我指的是他的女婿！」

「秦黃金的女婿，他們除了做大壽那天外，都不見來秦家，可能性不大！」

王森點頭同意，喃喃地道：「到底是誰？這點到現在仍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不過現在巳漸露端倪！」小虎子興奮地道：「離眞相大白之時巳不遠了！」

王森吸了一口氣，道：「走吧，不過見到他們不要提這些，我要在今日之內破案！」

露出馬脚

王森與小虎子到秦家門外，守門的人早巳認得他倆，連忙開門叫聲隊長辛苦！

王森向他們點點頭，便自己走到秦家兄弟書房，只見楊鎭、朱國明與黃成正在說笑，見到王森立即站起來：「隊長！」

王森把司徒榮鑑定後的結果告訴他們，最後再將自己對這件案子的行兇過程的推測說了一遍。「你們有什麼意見？」

楊鎭想了一下，道：「我認爲隊長的看法很對！」其他人也紛紛表示同意。

王森又問：「有沒有補充？」

朱國明道：「我認爲秦彥文比較深沉，他的可能性比秦彥章大！」

楊鎭道：「我就認爲四奶奶有問題，這女人力氣一定很大，所以丹鳳被她打倒，而且她的出現也太巧！」

小虎子插腔道：「不過三奶奶腦袋比她行！」

王森道：「二奶奶比三奶奶陰沉！這些都不能構成嫌疑，還是少說吧！我要比較確實的！」

黃成道：「有一件巳經證實了的事，還未告訴你，剛才梁三來過，說灶房裏有炸蟮魚，是昨天晚上四奶奶要吃的，廚子便多買了一些，準備今午做菜給其他人吃，而昨天晚上炸好之後，四奶奶又說喉嚨痛，不吃炸的了，因此那些魚，今天早上廚子就再炸一次！」

王森眉頭一蹙，道：「今天早上炸的，什麼時候吃？」

黃成道：「這個梁三就沒提及了！」

楊鎭道：「隊長，現在咱們基本上可以下個結論了，這貓是被魚肉的香味吸引過來的，你看地上的貓脚印子，筆直地跑向几子！」

小虎子叫道：「有人把魚肉放在花瓶上來引誘貓，然後利用貓把花瓶打碎。」

朱國明道：「要打碎花瓶還不容易，何必費這許多勁來引誘一頭畜生？」

小虎子道：「貓打破的，就不會引人思疑嘛，笨蛋！」

朱國明頓時語塞，王森喃喃地道：「魚肉香氣會傳到那麼遠？這裏還有一個關鍵！」

黃成道：「對呀，下着雨，那貓怎麼會這般遠就嗅到？沒道理沒道理！」

小虎子道：「人家是故意安排的，不能從常理推論。」

王森心頭忽地一跳，道：「跟我來！」說着便大步走出書房，向對面那棟大屋走去，小虎子等人忙跟在後面。

到了那裏，迎面見秦家兄弟走過來，王森問道：「二少爺，今早你說罰黃媽去幹什麼的？」

「劈柴。」

王森道：「花瓶破碎也不能全怪她，叫一個女人去劈柴，好像過份了一點。」

秦彥章「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道：「那花瓶雖是贋品，但比買三隻同樣的花瓶貴，罰她劈柴，過什麼份？何況她力氣大得很，你不必同情她！」

王森心頭再一跳，問道：「她力氣很大？」

秦彥文道：「是的，以前家裏有什麼喜慶，或者逢年過節，灶房人手不够，都叫她去劈柴的！」

「哦？灶房在那裏？」

秦彥文道：「我帶你去！」

王森道：「最好不要驚動別人。」

秦彥文點點頭，一行人便向裏走去，原來灶房是一座獨立的建築物，處於二落跟三落的一偶。

到了小迴廊，遠遠便見到黃媽在房門外的一個空地上劈柴，上面有瓦蓋，不怕雨淋，而那些柴都是粗大的木柱，約高二尺半，粗逾大腿，黃媽把木柱放在地上，掄起大斧，「噗」的一聲砍下，木柱便裂開兩爿了，她再把劈開了的木塊豎起來，一分爲二！

王森見她眼力準繩，氣力足够，雙眼神采連閃，但隨即又黯淡了下來，他轉身向衆人打了一個手勢，然後走向三落。

到了黃媽看不到的地方，王森道：「大少爺，請你帶我去見你二娘！」

秦家兄弟一怔，齊聲問道：「隊長要見我二娘幹什麼？」

王森含笑道：「我有些話要問她！」

秦彥文道：「好吧，請跟我來！」

王森道：「你們在這裏等一下！」邊行邊問：「大少爺，黃媽除了打掃書房和客廳之外，平時做些什麼？」

「平常不用做，只是在四娘那裏聽差遣！」

「別的下人有沒有像她這樣空閒？」

「也有的，比如在二娘三娘五娘下面聽吩咐的人也空閒得很，尤其是五娘的丫頭，一天做不了兩個鐘頭的事！」

「你爹派她去服伺四奶奶？」

「不是的，四奶奶本來就有一個丫頭，而黃媽爹規定她不必做太多的事，不過她自己說悶得慌，所以自願去四娘房裏聽吩咐，也許做得不錯吧，後來四娘就索性用她了！」

王森目光又一閃，問道：「你爹爲什麼對她有這樣的優待？她的身體又不是不好！」

秦彥文道：「先父的事，咱們兩兄弟都不敢過問！嗯，黃媽做事伶俐，爹的書房一向由她管的，也許爹這是對她的一種

獎勵吧！」

說着巳至二奶奶的房外，秦彥文邊敲門邊叫道：「二娘，請開門！」

一回，房門開了，仍是那個女傭，秦彥文探頭問道：「二娘，聽說您身子不舒服，今天好了一點沒有？」

洪氏正坐在桌前梳頭，道：「昨天晚上喝了藥，蒙被睡了一晚，出了一身汗，今天爽利多了！」

「二娘，偵緝隊大隊長，有幾句話要問您，請您……」秦彥文用請敎的語氣求之。

洪氏轉過頭來，與王森打了一個照面，王森只有堆下笑容，道：「我可以等你梳好了頭再來！」

洪氏道：「不用了，你問你的，我梳我的頭，兩件事可以同時做！」

王森哈哈一笑，便走了進去，秦彥章立即向那女傭打眼色，示意她離開，同時把門帶上。

王森拉了一張椅子，坐在洪氏後面四尺，輕聲問道：「請問二奶奶嫁來秦家有幾年了？」

「巳經三十年了！」

「這樣說來，二奶奶是一定看着黃媽進來的？」

洪氏用紅繩子紮着頭後的髮，邊捲邊道：「那個黃媽的？老四房裏那個？」

「就是！」

「看着她進來的，嗯，一眨眼巳經二十年有多啦！」

「二奶奶記性眞好，秦老爺對她挺好的，看來黃媽辦事一定勤快得很！」

洪氏冷笑道：「勤快？哼，倒不如說她風騷！」

「哦？她風騷？不大像呀！」

「嘿，現在她是什麼年紀？快四十囉，當然要收歛了，老頭子本來不喜歡她的，結果還不是讓她如願得償！」

王森心頭怦怦亂跳，忙道：「請二奶奶說清楚一點，也請不要誇張，因爲……這是很重要的！」

洪氏停了手，問道：「什麼事這般重要的？」

王森沉吟了一下，道：「等下我自然會告訴你！」

洪氏只得道：「據我所知，老頭子受不住她的引誘，把她弄上手了，後來那女人有了身孕，又吵又鬧，但老頭子只給一筆錢她，而不娶她……」

王森忙問：「這是爲什麼？」

「老頭子說她出身不好！」

「她是什麼出身的？」

「本來她是跟她爹跑江湖賣藝的，後來不知的，他們那個班子便散了，她爹也死了，她來到咱家做丫頭，這婊子沒一絲廉恥，才十多歲便會打男人的主意！」

王森心念電轉，嘴上問道：「後來她便到外面嫁人去了？」

「是的，不然大着肚子怎能做人？但五年後又回來，求老頭子給她三頓飯吃，說是她男人死了，老頭子耳根軟，便又僱她做丫頭了，暗中也不知給她拿了多少錢去！」

「她兒子呢？」

「誰知道，她每個月都要離開一次的，說是去看她兒子！」

王森眉頭深鎖，道：「奇怪，假如她爲你丈夫生兒子，你丈夫按說不會不收她爲小的，至於出身不好等等都不成道理，又不是要她做結髮妻！」

「大概她給老頭子時，巳是殘花敗柳了吧！」

王森一想，這倒成理由，他沉思了一下，再問道：「二奶奶，這些話都是秦老爺告訴你的？」

「不是，那死鬼才不會在我面前提這些呢，都是一些風言風語聽來的，不過老頭子倒承認把她弄上手了，但他嚴禁我說出去，免得下人們議論紛紛，影响聲譽，却想不到他臨老反常，還想嫖舞女，呸，結果吃不到狐狸肉，反被狐狸咬死！」

「那時候，三奶奶進來了沒有？」

「她嫁出去後，老三才進門的！」

「後來她再進來之後，秦老爺跟她的關係又怎樣？」

「誰知道？那老鬼見色眼開，大槪也不會讓身子閑着！」

「哦……她爲什麼喜歡跟四奶奶？」

「這個咱們便不知道了！也許老四頭腦簡單，她認爲跟老四會比較好過吧！」

王森應了一聲。「原來如此，我也不打擾你了，告辭！」

洪氏站了起來，道：「你剛才不是說要把原因告訴我嗎？」

「是的，但我說是等下！」王森向她點點頭。「等下你就會知道！」說着便不再理她，開門出去。

王森找到小虎子他們，向他們耳語一陣，小虎子道：「一定是這婆娘！」

王森道：「你們稍安毋躁！」他衝到灶房門外，黃媽眼角瞥到，却故意裝作不知道，繼續劈柴。

王森道：「黃媽，不用再砍了，你的事發了，跟咱們回局子吧！」

黃媽用左手擂了兩下腰骨，道：「你說什麼，我怎不明白？」

「你不明白？你鷄吃放光蟲，心知肚明。」王森冷冷地道：「別假裝，你的馬脚巳經露出來了！」

黃媽說道：「我有什麼馬脚讓你抓住的！」

王森又道：「她很聰明，但可惜聰明反被聰明誤，你若不用魚肉引那貓去撲花瓶，直倒現在，可能也沒人知道！」

黃媽淡淡地笑道：「誰說那是我所幹的？」

「你利用在廚房工作的利便，進內偷了炸鱔魚肉出來，把貓一直引到花瓶上，結果花瓶自然落地，但妳却不小心把魚肉沾及了花瓶，留下綫索！」

黃媽仍在劈柴，王森看了她一眼，繼續說下去：「你很聰明，利用雨天製造貓的脚印，那頭貓一定是被你先拋到泥土上之後才抓牠上來，用魚肉誘牠進書房，不過下雨不能是你佈置，只是你能够立即加以利用，顯示你的聰明，我估計那頭貓可能巳被你餓了一夜了吧，所以一嗅到魚肉的香味便不顧一切地撲上去！」

黃媽忽然笑了起來，但笑聲勉强之至。「想不到隊長你也會編故事！」

王森仍不發怒，還淡淡地一笑。「可

惜你聰明反被聰明誤，其實當我看到地上的貓爪印子，便應該立即懷疑你！」

黃媽道：「那些貓爪印子我在你監視之下，也看了個清清楚楚，却看不出有什麼不對？」

「不對的地方有多處：第一，貓爪子太過筆直，說明牠進屋時，有兩個情況，一是沒人，一是有人，但那人是牠熟悉的，而且正在引誘牠！對貓來說，女主人只是在跟牠玩而已，所以牠毫無顧忌地向前走去，到那花瓶破裂了，你便把魚肉自窗子拋出去，那貓便由窗子跳出去，找那塊魚肉！

「第二，這貓的出現很明顯是有人刻意佈置的！」

黃媽哼道：「你是怎樣看出來的？」

「因為書房附近沒有泥土，只有這附近才有……」

黃媽道：「誰說那裏沒有？」

「你是指花圃？」王森道：「不錯，沒有泥那會種花長樹？不過你忘記了，那些地方都種了貼地生的青草，因為雨不會太大，貓又輕，假如牠由那邊走過來，也不可能有這般多的泥巴！而假如貓由這裏走去的，試問由這裏到書房有多遠？就算有泥巴，走到那裏也乾淨了！這還不能證明是有人刻意佈置的？

「第三，只有你長期打掃書房，拂拭花瓶才會發覺在瓶上的錯字，所以兩隻花瓶破後，你便把題詩的碎片取走，這也是你欲蓋彌彰的做法！」

黃媽道：「笑話，知道這件事的，不止我一個，起碼二位少爺會知道！」

「偏偏他們不知道！」

黃媽身子一抖，不再作聲，王森仍說下去：「你也犯了幾個錯誤，第一便是取走花瓶的碎片，留下綫索，其實就算你不取走碎片，咱們雖然能夠推測到作案的手法，但却不一定會懷疑到你頭上！第二便是故意佈置貓撞破花瓶，因為你自稱當時在書房，所以無論如何，在找不到其他嫌犯時，也一定會思疑你！第三，你太過托大，一直留下來！」

王森捲着烟，雙眼却不斷地望着黃媽。「其實你為什麼要自稱在書房裏？哦，對啦，一定是你出書房時，被人看見，是不是？」

王森把烟叨在嘴裏，道：「我本來已經懷疑你了，只是不知道你有這氣力及眼力而已！」

黃媽忽然問：「你自說自話，倒也動聽，但我為什麼要殺老爺？」

王森劃亮火柴，把烟點上。「你跟老爺姘上，自然有瓜葛，我不明白的只是秦黃金曾經在書房內磨了墨，不知他寫了些什麼！」

黃媽問道：「你是不是想知道？」

王森一怔，問道：「你肯告訴我？」

話音一落，黃媽的斧頭忽然劈了過來！這一斧氣勢之猛，速度之快，簡直令人難以相信，是由一個女人使出的！

王森雖然一直都提防着，但亦估計不到，她有這等功力，是以忙不迭後退！

黃媽那裏肯放過他？躍前一步，再橫劈一斧！王森跳到泥地上，黃媽也跟着跳下去！

王森喝道：「你垂死掙扎，對你沒有好處！還是乖乖跟我到局子裏投案吧！」

黃媽尖聲叫道：「操你奶奶的熊！今天有你沒我！」她像瘋子一般，提着斧頭趕殺王森！她這柄斧頭有一根三尺長的木柄，所以揮舞起來，威力極大，王森不得不小心應付！

黃媽邊舞斧頭邊道：「我承認犯了一個錯誤，便是低估了你們當差的能力！不過現在沒遲！」

小虎子等人在屋內見到，都跳了下去，王森道：「你們別過來，小心傷着！」

黃成罵道：「哼！還跟她客氣？請她吃一頓蓮子羹吧！」他立即掏出手鎗來！

「要活口！」王森邊說邊閃，由於他嘴裏還叨着烟，所以說話模糊不清！他不想把黃媽引到內室去，驚動屋內的老少，所以又向灶房那邊退去！

黃媽像有使不盡的氣力般，只幾斧便迫得王森跳上劈柴的地方，王森隨手抄起一根木塊一格，「喀嗤」一聲，那木塊登時被斧頭磕飛！

王森連忙又一閃，黃媽大吼一聲，揮斧迫前！急切之間，反讓王森想到一個辦法，向一根柱子退去！

黃媽窮追不捨，忽然咬着唇，用力橫劈一斧，王森呼的一聲，把嘴裏的烟噴射出來，烟蒂直飛黃媽的面門！

黃媽下意識地了閃一閃，王森已閃到木柱後，只聽「卜」的一聲，斧頭砍在木柱上，那木柱幾乎被她砍掉，上面的瓦片，「勒勒」地跌下來！

王森立即跳了出去，黃媽殺火了心，用力一撥斧頭，瓦蓋「嘩啦啦」一陣亂响，跌下了一角，黃媽霍然一醒，棄斧竄出去！王森早已料到，立即給了她一拳，不料黃媽反應之快，實在出人意料，只見她就勢仰跌落地，雙手在地上一撑，左腿蹬出，飛踢王森的下陰！

王森暗罵一聲，沉臂一格，黃媽右腿再出，踢在王森的腿上，把他彈飛！

黃媽如兔子般一跳而起，王森也非省油燈，一吸氣又迫了過去。「姓王的，有種的便過來吧，老娘怕你的，就陪你睡一覺！」

王森呸了一聲：「鬼才跟你睡！」

「小子，你懂得什麼？秦老頭那風流烏龜，躺在老娘身上，不用他動，便令他欲仙欲死！」

黃成在旁笑道：「那一定是你這老妖精强姦他了！」

黃媽喘着氣道：「你恐怕連女人是什麼味道也不知道吧，早早給我閉嘴！」

楊鎭道：「女人的滋味俺知道，但對老女人却沒興趣！」

「老娘很老麼？才三十九哩！嘿，有一處地方，連十九歲的處子也不如我！」

楊鎭與黃成捧腹大笑，王森故意探取她的口風，道：「這也有可能，要不然秦老爺又怎會看上你！」

黃媽坦然地道：「還是你聰明一點，那老烏龜就是喜歡這調調兒！因為老娘天賦異稟，自小便練成了『內功』！」

王森等人自然知道她口中的「內功」是指那回事！他再問道：「你兒子呢？秦老爺臨死時寫了些什麼字？」

黃媽怒道：「我磨了墨，指望他寫，那知他一心只迷着丹鳳那臭婊子，竟然不寫，老娘才想出這一箭雙鵰的妙計！」

「你要他寫什麼？」

黃媽道：「這就要看你有沒有本事，叫我閉口了！」她說罷便標前一步，半轉身子，飛起一脚，蹬向王森的面門！

王森早有準備，右手翻上，左手橫架，抓向其足踝！豈料黃媽的腿法變化多端，眼看她是踢面門，那知忽然一沉，改踢王森下陰！

這一招十分狠毒，幸而王森反應快，立時向後一縮！黃媽右脚落地，左脚再度踢出，她連這環鴛鴦腿使來十分純熟！

王森忽然一拳擊出，這一拳又快又重，也是他第一次的反擊！「卜」的一聲，拳頭擊在黃媽的脚底，由於力道大，幾使黃媽失却重心，身子向後一仰！

王森一拳擊出之後，已向前飛起一脚，蹬在黃媽的右腿上，黃媽左脚剛落地，尚未拿穩樁，再也吃不住這一脚，登時仰天跌倒！王森如山貓一般撲前，黃媽雖倒在地上，仍作掙扎，右脚飛踢王森下陰！

這一次王森已有準備，雙手抓住她的足踝，左脚橫掃，踢在她大腿內側，痛得她大叫一聲！

黃成在旁笑道：「這老妖精對咱們隊長動了『火』，你看她一直在招呼咱們隊長下面那寶貝！」小虎子等皆大笑！

王森抓住黃媽的左脚，踢了她幾脚，但黃媽仍不斷用右脚施襲，幸而王森功力匪淺，每能在事前用力把她在地上拖動，使她踢空！這時他聽見手下們在取笑，不由喝道：「笑什麼，還不快來捉住她！」

楊鎭笑嘻嘻道：「小黃，這老妖精說你不知女人的滋味，你去把她抱住吧！」

朱國明笑道：「他那有這個胆子！」

黃成道：「俺怕什麼？」向前扭住黃媽雙臂，小虎子取出繩子來，把她牢牢地縛住。

黃媽不停地罵着，王森拍拍手，道：「你少罵幾句吧，回去之後，還有很多話要你說，你們先把她架回去！」

楊鎭等人應了一聲，把黃媽架走了。

王森向在屋內窗內探頭探腦的人揮手示意，秦彥文兄弟拍着手走了過來，讚道：「隊長果然神勇英武，舉世莫敵！」

王森道：「這次大概沒捉錯人了，打擾好幾天，實在不好意思！」

「隊長說那裏的話，你替先父報了仇，咱們感激還來不及哩！」

「好，我趕着回去質問黃媽，你們二娘那裏，請代我向她交代一聲！」

尾聲

經過疲勞審訊，黃媽終於忍不住，老實供了出來。

原來黃媽引誘了秦黃金之後，由於她天賦奇稟，使得秦黃金迷惑了好一陣，只是她給他時，已非處子，使他耿耿於懷，又見她「如虎似狼」，心中有顧忌，不肯收她為姨太太，免得他日做烏龜！

後來黃媽懷了孕，又哭又鬧，但秦黃金只肯給錢，不肯收她，理由是他懷疑那孩子不是他的骨肉！黃媽的確同時也與另一長工有染，當秦黃金提出滴血認親時，她登時乖乖拿了錢離開秦家。

她隨便找了一個人嫁出去，但那丈夫窩囊，身子又差，不久便死了，黃媽雖然不要臉，但對她兒子却很好，把他養到五歲，看看秦黃金給她的錢已用光，便將兒子託人撫養，便再到秦家求秦黃金收留。

秦黃金雖然對她有所顧忌，但一來到底與她有過合體緣，多少有些感情，二來她的確能令他得到莫大的快樂！三來他也懷疑黃媽的兒子是他骨肉，便收留了她！

這之後，秦黃金也不時在書房裏的躺椅「寵幸」她，自然他怕她來糾纏，事後都給錢她。黃媽把賺來的錢都用在兒子身上！她兒子讀了好幾年書，現在已長大成人，黃媽希望秦黃金將他兒子作義子，秦黃金不肯。由於纏她不過，所以便隨口說：等我死了之後，再讓他進來吧！他心中想道：「我死了之後，彥文怎肯讓一個來歷不明的人進門？」

黃媽也十分聰明，而且這女人野心極大，論理以她的條件要找生活，絕不困難，可是她却想得到整個秦家！所以她先巴結頭腦簡單的四奶奶，令四奶奶視為她軍師，這是她的計劃之一。

由於最近的幾次，黃媽發現秦黃金的身子越來越不行了，所以便使了一個辦法，在他大壽時，要他寫一張遺囑，承認她兒子的身份！但秦黃金堅決不寫，後來黃媽發現白管事帶丹鳳到書房，想起自己，便知道那老烏龜打什麼主意，所以一怒之下，用花瓶拋秦黃金，她無意殺死他，只要洩恨及破壞他倆的好事，想不到出手太重，敲破秦黃金的腦骨，失血過多致死！

由於她一直以為自己做得天衣無縫，所以有恃無恐，而且她在四奶奶那裏又得到不少好處，所以捨不得離開！但她覺得有壓力時，王森已下令不准任何人離開秦家了！

這便是黃媽殺人的前因後果，至於作案過程及事後的佈置，都已被王森猜測出來，已見前文。

× × ×

黃媽在局子裏時，她兒子來哭過好幾次，令人感動！

禮拜四的法院依期開審，丹鳳自然無罪釋放，而黃媽則被判終生牢禁！

但這件花瓶奇案，還未結束。周而勇在事後立即召開一次會議，專門研究這件案子，馬南馬北自然是座上客。

周而勇批評了他倆的粗心大意，也要別人吸取教訓！這次疑犯丹鳳若不是有一個做偵緝工作的情人——陶建，她早到枉死城報到了！

× × ×

陶建與朱丹鳳的婚訊，在開庭後的十天便傳出來了。他們結婚儀式十分簡單而隆重，全體同事要出席，自然，王森與小虎子等人也成為上賓。

王森萬料不到，臨時會被陶建拉去作證婚人！當新婚夫婦洞房時，小陶忽然笑嘻嘻地道：「說起來，我還得多謝黃媽哩，如果不是她，俺怎能娶到你？就算能娶到你，俺起碼也要改行……」

朱丹鳳在他懷中撒嬌：「死人，你還笑人！還不快執行你做新郎的任務！」

（全文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中國人」和他的侄子年輕人參加了製造保險箱的廠商蘇振民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他們都是世界上一流的盜竊高手，對這種精密的設計束手無策，事實上這種保險箱的用途，經過各報章的宣傳，得到世界各地的富豪購買使用，的確是一流的保險結構，世界盜竊巨子玲瓏手、齊泰維伯爵、土耳其皇、哥耶四世等人邀請「中國人」參加會議，商討對策，「中國人」沒有如期參加，只派年輕人到會，說明今後只好收手不幹，衆人不信，齊泰維派人暗中跟踪年輕人，見他和「中國人」來到蒙地卡羅，以爲他們瞞着他去盜竊保險箱的財物，暗中監視……

老千奇行 下

「騙中騙」奇案實錄

左　慈、文

可　飛、圖

偷龍轉鳳　神出鬼沒

玲瓏手高興了起來，道：「好，我們現在什麼也不必做，讓中國人找他的姪子去動手，上帝保佑他們得手，我們可以坐享其成！」

土耳其皇皺着眉，道：「我不明白的是，中國人有什麼辦法對付那保險箱？」

這個問題，沒有人回答得出來，因爲，要是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話，他們也不會坐在酒店的房間空談，而早已下手，將那保險箱中的四億美鈔，弄到他們自己的安全保管場所了。

第一流的大賭場和第九流的賭場的最大分別是，前者輸贏的上落，雖然大得驚人，可是賭場中的氣氛，仍然是那樣高尚和動人，而不像九流賭場那樣，充滿了喧鬧，尖叫的嘈雜聲。

那年輕人走進了賭場來，他甚至可以聽到鋼珠在輪盤上轉動的聲音。每一個人都是那麼不在乎，看他們的神情，全世界像是全屬於他的，或者他自己就是賭神。

年輕人略站了一站，眼睛並不望向那侍者，却向他身邊不遠處的那侍者招了招手，那侍者忙走了過來，在他身邊恭敬地站定。

年輕人仍然看也不看那侍者，順手將一張銀行本票，遞給了那侍者，而當那侍者看清楚了本票上的金額時，他不由自主，雙脚併攏，鞋跟發出了「啪」地一聲，年輕人却向着輪盤桌走過去。

在輪盤桌旁邊的，大約有十來個人，那個流氓政客在別的任何地方出現，都會引起一陣騷動，但只有在這裏，沒有什麼人會注意他。那是因爲在這裏的每一個人，本身都有資格，成爲世界性頭條新聞的主角之故。

年輕人來到輪盤桌前，才坐下，剛才那侍者，就托了一盤籌碼，彎着腰，來到年輕人的身邊，站着，年輕人將籌碼從盤子裏取下來，取到自己的面前，而且順手一推，將全部籌碼，一起推到了「二十四」這個號碼上。

這種行動，即使在第二流的賭場之中，也必然會引起一陣驚嘆聲，但是現在，在輪盤桌旁邊的那些男女，却連眼眉也不抬上一下。

年輕人留意着那個流亡政客，他看到那逃亡政客，將相當於二十萬美金的籌碼，推在「三十二」這個數字上，其餘的人，也紛紛下注。

主持輪盤桌的人轉動輪盤，拋下鋼珠，鋼珠在盤中跳動，發出「格格格」的聲响，終於停了下來，是「七」號。那年輕人微笑了一下，他看到那流亡政客，也微笑了一下，年輕人又向後招了招手，將第二張本票，交給了趨前來的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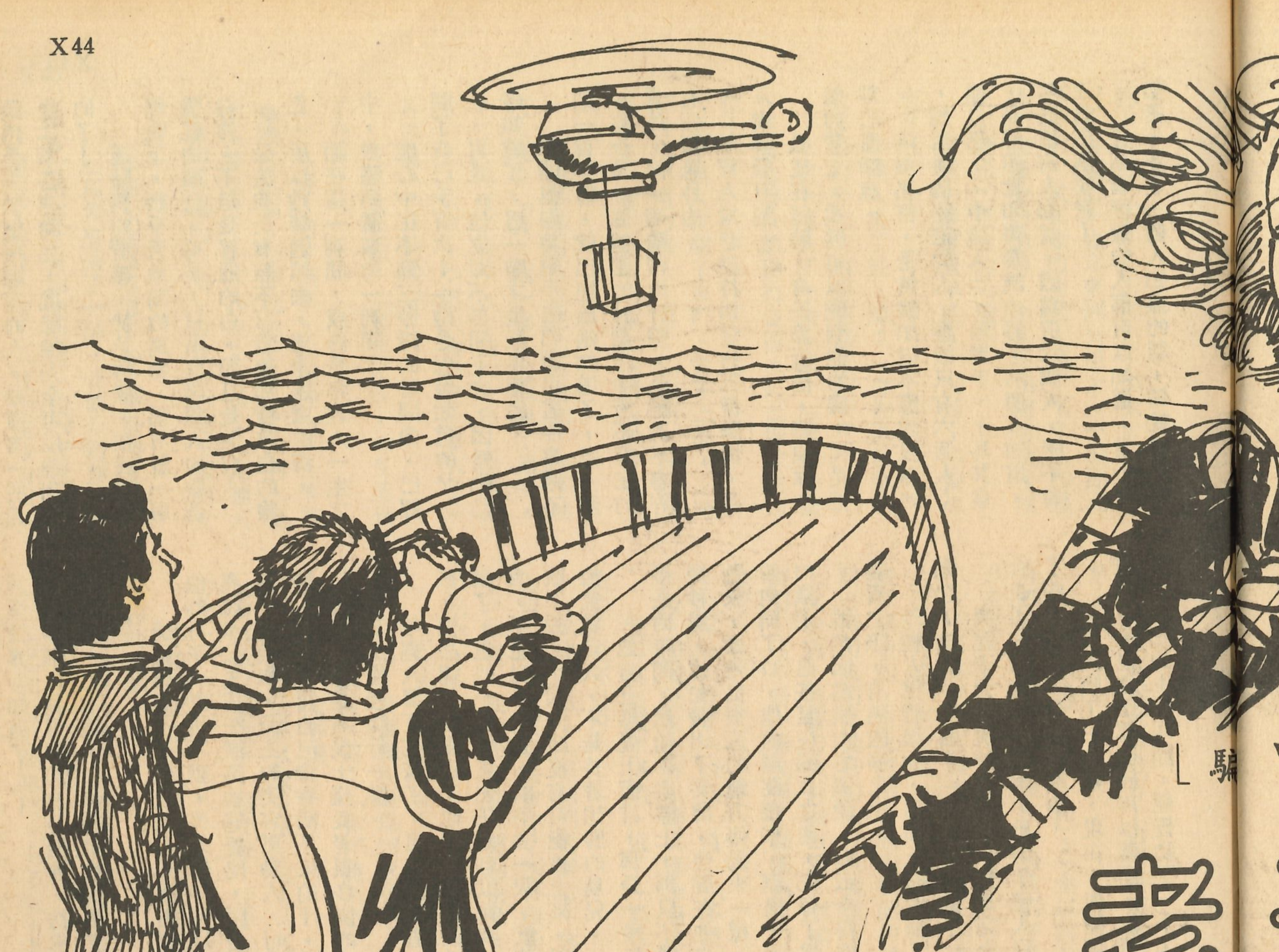
就在這時候，賭場裏忽然起了一陣並不十分爲人覺察的騷動——或者說，那並不能稱之爲騷動，只不過是有某一件事，引起了大多數人的注意。

年輕人也在這時，回頭看去，他看到了公主。

公主慢慢地向前走來，穿着曳地的長裙，幾乎每一個人都在望着她，而她却像是完全沒有那回事一樣，帶着自然的微笑，向前走來。

要一個美女，在這樣的場合下，帶着矜持的微笑，表現出她應有的儀態，只要這個美女並不是太沒有見過世面，只要她曾經經過簡單的儀態訓練，那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可是，在這樣的場合下，一個美女要表現出如此的自然，如此的若無其事，那就不是太容易了，那至少要這個美女自己知道，她是多麼高貴，在她的眼中，任何的尊榮都是司空見慣的，才能有這樣自然的風度。

公主現在就是那樣，她一直向前走着，和幾個顯然是她相熟的人，展露着她美麗動人的微笑。



年輕人不禁有點心跳，因爲公主逕向他走來，而且就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

當公主坐下來之際，年輕人注意到，那流亡政客身後站着的兩個保鏢，視綫第一次離開他們應該保護的人。

侍者又送了籌碼上來，公主向年輕人望了一眼，用很低的聲音說道：「又見到了！」

年輕人也用很低的聲音說道：「這是一個小地方！」

侍者替公主也送來了籌碼，賭場中早又完全回復了常態，各人紛紛下注，公主的手中拿着一叠籌碼，彷彿不知道該下在什麼號碼上。

在她猶豫的時候，她的長睫毛閃動着，然後，年輕人又聽到了她那動聽的聲音：「你是不是認爲，一個人要是心中老記得某一個號碼的話，他會在下意識中，時時將這些數字表現出來！」

年輕人幾乎沒有震動——當然，那只是表面上的，事實上，他的心裏，的而且確震動一下。

可是他表面上却像是根本不懂對方的話，又將面前的籌碼全推了出去，是放在剛才的那個號碼上。

公主像是受了年輕人的影响，也將所有的籌碼，放在同一個號碼上，兩人互望了一下，都微笑着。

鋼珠又跳動起來，發出「格格格」的聲响，開出來的號碼是十二號。

年輕人站了起來，公主也站了起來，他們的神情，仍然是那樣輕鬆和毫不在乎，年輕人在轉身的時候，牽動了椅子，椅子向旁邊的流亡政客倒去，可是椅子還未曾碰到那流亡政客身上，他身後的一個保鏢，已經倏地伸手，扶住了椅子。

年輕人也立即道：「對不起！」

他轉身，向外走去，公主就在他的身邊，在年輕人還未曾有防備間，公主的手臂，已經插進了他的臂彎。

年輕人像是一點也不感到意外，挽着公主，出了大廳，來到了陽台上。

這時，正是夕陽西下時分，滿天晚霞，襯着閃動着金光的海，景色令人陶醉，他們一直來到陽台的欄杆前，公主才笑道：「我令你輸了錢？」

年輕人笑了一下，說道：「你太自負了！」

公主「格格」地笑了起來，道：「不，要是我自負，我就不會找你合作了。」

年輕人凝視着公主，在夕陽的餘暉下，她美麗得幾乎使人忘記她是一個美女，他心中明白，她爲什麼會有這麼多人願意爲她効命的原因。可是公主的美麗，似乎並沒有使年輕人喪失他的機智，他微笑着，道：「合作？對於管理有幾千工人的工廠，我一點經驗也沒有！」

年輕人直接地這樣說，那等於是在告訴對方：我知道你很多事！

公主的雙眉，略爲向上揚了一揚，立即道：「可是你對於其他人做不到的事，却有豐富的經驗，例如，亞洲黑組織的保險庫——」

公主講到這裏，就沒有再說下去，她

顯然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知道有一些話根本不必要講完，就已經完全可以達到目的了！

這時候的情形，就是那樣，在晚霞的照映下，幾乎天地間的萬物，都有着一層艷紅的顏色，可是，只有那年輕人的臉是白的，不但是普通的白，而且是煞白！

公主像是有點不忍看他那種煞白的臉色，所以她轉過頭去，望着遠處的海。

而在這一剎間，或許是年輕人一生之中，最感到震驚的一剎間了！

他心中在不到三秒鐘的時間內，已經問了自己千百次：「她是怎麼知道的？」

可是，他立即不再問下去，因爲她已經知道了，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離開他向玲瓏手他們講出這件事還不到一百小時，就已經給她知道了，這一點，完全是一個精密的計劃之中所不存在的意外，而一個精密的計劃，是絕對不容許有任何意外的。

年輕人還想維持鎮定的那種神情，看來變得很可笑。

公主在這時，身子靠近他，將頭靠在他的肩上，柔髮可以碰到他的臉，可是他却心亂如麻。

這個秘密，是無論如何不應該洩露的，知道這個秘密的人，應該只有六個人：他自己，「中國人」、玲瓏手、土耳其皇、哥耶四世和齊泰維伯爵。六個人知道，等於沒有人知道，因爲這六個人，絕不會洩露這個秘密！

任何有經驗的人都可以知道，當一件秘密，多了一個人知道的話，那就幾乎等於全世界都知道了！

年輕人覺得頸部有點僵硬，彷彿那黑組織中，已有槍手在背後用槍對準了他一樣。

這種感覺，是他從來也未曾有過的，他的身子一動也不動，但是他却可以感到奧麗卡公主正在微笑地望着他。陽台上的風十分柔和，公主的笑容更動人，可是年輕人却只覺得自己背脊淌下來的汗，冰冷、滑膩，像是有幾十條長着很多脚的虫，在他背上慢慢爬行一樣。

年輕人眞正吃驚了，但是他知道，現在，他必需保持鎮定，他幾乎已經跌下懸崖了，但他一定要抓住任何可以抓到的東西，不能向下跌去，跌下去一呎，就等於跌下去一千呎，絕沒有可能再上來，因爲他究竟是人，不是長着翅膀的鳥兒。

在他自己感覺上而言，那是一段極其漫長的時間，然而在實際上，那只不過是幾秒鐘，他先發出了笑聲，笑聲在他自己聽來，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一樣，接着他開了口，他的語聲聽來，倒異乎尋常的鎮定，他甚至在開口之前，先聳了聳肩——雖然因爲肌肉的僵硬，以致令得他在聳肩之際，有點酸痛之感。

年輕人望着海面，海面上的遊艇，已亮起了燈光，他道：「嗯，是勒索！」

奧麗卡公主美妙的聲音，像是完全混合在柔和的海風中一樣，她向年輕人靠近了些，道：「是的，勒索！」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現在，他變得更鎮定了，他的頭部已經可以轉動，他俯下頭去，在公主的耳際，輕輕吻了一下，道：「你想得到什麼？」

公主嬌聲笑了起來，道：「明知故問是一件十分無趣而浪費時間的事！」

年輕人也笑了起來，道：「如果我不答應？」

奧麗卡公主掠了掠幾絲亂髮，道：「我知道印度老虎對那件事的懸賞仍然有效，他的獎額是一百萬美金。」

年輕人笑聲更响亮了，他轉身，有點無禮地直視着低衣領下，奧麗卡公主豐滿的胸脯。

年輕人一面笑着，一面道：「你知道麼？當一個女人講到錢的時候，她或者可以得到那些錢，但是她的高貴就消失了，因爲她可以用錢買得到，不管價錢多高，她是用錢可以買得到的！」

公主咬着下唇，在她明亮的眼睛中，閃耀着怒意。年輕人攤了攤手，道：「我給你兩百萬！」

公主陡地轉過身去，可是還不待她跨出半步，年輕人已陡地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臂，年輕人用的力道是如此之大，以致他的手指，幾乎陷進了奧麗卡豐腴的手臂之中，那一定令得她感到痛楚，他預計她會叫起來，可是他却料錯了，她沒有叫，一點也沒有出聲。

年輕人沉聲道：「回來，你已經開出價錢來了，我們可以慢慢討論。」

奧麗卡開了口，在越來越濃的暮色中，年輕人可以看到她潔白的、整齊的牙齒，像是在閃着光，叫人有看到了兩排利鋸的感覺，她道：「對，在印度老虎那裏，我可以得到一百萬和看到你死，你給我兩百萬，那就是說，你對自己的估計，只有一百萬？」

年輕人用手在自己的鼻子抹了抹，他道：「你說得對，我自己似乎估計得太低了一些，那麼，你的意思是我一定要答應你？」

公主笑了起來，那是一種很動人，但是也很兇狠的笑，就像一頭金錢豹張開了口，沒有人知道她只不過是打了一個呵欠，或者是想將人活生生地吞下去。

公主笑道：「是的，你和你叔叔，照原來的計劃進行，可是得手之後，將一切交給我！」

年輕人竭力使自己鎮定，這時，他倒不是因爲驚恐，而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憤怒，他陡地轉過頭去，直視着越來越黑的海面，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不是會成功！沒有人可以預料！」

公主冷冷地說道：「那你就努力去做吧！」

她忽然又笑了起來，轉過來，走回大廳，年輕人慢慢轉過身來，隔着玻璃，他可以看到，奧麗卡一進了大廳，立時就有好幾個男人向她迎了上來，她的臉上，帶着極其動人的微笑。

年輕人也看到，那個流亡政客，站了起來，兩個保鏢，幾乎是貼着他的身子一起走出去的，年輕人感到可笑，像這樣子的情形，無法不令他想起一個犯人被兩個警察押出去，像流亡政客那樣，和犯人也沒什麼不同，不同的是他有二十億美金。

年輕人整了整衣襟，也走進了大廳，這一次，他沒有再下注，他連望也不望奧

麗卡公主一下，就逕自走了出去，一直來到了街道上。他才來到街道上，一輛漂亮的跑車，就在他的身前，停了下來，和幾條如此優美的跑車，極其不相稱的是坐車上，超過三百磅的玲瓏手。

玲瓏手凝望着年輕人，問道：「要車麼？」

年輕人笑了笑，道：「你知道俄羅斯最著名的金匠，齊齊契爾尼波夫？」

玲瓏手略呆了一呆，道：「當然知道，他就是替會跳動的金蚤，釘上脚掌的那位！」

年輕人拉開了車門，並不上車，立時又將車門用力關上，道：「走吧，你給我的印象，是一隻蛤蟆蹲在他精心傑作的金匙上！」

玲瓏手現出極惱怒的神色來，踏下油門，車子「轟」地一聲，向前射了出去，年輕人挺直了身子，在他的身後，忽然傳來了三下掌聲，年輕人轉過身，看到了土耳其皇，正在鼓着掌！

土耳其皇道：「看到了我，你又連想了什麼？」

年輕人攤了攤手，向前走去，土耳其皇跟在後面，漸漸地走近他，直到兩人變成並肩而行，土耳其皇才說道：「年輕人，要做大事的時候，最危險的是美麗的女人！」

年輕人由衷地道：「我完全同意！」

土耳其皇呆了一呆，他像是絕想不到對方的回答，會如此乾脆。他四面望了一下，壓低了聲音，道：「我們至少可以猜到你們的計劃，你們是想將那保險箱整個搬走，搬到安全的地方，再慢慢將它打開來！」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你以爲有機會將一隻這樣大的保險箱在幾百個守衞前弄走麼？」

土耳其皇變得興奮起來，道：「不是全沒有可能！老實說，我們應該合作，弄走了保險箱，將之打開，取走裏面的眞鈔票，再將我們準備好的假鈔票放進去，關上保險箱，讓警方找到保險箱，刦賊徒勞無功，這不是一樁充滿了藝術氣氛的事情麼？」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不錯，很浪漫，問題是怎麼弄出那具保險箱來！」

土耳其皇搔了搔頭，道：「應該有辦法的，是不是？」

年輕人道：「照你們的辦法，你們自己可以動手，何必要合作？別再跟着我了！」年輕人陡地走向前，轉過街角，隱進黑暗中。

土耳其皇站了不多久，一輛車子駛到他的身邊，齊泰維和哥耶四世在車上，土耳其皇轉過身，道：「你們聽到了，他的計劃，並不是那樣！」

齊泰維伯爵有點憤怒，道：「我們可以照這個計劃動手，爲什麼一定要和他合作？」

哥耶四世道：「當然是爲了他們能有更好的計劃。」

齊泰維的神情更憤怒，道：「沒有比這個計劃更加行得通的了！」

土耳其皇打開車門，上了車，車子中突然傳出玲瓏手清晰的聲音，道：「我同意伯爵意見，而且，我們應該動手了！」

車上三個人的衣襟上，都有着一具小小的偷聽器，在一公里之內，他們可以完全聽到對方的話，玲瓏手的跑車，在不到一分鐘內，發出「轟轟」聲，自街角轉了過來，兩輛車一前一後，駛到了那座酒店之前，四個人下了車，一起來到伯爵的房間之中。

伯爵拿出一卷圖樣來，攤開，抬頭向天花板望了一下，道：「四億美鈔，就在我們的頭上，而且，我們也知道是在那一間房間之中！」

他講到這裏，伸手指着圖樣上的一間房間，又道：「就在這裏！」

其餘三個人不出聲。

伯爵又道：「我們一切全都準備得很妥當，我們要大幹，他要是不住在頂樓，我們或者沒有辦法，他住在頂樓，我們就容易下手！」

哥耶四世喃喃地道：「不要傷人，我們不是強盜，是藝術家！」

伯爵笑了起來，道：「你以爲我是什麼人，兇手？」

四個人都笑了起來，他們都竭力想表現得輕鬆，可是事實上，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的心頭，有一個打不開的結，那個結就是——就算他們得到了那具保險箱，他們也難以弄得開！

然而，現在，他們已非行動不可了，要是他們不行動，他們準備的一切，就全都白費了，而這樣的機會，並不是每一年都有的！

玲瓏手一拳擊在桌上，道：「明天，我們在白天下手，要讓中國人看看，沒有他，我們一樣可以動手，一樣可以得到我們要的東西！」

哥耶四世又喃喃說了兩句，可是沒有人聽清他說什麼。

年輕人回到了遊艇上，他的叔叔抽着烟斗，神情很鎮定，烟噴出來，遮住了他的臉。年輕人望着岸上，每一幢高聳的建築物，都發出閃亮的光芒。

「中國人」自口中取下了烟斗，在烟灰虫上敲着，道：「我想，那女人的事，你還是別再去想它的好！」

年輕人有點沉不住氣，道：「別去想它，它也存在，我們得了手眞的給她？」

「中國人」揚了揚眉，道：「當然要對付，但如果現在就去想，會妨碍我們計劃的進行！」他略頓了一頓忽然轉了話題，道：「你有沒有想到，土耳其皇說料到了我們的計劃，而其實，他所說的計劃，就是他自己的計劃？」

年輕人笑了一下，道：「當然是。」

「中國人」又在烟斗中塞進烟絲，道：「而且，我看他們明天就動手了！」

年輕人睜大了眼睛，有點不明白，「中國人」道：「很明顯，那流亡政客不會一直在這裏住下去，越快下手，就越對他們有利！」

年輕人嘆了一聲，道：「眞可惜，他們的計劃不是不好，但是却不會成功！」

「中國人」點頭道：「是的，今天，老鼠給我的情報很有用，他發現了齊泰維伯爵的遊艇，而且上船去看過，船上有大量的潛水工具——」

年輕人陡地道：「他們準備在海底打開保險箱？」

「中國人」笑着，道：「是的，不過沒有用，沒有人可以打得開這保險箱！」

年輕人不再說什麼，只是來回走着。

「中國人」問道：「你觀察的結果怎樣？」

年輕人道：「看得見的，寸步不離的保鏢有兩個，隱藏着身份而在他身邊的，我至少也認出了四個。下手的機會不是沒有，但當然，很困難！」

「中國人」點了點頭，道：「不錯，讓齊泰維伯爵先下手！」

他打了一個呵欠，又道：「記得，明天一早，將船移動一下，移到最適合的位置，這是百年難逢的一場好戲，錯過了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了！」

年輕人笑了一下，道：「叔叔，你猜他們會怎麼下手？」

「中國人」望了年輕人一下，道：「你呢？」

年輕人笑了起來，他相信讓他來做，一定和齊泰維伯爵的計劃差不多的，那就是，首先，需要一架直升機，一架性能極好的直昇機！

× × ×

一架直昇機，在豪華大酒店的頂上，發出「軋軋」的聲響，機身略有點斜，飛了過去。

沒有什麼人注意這架直昇機，甚至酒店天台上的護衞人員也沒有注意，這時就開始注意那架直昇機的，恐怕只有船上的年輕人和他的叔叔兩個人，他們坐在遠程望遠鏡之前，從望遠鏡中望出去，甚至可以看到駕機的玲瓏手近乎浮腫的胖臉。

「中國人」喃喃地道：「這架直昇機在曼頓停了兩天，我想事後，他們會使它沉到海底去！」

年輕人道：「當然——我想，酒店大堂內也該有點消息吧！」

× × ×

在酒店大堂內，齊泰維伯爵從電梯中走了出來，手中握着一根手杖。酒店大堂中的一切全很正常，可是當齊泰維伸手，按下了手杖柄上的一個突起點之際，在不到一分鐘時間內，一切都變了。

伯爵手杖中的無綫電遙控裝置，發動了早已安裝在酒店播音系統內的錄音機，酒店上下，每一個房間中，每一個走廊中，自然也包括大廳在內的擴音器中的音樂，突然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陣尖銳、刺耳的警號聲。

正當每一個人都愕然地抬起頭來，望着發出警號聲的播音機之際，警號聲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法語、英語交替的廣播，「我們是阿拉伯黑色九月組織，我們在這個酒店的每一層，都放置了炸彈，這些炸彈，在十分鐘後爆炸，所有的人即速疏散，阿拉伯萬歲，打倒以色列！」

尖叫聲和驚駭欲絕的呼叫聲，代替了一切，齊泰維伯爵仍然想慢慢地走，因爲在他身後，人們像是潮水一樣，湧向酒店的大門，將他也擁了出來。

齊泰維伯爵來到酒店對面的大街上，，無數警車已一起駛了過來，警察跳下車，但是警察進不了酒店，因爲從酒店中湧出來的人實在太多了。

幾個高級警官在勸告擠在一起的人散開，伯爵又按下第二個掣，在酒店大門上的一具擴音器，突然又響起了刺耳的警號聲。

警察已經封鎖了街道，仍然不斷有人從酒店中湧出來，酒店樓上，幾乎所有的人都等不到電梯，電梯已失靈了。八架電梯一起失靈，那是土耳其皇的傑作，他的工具只不過是柄鉗子——現代科學維繫在極脆弱基礎上，要破壞實在是太容易了。

土耳其皇在破壞了電梯之後，轉過走廊角，他在頂樓。和土耳其皇在一起的是哥耶四世，他們背靠着牆，站着，在聽着激烈的爭論，一個人在大着嗓子叫：「要搬走，一定要將我的保險箱搬走！」

另外好幾個人的聲音道：「沒有時間了，沒有時間了！已經過了四分鐘，電梯又壞了！」

那流亡政客的怒吼聲簡直像是在咆哮，道：「一定要搬走！」

一個女子聲音道：「爸爸，爆炸不會損害保險箱，我們可以事後將它找回來，快走！快走！」

這幾句話，倒打動了那流亡政客，接着，便是呼喝聲，脚步聲，看來所有的人，全從樓梯上奔了下去。

土耳其皇對在整理着衣襟的玲瓏手，道：「玲瓏手，你從上面看下來，情形怎麼樣？」

玲瓏手的聲音，在土耳其皇和哥耶四世的耳機中響起，道：「偉大極了，我想至少有十萬人在觀看我們的演出，天台上一個人也沒有了！」

土耳其皇道：「該動手了！」

× × ×

「中國人」和年輕人看得很清楚，直昇機打了一個盤旋，又飛了回來，這時候，他們才發現玲瓏手他們行事的周到，因爲那架直昇機竟是髹着當地警方的標誌。在這樣的情形下，有警方的直昇機在空中盤旋，更不會有人注意了。「中國人」道：「一枚炸彈？」

年輕人道：「當然，玲瓏手的責任不輕，他得正確地在酒店天台上炸一個洞，這個洞，必需要在放保險箱的那間房間的頂上，要是弄不準方位，他們就得不到保險箱了，他必需飛得更低些！」

「中國人」吸了口烟，深深噴了出來道：「別替他担心，他一定做得到的！」

× × ×

直昇機飛到了酒店的上空，幾乎是停在半空之中，玲瓏手望着酒店的天台，從瞄準器中辨定了位置，然後昇高，一枚炸彈就在他昇高的同時，落了下去。

當炸彈在酒店天台爆炸的時候，直昇機飛得更高，但是不等爆炸的烟霧散去，直昇機又降低，從直昇機的機腹之中，垂下了一隻巨大的鐵索網來，鐵索網從炸開的洞中，直垂了下去。

而土耳其皇和哥耶四世早已在爆炸後進了房間，鐵索網一沉下來，他們就將之套在保險箱上，他們自己也拉住了鐵索網，鐵索網立時又向上昇了起來。

等到直昇機吊着保險箱和兩個人昇高的時候，所有聚集在街上的人，都大聲叫

了起來，玲瓏手估計得不錯，看他們演出的人，至少有十萬以上，也正因爲有那麼多人，所以當警車想去追逐的時候，才發現滿街全是人，根本沒有法子移動一步。

直昇機轉速飛遠，土耳其皇在半空中，甚至連連在揮着手，像是他眞是皇帝，在檢閱他的子民一樣。

直昇機迅速飛遠，「中國人」和年輕人一直看着，他們知道，這架直昇機，再也不會在世上出現了！

他們一直等到直昇機在望遠鏡中，也只剩下了一個小黑點，才挺直了身子。

年輕人吁了一口氣，道：「他們成功了！」

「中國人」「哼」地一聲，說道：「花了幾千萬美金的本錢，只弄去了一大塊廢鐵，這種買賣，簡直不是人幹的，太蠢了！」

年輕人看來有點難過地搖着頭。

而當他們在嘆息的時候，玲瓏手已經飛到海面上，離城市很遠了。

警方封鎖了酒店前的那條街道，在酒店四周圍佈防，可是每一個警員，只好睜着眼，看着直昇機吊着兩個人和一具巨大的保險箱，迅速飛去，等到警方的直昇機起飛去追踪時，大海看來是如此平靜，根本一點踪跡也沒有了。

而那個流亡政客，在和他的保鏢、情婦、女兒等人，一起離開酒店之後，就立即來到了他們的車子之中，他們的車子，全是經過改裝的，以流亡政客那架而論，在外型看來，有點像普通的客貨兩用車，但是事實上，這輛車子，不但有着防彈鋼板，不碎玻璃等種種安全設備和極其舒適豪華的內部，而且還配有九公升的汽缸，可以發出強大的馬力，隨時達到兩百四十公里的速度！

流亡政客躲進了汽車之中，他的忠心耿耿的保鏢，立時圍住了汽車，或者說得詳細一點：他自他自己國家帶走的誓死效忠的保鏢，貼着汽車站着，有兩個伏在車頂，而他僱來的護衞隊則團團圍在外邊。

車子停在街角處，後面有掩蔽，照這種情形來看，有什麼人要對這個流亡政客有不利的行動，至少得有一連以上的軍隊，還得配備一輛坦克車和若干重型武器，才能夠達到目的。流亡政客在車中，沉着臉，還是戴着黑眼鏡——雖然戴着黑眼鏡，他是殺氣騰騰的，他的心中，正十分惱怒。

流亡政客那時候，還不知道他自己的那具保險箱，已經被人炸開了屋頂，用直昇機吊走了，他之所以發怒，是因爲他剛才走得實在太狼狽了。而且從他自己的國家被轟下台來，倉皇逃出之後，他對匆匆忙忙地離開一處地方，起了一種異樣的敏感。

現在他雖然仍然擁有大量金錢，可是和權勢已經絕了緣，而他是幾十年來，手握生殺大權，無人敢於忤逆他意思的人，這時，竟然因爲一件小小的意外，而令得他要倉皇逃命，那令得他一想起來，就覺得是奇恥大辱。

通過車中的無綫電話，他不斷得到外面的消息，當地的警局還特地來問他，是不是需要特別的保護，而遭到他斷然的拒絕。

所以，當酒店頂樓的屋頂被炸開，流亡政客的那具保險箱，在上萬人的注視下被吊走之後，警方的高級人員，分成了兩路，一路直衝進酒店去查勘情形，另一路，來向流亡政客報失的時候，還和圍在路旁的護衞隊和保鏢，起了小小的衝突，幾乎開起火來。

兩個高級警官，不但要將證件交給對方詳細審閱，而且還等着，等對方去查訊，這才繳下了武器，進入了車廂，見到了那流亡政客。

當兩個警官說出了保險箱被直昇機吊走的經過之後，流亡政客的臉色鐵青，面肉顫動着，厲聲道：「你們幹了些什麼？就看着我的保險箱叫人弄走？」

那兩個警官神情有點苦澀，一個道：「我們已經展開了海陸空三路的追截，相信可以追回來的！」

流亡政客臉上的肥肉，又不由自主地抽動了幾十下，而且，他的臉色看來不是鐵青色，而是在鐵青色之上，蒙上了一層死灰色！

因爲在那一剎間，他想到，他的生命並不安全！

雖然他有誓死効忠的保鏢，雖然他每到一處地方，就僱上了百個護衞隊員，但是他並不安全！像剛才發生的事情，如果對方的目的，不是在那具保險箱，而在要他性命的話，炸彈能炸穿大酒店的屋頂，難道還炸不碎他的天靈蓋麼？

照這樣看來，他在瑞士的那幢別墅，還得另外設計過，就算不裝上幾具高射炮的話，至少也得有一套雷達設備，可以偵查每一件在空中飛過的物體！

一個警官又道：「請閣下接受我們的特別保護，因爲——」

流亡政客不等他講完，就道：「不必了，我到瑞士去，立即就走！」

兩個警官互望了一下，一個又道：「希望閣下對這件事，別太渲染，因爲封匪的手法，實在太特殊了，而且事先借了『黑色九月』的名稱，我們實在是措手不及，但我們有信心找到封匪，而且，聽說那具保險箱是無法打開的，是不是？」

流亡政客的臉色，漸漸緩和了過來，他突然笑了起來，道：「當然是，爲了這件事，我要招待記者！」

兩個警官吃了一驚，面面相覷，流亡政客已轉頭，對站在身後的女婿道：「通知出去，我在機場舉行記者招待會！」

他的女婿答應了一聲，立時拿起了電話來，那兩個警官想有異議間，兩個身形紮實的保鏢早已攔在他們的身前，將他們轟下車去了。

衝進酒店的那一隊警官和警員，首先發現，整座酒店，除了頂樓之外，幾乎沒有遭到什麼破壞，炸穿了屋頂的炸彈，一定是第一流專家特別設計的，趕到來檢查的爆破專家，口中雖說沒有什麼，可是心中也暗自佩服，他心中也很有數，能做出這種精巧絕倫，算計得如此準確的炸彈來的人，世界上沒有幾個。

屋頂被炸開的洞，約莫有六呎直徑，那間豪華佈置的房間，自然毀壞不堪，可是就在下一層，却不過只是震碎了幾塊玻

璃而已。

原來放保險箱的地方，堆滿了炸下來的水泥塊，屋頂大圓洞的四週，扭曲的鋼筋伸展着，看來像是一些蜘蛛爪似的，醜惡得很。

在大酒店的通訊室中，兩個廣播員昏迷不醒，一卷錄音帶，代替了原來播送的輕音樂，這卷錄音帶，就是訛言酒店的每一層都放下了炸彈，而要酒店中的所有人都緊急疏散的那卷。

一個警官拿着那卷錄音帶，在手中拍着，匪徒用這個方法，自然聰明之甚，只有這個辦法，才能令流亡政客的上百個護衞隊員離開天台，也只有這個辦法，才能造成街道上的極度阻塞，是以才令得直昇機吊着保險箱的兩個賊黨離去之際，警方全然無法追趕了！

而現在，保險箱已經失去了，看來唯一要做的，是如何將之追回來！

無數無綫電話打出去，各處交通要道，奉令封鎖、檢查，電台反覆地廣播，勸諭所有的遊艇，不要出海，警方的直昇機，在城市上空，不斷盤旋着，整個城市之中，人人都知道，發生了大事！

奧麗卡公主在刦案發生後五分鐘，在她的豪華套房中接到了電話，她在放下了電話之後，不由自主，喃喃地道：「他激烈了，他眞的激烈了！」

然後，她立時離開了酒店房間，十分鐘之後，她已經在一艘小快艇上，直駛向「中國人」的遊艇，而當她看到「中國人」和那年輕人全站在遊艇甲板上，而且神態顯得如此優閒之際，她也不禁呆了呆。

當快艇靠向遊艇之後，年輕人笑殷殷地走過來，拉她上甲板，「中國人」大聲道：「歡迎！歡迎！剛才你有沒有看到那精彩的一幕？」

公主微笑着，直截了當地道：「你——你們成功了！」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你弄錯了，下手的不是我們！」

公主半點沒惱地，現出她那兩排晶瑩潔白的牙齒，「格格」笑了起來，「中國人」向艙內去張望了一下道：「來看，電視上已經將刦案發生的經過播出來了！」

年輕人扶着公主，一起來到了船艙中，一具電視機的螢光幕上，正在播出刦案發生時的經過情形，和播音員急速的聲音：「本台記者，在刦案發生的時候，幾乎將全部過程，記錄了下來——」

在電視上看到的，是一蓬濃烟，自酒店的屋頂升起，接着，是一架直昇機，迅速下落，再接着，直昇機上懸下網來，然後，吊起了保險箱和兩個人。

那些錄到刦案經過的記者，眞可以得最佳新聞採訪奬，因爲在電視上看到的情形，甚至有這鏡頭，可以清楚地看到，吊在網索上的那兩個人，有一個還在揮着手，他們的樣貌自然也叫人看得清清楚楚。

有的盜賊，在行事之際，要蒙上臉，戴上手套，免得被人認出面目，免得留下指紋，要偷偷摸摸，這一類，總而言之，可以稱爲小賊。而有一類，根本不必遮掩什麼，因爲就算他們掩遮，只要事情一發生，就算是初入行的警察，也可以知道事情是什麼人幹的，這一類人，當然是正牌的大賊了。

哥耶四世和土耳其皇，自然是大賊。

「中國人」望着公主，道：「認得他們麼？」

奧麗卡的臉色有點蒼白的，喃喃地道：「他們也來了，我實在一點不知道！」

年輕人道：「秘密得很，整件事情，連我們也全叫他們騙了過去。」

奧麗卡公主眨着眼，淺淺地笑了一下，道：「他們現在什麼地方？」

年輕人道：「不知道！」

公主接着又道：「你們不是爲這具保險箱而來的麼？」

年輕人道：「只有傻瓜才會打這具保險箱的主意，事實上，他們得到的，只不過是一大塊金屬而已，金屬內的東西，根本無法取出來！」

公主直視着年輕人，道：「我不會輕易相信你的話，除非你將事情的一切經過告訴我！」

年輕人很坦率地道：「好的，事情的開始，是我的叔叔，接到了伯爵的請柬，我代表我叔叔，在馬德里和他們見面，才知道他們要打那流亡政客的主意。」

公主斜睨着年輕人，支着頭，神情很動人，道：「你竟然完全不想參加？」

年輕人道：「對明知沒有結果的事，我不會有興趣！」

公主又想說些什麼，但年輕人作了一個手勢，立時接着道：「不過他們四人和你一樣，全然不信，尤其當時我和我叔叔也來到這裏之後，他們有一套完善的計劃，可是關鍵是在於他們沒有打開保險箱的把握，所以他們以爲我們有這個把握！」

公主很有興趣地聽着，眼珠靈活地轉動着。

年輕人又道：「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今天採取行動，我想，伯爵在探訪我們之後，一定知道我在他身上放了一具偷聽器，所以他在回去和玲瓏手他們見面之後，所講的話中，也沒有一句提及他們的行動，只不過說要監視我們行動，好叫我們認爲，他們根本沒有計劃，但他們居然動手了！」

公主哂然不置可否地望着年輕人，年輕人也笑了起來，指着電視。

電視上，播音員正在宣佈警方的措施，同時勸遊艇不要出海，年輕人指着電視，道：「看，不能出海，你晚上有什麼消遣？」

公主吸了一口氣，播音員又有點氣急敗壞地宣佈：「才接到消息，那是藏有四億美金的保險箱的失主，決定離去，並且在機場舉行記者招待會，本台直接播映，請各位留意收看！」

公主笑了笑，道：「我有節目，看電視！」

他移過了一張椅子，讓公主坐了下來，而他就坐在公主的身邊，而且，將一隻手，按在公主的手背之上，享受着公主柔滑、細膩的皮膚中，所傳出來的那股溫馨，儘管他心中很亂，可是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來。

「中國人」已經離開了那個艙，電視上，在亂七八糟地又放映出那流亡政客當政時的新聞片，一會又是酒店內部的情形

，和訪問着酒店的住客，一個被訪問的老太婆，只是不住叫道：「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年輕人心中疑慮的是，就算這個美人兒相信了他的話，自己的秘密在她手裏，她又會藉此來怎樣對付自己呢？

年輕人心中的焦慮，表面上是看不出來，他甚至進一步，輕輕握住了公主的手，而公主也像是有點情不自禁將頭靠在年輕人肩上，電視上畫面一變，看到了停在機場上，流亡政客的那架飛機。

對於這架飛機，年輕人也不陌生，在馬德里，他在玲瓏手手下拍回來的電影中看到過，播音員的聲音在響着，道：「請大家注意，那位前任總理來了！」

三輛看來一模一樣的客貨車，駛了過來，在那架飛機前的空地上，已停了汽車，和擠滿了人，攝影記者站在車頂上，不斷地拍着照，三輛車一直駛到機尾部份才停下，其中一輛車的車門打開，出來的那個人，是流亡政客的女婿。

他來到預先準備好的擴音器前，道：「我代表我的父親，作如下的宣佈，我的一具保險箱，給强盜搶走了，但是搶走保險箱的强盜，將一無所得，因爲他們絕對沒有辦法弄開那具保險箱！」

聲明如此之簡短，在場的記者有點起哄，當流亡政客的女婿準備回到車上之際，幾個記者擠了過來，大聲道：「我們想問幾個問題，總理先生能不能回答。」

流亡政客的女婿道：「沒有總理先生，但是任何問題，我都可以代答！」

一個記者道：「你說絕對沒有法子打開，是不是包括將保險箱交由最先進的高速度切割術，或者爆炸等在內？」

流亡政客的女婿笑了起來，道：「當然不包括，任何東西都可以用這兩個方法弄開來。」

記者中一陣嘩然，另一個記者叫道：「那麼說，保險箱是可以打開來的了！」

流亡政客的女婿很够鎭定，他道：「各位，高速切割！會使金屬發出上千度的高溫，而爆炸也會產生巨大的破壞力量，這兩種力量，都會使保險箱中的東西，化爲灰爐，甚至化爲氣體，別忘記，在保險箱中的，全是鈔票，全是紙！」

記者叢中，又發出一陣讚嘆聲，又一個記者問道：「請問，你們是不是認爲，匪徒在憤恨之餘，會拚着不要錢，也將保險箱毀去？」

流亡政客的女婿笑道：「如果這樣，他們就是笨賊，而我不相信笨賊會計劃這樣的大刦案。」

又有記者問道：「聽說保險箱中有四億美金，你們是不是準備用相當數量的錢，將保險箱贖回來——如果匪徒提出這樣要求的話！」

流亡政客的女婿顯然早已料到了會有這樣的問題，所以他的回答，斬釘截鐵，來得極快，他道：「絕不，我們一毫錢也不會出，因爲那些錢在保險箱中，始終是安全的，除了知道密碼的一個人之外，誰也打不開，就算隔上十年八年才找回來，錢還是安全的！」

記者叢中又發出了一陣讚嘆聲和議論聲，年輕人向公主望了一眼，低聲道：「可憐的伯爵，可憐的玲瓏手，可憐的土耳其皇和哥耶四世！」

公主蹙着眉，不出聲。

年輕人又問道：「你是不是認爲，你的工廠可以將這具保險箱弄開來？」

公主嫣然而笑，道：「正如他所說，到時，保險箱才被切開一道縫，就會有一股烟從保險箱中冒出來——一股四億美金化成的烟！」

年輕人嘆了一口氣，道：「多麼浪費的結局。」

公主笑了起來，在年輕人的掌心之中，縮回了自己的手，同時，她的身子也縮了起來，她這時姿勢，使人聯想起一頭快出擊的豹，總要先將身子縮起來，然後再陡地彈開來，發出致命的一擊。

年輕人立時提高了警覺，果然，公主明澈的眼睛，望定了他，道：「我要那四億美金！」

年輕人還維持着他應有的鎭定，他很冷靜地道：「你這樣說法，像是一個被寵壞了的小女孩，吵着要天上的月亮，而你，已經不是一個小女孩了。」

公主的眼中，現出了一股冷酷的神情，道：「我要那四億美金！」

年輕人感到自己臉上的肌肉，多少有點僵硬，他道：「要是得不到……」

公主又露出她潔白的牙齒，不過這時，她決不是在笑着，她道：「你一定要得到，不然有什麼結果你自己會知道！」

年輕人陡地欠身，抓住了公主的手臂，盯着她。

年輕人的聲音低沉，是從喉嚨中迸出來的，他道：「你在玩火，你以爲我會任由你將我的秘密，宣揚出去！」

公主揚了揚眉，說道：「當然不會，因爲你一定會替我將那四億美金弄到手中的。」

年輕人慢慢鬆開手來，他覺得自己遇上眞正的對手了，他挺了挺身子，道：「事實上，沒有人可以從那保險箱中得到錢，你爲什麼不去結識那個流亡政客，我看你比他的情婦動人得多！」

年輕人的話，已經含有嚴重的侮辱意味，可是公主却縱聲笑了起來，道：「謝謝你的稱讚，我不是沒有想過這一點，不過我認爲，叫別人去做一件事，比自己親自去做好得多了。」

怒意在年輕人的體內上升，他甚至變得有點惡狠狠地瞪着公主，而公主却笑得更甜了，她指着年輕人，道：「看，你發怒了，你知道麼？當一個人開始發怒的時候，就是這個人知道自己快失敗的時候，我給你三天的時間——」

年輕人叫了起來，道：「絕不行，那保險箱甚至不在我們的手中。」

公主笑了笑，道：「那麼，你說要多少天？」

年輕人用手撫着臉，神情仍然很惱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公主姿態美妙地揚了一揚手，道：「好吧，我不限你時候，你儘快弄到手，就通知我，我並不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

年輕人仍然乾瞪着眼，如果對方是一個男人，他可能早已揮出了他的拳頭，可是，如此咄咄逼人的，偏偏是一個看來如

此艷媚的女人，要不是他不想給對方知道自己眞正無法可施，他會不住長嘆起來的！奧麗卡公主毫不放鬆的聲音組成的尖銳的語句，不住自她齊整、潔白的牙齒中吐出來，她又道：「或許你在想，如果我死了，那麼，你的這個秘密，就不會再有人宣揚出去了！」

年輕人簡直感到沒有了招架的力量，他只喃喃地道：「我——我還不致於這麼蠢！」

公主攤了攤手道：「我也這樣想！」

她嫣然一笑，翩然轉身，向外走去，來到艙門口的時候，她才略停了一停，轉回身來，指着年輕人，道：「你知道麼？你在發怒的時候，看來很可愛！」

年輕人實在無法再忍受下去了，他陡地吼叫起來，道：「快滾！」

公主「格格」地笑着，步伐輕盈，走了開去。

公主走了之後，年輕人不由自地主大口喘着氣，過了好久，他才發現他的叔叔正望着他，看來一直在笑着，年輕人不禁有點惱怒，大聲道：「我看不出有什麼好笑的地方！」

「中國人」走過來，拍了拍年輕人的肩頭，道：「我一直認爲！一帆風順的生活，是最乏味的生活，恭喜你生活多姿多采！」年輕人有點啼笑皆非，坐了下來，「中國人」又道：「猜一猜，玲瓏手他們現在在幹什麼？」

年輕人沒再回答，因爲他根本不用想，也可以知道玲瓏手他們在幹什麼！

玲瓏手、伯爵、土耳其皇和哥耶四世，全在海底，深度是一百六十公尺。

他們四人，都有着最好的潛水配備，相互之間可以通話，他們也準備了最好的工具，而那具裏面有四億美金的保險箱，就在他們的面前，擱在一塊相當平整大石之上，透過潛水面罩上的玻璃，他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具保險箱的每一個部份。

他們在忙碌地工作着，而他們這時所想的相同，那是他們在想像着保險箱的門打開，四億美元的鈔票，在海水中沉浮的情形，那應該是世界上最誘人的舞蹈！

直升機巳被沉在一浬外的另一處海底，伯爵駕遊艇出海，和其餘三人會合，保險箱沉進了海底，一直到他們也潛進了水中，圍在保險箱的旁邊，事情進行到這裏爲止，可以說是順利之極。

但是再下去，事情不是同樣順利呢？

玲瓏手一來到保險箱前，就立時去轉動保險箱門上的數字鍵盤，他只動了一下鍵盤，保險箱就傳出了警號聲，在一百公尺以上的海底，警號聲被掩遮得幾乎聽不到，玲瓏手緩緩轉動着數字鍵盤，自他的潛水盔中，有微音波擴大器，連接到保險箱的門上，如果是普通的保險箱，以玲瓏手這樣的高手來說，不到一分鐘，他就可以在數字鍵盤轉動時，所發出的聲音高低響微的差別上，來肯定那一個數字，才是配合密碼的正確數字了。

可是，整整十分鐘過去了，頭盔下，玲瓏手的胖臉上，巳開始冒着汗，冒出來的氣泡，數量也在增加，這證明他的呼吸急促而不正常，但是他仍然找不到第一個正確的號碼，數字鍵在轉動時，聽起來每一個數字的聲音，全是一模一樣的。

玲瓏手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太老了，耳朵巳經不像以前那樣靈便了！可是事實上，他那種懷疑是多餘的，因爲就在他的身邊，哥耶四世的手中，拿着音波測定儀，以補充玲瓏手聽覺之不足，音波測定儀上的曲綫顯示出，不論怎樣轉動數字鍵盤，都沒有任何差別。

伯爵也沒有空着，他和土耳其皇，正在裝置一套十分複雜的儀器，這套儀器，在陸地上使用，也是極加複雜，何況是在海底，那是一套X光連接電視顯示屏的設備，而使用這一套設備，要具備極其豐富的各方面的專門知識。

玲瓏手的汗越冒越多，在海底的工作，使他有一股窒息的感覺，但是他的手指，還是不停地在轉動着字鍵，那對他來說，就像是一個無休無止的噩夢一樣——毫無結果，但就却重覆着同樣的動作。

一小時過去，伯爵游過來，拍了拍玲瓏手的肩頭，玲瓏手摸着他肥胖的身子，淌了開去，伯爵將巳裝配好了的鏡頭，緊接在保險箱的右側，向土耳皇作了一個手勢，土耳其皇接連按下了好幾個掣鈕，一具在玻璃罩內的電視機，模螢光屏開始閃動，接着，便現出了模糊的東西來。

畫面雖然不够清晰——那是必然的，因爲X射綫要透過極厚的金屬壁，但是也巳經足够使人看得清楚，在螢光屏上所顯示出來的，是一叠一叠的鈔票。

他們四人，都深深地吸進了一口氣，然後，一連串氣泡，自他們的頭盔之中冒了起來，那是令人瘋狂的，他們離整整一箱鈔票，距離不到一尺，而通過科學儀器的幫助，他們還可以看到那些鈔票，可就是碰不到那些鈔票。

齊泰維伯爵緩緩移動着按在保險箱上的鏡頭，希望可以看到保險箱門內的密碼，但是，半小時後，他們在螢光屏上看到的，保險箱的門內的情形，密碼被一塊金屬牌遮着，而那塊金屬牌，是X光所不能透過的，四個人的動作，在五小時之後，都有點瘋狂，他們在海水中手舞足蹈，好像他們巳經得到了保險箱之中的鈔票，但事實上，他們什麼也沒有得到。

時間慢慢地過去，他們四個人的心中，越來越明白，他們得到保險箱中那批鈔票的希望，巳經越來越少了。

可是他們還在努力地工作着，用着各種他們所能想像得到的方法，一直到了兩天之後，他們才略事休息，在他們的遊艇之上，當除了頭盔之後，他們的臉色看來是暗綠色的，就像是海水中海藻！

×　×　×

「中國人」望着遼闊的海面，神態優閒，年輕人站在船舷，看來更是輕鬆，而玲瓏手他們四個人，這時臉色，就算不像海藻，也像是弄汚了的抹布。

齊泰維伯爵雖然竭力想裝出低聲下氣，有求於人的神態來，可是誰也看得出他心中正懷着滿肚子的不服氣，他講話的時候，甚至像在嚷叫，他道：「你……你連去看一看的興趣都沒有？」

「中國人」顯得毫不在乎地道：「這種保險箱，我見得太多了！」

玲瓏手喘着氣，道：「可是你未曾見

過一個，其中有着四億美鈔的！」

「中國人」笑了起來，說道：「不論裏面有什麼，四位，爲什麼你們不肯正視現實呢？只要打不開，那就等於什麼也沒有！」

哥耶四世的眼光，看來像是充滿哀求，他道：「中國人，你去看一看，或許你能打開它來。」

土耳其皇的笑聲很勉强，他道：「要是你能將它打開來，我們一半給你！」

「中國人」嘆了一聲，道：「自從保險箱被你們刦走之後，你們一直在海底，對於岸上的情形，可能不怎麼了解。」

年輕人立時接下去道：「當地警方總動員，而且，請了將近五十個隸屬於國際刑警組織，最厲害的警探到這裏來，你們的照片被印了幾萬分，幾乎每一個警員的手中就有一份，所以——」

年輕人又向「中國人」望去，「中國人」也立時道：「趁你們還有機會逃走的時候，趕快遠走高飛吧！」

齊泰維伯爵大聲道：「不，我要你們到海底，去看看那具保險箱！」

「中國人」和年輕人互望一眼，「中國人」有點無可奈何地道：「好吧，如果你堅持的話！」

玲瓏手叫了起來，道：「好，那還等什麼？」

「中國人」向年輕人使了一個眼色，年輕人轉過身去，在他轉過身去的一刹那，他幾乎忍不住要大聲笑了起來，一切全和他叔叔計劃的一樣，玲瓏手他們，憑着卓越的身手，得到了那具保險箱，可是他們打不開，要來求他們，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知道保險箱沉在什麼地方，而且是由齊泰維等帶他們去！

如果沒有奧麗卡公主的突然出現，那麼，一切眞可以說是十全十美的了！

想到了奧麗卡公主，年輕人的眉心，不禁又打了一個結，他來到駕駛艙，他的遊艇開始慢慢向外駛去。

「薑是老的辣」，在年輕人幾乎忍不住想笑出來之際，「中國人」却還是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對着眼前的四個人，而在他面前的四個人，看來好像有了一綫希望，雖然「中國人」一再表示，他一樣沒有法子打得開那具保險箱，但是他們總有了另外的希望！

遊艇向外駛去，由玲瓏手指點着航程，七小時之後，天色巳經完全黑下來了，他們才到達了目的地，然後，六個人，一起配備了最好的潛水設備，潛下海去，在海底照明設備之下，他們又來到了那具保險箱的旁邊。

「中國人」和年輕人沒有多說什麼，就開始工作。雖然他們兩個人的心中，也知道那具保險箱是根本打不開的，但是他們更知道，最重要的，是要使花了極大的本錢，將保險箱弄到手的那四個人相信這一點，所以他們必需裝模作樣，努力地去做！

要使這四個人相信這一點，並不是容易的事，因爲保險箱中，有四億美鈔，要他們相信這一點，等於是要他們放棄四億美鈔！

世界上，有那一個人肯放棄四億美元的？

在「中國人」和年輕人努力工作間，這四個人也帮着手，提供着意見。他們在海底工作了六小時，才又冒上海面，當頭盔除下來的時候，「中國人」知道自己成功了，因爲在這四個人的臉上神情看來，他知道自己不必再化費什麼唇舌，他們巳經相信這具保險箱是無法弄得開的了！

四個人像是死屍一樣地攤在甲板上，只有從他們肚子的起伏上，才可以看出他們是活人，年輕人拿着酒來，「中國人」道：「我還是那句話，趁你們還能走的時候，趕快走，然後，通知警方，保險箱在這裏，警方找回保險箱，也不會再找你們麻煩了！」

土耳其皇最先坐起來，在年輕人的手中搶過酒來，咕嚕咕嚕喝了半瓶，一面抹着口，一面講了一大串土耳其話，誰也不知道他在講些什麼。接着，是齊泰維伯爵站了起來，他的神情，像是快要被驅進羅馬鬥獸場中餵獅的人一樣，他道：「中國人，借你的通訊室用一用！」

「中國人」點了點頭，伯爵走了進去，年輕人大聲道：「你們那批僞鈔，印得很精美，本錢總可以撈回來的！」哥耶四世陡地呻吟起來，神情苦澀，那是必然的，因爲他們的目的不是行使僞鈔，而是要偷天換日！

齊泰維伯爵在進去了之後，不到五分鐘就走了出來，然後，大家在甲板上，可是沒有一個人出聲，直到看到一架水上飛機飛了過來，玲瓏手才道：「我們下一個行動的計劃，我巳經有了草稿！」

伯爵狠狠地道：「用火箭襲擊那家保險箱製造廠！」

「中國人」呵呵大笑了起來，道：「四位，你們不能因爲自己的失敗，而喪失紳士風度的！」

水上飛機越飛越近，在低空打了個盤旋，就停了下來，恰好停在遊艇的旁邊。

飛機是齊泰維伯爵剛才召來的，機上是他的手下，艙門打開，橡皮艇放了下來，這四個人的神情都有點黯然，上了橡皮艇，向「中國人」揮手道：「再見！」

「中國人」的聲音之中，也充滿了傷感，道：「再見！」他頓了一頓，道：「如果你們不想通知警方，由我來代你們通知也可以！」

玲瓏手連想也沒有想，立時就道：「好，總算這件事，我們也是合作，大家一起分享失敗！」

四個人上了水上飛機，飛機立時起飛，平靜的海面上，被飛機劃出了一道極長的水波，但立時又恢復了平靜，等到水上飛機在視綫中消失之後，「中國人」和年輕人的神情，立時變得緊張了起來，剛才，他們還像是躺在太陽下在晒太陽的綿羊，但現在，却十足是兩頭準備獵食的黑豹一樣！

他們的行動快捷，互相配合得極好，而根本不必再多講什麼話，「中國人」先推開了甲板上的椅子和機艙，年輕人立時開了一塊艙板。

在被移開的那塊艙板之下，是一個長方形的暗格，在那個暗格之中，是一具保

險箱，這具保險箱，和沉在海底的那具，完全一樣，上面纏着鍊子。

保險箱才一出現，「中國人」已經將一具油壓型的起重機，拉了過來，起重機鈎子鈎住了保險箱，將保險箱吊了起來。

而在那時候，年輕人已經配上了潛水的配備，跳進了水中，他一到水中，起重機吊着的保險箱，也沉進了水中，他和保險箱一起向下沉着，一直到海底，直到保險箱落到了那塊大石之上，流亡政客的保險箱之旁。

他解下鍊子，套在流亡政客的保險箱上，流亡政客的保險箱被慢慢地吊了上去，年輕人轉動了一下沉下來那具保險箱的號碼盤，讓沉下來的保險箱，也發出警號聲，然後，他也浮上了海面。

當年輕人升上海面之際，流亡政客的那具保險箱，已經漸漸落到那個暗格之中了，保險箱一出了水面，警號還在响着，聽來極其刺耳，可是當保險箱落進那個暗格之後，聲音就聽不見了，因爲暗格中早有着消除聲音的裝置，年輕人推上艙板，「中國人」將起重機推開去，年輕人再移上椅、桌，一切的經過，不到二十分鐘。

那是他們計劃了千百遍的行動，所以做起來，純熟得就像他們曾經練習過幾遍一樣，順利得一點意外也沒有，然後，他們一起回到艙中，各自吸着烟，「中國人」轉動着無綫電通訊儀的頻率，道：「請郭上校講話，我要報告被刼走的保險箱的下落——」

當他們的遊艇，在碼頭上泊定之後，電視新聞報告已經起勁地報告着這轟動的新聞了：「刼匪刼走了內中藏有四億美鈔的保險箱，可是沒有法子將它打開，宣佈放棄，警方已經打撈沉在海底的保險箱了，這種保險箱的製造人蘇先生，今天早上來到，我現在向他訪問，問一問他這種保險箱的構造——」

電視螢光屏上，出現了蘇振民，蘇振民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態，自然，這件事，是他這種保險箱的最好宣傳，難怪他得意的。

年輕人向「中國人」望了一眼，道：「叔叔，你連蘇振民會來，都料到了！」

「中國人」徐徐噴出一口烟來，道：「他一定來的，他怎肯放過那麼好的宣傳機會？」

年輕人伸了一個懶腰，躺了下來。

接下來的一天，電視上播映的，幾乎全是有關這具保險箱的新聞，保險箱本身不是新聞，但是四億美元，那無論如何是新聞了！

電視上直接轉播警方人員打撈保險箱的過程，在海中被撈起來的不單是一具保險箱，而且還有嘆爲觀止，爲了打開保險箱而備的各種儀器和工具。

不過誰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保險箱在海中吊起來時候，是完整無缺的，根本沒有被打開過。

第二天，已經到達瑞士的流亡政客，也對着上百個記者，發表了聲明，他的聲明，表示他感謝當地警方，也感謝這種保險箱的製造商，他的聲明表示，他從來也沒有憂慮過，因爲他相信，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人可以打開這具保險箱。

流亡政客的聲明更表示，他還會再來，當衆打開保險箱，捐出一部份錢，作爲當地警方的福利基金。

自從保險箱上岸，一直到被運到警局，眞可以說是萬家歡騰，比任何國王出巡還要熱鬧，人人都想看看那具保險箱的眞面目。

保險箱的警號聲一直响着，聲音是那麼刺耳，以致整個警局的上下都聽見，局長郭上校曾請蘇先生停止警號聲，但是蘇振民的回答是除非轉對了正確的號碼，他也沒有法子，而正確的號碼，不是任意選擇的，只有流亡政客一個人知道！

於是，所有的警局人員，就二十四小時不斷忍受着那種刺耳的警號聲，等候流亡政客來到。

流亡政客終於來了。

警方並沒有講出來，是由於接到了通知之後才找到保險箱的，因爲那樣做，會減少警方「神速破案」的功勞。所以，當流亡政客一下他那架私人飛機，又登上了他那幾輛特製的汽車，進入市區之際，警局的高級人員，幾乎全部出動。當天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在講述着警方如何「破案神速」。

而在所有的人之中，最活躍，最起勁的，要算是那位保險箱的製造廠蘇先生了，即使在他逗留在蒙地卡羅的期間，他也接到了上百個訂單，而且，「由於製造成本的提高」，他將保險箱的售價，在短短三天之內，提高了兩次。不過，富翁們總算找到了一個保護他們財產的最佳選擇，就算保險箱的價格一天提高八次，他們也不會在乎的。想想看，世界上第一流的刼匪，已經成功地搶走了保險箱，用比軍事行動更完美的手法得到了保險箱，而且，配備了那麼多開保險箱用的儀器和工具，可是結果還是不得不放棄，使得物主一點損失也沒有！只要想一想這一點，已足夠令得訂單從世界各地飛來了！

流亡政客直接來到了警局大厦中的空地中，空地上搭起了一個台，像是警務處長在周年大檢閱一樣，不過這一次，主角是那具保險箱，或者詳細一點說，是那具「嗚嗚」不斷响着警號聲的保險箱。

警方人員容許兩千人聚集在空地上參觀，這是警方的一個大日子，不但「破案神速」，而且，警方可以獲得一千萬美金的捐贈，這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可以使警方有自己的禮堂，自己的球場，自己的一切。

兩千人中，沒有正式的統計，但是來自各地的記者，至少佔了三百人，其餘有近一千人是有地位人士，受到邀請，至於普通市民，能够進入的，據說全是天沒亮就已經開始排隊的人，眞是够得上轟動的了。

流亡政客要到來的那一天，市區的交通好像也變得擁擠得多，年輕人駕着車，自碼頭前往奧麗卡公主所居的酒店，比預算的時間超出了五分鐘，所以，當年輕人看到公主之際，他的第一句話就是：「對不起，我遲了！」

公主站在窗前，望着下面的行人和車輛，當她轉過身來時，她的臉色很難看，她沉着聲，道：「你是什麼意思？完全放

棄？」

年輕人的笑容，看上去十足是苦澀的和勉强擠出來的，他道：「你也看到了，你當然知道玲瓏手、土耳其皇、齊泰維伯爵和哥耶四世是什麼樣人物！」

公主顯得很煩躁，來回走着，陡地站定道：「當然我知道，何必你提醒我？」

年輕人又嘆道：「他們四個人將保險箱弄到了手，還不得不放棄，你以爲警察是自己找到保險箱的？不是，是他們自知無法打得開它，所以才通知警方的！」

公主冷冷地道：「我也知道，而且，在勸他們放棄的過程中，你和你的叔叔彷彿很起勁！」

年輕人略震動一下，我和他的叔叔，曾力勸玲瓏手他們放棄，這一點，除了他和他叔叔之外，就只有他們四個人知道！

而如今，奧麗卡公主也知道了！

這正和他以前幹過的那件事一樣，只有六個人知道，可是公主也知道了，不但知道，而且用來威脅他！那也就是說，在玲瓏手、土耳其皇、伯爵和哥耶四世之中，有一個人出賣了他！

年輕人一想到這裏，不禁感到了極度的氣憤，可是他隨即心平氣和了。

因爲他立即想到，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是爾虞我詐的，他向那四個人洩露了自己重大的秘密，這一點本來也就是有作用的，作用是在於要那四個人毫無保留地相信他的話，那看來是一着沒有用，甚至有點愚蠢的閒棋，但是天知道，在他們四個人決定放棄到手的保險箱之際，這着閒棋起多大的作用，如今讓公主藉此來威脅自己，只好算是副作用而已！

而如果他們四人，不肯放棄流亡政客的保險箱，又怎會平平安安躺在自己遊艇的暗格之中？自己既然從頭到尾都在利用別人，又有什麼資格去責備人家出賣了自己？但是，無論如何，是誰出賣了自己，這是必需要找出來！年輕人又苦笑了一下，道：「是的，我力主放棄，因爲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奧麗卡公主的眼睜大，年輕人立時又道：「他告訴你的還不够詳細，事實上，我們早巳發現他和你有聯絡，所以避開了他，和另外三個人，商量過一件更機密的決定，這個決定——」

年輕人講到這裏，故意頓了一頓。

奧麗卡公主的呼吸有點急促，立時道：「你們商量了一些什麼？你是怎樣發現我和他——」

公主講到這裏，陡地停住，並且用十分疑惑的眼光望定了年輕人，可是年輕人却完全是一副若無其事的神氣，雖然他已經證明了那四個人之中，的確是有一個人和公主是有聯絡的。

他只是嘆了一口氣，道：「那是他自己不小心，炫耀出來的，事實上，要是我像他一樣，和你有那樣不尋常的關係，我也會忍不住對人炫耀的！」

奧麗卡公主的臉立時紅了起來，而且，在剎那之間，她那種憤怒神情，也有點令人不寒而慄！

年輕人心中暗自好笑，因爲他知道，不必再做任何功夫，出賣他的人就會受到懲罰，會被公主銳利的爪所抓傷，而且，他也可以很容易就知道，誰是那個不識趣的混蛋了。

公主的神情不久就恢復了鎮定，道：「你們秘密決定是什麼？」

年輕人嘆了一口氣，道：「說出來非常洩氣，我們的決定是以後永遠不再去碰這一類保險箱，而且，不作任何對付這種保險箱的計劃，要知道，他們這次花了巨大的本錢，而一無所獲，這是一件極其丟臉的事。」

公主仍然望着年輕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她又露出雪白的牙齒，笑了起來，道：「算是你將我說服了，不過，我們之間，不能就這樣算了，要印度老虎不知道你的秘密——」

年輕人不等公主講完，就作了一個手勢，道：「我同意，算我欠你一樣東西，你喜歡要什麼？要羅浮宮中的蒙娜麗莎的微笑，還是要英國皇帝冠上的大鑽石？」

公主笑了起來，側着頭想了想，道：「我還沒有決定，但是我會通知你的！」

年輕人點點頭道：「我一定答應你，但是你記得，我只欠你一樣東西，你不能藉此永遠勒索我。」

公主笑了笑道：「當然，我想去看看那流亡政客打開他的保險箱，我的請柬可以帶一個伴侶去，你肯和我一起去麼？」

警局門口維持秩序的警員，列成了人牆，擠出一條通道來，讓記者和嘉賓來回走着，當公主和年輕人通過了人牆，來到了警局的空地上時，空地中的人，看來絕不止兩千人。

每一個人都在交頭接耳，但男人聲却全被保險箱所發出的警號聲掩蓋了下去，那種刺耳的聲音，令得有座位的高貴仕女都皺着眉，顯得很不耐煩，但是即使是第一流的富翁，也不是時時有機會可以看見四億元美鈔的，所以並沒有人離去。

公主和年輕人坐了下來，他們的座位離台很近，離保險箱不到二十呎，公主輕嘆一聲，在年輕人的耳際道：「一個七位數字，就阻隔了四億美元，那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年輕人笑着，道：「他對於物主來說，自然公平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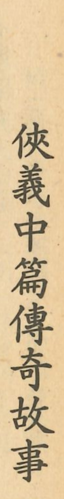
他們在交談着，警局的建築物上，突然响起三排槍聲，每一個人都轉過頭去看，他們看到，流亡政客的車子，已經駛到進來，警方的保安人員圍在車子的周圍，車門打開，保鏢先下車，然後，戴着黑眼鏡的流亡政客也下了車，空地中傳出了熱烈的掌聲。

高層人員擁簇着流亡政客來到台上，蘇振民不知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當他被保鏢當胸口抓住之際，他大聲叫道：「是我製造這保險箱的，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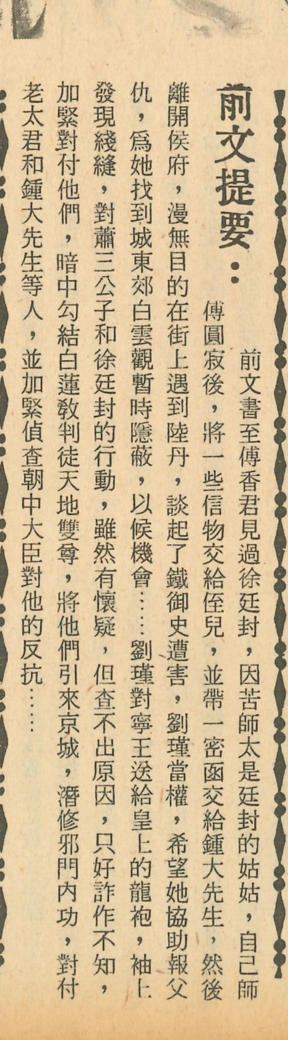
他的叫聲，令得流亡政客抬頭向他望了望，而且還點了點頭，蘇振民整着衣服，也擠上了台，台下也有很多人向他指點着。警方高層人員致了歡迎詞，流亡政客站了起來，蘇振民也忙着站起，搶先來到保險箱之旁。

流亡政客也來到了保險箱之旁，轉動着保險箱上的數字鍵盤。公主取出了一具小型望遠鏡來看着，年輕人却若無其事地東張西望。

（以下轉入第七十九頁）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傅香君見過徐廷封，因苦師太是廷封的姑姑，自己師傅圓寂後，將一些信物交給侄兒，並帶一密函交給鍾大先生，然後離開侯府，漫無目的在街上遇到陸丹，談起了鐵御史遭害，劉瑾當權，希望她協助報父仇，爲她找到城東郊白雲觀暫時隱蔽，以候機會……劉瑾對寧王送給皇上的龍袍，袖上發現綫縫，對蕭三公子和徐廷封的行動，雖然有懷疑，但查不出原因，只好詐作不知，加緊對付他們，暗中勾結白蓮教判徒天地雙尊，將他們引來京城，潛修邪門內功，對付老太君和鍾大先生等人，並加緊偵查朝中大臣對他的反抗……

雙方探情況　難猜悶葫蘆

明珠怔怔的看着小子，小子一面將假鬍子拉下，一面問：「這有什麼不對。」

「沒有——」姜紅杏盯穩了小子，嬌笑。「好英俊的小伙子，怎麼裝做那麼難看的糟老頭兒？」她笑說着一面走前去。「這簡直就是自我破壞形像，罪不可恕。」

小子倒退了兩步。「你再動手我便不客氣，要還手的了。」

姜紅杏「哎喲」一聲。「我怎敢沒上沒下，跟師父動手？」

「師父？」小子又是一怔。

「明珠要拜你做師父，可見得你變戲法實在有幾下子，難得遇上一個好師父，怎能輕易錯過。」姜紅杏接向明珠。「明珠，我們一齊學這個八方鷄蛋怎樣？」

明珠看着小子，一雙纖纖玉手不由自主的藏到腰後，面頰也同時羞紅起來，彷彿抹上了一層胭脂，更見嬌俏，小子不由看呆了眼睛。

姜紅杏看在眼內，心中有數，仍然問：「小兄弟，怎樣了，要多少銀子？」

「銀子不是問題，只要你們喜歡。」小子目光仍然停留在明珠面上。

「什麼時候開始？」姜紅杏移步走近去。「現在？」一隻手隨即抓向小子的肩膀。

小子有意無意偏身讓開。「這裏人多，若是給他們學去了，以後還會花錢來看的？明天晚上初更末二更頭，我在城東郊三里那座山神廟等你們好不好。」

姜紅杏一雙水汪汪的眼珠滴溜溜一轉，嬌笑。「怎麼不好？明珠，記好了。」也沒有再說什麼，回身走過去，伸手牽着明珠往外走。

小子怔怔的目送明珠離開，到驚覺有人走近，南偷已到了他身旁，一面不懷好意的笑容。

「師父——」小子搖搖頭。「該死——」

「話說清楚，該死的到底是那一個？」

「當然是我了。」小子歎了一口氣，道：「我就是喜歡自作主張，不先問問師父的意見。」

南偷微笑。「這一次你沒有做錯。」

小子大喜。「師父也贊成教訓那個婆娘一頓？」

「只怕你教訓不來。」

「有師父在，那有教訓不來的。」

南偷「嘿嘿」的一聲冷笑。「好狡猾的小子，連師父也算計了。」仰首喝了一口酒，怪生氣的偏過臉。

小子嬉皮笑臉的轉到那邊，再面向南偷。「這麼有趣的事情，怎麼少得師父你老人家的一份。」

「最好她只是一個人，那個女娃子沒有跟在身旁。」

「跟在身旁又有什麼要緊，我去招呼她好了。」小子目光又轉向明珠離開的方向。

南偷半身一轉擋在小子面前。「我要不是你的師父，一定以爲你是一個採花賊。」

小子苦笑。「師父又來說笑了。」

南偷左看右看。「這裏就是沒有鏡子，否則也教你看看自己的賊相。」

小子連忙岔開話題。「我們怎樣教訓那個婆娘。」

「這個還用問，自然是隨機應變。」南偷又一聲冷笑。「你既是心不在焉，話還是少說幾句，說多錯多，拿着——」接將一個鷄蛋塞進小子手裏。

小子眞的是心不在焉，手上力道重了一點兒，那個鷄蛋立時「波」的在他手裏爆開，蛋黃蛋白四濺，不由一聲驚呼。

南偷絕無疑問是有心作弄，隨即被放聲大笑，小子看着他，亦只有苦笑。

×　　×　　×

明珠姜紅杏越牆離開紫竹院，也是越牆回來，看情形應該就是神不知鬼不覺，那知道穿出竹林，便給喝止：「站着——」

一聽這聲音明珠紅杏都不由心頭一懍，轉身果然看見老太君手執龍頭杖立在那兒。

「你們到那兒去了？」老太君接問。

「沒有到那兒去。」姜紅杏本能的否認。

「我找遍整個紫竹院都不見你們，還說沒有到那兒去？」老太君怒形於色。

紅杏看見老太君動氣，那裏還敢隱瞞，囁嚅的道：「我只是帶明珠進城去逛一逛。」

明珠怯生生的忙接道：「是我不想悶在紫竹院，慫恿二嬸進城去的。」

「那一個還不是一樣，總之偷出紫竹院就不成，劉瑾已經派人監視着我們，你們不留在紫竹院，外出四處招搖，萬一有什麼失閃，豈不是亂了陣腳？」

「是我們錯了。」紅杏鑑貌辨色，再聽老太君說話的語氣，不敢怠慢，立即認錯。

明珠亦道：「不會有下次的了。」

這句話出口她才省起與小子明天晚上的約會，要將話收回已經不可能，亦不知道如何是好。

太君目光轉向明珠面上，終於一笑。「好，這一次也就罷了，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我一定重罰妳們。」

明珠垂下頭去，太君也沒有再說什麼，搖搖頭轉身離開，看着她走遠了，明珠一吐舌頭，接一笑。「是不是，不會怪責我們的。」

紅杏歎了一口氣。「你最好沒有忘記方才說了什麼。」

明珠一呆，嘟喃道：「我們可是答應了明天晚上……」

「算了。」紅杏搖頭。「話又是你說的，老祖宗怪責下來，我可担當不起。」

「二嬸—」明珠急了。

「我們只是看着有趣，又不是非學不可，就當作沒有這件事發生過好了。」

明珠不由又垂下頭去，紅杏看在眼內，心中暗笑，她原就不希望明珠跟着去壞了她的事。

她也知道沒有她陪伴，明珠不敢一個人離開紫竹院，而且明珠也不熟悉京城的環境。

× × ×

郊野沒有更鼓，可是以小子這種老江湖，只看天色便已經足夠，今夜的天色又是如此清朗，星月分明，要推斷時間方位，實在很簡單。

初更已將盡，仍然未見明珠到來，小子難免有些兒焦急，想到明珠，他不由又想到昨天抓着明珠的纖纖玉手的情形，明珠羞紅的嬌靨立時又彷彿在他眼前出現。

他方自發呆，衣袂聲响，姜紅杏經已掠到了山神廟門外。

「你來了。」他一驚而醒，一躍而起，看見只是姜紅杏一個人走進來，難免一陣失望。

「要你久等了。」姜紅杏笑得花枝亂顫。

「明珠呢？」小子不由自主問。

「她害羞不敢來。」姜紅杏笑接。「不要緊，我學會了教給她也是一樣。」

小子雖然心中有數，那份失望的心情仍然不由深濃三分，姜紅杏接問：「是了，你怎能變出那種多的鷄蛋來？」

小子漫應道：「鷄蛋是老早藏在衣服裏頭，變的人熟練手快，看的人眼慢，看來便像是從手裏變出來。」

「衣服裏頭怎可以藏上這許多鷄蛋？」姜紅杏一面哈哈地笑，一面問：「到底是藏在那兒的？這裏？」她的手從小子襟口探進。

小子大驚急退。「你要做什麼？」

「我是女人也不害羞，你是男人怎麼反而害羞了？」姜紅杏一個身子隨即偎近去。小子再退，姜紅杏「格格」大笑。「我看你，還是第一次親近女人，還未知道其中樂趣。」一雙手接捧向小子的面頰。

小子頭倒仰，雙腳踏着碎步倒退，再退五步，後面已經是牆壁，他腦後却彷彿長着眼睛，後背才站上牆壁身子便偏開，再一個倒翻，從旁邊那扇破窗倒翻出去。

姜紅杏嬌笑着穿窗追出，身子才掠出，笑聲便一頓而停下，窗外竟然是一個水池。

小子顯然早已弄清楚周圍的環境，身形變化恰到好處，穿窗而出，身子往下一翻，雙手抓在牆壁上，一條壁虎也似貼掛在那裏。

姜紅杏也是色迷心竅，但身手反應實在敏捷，半空中滾身，身子一仰，探手便要抓上牆壁，那知道就在這時候，一隻草鞋飛來，正打在她的手掌上，力道雖然並不强，却已足以將她的手掌震開，五指抓不上牆壁，一個身子不由下墮，「噗通」的直墮進水池裏。

池水並不深，姜紅杏才沉下便冒起來，正好看見小子一隻猴子也似雙手抓着牆壁，疾往上爬去，眨眼間便已上了瓦面，也好像知道她什麼時候從水裏冒出來，恰好在那個時候回過頭，作一個鬼臉。

姜紅杏就是最笨也看出小子是存心作弄自己，面色一變，眞氣接一提，一個身子從水裏冒出來，一翻，雙掌接拍向水面，掌風激起了一般水柱，姜紅杏借力反彈，身形天馬行空般跨出，追向小子。

小子一見一陣手忙脚亂的反應，踏着瓦面急急開溜。

「那裏跑！」這句話出口，姜紅杏身形已往瓦面落下，也就在此際，她突然發現南偷一面笑容的仰臥在面上，手中一個大紅葫蘆正向她脚底下迎來。

她驚呼未絕，大紅葫蘆已撞上，力道雖然一樣不怎樣强烈，却已將她撞飛回去，半空中無處着力，立時又墮進水裏。

南偷大笑而起，赤着一隻脚追向小子的方向，方才姜紅杏吃了那隻草鞋飛來的一着，當然又是他的傑作。

小子亦開懷大笑，手舞足蹈的，脚下的瓦面紛紛被踏碎。

姜紅杏再從水裏冒出來的時候，南偷小子師徒經已不知所踪，她沒有破口大罵，銀牙却差一點被咬碎，眼瞳中盡是怨毒，下一次若是遇上，無論她用什麼手段報復也不值得奇怪的了。

× × ×

劉瑾這個時候正在喝悶酒。

皇甫忠義兄弟、常勝、殷天虎都在，也全都知道劉瑾之所以悶悶不樂完全是因爲那件龍袍。

寧王獻上那件龍袍表面便已經不安，即使是一般人送出的禮物，也會小心檢查，何況是獻上當今天子，龍袍的衣袖內絕無疑問是藏着東西，至於是什麼東西，到現在仍然毫無綫索。

劉瑾唯一知道的只是皇帝近日的神態已變得開朗，也所以他的心更加不舒服。

一個心腹也就在這個時候進來稟告：「有一個郎中在門外徘徊，頻呼有心藥能醫心病。」

劉瑾一聽面上便有了笑容。「心病還須心藥醫，難得有這麼一個妙郎中，還不快快請進來？」

那個心腹退出，皇甫義忍不住問：「九千歲有病何不找御醫？」

這句話皇甫忠要阻止也來不及，只恐劉瑾生氣，那知道劉瑾仍然一面笑容。「這個病御醫是沒辦法的，似乎我的運氣還不錯。」

皇甫義方要再問，皇甫忠已截住。「九千歲可要我們安排一下。」

常勝淡然插口道：「來的不過是一個郎中，再說我們這些人不是合作已慣？」

皇甫忠一怔點頭，劉瑾隨即微笑道：「大家不錯一身好本領，但處事鎮定，還是我這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九千歲。」

常勝也不能不同意。

× × ×

「家傳秘方專醫奇難雜症，心病不安，一顆見效。」賣心藥的郎中是一個中年人，在門外徘徊不去，也重覆着同一句話，一直到劉瑾那個心腹來到他面前，說一句：「九千歲有請。」

他面上的肌肉却彷彿經已僵硬，一些表現反應也沒有，默默的跟在劉瑾那個心腹後面。

這都在陸丹眼中，他藏身一條小胡同內，一直都是監視劉瑾的私邸，看機會行事，這也不是第一天，到現在爲止他仍然找不到任何機會，却意外的發現了這個賣心藥的郎中。

這個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跑到這裏來賣心藥？陸丹實在奇怪。

× × ×

「你說你有家傳秘法，專醫奇難雜症？」劉瑾看到這個郎中，笑容更盛。

「尤其是心病。」郎中恭恭敬敬的。

「我正患心病，吃盡了宮中靈丹妙藥，仍然不見效。」劉瑾歎了一口氣。

「那便要一試在下的家傳仙丹了。」郎中伸手進囊中。

皇甫忠義兄弟、常勝、殷天虎不約而同身形一動，劉瑾若無其事，只是說：「聽你的口音不像是北方人？」

「在下來自南方。」郎中從囊中取出一個玉盒，目光轉落在皇甫忠義等人的面上。

劉瑾目光順着一轉。「他們都是我的心腹，你有話儘管說。」

郎中突然跪倒，雙手將玉盒高捧。「在下寧王府雪漫天，王爺吩咐在下向九千歲請安。」

劉瑾輕「哦」一聲。「原來是寧王府四季殺手之一，起來說話。」

「謝九千歲。」

「王爺可好。」劉瑾接問，也不去接那個玉盒。

「尙好，有勞九千歲掛心了。」

劉瑾淡笑。「我要掛心的事實在多了一些，中午王爺有消息來，說是知道我心裏有病，已着人將藥送來。」

「心藥正在玉盒內。」

劉瑾目光這才落在玉盒上。「玉盒上封蠟之外，還有王爺的私印啊。」

雪漫天應道：「王爺只望九千歲能夠放心，玉盒一路上都安全，留待九千歲親手開啓。」

「很好。」劉瑾目光却轉向皇甫忠。

皇甫忠會意，立即上前將玉盒接過，劉瑾再吩咐：「打開！」

皇甫忠隨即將玉盒一轉向着雪漫天，再以指甲挑落封蠟，才將玉盒打開，玉盒內若是藏有暗器，第一個遭殃的便是雪漫天。

雪漫天意料之內，神色不變，若無其事，玉盒也並無機關裝置，內舖錦緞，上放一顆鴿蛋大的蠟丸。

常勝一旁隨即道：「屬下斗胆替九千歲將蠟丸打開。」右手同時將蠟丸拈起來，也不見怎樣用力，蠟丸便碎落，露出了藏在蠟丸內的一張薄紙。

那張紙有如蟬翼一樣，當眞是薄得可以，上面密密麻麻的寫滿了蠅頭小字。

劉瑾接過那張紙細看了一遍，微笑道：「皇上也未免太過慮了，我只是看見他年紀輕，經驗不足，暫時替他打點一下朝政，他却是誤會我要謀奪他的皇位，暗中通知王爺準備救援，平白鬧出這許多事來。」

雪漫天道：「王爺也是這個意思，將回函密封中在袍衣袖裏獻上，只要皇上安心。」

劉瑾打了一個「哈哈」道：「現在連我都安心了，王爺果然高明，我這麼重的心病，一丸即癒。」

「如此請九千歲留下幾句話，好使在下回覆王爺。」雪漫天神態更加恭敬。

劉瑾不反對，立即吩咐準備文房四寶，用的紙也是薄如蟬翼的一種。

信寫好摺成小小的一塊，放在一枚銅錢內，銅錢由兩片銅片合成，中空，將信放進，常勝才將那兩片銅錢合上，一按一抹，邊緣立即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雪漫天看在眼內，目光不由亮起來，劉瑾接吩咐道：「這枚銅錢你千萬不要花掉。」

「在下一定會小心收藏起來。」雪漫天小心翼翼的從常勝手中接過那枚銅錢。

「隨便放着好了。」劉瑾帶笑搖頭。「你若是特別收藏，無疑是告訴別人那枚銅錢有問題，否則是沒有人會在意的。」

雪漫天一想也是，只有一聲：「多謝九千歲指點。」

「可要我派人送你一程？」

「在下這一次上京只是一個人。」雪漫天對自己的武功當然有一定信心。

他也沒有留下住宿，夤夜離開。

× × ×

走不了多少路雪漫天已發覺陸丹跟在後面，到底是老江湖，經驗豐富。他沒有加快脚步，也沒有考慮到躲開，若無其事的，只是耳目更在意，一心要弄清楚追踪的一共有多少人。

陸丹看不出，只以爲自己已夠小心，不爲雪漫天發覺，到了僻靜的地方再也按捺不住，身形一快，三個起落，從天而降，落在雪漫天面前。

雪漫天完全是驚懼的反應，他裝得很像，最低限度陸丹並沒有發現他在使詐。

「你是什麼人？」雪漫天的語聲也在顫抖。

「你又是什麼人？」陸丹反問。

「我只是一個賣藥郎中……」

「你在騙那一個？」陸丹突然出手，一掌拍向雪漫天的胸膛。

雪漫天竟然不懂得閃避，應掌倒翻，摔倒地上，一面呻吟一面掙扎爬了起來，不等陸丹走近，已大叫饒命，道：「小人身上只有三両銀子，只要你老人家高抬貴手——」

「廢話——」陸丹喝住。「你進去劉瑾的私邸有何目的？」

「小人賣藥，剛途經九千歲的府邸門外……」

陸丹截問：「你是那兒的人。」

「是這裏的……」

「又來胡說了，聽你的口音，分明是南方人，一個南方人千里迢迢到來京城，又故意在劉瑾府外徘徊不去，再說，以劉瑾今日的地位，府中大夫最少有十個以上，那會要你的藥來治病？」

「小人賣的是心藥……」

「我正要看你這個心藥是什麼樣子？」陸丹隨即伸手抓向雪漫天的藥囊，雪漫天藏在袖子裏的暗器，也就在這時候射出來。

陸丹的反應不能說不敏銳的了，機簧聲入耳身形便倒翻，長劍同時出鞘，護在胸前，射來的十四枚暗器十三枚被他閃開，還有一枚仍然射進他的胸膛。

那種暗器非常奇怪，尖端嵌着倒鈎，當中却是空的，一入肌肉，鮮血立時經由管子噴射出來，乃是經過特別設計，專破內家眞氣，而且是殺傷力頗强的暗器。

陸丹驚覺，不敢怠慢，立即伸手封住了管口，劍勢接展開，刺向雪漫天。

不等劍刺到，雪漫天的身形已倒翻開去，倒躍上後面一株高樹，雙手揚處，暗器又是飛蝗般射出。

陸丹方待提一口眞氣，拔起身子，傷口便一陣劇痛，那口眞氣竟然提不了起來，但劍勢仍然輪轉，及時將射來的暗器封開，再看雪漫天，已然一連換了三個位置，來到一株更高的樹上。

雪漫天也只是一聲冷笑，身形再展開，高樹上飛掠，眨眼間便已消失在黑暗之中。

他若是有意殺陸丹，以他的心計經驗，也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但他身負重任，又不知道陸丹到底是什麼人，在可以安然離開的情形下，當然是立即離開。

那一聲冷笑就像是錐子一樣刺進陸丹的心窩，他總算明白武功就是再好，經驗不足再加上粗心大意，還是不免傷在這個郎中的手下。

要追是追不下去的了，唯一他放心的是傷口劇痛，所中的並非毒藥暗器。

× × ×

雪漫天離開，劉瑾便陷入沉思中，一個身子躺在軟榻上，閉上了眼睛，沒有人敢驚動他，殷天虎常勝皇甫兄弟甚至話也不說一句，他們已經很清楚劉瑾的脾氣習慣。

一直到他張開眼睛，四人才移動脚步上前來，又是皇甫義搶先開口：「恭喜九千歲。」

劉瑾輕「哦」一聲。「何喜之有？」

「寧王原來一心効忠九千歲，龍袍一事九千歲再也不必掛在心上……」

「小小一個寧王，又遠在江南，原就不必掛慮。」劉瑾淡然一笑。

皇甫忠接道：「據知寧王座下養有一羣武林高手，如蕭三公子之輩，也甘於爲他効命，雖然不足爲患，終究也是麻煩，若是……」

劉瑾笑截。「你們相信寧王？」

皇甫義方待答話，却給皇甫忠按住，常勝即時插口：「他連往來的書信也送來給九千歲……」

「這正是這個人狡猾的地方。」劉瑾微喟。「他人在江南，心却在京城，一方面秘密與皇帝書信往返，一面却與我暗通消息，居心叵測。」

常勝詫異地。「九千歲完全不相信這個人。」

「他到底是姓朱的，沒有理由投靠外姓人。」劉瑾冷冷的一笑。「不管他是否另有所圖，這個人必須小心。」

常勝更奇怪。「聽九千歲說，這個人並不是一個聰明人。」

「也許他正是要我們這樣想。」劉瑾語聲沉下來，道：「暫時我還看不透這個人。」

「我們應該派人追踪雪漫天——」

「你以爲寧王會不會考慮到有此一着？」劉瑾又搖頭。「這個雪漫天倘若只是被用來迷惑我們的注意，追踪他便是一種浪費。」

「九千歲不能肯定……」

「所以要你們加倍小心。」劉瑾又閉上眼睛，陷入沉思中。

× × ×

暗器雖然沒有毒，但因爲嵌着倒鈎，要拔出來可也不容易，陸丹只有找傅香君，他知道傅香君精通醫術，當然，傅香君若是不在京城，又或者非要立即將暗器拔出來不可，還是要自己動手拔的。

在傅香君來說這果然是一件容易事，她先將傷口附近的經脈封閉，再將暗器的倒鈎剪斷，拔出管狀的部份，才將倒鈎小心翼翼地一一拔出來，然後敷上金創藥。

陸丹抬手方要將封閉的經脈解開，傅香君已搖頭。「六個時辰之後經脈自然會解開的。」

「不能夠現在解開？」

「這會血流不止，影响所及，只怕要四五天才能夠復元，旣然可以避免，爲什麼不避免？」

陸丹歎了一口氣。「想不到這個暗器如此厲害。」

「幸而你沒有當塲拔出，否則，附近的經脈，不難全都被倒鈎割斷，可就麻煩了。」

陸丹苦笑。「我也有這個企圖，可是一動便非常疼痛，原以爲並不是毒藥暗器，想不到比毒藥暗器還要厲害。」

「毒藥暗器只要用藥適當可以將毒性驅出，經脈斷了可是不容易接回，一個弄不好還有後患。」

「幸好有傅姑娘在。」

「這種暗器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劉瑾手下能人衆多，你必須要小心，以後莫再輕舉妄動。」

陸丹不由一聲長歎。傅香君搖道：「我知道你是要找到劉瑾企圖謀朝簒位的證據。」

「只有這樣我才能夠立即替家父洗脫寃屈。」

「未必——」傅香君搖頭。「劉瑾禍國殃民，人盡皆知，你以爲皇帝完全不知道？只怕是權勢太大，連皇帝也不得不避忌三分。」

陸丹沉吟道：「以我從先父口中所知，皇帝一直被蒙在鼓裏，奏章根本送不到皇帝手上。」

傅香君心念一動。「也許可以找一個能夠接近皇帝的人來帮忙。」

陸丹立即搖頭。「朝中的大臣大都已屈服在劉瑾的權勢下，還有那一個敢與他作對。」

傅香君懷疑地問道：「安樂侯難道也是？」

「安樂侯？」陸丹怔一怔。

傅香君接着問道：「你不知道有這個人？」

陸丹搖頭，道：「這個人應該不是劉瑾那種人，只是奇怪他一直都沒有什麼行動。」

「會不會他完全不知道劉瑾的——」

傅香君一頓搖頭。「這似乎沒有可能，可是這個人終年在江湖上走動，就是有這種情形亦不奇怪。」

陸丹不由又問：「你認識他？」

傅香君正要回答，一個武當派弟子便進來禀告，有一個姓鍾的老人帶着一個叫做蘭蘭的小女孩來找她。

這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傅香君在京城住下來之後，經過安樂侯府也會進去陪伴蘭蘭玩耍，告訴蘭蘭她住在什麼地方，只是這個時候到來，正是時候。

「蘭蘭就是安樂侯的女兒。」這句話出口傅香君便決定走一趟安樂侯府。

× × ×

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巧，鍾大先生原是要出外訪友，蘭蘭却糾纏不清，明知道蘭蘭一定不會喜歡講經論道，悶在一旁，所以路經白雲觀，省起傅香君，鍾大先生立即考慮到將蘭蘭交給傅香君看管，蘭蘭當然不會反對，在她的心目中，跟着傅香君開心得多了。

傅香君願意送蘭蘭回去安樂侯府，鍾大先生自是求之不得，他原就沒有忘記苦師太遺言拜託他撮合徐廷封與傅香君的姻緣，苦於不知道如何穿針引綫。

他當然不知道傅香君完全沒有考慮到那方面，這一次願意送蘭蘭回去，主要是一見徐廷封，跟他商量如何去帮助陸丹。

傅香君却也到底是一個江湖人，與徐廷封認識也沒有多久，對徐廷封根本談不上瞭解，否則絕不會因爲這個原因造訪徐廷封，而選擇今天，更就是一個錯誤。

傅香君並未發現有什麼不妥，誤會也因而發生。

× × ×

回到安樂侯府蘭蘭已有些疲倦，仍然牽着傅香君直闖內堂找徐廷封，一面跑一面嚷，除了聾子相信沒有人不知道傅香君來了。

徐廷封等在內堂，看見傅香君蘭蘭進來，神態有些兒奇怪。

傅香君看不出，徐廷封說話也是客客氣氣的，一再提到空不出時間陪伴蘭蘭，好像巴不得她立即離開。

她却也聽不出，以爲徐廷封只是以不能陪伴蘭蘭深感抱歉，而且乘機說出她要說的話，當然也是由徐廷封的空不出時間說起，道：「侯爺身在朝廷，肩負重任，當然不能夠像我們這班江湖人這樣，終日閒蕩。」

徐廷封以爲傅香君是自嘲，連忙道：「我倒是希望做一個江湖人，樂得清閒自在……」

傅香君急不及待截道：「江湖人雖然最重一個『義』字，不在乎名利。」

「不錯，名利只是身外物，富貴浮雲是……」

「江湖人爲一個『義』字不惜血濺七步，朝廷中的大臣若是也有這份豪氣，又何愁國不泰民不安？」

徐廷封終於發覺傅香君話中有話，奇怪的看着她。

「未知侯爺可曾聽說過鐵御史陸還這個人？」傅香君接問。

徐廷封恍然大悟。「這個人我雖然不熟悉，却是認識的。」

「侯爺你當然也知道他是因何致死的了？」

「這種私人恩怨，不說也罷。」

看來侯爺並不清楚這件事，倘若只是私人恩怨，我也不會走這一趟。」

「姑娘跟鐵御史是什麼關係？」

「他的兒子陸丹是武當派的弟子。」

「姑娘說識陸丹，有關鐵御史的一切我亦是從陸丹口中得知？」

「侯爺難道懷疑這並非事實？」

徐廷封目光一轉。「片面之詞——」

「劉瑾是怎樣的一個人侯爺難道還不清楚，鐵御史所以被殺害，分明就是排除異己。」傅香君只當徐廷封不清楚，接又道：「還有他自號九千歲，私設內殿，濫用私刑……」

「傅姑娘——」徐廷封終於忍不住截住。「你千萬不要胡亂猜測。劉總管乃是皇上的心腹，專職替皇上打點一切。」

「侯爺意思是，這一切都是皇上的旨意？」

「這個——」徐廷封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傅香君細看了徐廷封一遍，忽然問：「侯爺難道也害怕劉瑾？」

徐廷封環顧一眼：「朝廷的事傅姑娘還是不要過問。」

傅香君眼瞳中露出了失望之色。「看來我是看錯了人，來錯了地方。」

「傅姑娘——」

「小女子多謝侯爺不殺之恩。」傅香君倏的一揖。

「這句話怎樣說？」徐廷封很奇怪。

「說劉瑾壞話的據講都不得善終，侯爺沒有將我送到劉瑾那兒治罪，已經萬幸，怎能不感激？」

（未完・九）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虯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奇俠諸葛酒尊追查展獨飛下落，來到鄺家莊，據鄺火說被一位穿白衣的少女刦走，正在無法追查，又遇到郭冷魂負傷來到莊上，說出他已殺了象如魔僧和趙王八，又中了血花蓮掌，趕來找岳小玉……說話之間便昏迷不醒，衆人正在措手不及，忽然來了神醫公孫咳，說是奉父親公孫我劍之命來救治郭冷魂，經過他一番搶救之後，因毒性過劇，只能延續生命一個月，便提出如要治癒，只能到飲血峯求血花宮宮主練驚虹求解藥解救，自己的藥力只能到此爲止，說完便走了，諸葛酒尊提議決定上飲血峯求救，只帶鐵老鼠照應郭堡主，一齊前往……

隱盜不露相　風流一段情

只見岳老石用手抹了抹一張椅子，而他才坐下去，椅後就有一條蜥蜴受驚地竄了開去。

岳老石把椅子抹了幾下，然後就坐在椅上。

岳小玉心想：「這霉椅還不坍塌下來，倒也算是個奇蹟。」

只見岳老石坐在椅子上左右顧盼，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二十年，轉眼又已二十年！」

岳小玉心中納罕：「二十年，那是甚麼意思？是不是說這屋子的屠夫已經死了二十年？」

岳老石又沉默了很久，才緩緩地接道：「你眞的很想成爲一個武林高手？」

岳小玉道：「做不做高手都沒相干，但總不能做個小豬。」

岳老石臉色一沉，倏地喝道：「這句話才是眞眞正正的放屁！」

岳小玉一懍，岳老石接着又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身爲武人，永遠只能往高處攀，若是不倫不類，倒不如甚麼武功都不練。」

岳小玉吸了口氣，道：「孩兒還是不怎麼明白。」

岳老石冷冷一笑，道：「只要功夫深，鐵杆也能磨成針，人在江湖，也只有頂尖兒的第一流高手才能幹出轟轟烈烈的大事。」

岳小玉雖然心中大不以爲然，但一時間却也想不出甚麼說話來加以反駁，也就只好點了點頭，道：「也許如此。」

「甚麼也許如此？根本就是如此！」岳老石哼的一聲，道：「你可知道，這屋子從前的主人是誰？」

岳小玉道：「是個屠夫。」

岳老石搖搖頭，道：「不，這屋子從前的主人，並不是甚麼屠夫，我以前只是隨便亂說而已。」

岳小玉「哦」的一聲，忖道：「老子騙兒子，那是稀鬆平常之極的事，我自然不會怪你來着。」但心裏却又很想知道其中眞相。

只聽見岳老石嘆了口氣，又道：「這屋子的主人，其實是一個武林高手，但他在江湖上完全沒有半點名氣。」

岳小玉奇道：「既是高手，又怎會是藉藉無名之輩？」

岳老石道：「你這句說話就已經錯得厲害之極，在江湖之上，有不少高人異士，都是生性淡泊，視富貴功名如浮雲的，他們既不願意揚名於天下，自然也就不爲一般武林中人所認識了。」

岳小玉道：「但你一定是認識他的，對嗎？」

岳老石道：「當然認識，而且已認識了很久很久，那情況就像是你和胖寶寶一樣。」

岳小玉道：「那麼說，你們是很要好的老朋友了？」

岳老石緩緩地點一點頭，說道：「是的，咱們可以隨時都把自己的性命，交付到對方的手上，而且從來也沒有半點懷疑過。」

岳小玉問道：「那位高手，年紀有多大？」

岳老石道：「比我大一點點，所以，你該稱呼他伯伯。」

「伯伯？」

「是的，是慕容伯伯。」

「慕容伯伯！他原來姓慕容，」岳小玉眸子裏閃動着光芒，道：「我聽人說，武林中有四大姓族，其中以慕容和南宮兩大世家人材最爲鼎盛。」

岳老石道：「從前的確如此，但近十餘年來，安徽的容氏世家和公孫世家也是

人材輩出，他們的聲勢已絕不在前兩者之下。」

岳小玉道：「那麼，以前住在這裏的慕容伯伯，是不是屬於慕容世家的人？」

岳老石頷首說道：「不錯，他本來的確是慕容世家的一份子，但慕容世家的人都不肯承認他姓慕容。」

岳小玉道：「爲甚麼？」

岳老石道：「他是個私生子。」

岳小玉年紀還細小，對於「私生子」這個名詞還不怎樣瞭解，但岳老石也沒有再詳細地闡析下去，又自接道：「但這位慕容伯伯的性格十分堅忍，雖然在很惡劣的環境下長大，但依然學會了一身驚人的武功。」

岳小玉道：「他練的是不是慕容世家的功夫？」

岳老石搖搖頭，道：「不，他很有骨氣，除了姓慕容這件事改不得之外，他連慕容世家最基本的劍法也不屑去學。」

岳小玉奇道：「那麼，他又怎能成爲一位武林高手？」

「是苦練！」岳老石道：「他不練慕容世家的武功，却去練鷹鶴門的『天鷹爪』和『靈鶴劍』。」

岳小玉道：「如此說來，慕容伯伯應該是鷹鶴門的人了？」

岳老石搖搖頭，道：「那又不然，因爲他根本就沒有拜師。」

岳小玉一怔，道：「既不拜師，又怎能練成鷹鶴門的絕藝？」

岳老石道：「偸窺掌門練武，然後自行潛心苦練！」

岳小玉一懍，道：「這可以嗎？」

岳老石道：「不管可以不可以，他終於成功了。」

岳小玉吸了口氣，道：「常聽人說，偸練人家的武功，是大大的忌諱，難道慕容伯伯不知道這一點嗎？」

岳老石說道：「他怎會不知道，但當時他够胆色，够勇氣，甚麼事情都幹了再說。」

岳小玉道：「爹既是他的好朋友，何以不勸阻勸阻？」

岳老石冷冷一笑，道：「我爲甚麼要勸阻？難道私生子就不能練武？」

岳小玉吸了口氣，目注着父親道：「你也是個會家子嗎？」

岳老石的臉忽然變得完全沒有半點表情，道：「你說對了，我本來也是個江湖人。」

岳小玉的神情却興奮起來，連聲音也變得很是激動：「但你爲甚麼一直都不對我說？爲甚麼一直都不教我武功？」

岳老石神態冷冷道：「你爲甚麼要練武？」

岳小玉大聲道：「問得妙極了，孩兒也想問問父親，當年你又爲甚麼會練成了一身武功？」

岳老石寒着臉，道：「那是因爲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

岳小玉道：「有人逼你非練武功不可嗎？」

岳老石道：「不錯，那是你的祖父，還有祖母！」

岳小玉道：「他們的決定沒有錯。」

岳老石道：「但却也使你爹做了一件不可原諒的錯事。」

岳小玉道：「你殺了人？」

岳老石搖搖頭，說道：「在江湖上，殺人並不是錯事，只有殺錯了人才不可原諒。」

岳小玉沉默着，岳老石接着又說：「你爹最愚蠢的一件錯事，就是帶着慕容伯伯去盜寶。」

岳小玉吃了一驚，忖道：「原來我的老子也曾經幹過這種事，眞是父子同科，彼此份屬行家是也。」

他心中雖然吃了一驚，但嘴裏却說得輕鬆自在：「江湖中盜寶之事，無日無之，那也不能算是甚麼大不了的錯事。」

岳老石道：「盜寶之事，雖然無日無之，但凡事總有大小之分，輕重之別。」

岳小玉說道：「你們是去甚麼地方盜寶？」

「飲血峯。」

「甚麼？飲血峯？」

「你也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嗎？」岳老石的臉色立刻一沉。

「我聽人說過，那是一個很險峻的峯嶺，只要一不小心，就會掉下萬丈深淵，變成粉身碎骨！」岳小玉臨急智生，故意這樣說。

岳老石臉色陰晴不定，又望住了兒子良久，才慢慢地接着說下去，道：「在飲血峯，有一座魔宮，叫血花宮，這名字已很嚇人，但若沒有親自到過那裏，根本就無法想像得到，那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間地獄。」

岳小玉道：「是不是有牛頭馬臉的陰差把守着。」

岳老石搖搖頭，道：「宮內宮外，都沒有甚麼牛頭馬臉，也沒有甚麼勾魂使者，但只要進入了禁地範疇之內，任何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覺間掉進了死亡陷阱。」說到後面一句話，他的面色已變得青慘慘的，彷彿又再重臨到血花宮魔域之內。

岳小玉聽到這裏，也是不禁爲之心頭噗噗亂跳。

他有胆戰心驚的感覺，全然是爲了郭冷魂和諸葛酒尊。

他們即將要到血花宮了，而此行凶吉如何，却是難以逆料。

只聽見岳老石又慢慢地接道：「那一次，咱們都把自己的本領估計得太高了，而且也顯然小覷了血花宮的防禦力量，咱們以爲只要小心行事，最少有機會可以接近碧血樓台的……」

「碧血樓台又是甚麼所在？」

「那是血花宮內禁地中的禁地，不要說是外人，就算是血花宮內的高手擅自闖入，也會死無全屍，格殺勿論。」

「既然那地方這麼危險，你們何以還是非去不可？」

「咱們是爲了要盜一本武學奇書！」

「是一本怎樣的武學奇書？」

「咱們始終沒有見識過，所以也很難想像得到，這本奇書究竟奇到了怎樣的程度。」

「它叫甚麼名字？」

「是倚馬——」岳老石才說出了這三個字，忽然臉色驟變，同時閃電般推開了窗子，身如矢箭般向石屋外飛了出去！

× × ×

石屋外有人，總共是三個，但其中一個却垂下了頭，襟前還染着一大灘鮮血。

這人雖然垂下了頭，但岳老石還是一眼就已認出了他是誰。

岳小玉也認得他，他是金老二，是金德寶的父親！

岳小玉一看見金老二這副樣子，臉色立刻就變了。

他馬上左顧右盼，看看金德寶是否也在附近。

但金德寶不在，而他的老子金老二，却給兩個擁着千金貂裘的中年漢子脅持在中間。

天氣並不怎麼嚴寒，這兩個中年人是否在故意炫耀身上貂裘的價值？倘眞如此，那也未免是太可笑了。

但這時候，就算遇上了可笑的人，再可笑的事，岳小玉也已笑不出來，因爲金老二受傷了，而且傷勢看來還十分嚴重。

而脅持着金老二的兩個人，臉上都是深沉陰刻的樣子，岳小玉一看見了就覺得渾身上下都不舒服。

但更不舒服的人却是岳老石，他的臉彷彿給一種無形的力量扭曲，甚至連呼吸都似已停頓。

但實際上，沒有呼吸的人並不是岳老石，而是金老二。

岳小玉也許還看不出，但岳老石是個老江湖，他早已看見在金老二的咽喉，最少穿了五個很深很深的血洞。

那兩個穿着貂裘的人靜靜地瞧着岳老石，過了許久還是默不作聲。

但默不作聲也是一種壓力，甚至會變成一種無形的殺氣。

岳小玉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兩個人，更從來沒有感受過這些可怕的壓力和殺氣。

但他畢竟還是初生之犢。

初生之犢不畏虎，而且他的胆子本來就很大。

所以，最先開口的人就是他：「你們是甚麼人？爲甚麼要傷害金二伯？」

左邊那人嘿嘿一笑，說：「在下花鷹，他是花鶴。」

花鷹說出這八個字的時候，眼睛並不是盯着岳小玉，而是盯着岳老石。

岳老石乾笑着，這笑聲聽來有五分憤怒，也有五分勉強。

「你們終於找上這裏來了！」

花鷹冷笑：「你已躲了二十年！」

岳老石搖搖頭，道：「不是二十年，是三十年，在慕容青烟還活着的時候，我就已經住在這裏。」

花鶴道：「這裏很不錯，最適合你這種飛天大盜隱匿。」

岳小玉眉頭一皺，暗道：「這倒希奇也矣，原來自己的老子居然是個甚麼飛天大盜，豈不是連鐵老鼠仁兄也要稱呼他一聲前輩嗎？」

只聽見岳老石呵呵地笑了笑，才道：「鷹鶴門近年來最傑出的高手，聽說就是你們花氏昆仲了？」

花鷹冷冷道：「不敢！」他嘴裏說得謙遜，但神情却是顯得甚爲傲慢。

岳老石道：「兩位此行，未知有何見教？」

花鷹道：「咱們是奉了先師遺命，要追討回本門所失去的武功！」

岳老石冷哼一聲，道：「慕容兄昔年不錯曾經偷練過貴門派的武功，但他潛修苦練十五年後，已把貴門派的天鷹爪及靈鶴劍去蕪存精，另外又在爪功上加了五招，劍法上添了七式，然後再重編兩本武功秘笈，交還給鷹鶴神君周老掌門！」

花鶴冷冷一笑：「簡直是一塌糊塗，狗屁不通之擧！」

岳老石倏地喝道：「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罵大師伯狗屁不通！」

花鶴一楞，只聽見岳老石又說道：「當年，周老掌門看過那兩本重新撰寫的秘笈，也大讚慕容青烟聰明智睿，曠古少有，居然能够偷練功夫而成大器，甚至還更青出於藍，把鷹鶴門的武功向更高峯處推展！」

花鶴冷冷道：「這種說話，花某從來也沒有聽說過。」

岳老石冷冷一笑，道：「當年你的年紀才有多大？就算曾經聽過這番說話，只怕也無從領略周老掌門的豁達胸懷。」

花鷹哼的一聲，說道：「你不用狡辭强辯了，當年，若不是你從旁協助，慕容青烟也無法潛入本門禁地，偷練本門的武功！」

岳老石道：「若以這件事來說，咱們確有不是，但當年周老掌門與黑旗寨十九大盜火併於淮安，到了最危急之際，又是誰來助他一臂之力，終於戰勝了一干兇殘狠毒的强盜？」

花鶴道：「那自然是先師『白羽聖手』孟大化的血汗功勞。」

岳老石冷笑一聲，說道：「這才是眞眞正正的放狗屁！孟大化已給羣盜逼得險象環生，若不是慕容青烟聞訊快馬加鞭地趕來援助，你們的師父早已在淮安一役就屍骨無存，日後又焉還有機會可以成爲掌門？」

花鷹怒道：「簡直是一派胡言，說出來誰也不會相信！」

岳小玉心中有氣，忍不住大聲吼叫着道：「我相信！」

花鶴哈哈一笑，道：「你算是個甚麼東西？」

岳小玉道：「總比你們兩個怕冷鬼强勝千百倍！」

花鶴臉色倏變，怒道：「你這黃口小兒，眞是不知死活！」

岳小玉道：「老子甚麼大仗、大陣都見識過了，難道還會怕了你們兩個窩囊廢嗎？」

岳老石喝道：「在兩位前輩面前，休得過份放肆。」他這句話倒也很妙，似乎是說：「過份放肆是不可以的，但若干程度的放肆，却是不妨。」

岳小玉是個精靈古怪的孩子，聞言立刻哈哈笑道：「原來兩位都是前輩，那倒失敬之至。」

突聽「嗆啷」一聲，花鶴已亮劍在手，劍尖遙遙指向岳小玉咽喉。

岳小玉却一點也不害怕，還怪聲怪氣地笑了起來。

岳老石暗暗嘆了口氣，心想這孩子眞是初生之犢，而自己却一直未曾傳授過他任何武功，這種做法到底是不是錯了？

驀地，花鷹花鶴同時鬆手，脅持在他們中央的金老二終於頹然倒下。

他一倒下，花鶴的劍就已刺了出去。

他這一劍，直刺岳小玉頸際，岳小玉只覺得一股森寒的劍氣，就在那刹那之間把自己完全逼死。

但是眞正早已蓄勢待發的人，却是花鷹。

花鷹一直都很隨隨便便的站着，但等到他一出手，他這個人立刻就變得比花鶴手裏的劍還更鋒銳。

花鷹的手中無劍，他用的是天鷹爪功夫。

他出手的氣勢，就像是一座沉寂了千百年的火山，突然劇烈地爆發起來。

那種力量，幾乎是沒有任何人能够抵擋得住的。

而且，就在他一出手之際，花鶴的劍也同時改變了方位。

他不再刺向岳小玉，而是從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從下而上斜斜疾射岳老石的左邊小腹。

這兩兄弟沒有小覷岳老石，一出手就已全力以赴！

在他們想像中，這一戰可能會在極短暫的時間之內就結束。

而且，他們這一戰應該必勝，也必可殺了這個隱伏多年的飛天大盜。

但他們只是猜對了一半。

× × ×

這一戰開始得極快，花氏昆仲一出手就已經是毫不留情的殺着。

從十五年前開始，鷹鶴門就已經是他們師徒三人的天下。

那時候，周老掌門病逝了，由花鷹花鶴的師父孟大化繼任掌門。

當年，爲了一件事，鷹鶴門裏引起了很大的爭論。

爭論者分開兩派，一派支持周老掌門，而另一派則支持孟大化。

兩派所爭論的，就是應該怎樣處置慕容青烟盜練本門武功的問題。

周老掌門胸襟豁達，而且對門戶之見看得很開脫，他極力主張原諒慕容青烟。

他甚至主張把慕容青烟列入鷹鶴門門牆之下，又認爲慕容青烟能够把天鷹爪和靈鶴劍加以改良，是一件十分難得的事。

而更難得者，就是慕容青烟毫不保留地，把改良了的本門招式重新撰寫記下，更將之歸還給本門！

但孟大化那一派，却極力反對周老掌門所有主張。

孟大化認爲周老掌門的主張，完全是乖悖常理，而且也有違江湖規矩的。

孟大化認爲，慕容青烟偷窺鷹鶴門的武功，繼而練成天鷹爪及靈鶴劍，無論他的成就如何驕人，仍然是個爲武林同道所不齒的奸賊，此事倘若從寬處置，勢必成爲武林惡例，所以絕不能輕加饒恕，至於慕容青烟收列在鷹鶴門門下之議，更是荒誕絕倫，令人無法忍受。

至於淮安一役，孟大化絕不承認是由慕容青烟力挽狂瀾，該役之勝，全然是本

門弟子及長老高手用性命拚搏回來的。

那一次兩派之爭，結果是孟大化那一派贏了，周老掌門十分失望，自此之後鬱鬱寡歡，終於含恨而歿。

在孟大化接掌鷹鶴掌門後，慕容青烟更加成爲該派的大罪人，門下長老弟子，無不欲誅之殺之，以立功勞。

但鷹鶴門中人，又有誰是他的對手。即使是周老掌門及孟大化，也同樣敵不過武功進展神速，不愧是武學上一大奇才的慕容青烟。

縱然如此，孟大化仍然大聲疾呼，說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個偸盜本門武功的惡賊嚴懲。

可是，慕容青烟一直都沒有再接近鷹鶴門的人，而他們也找不着來去神出鬼沒的慕容青烟。

有一天晚上，孟大化接到了一個消息，說慕容青烟出現在周老掌門的墓前，孟大化立刻率領門下弟子匆匆趕至，但慕容青烟却已走了。

三天後，武林中就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慕容青烟夜闖飲血峯，欲往碧血樓台盜寶，結果失手死在血花宮云云。

其後，又有人說，慕容青烟並不是獨自前往血花宮的，陪他一起冒險盜寶的還有江湖上著名的飛天大盜「風影子」。

「風影子」並非姓風名影子，這只是那飛天大盜的外號，但知道風影子眞正名字的人，却只有慕容青烟和極少數的人而已。

誰也想不到，龍神廟裏的岳老石，原來就是二十五年前鼎鼎大名的風影子。

在不久之前，孟大化也已逝世了，鷹鶴門就由花鷹、花鶴兩人執掌大權。

花鷹和花鶴在鷹鶴門中，向來都很得志，而且也一直很想誅殺風影子，以一振鷹鶴門的聲威。

經過一番追查後，兩人終於找到了平陽城，並且用嚴刑拷問金老二。

金老二熬不住，終於把岳老石的身份和盤托出，但花氏兄弟還是沒有放過他。

他們終於找到了風影子。

風影子就是岳老爹！

× × ×

花鷹、花鶴絕未輕敵。

花鷹的爪，花鶴的劍，任何其一都足以獨當一面，此際兄弟聯手，那威力就更不尋常。

岳小玉睹狀，心中暗暗着急：「這兩個怕冷鬼看來有點門道兒，我爹以一敵二，必然吃虧！」在着急之餘，又不免暗自惱恨父親一直不傳授自己武功，否則這時候就可以大派用場了。

驀地，只聽得岳老石一聲大喝，喝聲有如霹靂一般，花氏兄弟知道他要奮起精神發招，自然也是不敢稍有鬆懈。

只見岳老石在大喝之餘，突然「颯颯」連聲，十幾支鋼鏢已飛射出手，花鶴出劍極快，早已把八九支鋼鏢擊落，花鷹見飛鏢來勢狠疾，也不敢過份托大，只好旋身閃避開去。

岳小玉暗嘆一聲：「跟了老子十多年，居然從來不知道他老人家懂得這種玩藝兒，否則憑小岳子這種人材，早就學上手了。」

心念未已，突聽岳老石的聲音就在耳邊响起：「此地不堪留，咱們走！」

「走」字才響起，岳小玉的人已在岳老石脇下。

「老賊休走！」花鷹大喝追來，花鶴的劍更已刺向岳老石背後靈台穴。

岳老石却頭也不回，挾起岳小玉便向東北一撮竹林中飛竄而去，他外號叫風影子，輕功自然極是高明，不消片刻，已把花氏兄弟拋離五六丈遠。

岳小玉在父親脇下，但覺兩耳勁風颼颼，身子有如正在騰雲駕霧一般，不禁覺得甚爲有趣，忖道：「如此際遇，說書先生已說過七八千遍了，想不到老子也有此緣份，可以親自嚐試一下這種滋味。」

誰知就在這時候，竹林裏突然飛出了一隻黑色的拳頭。

岳老石的去勢，已經是快絕無倫，但這拳頭却來得更快！

也許，這是因爲它來得太突然了，即使是風影子那樣的飛天大盜，也無法及時閃避開去。

既閃不開，結果自然就是中了一拳。

拳頭是黑色的，但發出這一拳的人却是個白臉和尚。

× × ×

白臉和尚的臉很白，又闊又白，但笑起來的時候却露出了兩排黃牙，看來就像隻來自北極的大白熊。

這白臉和尚恐怕最少已有六十多歲了，但身形却是十分碩大，而且腰幹還挺得很筆直。

一個這麼白白淨淨的老和尚，怎會有一隻黑如煤炭的拳頭？

答案很簡單，因爲他的手戴了一隻手套。

戴着手套的是左手，所以白臉和尚用的也是左拳。

這一拳太兇、太快、也太突然。

所以，岳老石再也「飛」不起來，立刻身如大石般沉了下去。

岳小玉又驚又怒，不由破口大罵道：「你是從那裏來的禿驢，竟然敢傷我的老子。」

白臉和尚格格一笑，道：「貧僧是從天而降的，你老子武功不濟，就算死在貧僧拳下，也是無話可說。」

岳小玉怒道：「天下間許多人的武功都不濟事，難道都應該死在你拳下嗎？」

白臉和尚嘿嘿一笑，說道：「好刁的一張小嘴，你可知道你老子幹過甚麼事情麼？」

岳小玉道：「我老子甚麼都幹，那又怎樣了？」

白臉和尚道：「不要再嘴舌逞强了，速速受死可也！」

岳小玉心中一懍，只見白臉和尚的黑色拳頭又已飛起。

岳小玉暗叫一聲：「今番完也！」誰知白臉和尚這一拳剛打出，三枚鋼鏢就有如品字一般射向他的胸膛。

白臉和尚急急閃避，只見岳老石身形忽然急速躍起，又再連環三掌向他攻了出去。

白臉和尚嘿嘿冷笑，道：「你裝死的本領還算不錯，但今天貧僧肯定，你是絕對難以討好得去的。」

岳老石怪笑一聲，瞬息之間，兩人又混戰在一起，殺得難分難解。

岳小玉心中暗暗叫苦，他知道這個叫黑拳僧的和尚功夫極高，而且花鷹花鶴又已追了上來，再打下去，後果實在是難以想像之極。

果然，花鷹花鶴追上來了。

兩人一見黑拳僧纏着岳老石，都是面露得意之色。

花鷹道：「老賊，這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花鶴道：「有黑拳神僧仗義出頭，岳老賊就算有三頭六臂，也非要焦頭額爛不可！」

花鷹哈哈一笑，道：「這才是眞眞正正的大快人心，打得好！」

但黑拳僧却忽然停手，瞪着兩人道：「你們是甚麼人？」

花鶴道：「在下花鶴！」

花鷹道：「我叫花鷹！」

黑拳僧不悅道：「貧僧跟老岳有過節，那是貧僧的事，又何須爾等在旁推波助瀾？」

花鶴道：「這老賊作惡多端，正是人人得而誅之，黑拳神僧肯仗義鋤奸，咱們兄弟兩人自當喝采！」

黑拳僧道：「貧僧之事，不必兩位多管，快滾！」

花鷹面色倏變：「黑拳僧，咱們兄弟並無開罪於你，何以總是惡言相向？」

黑拳僧冷笑道：「岳老兒雖然對不住貧僧的妹子，但他終究是一條好漢，貧僧和他厮打，又豈是你們這些卑鄙小人管得着的？」

花鶴怒形於色，目注着花鷹道：「這簡直太豈有此理了！」

黑拳僧兩眼一翻，道：「們兩個是不是想跟貧僧打架？」

花鷹道：「你不怕江湖中人恥笑，說你敗在咱們兄弟劍下嗎？」

「放屁！」黑拳僧怒道：「嘿嘿，就憑你們兩個廢物，只怕連貧僧的衣角都沾不上！」

花鷹花鶴大怒，終於忍不住出手，和黑拳僧展開了激戰。

岳老石這才鬆一口氣，對岳小玉道：「你不要再跟着我，快走！」

岳小玉道：「要走就一塊兒走！」

岳老石道：「我走不動啦。」

岳小玉道：「這和尚跟兩個惡人打得天翻地覆，正是機不可失，爲甚麼會走不動？」

「蠢材！走不動就是走不動，有甚麼好解釋的？」岳老石怒道：「你若還不離開這裏遠遠滾你奶奶的，我以後就不認你做兒子。」

岳小玉却道：「做不做你的兒子那是另外一回事，總之現在你不和我一塊兒走，我就立地成佛，决不獨自離去。」

岳老石更怒，正待大罵，誰知才張開了嘴巴，一蓬鮮血就已噴了出來。

岳小玉吃了一驚，急忙扶着他，道：「你受了傷？」

岳老石搖搖頭，道：「我沒事……」

岳小玉道：「眞的沒事？」

岳老石咳嗽兩聲，道：「我說沒事就沒事，快走……」

岳小玉道：「不！你連走都走不動，又口噴鮮血，我怎可以獨自偷生？」

黑拳僧桀桀一笑，道：「岳老兒，你這個寶貝兒子當眞是孝順得緊！」

岳小玉怒道：「老禿顱，我孝順不孝順，干你屁事！」那知話猶未了，臉上已火辣辣的捱了一記耳光。

只見岳老石滿面怒容，喝道：「小畜牲不懂事理，還口沒遮攔，眞是丟臉！」

岳小玉苦着臉，黑拳僧却笑笑道：「該打！該打！」他一面笑着說話，一面跟花氏昆仲週旋，居然步穩拳猛，還佔了上風。

花氏昆仲越打越不是滋味，知道今次遇上了勁敵，花鶴還在死纏爛拚，但花鷹却已早思退策，忽然說：「黑拳大師，咱們哥兒倆向來敬重大師爲人，但今日不知如何，居然糊裏糊塗地跟大師打了起來，想來也未免覺得十分可笑……」

黑拳僧聽得大不耐煩，道：「你到底想說甚麼？是不是不想打了？」

花鷹忙說道：「這一仗本來就不應該打！」

黑拳僧格格一笑：「現在才知道不妙，是不是太遲了一點？」

花鷹道：「人之初，性本善，大師又何苦讓暴戾之氣纏繞在心間？」

黑拳僧哼的一聲，道：「不打就不打，少跟貧僧談這一套！」

說着，停招後退，兩眼圓睜直瞪着花鷹花鶴二人。

花鷹這才吁一口氣，抱拳向黑拳僧道：「大師拳招精妙，在下已拜會過了，就此告辭！」

黑拳僧道：「老實說，你們的武功，只要再練七八十年，就一定可以稱雄於天下。」

花鶴登時面如紫醬，幾乎忍不住又要動手，但花鷹比較持重，急忙制止着他，還匆匆拉着他離去。

這時候，岳老石的臉色更差了，顯然，他的確是曾經結結實實地吃了黑拳僧一拳。

等到花氏昆仲消失了踪影後，黑拳僧又再瞪視着岳老石。

「岳老兒，你以前不是一個美男子嗎？」黑拳僧冷冷一笑，道：「但歲月催人老，你現在再也不是當年的岳公子了。」

岳老石道：「我也想不到你會當了和尚。」

黑拳僧道：「貧僧早已看破紅塵，阿彌陀佛。」

岳老石道：「但你這個出家人，却是一點也不正經。」

黑拳僧冷冷的一笑，說道：「貧僧就算再不正經，也不會像你一般，到處勾引女人。」

岳老石嘆一口氣，道：「大師誤會了，岳某何德何能，又怎有資格可以到處勾引女人。」

黑拳僧「呸」一聲，道：「你勾引別的女人，貧僧一概不管，但你把倩晶激怒，這就萬萬不可饒恕。」

「倩晶？」岳老石道：「她有甚麼不

妄。」

黑拳僧道：「她說過，非你不嫁。」

岳老石嘆道：「岳某，緣慳福薄，萬萬配不上邱姑娘。」

黑拳僧怒道：「貧僧畢生只喜歡兩個女人，一個是已經嫁作商人婦的吳柔柔，另一個就是倩晶，你這老賊，居然把倩晶激怒，使她變做尼姑，嘿嘿，這筆帳你說該怎樣算？」

岳小玉忍不住插口道：「當然是一筆勾銷。」

「一筆勾銷，」黑拳大師嘿嘿一笑，道：「這豈不是太便宜了你的老子？」

岳小玉道：「你妹子做了尼姑，那是命中註定，而且也沒有甚麼不好。」

黑拳僧道：「現在她應該是個享福的姑奶奶才對。」

岳小玉道：「凡事都要講一個緣字，你要勉强也是勉强不來。」

黑拳僧道：「貧僧自有貧僧的主意，你乳臭未乾，休再插咀。」

岳老石一挺胸膛，凜然道：「岳某的確曾經辜負了倩晶一番情意，大師既然不諒，就請當場擊斃岳某可也。」

黑拳僧目露兇芒，獰笑道：「你這個薄倖郎，現在總算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該死之至了。」

岳老石道：「舊事不消提，大師要剮要殺，任悉尊便，但犬子無辜，還望大師放他一條生路！」

黑拳僧瞪了岳小玉一眼，說道：「這小子頑劣任性，肯定是個敎而不善的小混蛋。」

岳小玉心裏罵道：「你才是禿頭老混蛋。」

岳老石却道：「大師說得極是，岳某對此犬子費盡心思，結果還是給他氣得半死不活，眞是他媽的之至！」

岳小玉一怔，暗道：「他媽的已很夠味道了，居然還要加上『之至』這兩個字，嘿嘿，這眞是稀奇極了。」

只見黑拳僧桀桀怪笑，道：「要貧僧放過這小混蛋，倒也不難，只要你肯肝腸寸斷而死，貧僧就會答應你決不動他一根汗毛。」

岳小玉陡地怒道：「這算是甚麼道理？我爹又沒有做過甚麼壞事。」

黑拳僧道：「他曾經使我的妹子肝腸寸斷，最後做了尼姑，現在貧僧要他也肝腸寸斷而死，正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之事，那又有甚麼不對？」

岳小玉道：「你妹子縱然曾經傷心欲絕，但結果並沒有死掉呀！」

黑拳僧冷冷一笑道：「她若死了，反倒不會長久傷心下去，所以貧僧現在要你爹肝腸寸斷而死，實在已經便宜了他。」

岳小玉道：「我爹從來不佔別人的便宜，你少裝假慈悲好了。」

岳老石陡地叱道：「小玉閉嘴。」

岳小玉倔强地道：「這老禿顱不通人性，以强凌弱，就算打死了我，我是一千一萬個不服……」說到這裏，黑拳僧已點了他身上五處穴道，連啞穴也一併點了。

岳小玉登時口不能言，動彈不得。

黑拳僧了點他穴道後，然後就拿出了一隻很細小的木箱子。

他打開了木箱子，從箱裏取出了一顆綠豆般大小的丸子，盯着岳老石，才獰笑道：「這是無藥可解的劇毒小丸，你敢不敢吞下去？」

岳老石說道：「我死不足惜，但是犬子……」

黑拳僧冷冷一笑，道：「貧僧是個怎樣的人，難道你現在還沒有弄清楚嗎？我旣已答應過不傷害他一根汗毛，那就一定會履行諾言。」

岳老石淒然一笑，道：「看來，岳某非要相信你不可了？」

黑拳僧道：「你可以完全不相信貧僧的說話，索性放手跟貧僧一搏！」

岳老石道：「我打不過你。」

黑拳僧道：「這只怪你練功不勤，老是躭於逸樂之中。」

岳老石長嘆一聲：「大師不必多言，就請賜藥。」

岳小玉心中大急：「這藥絕對吞不得，索性跟這兇僧拚命，那才是上策！」但他却不知道，岳老石根本遠遠不是黑拳僧之敵手，而且剛才吃了一拳，內傷不輕，更加無法再與黑拳僧週旋。

只見岳老石張開了嘴巴，黑拳僧毫不客氣，就把那顆毒丸，向他的嘴裏拋了進去。

接着，岳老石把毒丸咬碎，面上完全沒有半點畏懼之意，黑拳僧不禁爲之一呆，繼而大聲喝采，道：「果然不愧是一條好漢，難怪倩晶對你一往情深，至死不改了！」

岳老石臉色倏變，顫聲道：「甚麼？你說邱姑娘已經死了。」

黑拳僧兩眼一翻，道：「誰說她死了，你爲甚麼要詛咒她！」

岳老石這才吐一口氣，道：「原來是我會錯意了。」

黑拳僧冷冷一笑，道：「雖然她還活着，但却也和死人沒有甚麼分別。」

岳老石嘆道：「不用多說了，總之，是我辜負了她，是我該死。」

黑拳僧道：「現在說甚麼都是多餘的，貧僧走啦，你若還有點人性，就應該到浮雲庵去看看她！」

「浮雲庵？」

「對了，是玉池峯上的浮雲庵，她的法號叫念定。」

「可是，我已不久於人世啦。」

「就是因爲你快要死了，所以更應該去見一見倩晶！」

岳老石呆住，良久不語。

他似已陷入了沉思之中。

× × ×

岳老石人如木偶，動也不動。

黑拳僧却已走了。

岳小玉雖然年紀細小，但却很精靈，心中已明白了事情的大概：「原來小玉的老子，在年輕之時甚得女人喜愛，那邱倩晶就是爲了我爹而出家的，嘿嘿，天下間爲甚麼有這許多蠢女人？甚麼非君不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簡直就是開自己一生的玩笑。」

若在平時，岳小玉一定會覺得這種事十分滑稽，簡直可以讓自己捧腹大笑一頓，但這時候岳老石受傷兼中毒，就算事情

再可笑，只怕他也笑不出來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岳老石從沉思之中清醒了過來。

他長長的吐了口氣，道：「大師果然不是那種趕盡殺絕的人。」

岳小玉心中氣惱，忖道：「那老禿顱打了你一拳，又用毒藥來害你，還說他不是趕盡殺絕，眞是越老越糊塗。」

雖然他不能把這些話說出來，但知子莫若父，岳老石嘆了一口氣，又接着說道：「小畜牲，你若以爲我吞下的是一顆毒丸，那就錯得厲害了？」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拍開了岳小玉被封制住的穴道。

岳小玉的啞穴才被解開，立刻就說：那老禿顱給你的總不會是靈丹妙藥。」

岳老石面色一沉，道：「黑拳大師雖然行爲怪僻，但終究是你的前輩，就連我也不敢對他無禮，你以後說話若不再檢點一些，休怪我不客氣。」

岳小玉心中大不以爲然，但父親既然這樣說，他也只好點了點頭，道：「以後我會記住了。」

岳老石這才面容稍寬，道：「黑拳大師若要我死，又何必用甚麼毒藥，他是想嚇一嚇你爹，來爲邱小姐出氣！」

「邱小姐？她今年幾歲了？」岳小玉道。

「她比我年輕三歲。」

「只比你年輕三歲？」岳小玉哈哈一笑，道：「那麼她也已五十多歲啦，又怎能再叫做邱小姐？」

岳老石道：「但我從前是這樣稱呼她的。」

岳小玉眼珠一轉，忽然道：「她長得美不美？」

岳老石道：「你問這個幹嗎？」

岳小玉道：「沒甚麼，我只是覺得那黑拳大師的相貌如此醜惡，他的妹子必然也是母夜叉之流。」

岳老石搖頭不迭，說道：「她絕不是甚麼母夜叉，而且還是一個很漂亮的美人兒。」

岳小玉皺了皺眉：「比起我娘親，又是誰比較漂亮一些？」

岳老石道：「兩個都很漂亮。」

岳小玉道：「既然兩個都漂亮，你爲甚麼只娶我娘親，却把邱小姐冷落了。」

岳老石道：「小孩子懂得甚麼，不要再多嘴。」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我明白了，一定是娘親吃醋，所以爹不敢和邱小姐在一起。」

岳老石面上的肌肉陡地一陣抽搐，彷彿背上給人抽了一下鞭子。

岳小玉望着父親的臉，忖道：「嗯，我這個說法多半是說對了，但娘親死了這許多年，他爲甚麼一直都不再去找邱小姐再續前緣。」

岳小玉雖然聰敏靈巧，但想到這裏，却是再也想不出所以然來。

岳老石忽然長長嘆息一聲，道：「爹要去見一見邱小姐，你會不會怪爹？」

岳小玉忙道：「這是好事，我怎會介意。」

岳老石苦笑了一下，道：「若在二十年前，這也許會是一件好事，但現在她已出家爲尼，而我也已老了，哈哈，哈哈，哈哈！」

岳小玉心中一陣感慨，忖道：「平時看我爹滿臉俗氣，想不到他不但身懷武功，而且心裏還隱藏着這段戀情。」

「小玉，」岳老石乾笑兩聲，面色忽然變得十分凝重，「你放心，黑拳大師給我服下的並非毒藥，而是一種療傷藥丸，雖然他心裏痛恨我對邱小姐無情無義，但他還不敢眞的把我殺了。」

岳小玉說道：「你眞的要前往浮雲庵去？」

岳老石道：「不錯，我早就應該去找她了。」

岳小玉道：「我又怎樣？」

岳老石道：「你不是說過要在江湖上闖蕩嗎？」

岳小玉道：「但我不懂武功。」

岳老石道：「但你可以去學。」

岳小玉道：「跟誰去學？」

岳老石道：「跟誰學武，那就要看看你的機緣了。」

岳小玉道：「你不是極力反對我到處亂闖的嗎？」

岳老石喟然嘆道：「現在情況不同了，鷹鶴門的兔崽子咄咄逼人，我再也不能回到龍神廟，你也不能再跟着我。」

岳小玉道：「我們眞的要分手了？」

岳老石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你現在就算再跟着我，也不會有甚麼好的結果。」

岳小玉黯然神傷，道：「爹，孩兒一直都頑劣不堪，令你老人家太失望了。」

岳老石嘆了一口氣，說道：「你的確是頑劣之極，但無論如何，你總是我的兒子。」

岳小玉的眼睛忽然濕潤了。

直到現在，他才發現，自己的父親，並不是那種鄙俗，只懂得唯利是圖的人。

× × ×

岳老石走了。

岳小玉忽然有着一種空虛的感覺。

他不敢再去找金德寶，也不想回到鄺火那裏。

他在路上到處遊蕩，小小的腦袋裏亂成一片。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岳小玉來到了一條河流旁邊。

河水很平靜，但他的心境，却剛好相反。

他在河邊坐下，忽然聽見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從背後傳了過來。

岳小玉沒有回頭，但那陣馬蹄聲却越來越近，最後，居然有一匹馬停在他的身邊。

「喂，你有沒有看見一個穿藍色長裙的女孩？」馬鞍上响起了一個人冰冷的嗓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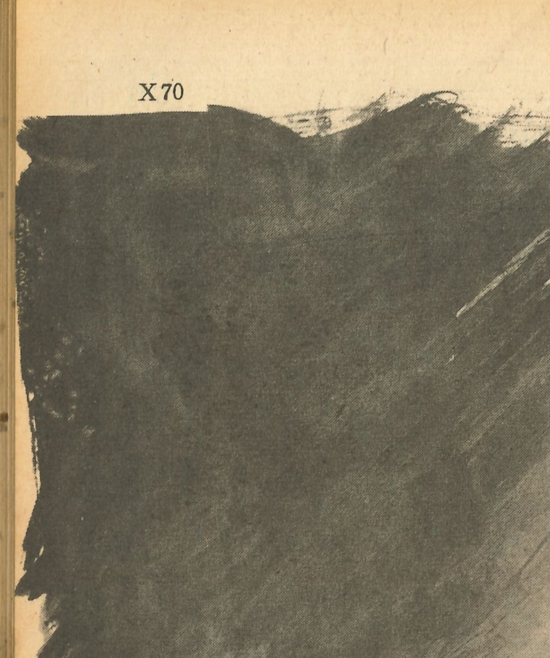
岳小玉連看也不看那人一眼，就說：「沒看見。」

那人冷哼一聲，道：「她明明是從這條路走的，你怎會沒看見她？」

岳小玉心中氣惱，也冷哼一聲，站直了身子回頭便走。

但他才走出了兩步，肩上就已一陣劇痛。

（未完・六）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白玉仙等人在荷花樓內商量迎敵之策，他們把荷花樓內所有可燃物體集中一處，準備在敵方展開攻勢時，搶先放火，旣可疑兵，也可招來救援的官兵，另一方面，白玉仙去請救兵，不久白玉仙請來了向中天、唐明兩位前輩來相救，而風字組的三十六名殺手此刻也已來到荷花樓前，黑衣人奉令諭請白玉仙到飛龍院，但白玉仙不肯，黑衣人立即展開進攻，雙方激戰，白玉仙主張保持實力，才是唯一拖延時間的辦法，但蕭寒月却認爲應該大開殺戒，才可滅敵人威風，蕭寒月劍出如風，不過片刻功夫，已有不少敵人傷在他的劍下……

黑衣隊受挫撤退

因爲蕭寒月攻出的劍勢，並非是快如流星，急如閃電，而是自自然然的刺出一劍。

但都一劍中敵。

但是，他早已算好了距離，劍勢伸出，剛好有人撞了上來，撞中長劍。

蕭寒月又連刺五劍，刺了五個黑衣刀手。

這時，連那些悍不畏死的黑衣殺手，也有些害怕了，呆呆的望着蕭寒月，不敢再向前逼進。

那腰繫紅帶的黑衣人，冷冷說道：「你會妖法？」

蕭寒月道：「不會，不過，我的劍法變化神奇，有如妖法一般，如果你們不再見機撤退，再有片刻工夫，閣下和你三十五個屬下，只怕要完全躺在這裏了。」

「在下不信！」

蕭寒月道：「不信何妨試試……」

白衣人披血強攻

「好……」黑衣領隊人大喝一聲，道：「看刀！」

連人帶刀化作一陣疾風，挾着這陣疾風撲來。

好凌厲的一刀，身爲領隊，造詣果然是不同。

蕭寒月一劍刺出，正好是那黑衣人刀勢已盡，落着實地，待要變招的時候。

那一劍來的正是時候，巧妙無比。

黑衣人封擋，閃避全來不及，一劍正刺在小腹之上，登時血流如注。

這是致命的一劍，那黑衣領隊人，雖然兇悍絕倫，但見鮮血湧出，小腸外流，也不禁豪氣盡散，長歎一聲，倒在地上。

餘下的黑衣刀手，失去了領隊的指揮，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是好，全都怔在那兒。

向中天回顧了白玉仙一眼，低聲的道：「白姑娘，這是什麼劍法？」

白玉仙搖搖頭，道：「沒有見過。」

緩步行近蕭寒月，笑道：「原來，你對敵出劍，竟然是如此的輕鬆，那自然是不會耗用眞力了……」

望了躺在地上的黑衣人一眼，道：「這些人傷勢如何？」

「雖然不足以致命，但殺傷多人已無再戰之能……」

只聽一個冷峻的聲音，遙遙傳來，道：「把傷者抬下。」

站着發楞的黑衣人如夢初醒一般的，突然一擁而上，抬起受傷的人，疾退而去。

去勢如箭，眨眼之間，走的一個不剩。

這時，火勢已起，蔽天的濃烟，直冲上高空。

唐明還刀入鞘，一抱拳，道：「在下見蕭兄刺出的劍勢，唐明眞是算得大開了眼界，當眞是叫人佩服。」

向中天道：「這大概就是那所謂七煞劍招了，天下無雙的神奇劍招……」

蕭寒月歎息一聲，道：「過獎，過獎……」目光一掠白玉仙，接道：「一下子殺傷了這許多人，在下的心中，實是有些不妥。」

白玉仙搖搖頭，笑道：「蕭兄，這不過是剛剛開始，更激烈兇悍的惡戰，還在後頭，你如果不能放手施爲，那就很難對付了。」

蕭寒月道：「唉，已經開始，只怕想收手也不是容易的了？」

白玉仙微微一笑，道：「那就好……」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你能放開手，我就安心了，老實說，沒有看到你殺人的劍法之前，我們是九死一生的希望。」

蕭寒月道：「現在呢？姑娘估算一下，我們會有多少機會！」

白玉仙說道：「現在麼？應該是三七之比了。」

蕭寒月道：「向前輩，神刀唐明加入我們，是應該有七成的機會了。」

白玉仙道：「不！我們是三成勝算，七成敗算。」

蕭寒月道：「還會有比風字組更厲害的殺手麼？」

白玉仙道：「有，我知道的，至少有兩批人比他們兇悍，不知道是否還會更多？……」

蕭寒月皺起了眉頭。

白玉仙歎息一聲，道：「最厲害的一批人手是鐵甲神力武士，我也只是聽說過這麼一批人，但究竟是怎麼樣一個厲害法，見過的人不多……」

向中天道：「對於『鐵甲神力武士』這批人，我倒是早就有些耳聞。」

白玉仙道：「向前輩請說，咱們如能早知道一點底細，也好多增加一分防備。」

向中天道：「鐵甲武士共分兩組，每組十二人，但這二十四個人，却是由數百名高手中挑選組成的，他們不但本身功力卓絕，入選了鐵甲武士之後，還得到一些增長力量的藥物補助，所以每個人都具有相當大的力量，事實上，單是那一副鐵甲就有百斤以上的重量，如若不具特異的體能和力量的人，也無法承受那些鐵甲的重量……」

蕭寒月接道：「武林中人的行動，總以輕巧爲主，怎會身披鐵甲，唉，也虧他們想得出來？」

神刀唐明接道：「這不足爲奇，戰陣之上，大將披甲陷陣，可避刀矢……」

蕭寒月心中一動，忖道：「培養鐵甲武士，想是由戰陣之上得來的靈感了……」

但聞向中天接道：「就在下所知，那些鐵

甲武士不但兵刃怪異，善於攻堅，更重要的是，他們的鐵甲之內，還有一些很特殊裝置，能奪魂取命，厲害非凡。」

白玉仙說道：「向前輩，可否說得具體一些？」

向中天道：「老朽也只聽說過一種，那就是鐵甲之內，藏有强矢、毒針兩種暗器，長矢及遠，毒針射近，都是用特製的機簧發射，就算練有鐵布衫的功夫，也是無能抵禦的。」

蕭寒月一皺眉頭，道：「那眞要當心一些了，他們身披鐵甲，刀槍不入，再有强力暗器攻敵，當眞是無往不利了。」

白玉仙道：「向前輩，有沒有聽說過，對付鐵甲人的辦法？」

向中天苦笑一下，道：「沒有，不過，想像中，鐵甲笨重，行動不便，如果佈深溝、高壘，可以阻止他們。」

蕭寒月道：「在下倒有一個辦法抗拒他們，只是時間倉促，準備不及，目下只有借這石樓堅壁對付他們了。」

白玉仙道：「蕭公子有何高明辦法，何不先說出來聽聽？」

蕭寒月道：「說出來，本是無妨，不過，萬一洩漏出去，他們早作準備，那就大爲不妙了。」

白玉仙點點頭，未再追問。

蕭寒月道：「向前輩，鐵甲武士雙眼是否露在外面？」

向中天搖搖頭，道：「聽說，他的雙眼之上，也用着一種堅厚的水晶保護……」

「難道全身就沒有可以下手的地方麼？」

向中天道：「只有雙手未受到保護。」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這就當眞難對付了。」

談話之間，忽見一隊穿着白衣的武士，緩步對荷花樓行了過來。

來人完全不像是臨陣對敵的人，他們穿着白衣，都是長衫，頭上也用一條白巾紮住，全身上下，除了頭和臉之外，一片雪白，看不到一點雜色。





他們行動之間也十分文雅，邁着緩慢的步子，倒像一羣讀書的秀才，正在吟詩散步。

這一羣分作兩隊，每隊六人，合計是十二個，隱合十二星相之數。

蕭寒月心中一動，說：「白姑娘，二先生手下，可有些什麼特殊的人物。」

白玉仙沉思了一下，道：「他門下食客衆多！不知蕭兄問的是什麼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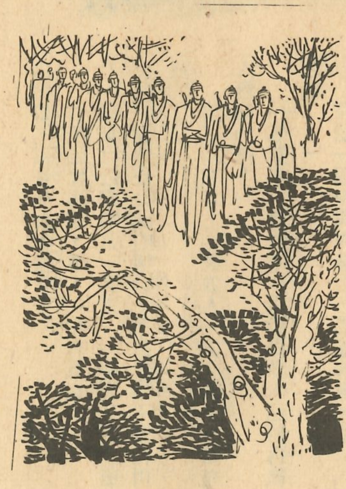
蕭寒月說道：「綜觀他們訓練的人手，不是暗合十二星辰，就是配合天罡地煞之數，那個主事之人，應該是飽學的儒士，或是玄門高人。」

白玉仙目光一掠向中天，道：「向前輩在比較久，可曾見過這樣的人物？」

向中天搖頭苦笑，道：「在下雖被列入貴賓身份，但却無法參與機要的資格，姑娘入門雖晚，但受到的禮遇，却比在下高得多了。」

唐明突然接說道：「我倒見過一個白髯、青袍，頗具仙風道骨的人，和二先生對坐奕棋，只可惜，在下不認識，也未能和他交談過一語……」

這時，十二個白衣人，已經行到了荷花樓前。





十二個人的身上都背着一柄長劍，和一般的寶劍尺寸，長過了很多，足足有四尺八寸左右。

他們的動作瀟洒緩慢，停下脚步，伸手解下長劍，握在手中。

唐明一皺眉頭，道：「他們究竟是會不會武功？」

原來，那十二個人個個生的眉清目秀，而且骨瘦如柴，臉色蒼白，看上去一個個弱不禁風，那裏有一個武士的樣子，偏偏又拿出一柄奇長的寶劍，初看上去，十分可笑。

但多看一會兒，發覺這些人，除了可笑之外，還有着一種說不出的詭異。

他們的動作緩慢，行動也不慌不忙，距離蕭寒月七八尺停下，然後，解下佩劍，左首當先一人，右手握好劍柄，左手揑好劍鞘，又舉步向唐明行去。

唐明橫刀而立，雙目盯着那白衣人，但那白衣人却無視唐明的存在，仍然直行過去。

這時，唐明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閃避開去，讓那白衣人通過，一條是出刀殺了他，唐明採取了後者。

但見刀光一閃，迎面劈去。

白衣人雙手捧着長劍一抬，擋住了刀勢。

唐明變招奇快，右腕一挫，長刀抽回一送，以刀作劍，直刺過去。

這一刀快如閃電，那白衣人似是閃避不及，一刀刺入右胸，刀勢力猛，直透後背。事實上，那白衣人並未閃避，似是早已準備好捱這一刀。

但見那中刀的白衣人，蒼白的臉色上，突然閃起了一抹奇紅，手中長劍脫鞘而出，閃電一擊，也刺入了唐明的前胸。唐明用力抽刀，刀未抽出，但却把那白衣人的身子帶得向前衝去，暗叫不好，已來不及，白衣人的長劍直透胸而過。

他手中之劍，長過唐明之刀，劍鋒透出後背兩尺多長。

這變化，使得白玉仙、蕭寒月、向中天都看的呆住了，這是什麼打法，這不是戰鬥，完全是在拚命，你刺他一劍，他不閃不避，只求還你一劍。

向中天經驗老到，首先反應，呼的一掌劈了出去。蕭寒月後發先至，也疾快的劈出一劍

，劍光一閃，那白衣人一條握劍的右臂，已被斬落，向中天的强烈掌力，也疾捲而至。

那白衣人胸前中刀，右臂又被齊肘斬斷，但却似不知痛苦，血染白袍，却一反出現時的斯文，慓悍異常，一揚餘下的左掌，竟然硬接向中天劈來一掌的攻勢。

雙方掌力接實。

蓬然大震中，那白衣人斷臂及前胸中劍處，鮮血暴射湧出。

白袍染血，特別醒目，看上去猙獰、恐怖之極。

但那白衣人却未被這種痛苦痲醉，反而更加兇悍，呼的一聲，飛躍而起，挾着標射的血雨，疾撲向中天。

白玉仙急急地大叫道：「向老，別和他硬撞。」

向中天右掌已經拍出，聞言急急收掌，閃身。

帶着一身鮮血的白衣人，一支標槍般，呼的一聲，由向中天身邊掠過。

鮮血迷濛了他的視綫，過多的失血，已使他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一頭撞在了荷花樓的石牆之上去。

整個的頭顱撞碎，同時，由身體上冒起了一股白烟，接着火光爆閃，身體竟然炸成了碎粉。



向中天呆了一呆，道：「怎麼，在身上帶了火藥？」

這時，白玉仙已抱起了身中長劍的神刀唐明，飛躍退入門內，道：「快些退入廳內，這些人，已經不是人了，不能和他們硬拚。」

這時，另外有三個白衣人，舉起長劍，緩緩對三人行來。

他們的舉止，仍然是從容、斯文，似乎對同伴的慘死無動於衷。

蕭寒月仗劍斷後，也緩緩退入門內。

雖然他還無法完全瞭解那些白衣人，但已經有一個簡略的印象，這些人一旦受到傷害，人會忽然間變得瘋狂，而且有一種常人沒有的潛能，在重傷失血後才具有强烈無比的攻擊能力，用什麼方法，能把一個人訓練到如此的境界，蕭寒月無法瞭解，但這種異常的體能，絕非個人的修爲、武功所能辦到……唯一的可能是，憑仗藥物，這就使蕭寒月想到了趙百年。

這些白袍人是不是和趙百年卓絕的用藥手法有關！

可惜的是，趙幽蘭不在此地，她在塲，也許能解去這些白袍人不畏死的威脅。

心中念轉，也就不過是片刻工夫，蕭寒月等一行撤入荷花樓內之後，三個緩行而上的白袍人，頓失目標，一時間愣在當地。

這又提供了蕭寒月一個認識，這些白袍人的神志，已經有些迷惘，他們是在一種神秘的控制之下行動。

蕭寒月示意向中天，兩人分別守在大門兩側，但盡量不讓自己身體暴露在白袍人的視綫之內。

朱盈盈也被那一陣殘酷的搏殺，震驚的神情木然，直到蕭寒月等一行撤入門內，神態才完全的清醒過來。

江湖生涯和她的王府中千金生活，實是兩個極端的不同。

但蕭寒月看她一眼，立刻就振奮朱姑娘的一片雄心。長長吁一口氣，道：「蕭大哥，我，我……」

蕭寒月輕輕拍拍朱姑娘的秀肩，笑道：「我從未想到這世間竟有如此慓悍的人物……」

朱盈盈接道：「要不要我用『銀月飛霜』試試看，能不能對付他們？」

一擧之間，擊潰他們具有的反抗潛能，只有一擊之間置他們於死地，或是傷他們於數丈之外，朱盈盈的「銀月飛霜」可以及遠，正是對敵利器，不妨一試。

當下點頭一笑，道：「可以試試，不過要小心一些。」

朱盈盈亮出「銀月飛霜」，全身戒備，等待着出手機會。

這時，白玉仙已點了唐明身上三處穴道，取下他身下的長劍，拿了兩粒藥物投入唐明的口中，一包外敷金創藥，包紮傷勢。

白玉仙身藏丹丸，乃是極爲難得的靈丹，唐明服下丹丸，人立刻清醒過來。

白玉仙無限溫柔的說道：「唐兄，傷到了心臟沒有？」

唐明苦笑一下，道：「我身經百戰，會過江湖上不少兇惡人物，但從來沒有如此悍蠻的人物……」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穿胸一劍，傷的自然不輕，不過，我的運氣還好，這一劍，沒有穿傷內腑。」

說運氣好，是客氣，其實，一位武功修爲有素的人，再加上臨敵的豐富經驗，一旦遇上了兇險，自有一種逃避的能耐，把可能的傷害，減到最低限度。

唐明在那一劍刺入胸中時，吸腹縮心，避開了心、胃要害。

白玉仙道：「小妹身懷靈丹，是天下至聖傷藥：百草還命丹，只要沒傷到心臟要害，我相信不難療治，唐兄請安心養息。」

唐明道：「百草還命丹是極爲珍貴的藥物，姑娘一次給我服用兩粒，豈不是有些太浪費了？」

白玉仙微微一笑，說道：「我們禍福與共，生死同命，小妹只希望唐兄，能早些恢復體能……」

（未完．四十三）

「鷹飛江南」故事續篇

高皐·文
可飛·圖

鷹飛江南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桃花仙子見郭子羽不爲己用，自己使用的毒瘴毒性奇特，沒有解藥，只好棄他而去，丐帮的四嬌之一的高倩娘要求留下侍候，郭子羽不等毒性發作，急忙和她回彈鋏谷，幸路遇苗疆高手，贈送解藥，不致廢去武功脫險回歸，見到父親郭鐵鷹，知道武林盟發下令諭，要各門派將自己的武功秘笈赴會，名義是交流經驗，發揚武道，實際是攫取各門派的秘笈，奪爲己有，郭氏家族商議到少林寺找可眞禪師主持公道，對抗武林盟，由少林寺傳授佛門武功給郭子羽，將圍攻少林寺的武林盟神火隊全部毁滅，瓦解了他們的勁旅，暫時解除了滅門之厄……

愛河翻恨淚　苦海不回頭

元元長老首先發言道：「一客不煩二主，馳援武當之事，可以交給羽兒。」

戒堂住持可源禪師道：「師叔說的不錯，羽兒目前的功力，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由他去馳援，自然是最佳的人選，不過這不像對付神火隊，他一個人的力量似乎單薄一點。」

郭鐵鷹道：「咱們馳援武當，値得顧忌的只是青紗隊的毒沙，羽兒在殲滅神火隊時，曾經搜獲二十八顆神火轟天彈，咱們不妨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只要消滅了青紗隊，其餘的就不足爲慮了。」

可眞掌門道：「好，可慈可源兩位師弟，兆明兆安兩位師侄，各分藏神火轟天彈五粒，餘下的八粒由羽兒收藏，你們五人在散會後即刻起程馳援武當，只要毁掉青紗隊便算成功。」

語音一頓，接道：「郭施主，老衲認爲咱們與武林盟之間應該作一個總結了，施主認爲總結的地點是少林還是武當？」

郭鐵鷹道：「少林武當是十方善地，如非萬不得已，總以避免血腥殺戮爲宜，依老朽淺見，似乎彈鋏谷較爲理想，不知掌門認爲如何？」

可眞掌門略作沉吟道：「郭施主說的不錯，彈鋏谷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谷外地區遼闊，實在是一個理想的地方，這樣吧，可恒師弟率領一磚堂弟子百名，跟隨可慈師弟等五人之後，只待他們消滅了青紗隊，立刻予以全力支援。」

可恒禪師道：「小弟遵命。」

可眞掌門道：「兆安傳諭羅漢初祖二堂，各自挑選百名弟子，由本座與三位師叔率領前往彈鋏谷，本寺援救武當的弟子，一旦事了，立即邀請修圭掌門同來彈鋏谷相晤。」

兆安大師道：「弟子遵命。」

少林立敎數百年，寺僧以如此龐大的力量投入江湖，當得是前所未見。

還有，少林武學博大精深，世無其匹，可眞掌門却以全力培植一個俗家弟子，使郭子羽成爲一朶武林奇葩，這也是一件異數。

其實郭子羽年歲雖然不大，所遇的奇事却非常之多，只不過像少林以靈藥絕藝全力培植，倒是異數中的異數。師恩深如海，爲武林正義，師門安危，他焉能不全力以赴。

可慈禪師等五人在離開少林之後便曉夜奔馳，終於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他們到武當山天柱峯絕頂附近。

以他們五個人的身手，當得是來去如風，他們摸清了敵人的全部實力及配置，這般人還隳在鼓裏。

此時，他們五個人聚在一起，兆明大師對可慈禪師說道：「師叔：青紗隊分住五個帳篷，總數約莫百人左右，咱們每人照顧一個帳篷，只要五粒雷火彈，就可以完成了。」

可源禪師道：「瞧你這孩子，到現在你連神火轟天彈的名稱都弄錯了。」

兆明大師微微一笑道：「是這樣的，師叔，一般江湖朋友都稱它爲雷火彈，這樣比較通俗一點。」

他們正交談之際，忽然一片叱喝之聲由一側傳來，接着響起兵刃撞擊之聲，以及傷者無助的哀嗥。

荒山寒夜，萬籟俱寂，這幾種聲浪一經响起，有如暮鼓晨鐘，無遠弗屆。

可慈禪師大吃一驚道：「莫非是一磚堂弟子遭到攔截？」

郭子羽道：「師叔，不管來人是誰，必然會驚動帳篷裏的敵人，他們一旦分散，再消滅就不容易了。」

可慈禪師道：「快，咱們一人對付一個帳篷。」

他語音未落，便已騰身而起，向隣近的一個帳篷撲去。

可源、兆明、兆安、郭子羽等也紛紛撲出，像幾隻由天而降的夜鷹，向帳篷裏面的敵人，展開無情的屠殺。

可慈禪師的一粒雷火彈獲得滿意的效果，武林盟的青紗隊長羅泊，以及帳篷內的武士，絕大多數被炸得血肉橫飛，少數逃出帳外的，也都在禪杖痛擊之下喪失生命。

其餘四個帳篷就無法盡如人意了，因爲他們相距較遠，已有部份湧出帳篷，雖經全力攔擊，難免仍有漏網之魚。

郭子羽攻擊的帳篷最遠，待他撲到附近，湧出帳篷的已有三分之二，他抖手擲出雷火彈，同時以天馬行空撲向帳篷，無痕神劍閃着森森寒芒，帶起一溜溜的血雨，經過一陣追奔逐北，這個帳篷的青紗隊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了。

青紗隊遭到徹底的摧毁，近百名龐大組合，漏網者不足十人。

可慈禪師等人因爲發現有人意外闖山，幾乎功虧一簣，但大體上來說還是成功的。

此時喊殺之聲更爲劇烈，似乎整個武當山都已陷入戰火之中。

可慈禪師壽眉一皺道：「可能是本寺弟子遇到强敵，咱們前去瞧瞧。」

他們馳到搏殺之處一瞧，果然是可恒禪師與一磚堂的弟子，被兩倍的敵人所圍攻，他們以杭堅爲首的黑道高手，及銀彈奪魂時早春率領的八卦門下。

少林弟子是整體作戰，他們連成一個龐大的方陣，快速移走換位，攻防靈活以極，雖然壓力很大，仍能從容應付。

其實，黑道羣雄之中，擁有不少身手不凡的高手，這般人如果加入攻擊少林的行列，方陣的運轉，看來就不會這麼輕鬆了。

這般黑道高手並不是在袖手旁觀，他們由杭堅領頭，原來在另一邊圍攻幾個女孩子。

十七名黑道高手，等於黑道的眞正主力，他們竟然聯手攻擊四個女孩子，豈不有點小題大作？

不，如果你仔細瞧那幾個女孩子的身手，你就不會這麼想了。

× × ×

那四名女孩子是方玫、裴小蝶、嬌嬌、及高倩娘等，她們由終南山請來了終南三俠，可是她們却無法在彈鋏谷再等待下去。

這天晚間裴小蝶跑到方玫的房間，櫻唇一噘道：「玫姐，妳說，他幾時才能回來？」

方玫向裴小蝶瞥了一眼，然後笑笑道：「他……他是誰呀？」

裴小蝶道：「哎呀，他就是郭大哥嘛，妳這不是明知故問？」

方玫道：「哦，妳是說郭大哥？對不起，妹子，我眞的沒有想到妳是問他，聽說他到少林寺去了，如果他當了和尚，只怕就不會回來了。」

裴小蝶纖足一跺道：「妳胡說，他爲什麼要當和尚？哼，他會捨得妳這位大美人兒？」

方玫微微一笑道：「這就難說了，妳郭大哥是一個講忠義，識大體的人，他們不是去求少林寺聯合對付武林盟的麼？如果少林要他當和尚才肯答允，他八成不會推辭。」

裴小蝶面色一變，道：「我不信，少林寺爲甚麼要他當和尚？」

方玫一嘆，道：「妹子，妳武功雖高，江湖歷練畢竟不夠，妳知道少林爲甚麼會沒落，這就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道理。」

裴小蝶呆了一呆，道：「妳是說少林寺看中大哥的才智？」

方玫點點頭道：「不錯，他智慧如海，骨格清奇，如果以精金美玉來形容決不爲過，妳說少林寺會放過他麼？」

裴小蝶面色一沉道：「玫姐，咱們走吧。」

方玫道：「去那兒？」

裴小蝶說道：「自然去少林寺了，如若他當眞是要當和尚，咱們就燒了那個鳥寺。」

其實這些只是方玫的推想，她並不知道郭子羽會不會當眞遭遇到這麼一道難題，不過她卻十分想會唔她的郭大哥，到少林寺去找他，自然樂於聽從，於是她們帶着嬌嬌及高倩娘，乘黑夜溜出了彈鋏谷。

她們聯袂急走，直趨少林，但在途中就聽到江湖傳言，武林盟圍攻少林已徹底失敗，只有武當還情況未明。

郭氏父子是聯合少林武當的，少林之圍既解，他們可能會馳援武當。

於是，她們轉向南下，逕向武當山奔去。

她們並未掩蔽行藏，一逕闖山深入，這樣自然就會被武林盟發現，而大打出手了。

在她們之後，來的可恆禪師及一碍堂的弟子，誤以爲是可慈禪師等遭到狙擊，因而揮軍搶攻，遂與八卦門及黑道發生了鏖戰。

及發現闖山的只是四個女孩子，少林各僧大爲後悔，他們自然不願意全力作戰了。

其實最兇悍的還是這四名女孩子，她們功力奇高，出手更是狠毒無比，刀光劍芒所至，必然是血肉橫飛，最後杭堅調集黑道十七名高手，依然無法扼阻她們兇悍的攻勢。

不過杭堅不是簡單的人物，否則他怎會當上中原黑道的瓢把子？

他除了一身頗爲高明的武功，還有一具毒絕天下的暗器「將軍令」，當年在武漢，郭子羽就差一點被他擺平。

現在他又掣出了那隻紅色圓筒，手按機簧，待機發射。

他瞧出裴小蝶與方玫的武功最高，自問決不是這兩人的對手，他要一舉擊斃她們，又顧慮傷到自己的部屬，雖是作勢待發，卻遲遲沒有按下機簧。

正當他目注神專之際，右腕忽傳來一陣錐心蝕骨的劇痛，他忍不住哀嚎出聲，手中的將軍令自然也摔到地上去了。

杭堅喝問：「是什麼人暗算大爺？給我滾出來。」

他在出言喝罵，同時伸出左手向地上的將軍令抓去。

「哎喲——」

「舊事重演，他還沒有抓到將軍令，左腕上又挨到一下重擊，同時人影一閃，來勢若風，一名英俊瀟洒的青衫少年，已經淵停嶽峙立在他的身前。

「是你，郭子羽？」

「瓢把子好記性，不錯，在下正是郭子羽，怎麼，有興趣陪在下過幾招玩一玩麼？」

他的雙腕都被郭家獨門暗器追風神芒所擊斷，正痛得全身發抖，冷汗直流，今後他可能成爲一個廢人，不要說過幾招，一招他也使不出來了。

「大爺認栽，咱們走。」

十七名黑道高手只剩下了八名，如非裴小蝶她們瞧到郭子羽出現，心頭一喜，放了這般人一馬，否則只怕一個都不會剩下，他們是驚弓之鳥，劍下遊魂，杭堅喊走，又有誰敢留下？

黑道一撤，八卦門也及時開溜，現在的門場除了斑斑血跡，就是一些敵人的屍體，適才的火爆血腥場面換上了另一番情景。

「大哥，你爲甚麼現在才來，我可不依——」

這是裴小蝶，小姑娘不只是一片天眞，而且胸無城府，雖然她智慧極高，有時候卻令人哭笑不得。

她說郭子羽來晚了她不依，一雙明如秋月的眸子卻一個勁兒的往他的頭上瞧，還沒有等待郭子羽回答，她又高興得跳了起來道：「玫姐，妳快過來瞧瞧，他的頭上沒有疤。」

其實不必她叫，方玫早已瞧到了，但她這一叫，卻將郭子羽弄糊塗了。

「小蝶，妳在說些甚麼？」

「我說你頭上沒有疤嘛，這還聽不明白！」

「我的頭上又沒有受傷，那裏來的疤痕？」

「哎呀，你這人眞笨，要是當了和尚，頭上不就有疤痕了麼？」

現在郭子羽幡然大悟，卻有點哭笑不得。

方玫微微一笑道：「蝶妹子怕你當了和尚，急得什麼似的，要是你當眞當了和尚，不天下大亂才怪。」

裴小蝶纖足一跺道：「玫姐妳好壞，怕他當和尚原是妳說的，到頭來妳反而賴在我的頭上。」

兩位姑娘這一鬧不要緊，郭子羽固然是啼笑皆非，那些少林寺的高僧也大爲尷尬，所幸武當山的人趕來了，總算解除了這一尷尬場面。

武當來了六人，由修圭掌門領頭，修器修宗兩位道長一左一右跟掌門併肩而行，身後是武當四大弟子之中的三位。

可慈禪師領着少林門下迎上前去，修圭單掌一立，行了一禮道：「多謝禪師及各位施主，解圍之德，武當門下將永銘厚賜。」

可慈禪師道：「掌門言重了，扶危濟傾，原是咱們的責任，掌門不必放在心上，不過武林盟倒行逆施，視武林各派如奴僕，咱們如果再忍受下去，連祖傳的基業

只怕都要拱手讓人了。」

修圭掌門道：「禪師說的是，如果少林有所行動，武當願意全力支援。」

可慈禪師道：「那就好，如今飛鷹大俠郭鐵鷹已經發出武林帖，邀約武林盟於下個月二十五日至彈鋏谷了斷，敝寺決定按時趕往——」

修圭掌門道：「時間已經不多了，請禪師及各位施主到金殿稍作歇息，待貧道略作安排，咱們立刻動身。」

可慈禪師道：「咱們還要清理一下門場，免使靈山蒙污，掌門請便。」

修圭掌門說道：「既然如此，貧道告退。」

當少林門下清理門場之時，大批武當弟子也來幫忙，僧道一家，圓玄同仇，雙方乳水交融，就像一家人一樣的親熱。

不久武當三老帶着三大弟子，以及門下精銳八十五人，隨同少林僧衆，一起向彈鋏谷奔去。

× × ×

彈鋏谷發出的武林帖，不承認夜雨莊主公孫冠是武林盟主，並要他前來作一了斷。

在公孫冠來說，這是一個極大的諷刺，無比的侮辱，彈鋏谷縱使是龍潭虎穴，他也非來不可。

雖然夜雨山莊在少林武當遭到嚴重的挫敗，他們的神火青紗兩隊名存實亡，實際上已被徹底消滅，但武林盟仍然不可輕侮，他們還有夜雨山莊的聖刀、鐵牌二隊，以及令狐世家、冷泉莊、丐帮、八卦門等。

那麼彈鋏谷之會，應該是一個八方薈萃，萬派雲集的熱鬧場面。

這一點沒有錯，彈鋏谷主馮追精銳盡出，加上郭氏一門，包括金蠍門在內，以及少林武當，還有終南三俠、忠義堂等，人數怕不在五百以上。

如果將雙方的人數加起來，最少不會少於千人。

但，任誰也沒有想到，武林盟應約而來的，連公孫冠、公孫旗父子在內，一共只有五人。

另外三個是夜雨山莊的一流高手冷泉、卜博，及毒王海濤。

他們雖然只有五個，但每一個具有絕乘身手，每一個都獲到北聖的眞傳，其中還有一個毒王，更令人不敢掉以輕心。

這是一般人的看法，郭氏二老及少林武當的掌門可不這麼想。

首先，武當掌門修圭道長道：「郭大俠，他們只來了五個，這其中只怕另有陰謀！」

郭鐵鷹道：「我想有兩種可能，一是以龐大的人力包圍彈鋏谷，來個內外夾攻，其次就是毒王海濤，此人使毒之能天下無敵，舉手投足之間，就可置千百人於死地。」

立在郭鐵鷹身後的郭子羽道：「爹，嬌嬌曾獲奇遇，對使毒及防毒均有極高的造詣，叫她對付毒王，不會差到那裏。」

郭鐵鷹道：「如此甚好，你再請馮谷主派人向兩側搜索，待瞭解敵情之後再作區處。」

郭子羽道：「是。」

此時公孫冠等一行五人已經到達一丈以外，他停下腳步雙拳一抱道：「各位請了，公孫冠應約而來，請劃下道來吧。」

此人面目冷肅，言語生硬，以五人面對數百人的場面，你卻無法在他的臉上找出半點恐懼之色，莫非他當眞另有仗恃，還是視別人如土鷄瓦狗？

少林掌門可眞禪師喧聲佛號，道：「施主倒行逆施，竟要各派掌門携帶本門武功秘笈向你報到，並派遣爪牙圍困少林，武當，迫訂城下之盟，咱們廢去你的盟主頭銜，約你來彈鋏谷了斷，實在是情非得已。」

公孫冠冷冷道：「老夫不是來聽你說廢話的，你們是一起上，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可眞掌門道：「阿彌陀佛，施主這是何苦。」

他們在針鋒相對之際，彈鋏谷派出搜索的人已經回來，他們沒有發視敵人，却找到一個身負重傷的黑衣婦人。

陰風神魔歐陽胆第一個就認出黑衣婦人的身份，知道她是丐帮前任帮主的妹子邵大娘，也是現任帮主沙璞，及桃花仙子柳桃兒的師姑。

邵大娘功夫頗高，武功決不下於一派掌門，是什麼人能夠傷她，而且傷得如此之重！

經過一陣救治，邵大娘的傷勢穩住了，她却說出一段駭人聽聞的言語。

「郭子羽，我找到了柳桃兒，唉，她，她……」

「前輩且先養傷，有話以後再說。」

「不，我……再不說，就……來不及了……」

「既然如此，前輩就長話短說吧。」

「好，好，柳桃兒她……帶人偷……偷襲少林寺去了……」

郭子羽大吃一驚，道：「前輩此話當眞？」

邵大娘一嘆道：「老身爲了阻止偷襲少林，也爲了清理門戶，差一點死在她的手裏……」

此時場中已經展開搏殺，而且一上來就驚心動魄，打得劇烈無比。

令人不解的是公孫冠，他們五人一起衝殺，出手雖是十分兇悍，但却只攻不守，好像他們不想活了，只希望同歸於盡似的。

如此一來，彈鋏谷開始就造成不少傷亡，所幸終南三俠截住了公孫冠父子及冷泉，少林元觀長老堵住卜博，裴小蝶與嬌嬌雙鬥毒王海濤，戰局才算穩了下來。

郭子羽乘機將邵大娘說的話禀報了可眞掌門，並提出意見道：「師父，咱們只怕上當了，武林盟可能是聲東擊西。好在公孫冠等五人彈鋏谷足可應付，咱們不如立即撤回。」

可眞掌門面色一變道：「好歹毒，如果讓他們陰謀得逞，少林一派就要萬劫不復了。」

這話決非危言聳聽，只要燒掉藏經閣，少林的確要萬劫不復。

郭子羽道：「此地距離本寺並不算遠，弟子想先行趕回……」

可眞掌門道：「好，你，你與兆安兆

明儘快趕回，爲師會隨後回寺的。」

郭子羽應聲「遵命。」當即通知郭氏二老，請他們轉告武當，然後與兩位師兄轉身急馳而去。

他們担心少林寺的安危，一上路就盡力奔馳，但馳出未及十里，就被人攔住去路。

郭子羽擧目向阻路者一瞥，一絲不祥的預感忽然由胸頭昇了起來。

原來這般人是武林盟的主力，除了夜雨山莊的聖刀、鐵牌二隊，還有令狐世家，冷泉莊、丐帮、八卦門。他們是傾巢而來，人數之衆多，决不在彈鋏谷的羣雄之下。

八卦掌門時早春迎着郭子羽等三人哈哈一笑道：「想走？彈鋏谷的風水不錯嘛，錯過了豈不可惜！」

郭子羽遠遠瞧到一頂紅綾軟轎，猜想轎中必然是桃花仙子，遂冷哼一聲，道：「站到一邊去，姓時的，我找你們的主子說話。」

時早春大怒道：「小賊，你敢瞧不起老夫！」

一片刀芒隨着叱喝之聲揮出，刀風如矢，直奔郭子羽的前胸。

銀彈追魂時早春，是八卦門最爲出色的人物，他以爲這一刀縱使傷不到郭子羽，至少也會將他迫退幾步。

誰知郭子羽竟然以火中取栗的手法，突入刀光之中，咔嚓一聲脆响，已齊腰將時早春的八卦刀抓斷。

時早春一連倒退三步，嚇得面如土色，他絕未想到郭子羽的功力竟然如此之高，一招之中就叫他丟人現眼。

此時丐帮的虎丐周杞，以及令狐三老一起奔出，同時人潮蜂湧而來，將郭子羽三人圍得水洩不通。

兆安大師掣出戒刀，面色肅穆的咳了一聲，道：「二師弟，咱們護着小師弟衝出去。」

兆明大師道：「謹導師兄的令諭。」

語音甫落，立即横杖當胸，原來慈悲爲懷的高僧，此時也是滿臉殺機了。

正當雙方劍拔弩張，血戰一觸卽發之際，一縷清音忽然遙遙傳來，說道：「住手。」

這住手二字音調不高，但場中數百人每一個都聽得清晰無比。

接着那頂紅綾軟轎像飛一般來到場中，一股琅琅嬌音由轎中傳了出來，道：「兆安大師，咱們作一筆交易你可願意？」

兆安大師喧聲佛號道：「阿彌陀佛，貧僧是出家人，不懂得作交易，女施主找錯人了。」

轎內人哼了一聲道：「你不懂交易總該懂得傳話吧？去告訴可眞掌門，就說本夫人跟他有事相商。」

兆安大師道：「施主莫非就是桃花仙子？」

轎內人道：「不錯，本夫人正是桃花仙子！」

兆安大師道：「施主有話請說。」

桃花仙子道：「你作得了主？」

兆安大師道：「貧僧如果作不了主，自會稟報家師。」

桃花仙子道：「好，本夫人就告訴你吧，咱們要以少林寺的幾本經典交換一個人。」

兆安大師心頭一震，問道：「什麼經典？」

桃花仙子道：「易筋經，菩提神功心法，達摩武學總彙，咱們用這三本書換一個人，你看怎樣？」

兆安兆明大師，以及初到少林門牆的郭子羽無不心頭一懍，這三本書囊括了少林武學的精華，如果當眞落入桃花仙子的手中，不用說換一個人，就是換十個百個，甚至要可眞掌門的命，少林寺也會接受的。

問題是桃花仙子是不是當眞獲得這幾册武學寶典，因爲藏經閣是少林寺戒備最爲森嚴的所在，少林弟子會不惜任何犧牲來維護它的安全的，除非——

郭子羽師兄弟全是這般想法，也全都心神一震。

兆安大師喝問道：「妳當眞獲得本寺的那三册武功秘笈？貧僧有點不信。」

桃花仙子嘆口氣道：「少林寺高僧竟是這般愚蠢，無怪貴寺要江河日下了。」

兆明大師怒叱道：「桃花仙子，妳再要侮蔑本寺，休怪貧僧說出不好聽的！」

桃花仙子道：「我說的是實話，你想想，貴寺精銳盡出，還有什麼人守得住藏經樓？」

兆安大師道：「妳將他們怎樣了。」

桃花仙子道：「這個麼？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他們要想阻止我進藏經樓，這可怪不得我。」

兆安兆明及郭子羽聽得心神震動，怒火如焚，他們正待不顧一切搏殺桃花仙子之際，身後忽然人影幌動，一片人潮向他們湧了過來。

他們目光銳利，已瞧出領頭急馳的是少林掌門可眞禪師，掌門旣已親臨，只好等他到了再說。

來人片刻之間便已到達，其中還有不少人身帶創傷，可見適才對公孫冠一戰是如何的劇烈了。

他們還用門板抬來一個傷者，及仔細一瞥，原來是夜雨莊主公孫冠。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質，只要捉到此人，就可換回失落的三册武學寶典。

兆安大師還迎上可眞掌門，將桃花仙子襲擊少林之事作了一番陳述，可眞禪師雖是滿臉激憤之色，神情仍然一片沉穩。

他踏前數步，向桃花仙子合十一禮道：「女施主侵犯佛門，濫殺無辜，當眞是自作孽不可活了，苦海無邊，希望女施主回頭向善。」

轎簾一蕩，桃花仙子由軟轎中走出，這位挑起武林無邊風雲的女人，依然一身紅衣，嬌艷尤甚往昔，她先向郭子羽瞥了一眼，然後目注可眞掌門道：「咱們不必說廢話，我只問你三本秘笈想不想要？」

可眞掌門道：「女施主必然有條件的了，何不先說出來讓老衲斟酌斟酌。」

桃花仙子道：「只有一個十分簡單的條件，我用三本秘笈跟你換一個人。」

可眞掌門道：「換誰？」

桃花仙子道：「郭子羽。」

可眞掌門喧聲佛號道：「施主只怕換錯人了，爲甚麼不用秘笈交換尊夫？」

桃花仙子撇撇嘴道：「換他？哼，他自己要找死，換他有什麼用？」

她此言一出，在場各派無不聳然動容，夜雨莊主公孫冠是北聖一脈的傳人，在當代武林之中算得是數一數二的高手，聲譽之隆，無人可以望其項背。

像他這樣一個名利雙收，威震武林的人物，居然帶着他的獨子，與三兩親信，闖進百倍以上的敵陣之中，人是血肉之軀，精力是有限的，無論他功力多高，這項搏殺必然是有輸無贏。

他當眞要找死，當眞不想活了。

由他的行動推斷，他的確是不想活了，但，爲甚麼？

天下之人雖多，沒有人能夠答復此一問題，那麼要解開這個謎底，除了公孫冠自己，就只有桃花仙子了。

由桃花仙子適才的口吻猜想，她必然知道公孫冠不想活的原因。

夫婦是至親至近之人，桃花仙子旣不阻止她丈夫的自殺行爲，當公孫冠血染荒山，重傷垂危之際，她竟然漠不關心，視同陌路，這個女人的狠毒，怎能不使人暗生寒意！

此時郭子羽再也忍不住了，他要問問桃花仙子，她如此倒行逆施，究竟是爲了甚麼？

但他只是跨出了一步，就被人拖了回來。

那是一雙纖纖玉手，抓着他的左右雙臂，左邊的是裴小蝶，右邊的是方玫，身後還有嬌嬌及高倩娘，他已經陷入粉脂陣中了。

柳眉一揚，櫻唇一撇，裴小蝶發了嬌嗔：「不許你去。」

方玫接着道：「大哥，桃花仙子心狠手辣，這樣的女人，你理他作甚。」

郭子羽嘆口氣道：「我何嘗願意跟魔鬼打交道，但本寺的武功秘笈落入她手中，她旣是指名要我，我怎麼能夠退縮？」

裴小蝶哼了一聲道：「玫姐替我瞧着一點，我去會她。」

郭子羽原想阻止她的，但一個字還沒有說出，她已經幌身奔了出去。

「過來，柳桃兒，讓姑娘稱稱妳憑什麼作怪。」

這位裴姑娘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面對武林聞名喪胆的桃花仙子，她居然嘻笑怒罵，蠻不在乎。

桃花仙子勃然大怒道：「小賤人找死，給我殺。」

八名白衣少女應聲由轎後奔出，她們行動輕捷，姿態美妙，霎眼之間，已在裴小蝶的四週佈成一個陣勢。

裴小蝶自幼就受終南三俠的薰陶，一身功夫已經出神入化，後來再習得三空藏劍經所載的武功，放眼天下，很難找到對手，現在雖是以一敵八，她的神色仍然輕鬆無比。

這八名白衣少女也不是等閒之輩，但見人影流轉，疾如飈風，待速度到某一限度，八柄長刀以天河倒瀉之勢，向中心作全力一擊。

在一陣金鐵交鳴之後，鬥場上出現一幅奇景，白衣少女八方激射，像彩蝶一般的向四週飛了出去。

雙方觀戰的只覺得眼花繚亂，感到這是一個十分美妙的景象，如果你定睛一瞧，你必然會心弦狂震，甚至目瞪口呆的爲這八名少女表示惋惜。

因爲她們已經血洒羅衣，渺渺芳魂，早就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一招互擊，桃花仙子就損失了刻苦培植出來的八名得力部屬，她雖是心頭大吃一驚，却也激起她的怒火。

「可眞老和尚，少林寺的武功秘笈你不想要了？」

「阿彌陀佛，只要能夠蕩平邪惡，敝寺損失幾本經書算不得什麼。」

易筋經、菩提神功心法，達摩武術總彙，這可不是普通的經書，少林寺如果失去了這些，必然會一蹶不振，甚至武林之中也會因而掀起一場可怕的浩刦。

可眞禪師是少林寺的掌門，他應該比誰都明白這幾册秘笈的重要，那麼他的回答豈不大出常情之外！

桃花仙子哼了一聲道：「老和尚有一點只怕你還不太明白，姑不論今日一戰誰勝誰敗，少林寺必然找不回那幾本武功秘笈，這話你可相信。」

可眞掌門喧聲佛號道：「放下屠刀，回頭是岸，施主如再執迷不悟，老衲只得大開殺戒了，何况，佛門弟子豈能接受魔道的威脅！」

雙方話巳說絕，只有訴諸一戰，但像這等千軍决戰的場面，在武林中是空前的事。

而且這是一個巨大的災亂，血戰的結果必然是精英盡失。

因此少林武當下達了整體作戰的命令，將門下弟子全部納入陣法之內，只有郭氏家族及彈鋏谷沒有陣法，但他們結爲一體，互爲聲援，並由金蠍門作前鋒，但見金蠍縱横，滿空飛舞，在他們的前沿構成一道蠍牆，形如金城湯池一般，沒有人能越雷池半步。

按眼前的態勢評估，少林武當及郭氏家族巳立於不敗之地，雖然雙方的人數相差不多，桃花仙子的計劃必然難以得逞。

但一個入魔巳深之人，是不容易悔悟，也不肯承認失敗的，因此，她發出一聲尖銳的厲嘯，竟然揮軍向前面衝去。

她的目標是郭子羽，郭子羽與少林寺可眞掌門、少林三老，及幾位可字輩的高僧，在羅漢陣前横劍待敵，因而她領着夜雨山莊的精英，直薄羅漢大陣。

「姓郭的，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你可敢跟我單獨一搏。」

郭子羽在少林寺脫胎換骨，一身功夫天下無兩，自然不會將桃花仙子放在心上，但他仍然不願各走極端，造成血染荒山的慘劇，因而淡淡一笑道：「爲甚麼？公孫夫人，咱們毫無仇隙，還有一段眞純的姊弟之情，妳却一再對我迫害，非要置我於死地妳才甘心，告訴我，這究竟爲了甚麼？」

桃花仙子哈哈一陣狂笑道：「你要知道，好，我告訴你，也好叫你死能瞑目。」

一頓接道：「你跟公孫旗門得身負重傷，如非我將你救走，你必然會死於公孫旗部屬的手下。」

郭子羽長長一吁道：「公孫夫人救命

之恩，在下並沒有忘記。」

桃花仙子大喝一聲道：「沒有忘記？嘿嘿——沒有忘記救命之恩，你却倒進方丫頭的懷裏，告訴你，姓郭的，我得不到的東西，我就毀掉它，沒有人能夠從我的手裏搶去……」

她口沫橫飛的大喊大叫，神情激動得像一個瘋子，如非場中的搏殺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她的有聲有色的表演，必然會引來大批的觀衆。

這還不說，到後來她竟然悲傷的哭泣起來了。

「姓郭的，你可知道我愛的是你，我嫁給公孫冠只是想獲得北聖的武功，以及夜雨山莊的實力，你背叛我，拋棄我，我就得報復，我要毀掉你，毀掉整個武林，放馬過來吧，咱們今日除死方休！」

由這一段敘述，就可知道桃花仙子不僅個性偏激，而且妒心奇重，也可以說她要追求到手完善，不讓它稍有缺憾，只不過對些微缺憾她都不能容忍，甚至不惜犧牲一切的要毀掉它，像這樣的女人，豈不十分可怕。

但在郭子羽來說，桃花仙子所以如此，原是出於對他的一片愛心，這個興風作浪的女人該死，該殺，也却狠不下這個心腸。因此，桃花仙子要他放馬過來，他遲遲不肯出手，神色之上，是一片無可奈何的表情。

正當他們僵持不下之際，兩條人影像風一般的捲來，前面的是裴小蝶，後面跟的是嬌嬌。

裴小蝶道：「你是怎麼啦？大哥，這女人是罪魁禍首，她一天不死，江湖就一天不得安寧，別學那婦人之仁了，讓我來對付她。」

不待郭子羽表示可否，她已經揮劍直撲了上去，劍洒萬點銀花，展開狂悍的攻勢。

北聖一派的「破雲刀」法，為武林一絕，桃花仙子經過數年苦練，已經得其神髓。

北聖的武功，三空藏劍經上都有詳細的記載，裴小蝶也習過破雲刀法，並有極深的造詣，不過她喜愛的還是南聖的天龍四倒槍法。

現在裴小蝶是用劍，使的是佛門的伽藍劍法，這雖是佛門的護法劍法，但威猛有餘，玄奧變化不足，幾招下來她就落於下風。好在裴小蝶識得破雲刀法的變化，終於在桃花仙子綿密的刀光中，能夠脫身而出。

郭子羽道：「蝶妹子，妳退下，讓我來。」

裴小蝶道：「不，破雲刀算不了甚麼，你等着瞧。」

她收起長劍，撤出可以收縮的銀色短槍，單臂一振，幻起滿地銀花，口中一聲嬌叱，連續三槍向桃花仙子的胸腹之間點去。

名噪武林的破雲刀遇到了剋星，桃花仙子幾乎動輒得咎，不僅攻勢全被壓制，連自保都大為不易。

雙方的搏殺剛滿三十招，裴小蝶忽然身形一轉，背對敵方，銀槍以急若閃電的速度，向身後倒刺而出。

這是天龍槍法四倒之一的「天河倒瀉」，也是驚天動地的絕學之一，縱然比桃花仙子高明十倍的武林高人也躲它不過，這位公孫夫人豈能倖免。

裴小蝶的銀槍「噗」的扎進桃花仙子的心窩，她那美麗的嬌靨，立刻痛得冷汗直流。

她沒有哼出一聲，却以一雙失神的目光向郭子羽瞧着，同時櫻唇顫抖，吐出一口長氣，道：「兄弟，你……還承認我這個……姊姊麼？」

郭子羽哀傷的一嘆道：「承認，妳永遠是我的姐姐。」

桃花仙子慘白的面頰現出一絲微笑，接着身形一幌，向地面仆倒下去。

此時混戰尚在進行，但少林等派已經控制全局，郭子羽不忍瞧到如此殘酷的局面，因而請示可眞掌門道：「師父，咱們能不能制止他們？」

可眞掌門點點頭，然後發出一聲佛門獅子吼，他制止了雙方的殘殺，並對那些離經叛道者作了一番誥戒，重傷的公孫冠及桃花仙子的屍體交由夜雨山莊的門下帶回，這場武林動亂終告圓滿結束。

在這場正邪之戰中，郭子羽並未發揮他的超人功力，也許鋒芒不宜太露，這是上蒼的有意安排吧，至於桃花仙子所刦得的少林武學秘笈，那只是幾本贋品，藏經閣另有機關，除了掌門沒有人能夠見到這些佛門的武學寶典。

（全文完）

老千奇行

（本文承自54頁）

七列數字鍵盤上的數字固定，在那利間，人人都在期待保險箱的門打開，是以沒人留意蘇振民的神情，變得十分古怪。

蘇振民比在場的任何人更熟悉這種保險箱，他知道，當七個正確的號碼固定之後，警號聲首先應該停止，可是現在，警號還在響着。流亡政客是第二個現出詫異神情的人，但是他立時去拉保險箱的門，公主陡地講了一句粗話，道：「一九七三六二四，那是他被轟下台的日期！」

年輕人也「啊」地一聲，道：「我們應該想到這個號碼的，在那個流亡政客而言，自然沒有什麼比這個日子更印象深刻的了！」

公主握拳歎了一聲，道：「眞可惜，下次他當然不會再選擇這個號碼了！」

年輕人道：「當然不會，他又不是白痴！」

在他們交談之中，場內兩千多人全都靜了下來，只有保險箱的警號聲，還在響着，聽來特別刺耳。而那個流亡政客，也已經不是擺出優雅的姿勢在開門，而是在用力地拉着，他的兩個保鏢，也在帮着拉，流亡政客面部肌肉扭曲，如果他不是倒了台，而又是在他原來的國家中的話，只怕他又要下令殺人了。

空地上的所有人，因為突如其來的驚愕而靜寂，靜寂陡地被一個女人的尖叫聲所打破，那女人叫道：「天，開這種保險箱要這麼大的氣力？」

在那女人身邊的一位紳士立即道：「當然不用，我就有一具保險箱！」

隨着這一男一女的交談聲，幾乎所有人都轟然叫起來，警局局長頻頻抹着汗，兩個高級警官過來帮着拉保險箱的箱門。

蘇振民叫着，道：「你弄錯號碼了，要是號碼對，警號聲應該停止！」

流亡政客怒吼着：「你知道還是我知道？」他這一聲怒吼，兩個保鏢立時趕過來推蘇振民，公主站了起來，事實上，所有的人，幾乎全都站了起來，公主急促地道：「怎麼一回事？」

年輕人道：「我也不知道！對不起，讓一讓！」

年輕人推開身前的人，向前走去，當他來到台前的時候，蘇振民恰好被兩個保鏢，推得跌下台來，年輕人連忙將他扶住，笑着說道：「蘇先生，記得麼？放在保險箱中的珍寶，可能永遠取不出來了！」

× × ×

流亡政客未能打開保險箱，各人意見不同，有的人認為他記錯號碼，有的認為可能刧匪在搬運時震動了保險箱以致出現故障，不論怎樣，保險箱是無法打開來的了。不過好在流亡政客並不在乎，因為四億美鈔，只不過是他全部帶出來流亡的財產的五分之一，他將那隻保險箱運回瑞士，作為他豪華別墅中一件最豪華的擺設。

據說，保險箱一直到了運回瑞士後的第八天，警號聲才自動停止了。

蘇振民在流亡政客運走了保險箱之後，又接受了幾百名記者的訪問，他堅稱一定是流亡政客故意弄錯了號碼，目的是省下他應該捐出來的那一千萬美金，好在流亡政客已失了勢，聽了之後，雖然暴跳如雷，但是却也無可奈何，當地警方自然失望之甚。

奧麗卡公主也很失望，她和年輕人一起擠出空地的時候，一言不發，年輕人也不說話，一直到上了車，公主才道：「很奇怪，是不是？」

年輕人點頭道：「是的，很奇怪。」

奧麗卡公主又道：「最可惜的是，我們沒有想到那個日子恰好構成一個七位數字，而這個日子對他的印象，又是如此之深刻！」

年輕人道：「知道了也沒有用，他用了這個號碼，可是打不開保險箱來！」

公主又沉默了片刻，才道：「眞奇怪，是不是？」

年輕人又重覆一句，道：「是的，眞奇怪！」

年輕人送公主回酒店，獲得了公主的一吻，回到了他自己的遊艇之上。

「中國人」在甲板上迎接着他，年輕人高興地道：「那流亡政客在用力拉保險箱門的時候，神情難看極了。」

「中國人」笑着問：「那位公主沒有什麼疑問？」

年輕人道：「有，不過她只是不斷地說：很奇怪，是不是？」他停了停，又道：「叔叔，你想他們是不是會猜得到？」

「中國人」還是笑着道：「會猜到的，不過他們就算猜到了，也不敢肯定！」

年輕人道：「為什麼？」

「中國人」大笑起來，道：「因為這個方法太簡單了，越是簡單的方法，就越是叫人猜不到，或者就算猜到了，也以為自己猜錯了。例如，我問你，有什麼法子，使你戴上一枚七十九點五卡的鑽石戒指，而又不被人看到？」

年輕人眨着眼，道：「戴上手套？」

「中國人」大笑着，拍着年輕人的肩頭，道：「一九七三六二四，來，讓我們欣賞一下四億元美鈔！」

四億元美鈔的確值得欣賞，百看不厭，即使夕陽西下，海上的風光是如此美麗也比不上它們。

「中國人」和年輕人當晚就離開了蒙地卡羅，遊艇在大海中航行，他們下一站在什麼地方，沒有人知道，他們也沒有決定。事實上，有了四億美元，到那裏去，都是一樣的了，不是麼？

這是在馬德里齊泰維伯爵的那間房間中，也還是那四個人一樣坐在那張桌子之旁。伯爵在翻看厚厚的報紙，抬起頭來，道：「我手下的那報告書，那隻保險箱到現在還沒有打開來。可能是給我們弄壞了什麼。」

哥耶四世喃喃地道：「這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大的浪費，唉，四億元美鈔！」

土耳其皇在玩弄着一柄小刀，他陡地飛出小刀，插在門上，道：「我倒並不懷念我們花出去的本錢！」

只有玲瓏手不出聲，三個人都覺得有點奇怪，一起向玲瓏手望過去，房間中的燈光雖然不够明亮，但是其餘三個人，還是可以看得到，玲瓏手的胖臉之上，貼着肉色的膠布，膠布的面積還相當大。

伯爵揚了揚手道：「咦，怎麼了？」

玲瓏手的神情很尷尬，牽着口角，喃喃地道：「沒有什麼，叫一頭野貓抓了幾下！」

土耳其皇陡地發出轟然的笑聲，道：「玲瓏手，你這樣的身形，最適宜和十歲以下女性來往，不然，實在太危險了！」

玲瓏手憤怒地站了起來，哥耶四世忙站在兩人之間，道：「別說這些了，有『中國人』的消息沒有？」

齊泰維伯爵搖着頭，道：「沒有，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在想，沒有答案！」

三個人全向伯爵望去，伯爵道：「你們想，中國人和他的姪子，到蒙地卡羅去幹什麼？」

哥耶四世攤了攤手，道：「那要問他們自己才知道了，我看，怕是來看熱鬧的罷！」

玲瓏手大聲道：「無論如何，我可以肯定，中國人和他的姪子，也一樣沒得到什麼！」

在各人向他望來之際，玲瓏手沒有再說什麼，只是伸手按臉上的膠布，又神色尷尬地坐了下來。

伯爵拉開了百葉簾，各人又坐了下來，他們又開始另一個計劃，那四億美元雖然令人懷念，但在這樣的情形下，也只好咬咬牙關，不去想它了！

（續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仲飛瓊聽了金鐵口傳音入密的話，馬上趕到十二里廟找岳少俊，原來金鐵口將他交給師叔大覺大師，用佛門「接引神功」替他把眞氣引導歸竅，立即痊癒，金鐵口此時已擺脫火靈聖母趕回來，叫仲飛瓊，岳少俊等人馬上趕回雪山，據他師叔推測雪山會發生變故，並再敎岳少俊第二招天山劍法，和他們分手以後，他也向八大門派報訊關於參加擲鉢禪院赴約的問題去了，而臘八會期已近，各大門派雖然接到金鐵口的報訊，仍集中在佟家莊，準備赴會，這邊仲飛瓊、岳少俊等人在酒棚打尖時，遇上了無量劍派掌門人封南山，指名要找岳少俊……

破劍陣解困　敦請事有因

封南山不肯說出告訴他的人是誰。

岳少俊道：「聽道長口氣，已經找了在下多日，只不知究有何事，還望道長明示。」

封南山又打了個稽首，說道：「貧道聽說岳少施主使的是一柄細鐵軟劍，可否賜借一閱？」

岳少俊道：「旣是道長要看，在下自當奉閱。」

探手從懷中取出劍丸，遞了過去。

封南山驟覩劍丸，臉上神色不禁微微一變，抬目問道：「不知岳少施主此劍是從何處來的？」

岳少俊道：「此劍乃是在下一個朋友所贈。」

封南山道：「貴友何人。」

岳少俊道：「道長追問此劍來歷，不知究有何因。」

封南山沒有回答他的話，拇指輕輕一按，只聽鏘然劍鳴，射出一柄寒光四射的狹長寶劍！

但他驟覩劍尖已經斷去了三寸有奇，（那是三次被宋鎭山所削斷），不由得臉色大變。

口中發出一聲蒼勁而凄凉的長笑，雙目精芒暴射，盯着岳少俊，沉聲道：「少施主必須說出贈你此劍的貴友是誰來。」

岳少俊如今江湖閱歷較深，看出老道人神色有異，心中暗道：「看來此劍和他們無量派有什麼糾紛，自己怎好說出是竺秋蘭送的呢？」

一面說道：「道長還未告訴在下，道長追問此劍來歷，究竟是爲了什麼？」

「爲了什麼？」

封南山沉笑一聲道：「貧道是爲了找一個人。」

岳少俊人本聰明，他從老道人到處找尋自己，找到自己，就索觀軟劍，追問此劍來歷。

如今又說出是爲了找一個人，稍加聯想，即可猜想得到他要找的人，一定是此劍的主人無疑。

心念這一動，立即問道：「道長要找的，可是此劍的主人麼？」

封南山望了他一眼，頷首道：「不錯，貧道要找的就是敝師兄查南樵，人稱南荒樵子的便是。」

南荒樵子查南樵，岳少俊從未聽人說過。

封南山道：「少施主現在可以告訴貧道了吧？」

岳少俊道：「道長，要在下告訴你什麼？」

封南山道：「貧道看少施主人品如玉，定是名門正派門下，因此希望少施主實言相告，此劍是如何得來的？」

岳少俊道：「在下方才已經奉告，此劍是在下一個朋友所贈。」

封南山道：「但少施主却說不出贈送你此劍的人來……」

他不待岳少俊開口，接下去道：「少施主也許還不知道，敝派所鑄軟劍，乃是鐵合金合鑄，不但可以削鐵如泥，而且極爲柔韌，不折斷，故而敝派有一不成文的規定，劍在人在，劍毀人亡……」

大家只是聽他說着，沒有作聲。

封南山繼續說道：「敝派還有一條規律，是敝派弟子，不受外人屈辱，如是敗在人家劍下，即須以特殊手法，彈斷劍身，自絕心脈而死，敝派之人認爲是敝派之恥，必須全體出動，偵查此人下落，縱然天涯海角，勢必復仇雪恥而後已……」

岳少俊忽然想起宋老爺子當日對自己說過，此劍以少用爲宜的話，原來還有這段內情。

封南山說到這裏，忽然神色肅穆，說道：「岳少施主，現在明白了吧？你使的此劍，乃是敝師兄之物，而且劍身斷折，正好在三寸之處，這就表示敝師兄業已遇難……」

「糟糕！天下那有這般湊巧的事？」

岳少俊心中暗想道：「這軟劍在宋老爺子手下，連折了三次，每次都削斷了一寸，正好三寸，竟會和他們自毀長劍，不謀而合。」

封南山續道：「人死見屍，劍在岳少施主手中，岳少施主對敝派總得有個交待，因此貧道好言相勸，岳少俊施主最好說出送你此劍的究竟是何人。敝派可以循此綫索，繼續追查下去，務必找出與敝派爲敵的人是誰來爲止，這點，還望岳少施主鼎力賜助才好。」

說罷，又單掌當胸，打了個稽首。

岳少俊連忙搖手道：「道長誤會了，此劍並非令師兄所毀。」

封南山說道：「那是什麼人把他毀去的？」

岳少俊道：「此事說來話長。」

他把自己爲了師父心願，趨謁宋老爺子，三次折劍之事，扼要地說了一遍。

封南山仰首微笑道：「無量派軟劍，細鐵合金精鑄而成，就是當世名劍，也未必能砍得動它，宋盟主劍術獨步武林，貧道固所深知，但他只以一隻牙箸，三次削斷敝派軟劍，貧道實難深信。」

岳少俊正容道：「在下說的，句句是實，何用瞞騙道長？」

封南山道：「好，就算少施主說的是

眞，貴友贈與少施主之時，此劍既未折斷，那是說敝師兄尚在人世了？敝兄既未因劍折人亡，尚在人世，此劍就不會離身，但此劍却在少施主的手中，此又作何解釋呢？」

岳少俊說道：「這個在下就不大清楚了。」

封南山說道：「因此貧道還是一句老話，希望少施主說出贈劍之人，究竟是何人？」

岳少俊爲難的道：「這個在下實在礙難奉告，而且敝友近日業已失踪，在下正在找他，道長如若信得過在下等在下找到敝友，詢問了詳情，當不辭千里，遠上貴派，向道長說明，不知道長意下如何？」

封南山微哂道：「少施主不但不肯說出貴友何人，如今又說貴友業已失踪，豈非把貧道當作三歲小孩了麼？」

岳少俊道：「在下說的全是實　，並非揑造之詞。」

「少施主說出口來了，自然句句都是實情。」

封南山神情冷漠，沉聲道：「少施主應該明白，敝派追尋人劍，不查到水落石出，絕不會中止。」

岳少俊道：「這個在下知道，只是……只是……」

封南山沒待他說下去，接着道：「少施主知道就好，除非少施主說出貴友姓名，只要確有此人，確實贈劍與你，不論他失踪與否，敝派自會全力追查，務必找到此人爲止，若是少施主不肯說出貴友姓名，敝派只有惟少施主是問。」

岳少俊道：「聽道長口氣，似乎不相信在下說的話了？」

封南山道：「劍在少施主身上，少施主就該有個明白交待，貧道此言，不算是過份吧？」

岳少俊道：「依道長之見，該當如何呢？」

封南山肅然道：「貧道不妨實言相告，依敝派一向行事，劍既在少施主身上發現，劍如未斷，少施主就得說出敝師兄下落，劍如已斷，少施主也得交出敝師兄屍骨，而且還須在敝師兄屍前伏劍謝罪。」

胡大娘道：「這算什麼話？」

封南山稽首道：「女施主原諒，這是敝派規定如此。」

仲飛瓊道：「道長可知今日之事，是受人挑撥來的麼？」

「善哉！善哉！」封南山稽首道：「女施主這挑撥二字，似有未當，劍在岳少施主身上取出，總不是假的吧？」

仲飛瓊道：「道長那是不肯善罷甘休的了？」

封南山道：「不錯，貧道既然找到了岳少施主，又從岳少施主身上，發現了敝師兄的軟劍，貧道豈能不追究？」

仲飛瓊說道：「那麼道長要如何追究呢？」

封南山道：「貧道已經說過，劍存人在，劍毀人亡，岳少施主總得有個交待，如若無法交待，那只好訴之武功。只要接得住敝派劍陣，或是勝得過貧道手中長劍，三年之內，敝派可以不再追問此事。」

仲飛瓊道：「三年之後呢？」

封南山道：「三年之後，敝派自會有人再來討教。」

「好，三年之後，俊弟弟也許也可以對貴派有交待了。」

仲飛瓊看了封南山一眼，說道：「小女子那就向道長討教幾手劍法了。」

「鏘」的一聲，從身邊掣出一柄寒光四射的短劍，當胸直豎，拱手作勢。

封南山目光一注，矍然道：「雪山寒英劍，姑娘是雪山三英！」

胡大娘冷聲道：「你知道就好。」

岳少俊急忙跨上一步，朝仲飛瓊道：「瓊姐姐，這件事和妳無關，老道長既然劃下道來，還是由小弟自己了斷的好。」

說到這裏，朝封南山一拱手道：「道長，現在可以把劍賜還了吧？」

封南山略爲遲疑道：「岳少施主原諒，此劍既爲敝派之物，理應歸還敝派，請恕貧道不能奉還。」

岳少俊憤然道：「道長這就不對了，道長當時只是向在下借閱，借閱之物，閱後自應歸還在下，於理甚明，道長怎可說出此話？」

封南山稽首道：「當時借閱，貧道未能確定少施主的軟劍，是否即是敝派之物，如今既已證明此劍確係敝師兄隨身之劍，貧道忝掌無量劍派，自是有權收回此劍了。」

岳少俊聽得心頭極爲氣憤，怒聲道：「此劍乃是敝友所贈，在下並不知道是貴派之物。」

封南山冷然道：「少施主現在不是已經知道了麼？」

岳少俊覺得對方步步相逼，使人忍無可忍，一時俊臉脹得通紅，大聲道：「在下縱然已經知道此劍確是貴派之物，但道長只是借去一閱，豈有不還之理？何況道長既然劃下了道，岳某就按貴派規定，接下來就是，至於此劍；道長非還不可，快拿來吧！」

他因心頭充滿憤慨，說話之時，不自覺的伸手朝前招了一招。

封南山手中執着軟劍，自然不會用力緊握，岳少俊這無意一招，他突覺手中一震，軟劍「呼」的一聲，竟然脫手飛出，朝岳少俊掌上飛了過去。

岳少俊只是無意間招了手，不料軟劍居然應手飛來，這一下他毫無準備，不由吃了一驚，急忙後退了半步，伸手接住。

封南山雙目之中，精芒閃動，他作夢也想不到岳少俊輕輕年紀，居然會有如此深湛的內功，練到了隔空取物的境界，心頭自然大爲驚懍，氣憤的笑道：「岳少施主原來練成了佛門『接引神功』，貧道佩服得很，貧道不自量，倒要向岳少施主討教幾手高招了。」

說罷，轉身往松棚外空地走去。

仲飛瓊眼看岳少俊招手之間，就把封南山手中軟劍奪了過去，也暗暗驚異不止，此時聽封南山說出「接引神功」，心頭不覺恍然大悟！

俊弟弟是得了七公、八公兩人輸入的眞氣，（因兩人正在全力替他打通經脈之時，突然死去，輸入岳少俊體內的眞力，自然沒有回收）檢了便宜，憑空獲得兩人數十年的修爲。

後來經十二里廟老方丈，以佛門「接引神功」，接他體內順逆兩股眞氣，引導歸竅，這一來，不但把留在體內的兩股眞氣，完全化爲己用。

而且經老和尚大力引導之後，眞氣之中又滲進了佛門「接引神功」，混爲一體，老和尚行功完畢，也無法完全收回。

因此俊弟弟雖沒練過佛門神功，但在無意之中，却使了出來，心中自然暗暗替俊弟弟高興！

本來她還怕俊弟弟接不下來，這一下，她可放寬了心。

岳少俊大聲道：「在下不會『接引神功』，道長有意賜教，岳某當得奉陪。」

說罷，大踏步跟了出去。

那八個無量劍派的道人，眼看掌門人走出松棚，也一齊站起，跟着走出。

這邊仲飛瓊、胡大娘、涂金標和四個侍女，也一起跟了出去。

八個道長中爲首一人朝封南山稽首一禮，說道：「掌門人請容弟子列陣，俟岳少施主通過本派劍陣，再行出手不遲。」

封南山手拂長髯，臉上略現猶疑，只是沉吟不語。

那爲首道人躬身道：「掌門人，這是本門規定，他不通過劍陣，不得與掌門人交手，還望掌門人俯允。」

封南山道：「岳少施主年紀雖輕，他已練成佛門『接引神功』，一身功力，不可輕估，只怕劍陣未必困得住他。」

爲首道人再次躬身道：「弟子自當全力應付。」

封南山頷首道：「好吧，但你們可得小心應付。」

爲首道人道：「弟子遵命。」

他突地轉過身來，朝岳少俊稽首道：「岳少施主方才已經聽掌門說過了，少施主必須先通過敝派劍陣，方能和掌門人交手。」

岳少俊道：「在下方才說過，自當按貴派規定行事，道兄是……」

爲首道人稽首道：「貧道李元裕，就是敝派劍陣的主持。」

岳少俊道：「道兄那就請列陣吧！」

李元裕轉過身，左手抬臂一劃，其餘七人立即迅快的兩人一對，排成了一行，每一對相距三尺。

最前面的一對，自然是爲首的李元裕和另一個道人了，此時李元裕正在和岳少俊說話，故而只有一個道人站在右首。

岳少俊聽說過少林寺有「羅漢陣」，武當派有「太極拳陣」，都是武林中最具威力的陣勢。

據說數百年來，能闖過少林「羅漢陣」，武當「太極拳陣」的人，屈指可數。

劍陣，顧名思義以劍列陣，以聯手合擊爲勝，如今無量劍派的「劍陣」，却像排隊一般，那有什麼陣勢。

李元裕在他打量之際，一指他們「劍陣」，說道：「敝派劍陣已經擺好，分爲兩人一組，岳少施主只要在一柱香的時光之內，通過攔截，走出劍陣，就算你勝利了。」

岳少俊點點頭道：「好，在下願意接受。」

李元裕取出一隻木盒，取了一枝香，打燃火石，點起了香，插在泥中，人已迅快退回，站在劍陣前面另一個道人的左肩，稽首道：「岳少施主請闖陣了。」

他的意思，極爲明白，是要岳少俊從他們兩人一對的中間衝過去，只要衝過這四對人的攔截，就通過劍陣，這樣闖陣，似乎並不太難。

岳少俊伏軟劍，抱了抱拳道：「在下那就得罪了。」

舉步朝「無量劍陣」當前兩人逼去。

就在他逼近之際，那李元裕和另一道人，突然朝左右閃開了，三個人頓成了「品」字形。

對方兩人，也就形成了陣勢的門戶，靜候岳少俊入陣。

岳少俊因兩人尚未亮出劍來，自己也不好出手，只是懷抱軟劍，舉步又逼上了一步。

他心中自然明白，對方使的都是劍丸，此時他們手中雖未亮出劍來，但掌心早已緊握劍丸，隨時都可以發劍。

正因他們手上無劍，看不到他們發劍前的姿勢，使人捉摸不定，不發則已，一發定然十分凌厲。

因此他跨上這一步之時，目光早已緊注着對方兩人，一面思索着他們可能襲擊的部位。

這時雙方相距還有四尺來遠，岳少俊跨上一步，眼看對方兩人依然毫無動靜，他是闖陣之人，自然不能停下來，左右一動，正待跟着跨上……

只聽李元裕大喝一聲：「岳少施主小心了！」

突然欺近，直踏中宮，雙手齊發，左掌斜劈胸前，右掌直逼脅下，這一掌一拳，虎虎有風，勁勢剛猛絕倫。

無量劍派，以劍名派，「無量劍陣」以劍名陣，他居然不使劍而使拳掌！

岳少俊右手握着軟劍，對方捨劍不用，却使出拳掌來，自然頗感意外，也使他有應付爲難之感。

正待跨進的左足，急忙後退半步，身形一側，先避開對方左掌，那是因對方右拳握有劍丸，防他使詐，左手化掌，使了一記「青龍探爪」，把他左掌推出。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李元裕方一發動，岳少俊旋身後退之際。

右首那個道人，一聲不作，身形一閃，一個「盤龍繞步」，已搶到岳少俊身後，「錚」的一聲，寒光突射，一柄鋒利長劍疾刺後腰。

他發劍之時，也正是岳少俊側身避過李元裕右拳之時。

要知任何一人，側身避招；注意的自然全在前面，而且既已側身，身法也自然用老，是最不易避閃之時，他這一劍，可謂陰毒已極。

岳少俊左手堪堪把李元裕左掌推出，耳中就聽到身後錚然劍鳴！

同時李元裕因他（岳少俊）身形一側，避過自己右拳，這原是他意料中的事，口中大笑一聲，右手一緊，同樣發出錚然劍鳴，劍光甫亮，右腕一揮，三道寒虹，朝岳少俊攔腰掃來！

這前後兩劍，雖然發劍稍有先後，但也只不過是一瞬之差而已，何況這兩個道

人，出手同樣迅速，可以說劍發如電，一閃而至。

但岳少俊也今非昔比，他不用回頭去看，就知右首道人欺到身後發劍的部位。

（上面所說的這一段話，乃是分開來敍述，在岳少俊來說，只是左足後退，側身避過李元裕右拳，左手推出李元裕左掌的時間。）

心中不覺冷笑一聲，右手軟劍使了一記（龍尾揮風），往後揮出，（往後揮是由下而上）然後又由後而前，（劍循原路，仍然由下而上）朝前揮去。

他出手之快，幾乎只是寒光一閃，但聽「鏘」「鏘」兩聲金鐵大震，右首道人刺向身後的一劍，和李元裕攔腰掃來的一劍，都被他接個正着。

不，兩人和他劍勢乍接，只覺他劍上竟然含蘊着一股極爲極大的力道，一時被震得右臂驟然疵上肩頭，幾乎握不住軟劍，脚下浮動，身不由己往後連退了三步。

兩人這一後退，八去其二，岳少俊也不追擊，趁機身形一幌，直向第二組兩個道人面前逼去。

「劍陣」在李元裕出手之時，便已發動，其餘六個道人軟劍早已出鞘，人影移動，劍光舞動，映日流輝。

望去像一條狹窄的劍虹，只是並不太長，要衝過去，應該並不太難！

這回，對方劍陣已經發動，可不容許你欺近過去，也不用再打什麼招呼，當前兩個道人手舞長劍，直奔而來。

你別看他只有六個人，蜿蜒騰躍而來，有如一條劍龍，張牙舞爪，朝人撲來。

岳少俊還未上去，劍勢已經逼到面前，兩個道人已經雙劍如輪，急攻過來。

無量劍派很少在中原走動，因此他們使劍的招數，也和中原武林各門各派的劍招不同，劍勢輕捷，繁複古怪。

岳少俊將軟劍揮動着，接連化解了七八招，但覺對方攻勢愈來愈快，自己才發了幾劍，對方兩人，却竟然搶攻了十多招了！

尤其對方劍勢這一發動，前面兩人發劍奇快，已使你接應不暇，但兩個道人後面，跟着的四人，却如遊龍掉尾，一回往東，一回往西，倒捲過來。

這一掉尾（倒捲），就有兩三支劍，像划龍船的槳一般，疾伸而出，一回攻到你左首，一回攻到你右首。

你除了應付正面兩個道人的搶攻，還得隨時應付從側面搶攻過來的突襲。

最使岳少俊感到爲難的，是自己這柄軟劍，被宋老爺子削過三次，比之無量劍派道人手中的軟劍，短了三寸有奇，你還刺不到人家，人家的劍尖，已經足可刺到你了。

岳少俊一邊應敵，一邊還提防着剛才被自己震退的李元裕和另一個道人，他們會乘機從身後撲攻過來。

但經過這一次搶攻，李元裕和另一道人始終不曾撲攻而上，心想：「敢情他們兩人這一關，已被自己衝過去，就退下去了。」

心中想着，軟劍揚空一閃，驀地進招，使了一式「左右逢源」，一道劍光，劃起兩個圓圈。

但聽「噹」「噹」兩聲，軟劍和軟劍驟然一接，劍上內力迸發，把當前兩個道人震得踉蹌後退了七八步。

八去其四，劍陣不是已只剩下了一半麼？

這回因對方劍陣，正在不住的遊動，當前兩個道人被他震退之後，立即又有兩個道人跟着搶攻而上。

「無量劍陣」八個道人，自然是無量劍派中挑選出來的精銳，每一個人都精嫺劍術，出手搶攻，發劍如風！

你如要一招一式，和他們比劃，那麼你就很難通過他們的劍陣，即使通過，也將要大費一番手脚。

岳少俊有了前面兩個經驗，心知自己在內力上，勝過他們甚多，因此更不打話，對方兩人堪堪攻到，手中軟劍緊接着揮出。

但聽又是「噹」「噹」兩聲，兩個道人甫一照面，就被他震得連劍帶人，踉蹌後退。

他心中計算着劍陣八去其六，餘下的已只有兩個，左脚倏然跨進，正待發劍，那知目光一注，對方劍陣依然勢如長蛇，蜿曲遊行，迎面撲攻過來！

他這一遲疑，對面兩個道人早已從左右兩側欺身而進，劍如風雷、閃電驚濤般攻到。

對面兩個道人一左一右閃電攻到。

他們似是接受了前面幾個道人的失敗敎訓，發劍攻敵，未到中途，便已變招，仗着招數怪異，倏忽進退，一攻即收，不肯和岳少俊硬碰硬闖。

這一着果然有效，也使得十分狡獪，岳少俊在雙劍夾擊之中，帶守帶攻，連連揮劍，但你劍光甫發，人家已然急速後退，等你劍勢收回，它又疾欺過來，就是無法把兩個道人逼退。

他們可以和你纏鬥，但岳少俊却受了一柱香的限制，可不能和他們這樣耗下去，口中大喝一聲，長劍開闔，也不管什麼招數，只是朝左右橫掃出去。

這種揮劍，如無强大的內力作後盾，那就是招數已亂，發劍不成章法，極易爲對方所乘。

但岳少俊無意之中得了七公、八公輪入的眞氣，悉數化爲己用，　於憑空增長了數十年功力。

此刻他這一奮力揮動軟劍，幾乎使出了全身功力，軟劍揮處，劍勢如長江大河，劍上眞力，也隨着洶湧排出。

前面兩個道人，雖然儘量避免和他軟劍接觸，但從他劍上湧出的內勁，勢如波濤，重疊而來，縱然沒和他軟劍碰上，這份如山暗勁，也逼得他們再也站立不穩，連連後退不迭。

岳少俊劍勢方自一停，面前疾風颯然，又見到有兩道人影，快若飛車，挾劍刺到！

岳少俊記得清清楚楚的，自己已經連震八人，應該已經通過劍陣了，如何還會有人攻來。

軟劍一起，劃出一道劍光，一下子封住了刺來的兩把軟劍，口中急忙喝道：「住手。」

飛刺而來的兩人身形突然墮地，果然

又是李元裕和他的搭檔右首另一個道人！

李元裕身形一停，稽首道：「岳少施主有何見敎？」

岳少俊橫劍道：「在下已經接連震退八人，是否可算已經通過貴派劍陣了？」

李元裕含笑道：「敝派劍陣，亦名『靈蛇陣』，雖然只有八人，但首尾互換，永無休止，岳少施主並未將劍陣破去，如何能算通過呢？」

岳少俊道：「依道兄之言，要如何才算把貴派劍陣破了呢？」

李元裕稽首道：「岳少施主若能敎貧道八人，失去再戰之力，敝派劍陣也就破了。」

岳少俊回頭看去，這一陣功夫，那支綫香，差不多已燃燒了只剩下半支，心頭不覺又驚又怒，忽然仰首朗笑一聲道：「這又何難之有？」

身形一閃而至，左手疾發，一下就扣住了李元裕的右腕一抖，把他凌空摔起，往外摔去，但在摔起之時，左手駢指如戟，凌空一指，飛快的指出！

這一着當眞快得無以復加，李元裕首當其衝，不但來不及還手，甚至連閃避的機會，一點也沒有，被摔出一丈來遠，就沒有再站起來了。

他右首道人看出情形不對，急忙大喝一聲，把劍搶攻過來，但已是遲了一步！

岳少俊左指點出，右手長劍也跟着劃出，緊接着但聽「噹」的一聲，右首道人軟劍堪堪攻到，陡覺眼前一亮，雙劍交接，一股奇大力道，從對方劍上傳來，虎口受到劇震，掌中軟劍，已脫手飛出！

岳少俊那還容他後退，左手一收再發，又是一指，凌空點出。

右首道人被震得踉蹌後退之際，口中悶哼一聲，應指往後栽倒。

岳少俊凜若天神一下制住兩人，沒待對方第二組兩個道人攻到，已經迎着搶了上去。

劍勢如匹練橫飛，朝右首一個道人揮出，左手同時疾發，一把抓住了左手另一個人，抖腕摔出。

他揮出的長劍，看去招式極爲簡單，但沒有人能避得開不和他軟劍相撞，只要兩柄劍一撞上，就沒有人握得住軟劍不被震飛出去的。

同樣他左首那一招擒拏手，看來更爲簡單，只不過左手往前一探而已，但也沒有一個人能避得開，不過被他扣住脈腕的，只要被他抓住，就沒有人不被摔了出去的。

岳少俊就憑着這兩記簡單的招式，一路搶進，勢如破竹！

但聽接連的響起「噹」「噹」「噹」三聲連珠般金鐵大震，也接連三道耀目生輝的寒光，右首三個道人被震得脚下踉蹌後退，全都空了雙手。

左首的三個道人，却像草稿人一般，連續飛起，被摔出一丈開外，倒地不起。

動如靈蛇的「無量劍陣」，不過轉瞬之間，就被摔得鷄飛狗走，破於一旦。

（八個道人，當先兩個全被制住，後面的六個，右首三個被震飛長劍，左首三個被摔出去的，同時被點了穴道。）

岳少俊俊目射出異樣的光彩，意氣飛揚，得意的長笑一聲，「鏘」！軟劍一收，舉步走上，替五個被制的道人，一一拍開了穴道，含笑拱拱手道：「李道兄，貴派劍陣，現在該算通過了吧？」

李元裕一臉俱是驚異之色，他幾乎不敢相信無量劍派的靈蛇陣，會破得如此快法。

但劍陣被破，總是事實，他單掌打了個稽首，說道：「岳少施主功力精湛，貧道十分敬佩，敝派劍陣已破，少施主自然通過了。」

仲飛瓊雖知道俊弟弟功力精進，無量劍陣未必困得住他，但也想不到他會破得這般快法，一時清澈的眼波中，異采連閃，粉臉也漾起了一片喜悅。

岳少俊轉過身，朝封南山拱手道：「道長現在可以賜敎了吧？」

封南山木然怔立，似在沉思之中，聽言微一怔神，兩道深邃的目光，望了岳少俊一眼，徐徐說道：「岳少施主方才使的一招劍法，貧道練劍數十年，從未見過如此奇奧招式，不知是否出自天山？」

岳少俊方才使的那一劍，連連震飛四柄軟劍，正是金鐵口傳他的一招劍法。

他如今已練得純熟無比，揮手發劍，曲折變化，可以以意使之，因此在外人看來，他只是隨手一揮而已。

岳少俊聽老道人說出他使的這招劍法，出自天山，心中也暗暗驚異，這老道人果然有些眼光，一面拱拱手道：「長老法眼，果然高明，在下這招劍法，確是出自天山。」

封南山微微頷首，稽首道：「少施主旣是天山門下，請恕貧道多多得罪，但貧道是爲追查敝師兄軟劍來的，少施主如能把此劍來處見告，貧道自當立時退走。」

岳少俊道：「道長言重，在下方才說的，確是實情，此劍是在下一個友人所贈，而這位朋友，在揚州和在下分手之後，就失了踪影，至今尚無消息，道長如果信得過在下，給在下三個月期限，容找到敝友之後，詢問此劍來處，再向道長覆命如何？」

封南山點頭道：「天山門下，貧道自然相信得過，貧道那就告辭了。」

岳少俊連忙拱手道：「道長放心，在下言出必踐，必有以報。」

封南山再次稽首爲禮，率着八個門人，飄然而去。

胡大娘笑顏逐開的迎了上來，巴結着含笑說道：「岳相公今天總算讓老婆子開了眼界，天山劍法，果然奇奧玄妙，老婆子看你伸手一揮，輕描淡寫的，實在說不出道理，那知幾個小毛雜的劍，就一支支的脫手飛出，看得老婆子過癮極了，這就叫做……叫做化什麼神奇來着！」

春風接口道：「化腐朽爲神奇。」

「對，對。」

胡大娘乾笑道：「化腐朽爲神奇，老婆子一時說不上口來。」

夏雨道：「胡嬤嬤，妳說的不對，岳相公的劍法，本來就神奇莫測，連火靈聖母都接不下來，那來的腐朽之處？」

胡大娘瞪了她一眼，道：「妳這小蹄精就是嘴尖，老婆子說錯了，妳就會挑我的嘴。」

仲飛瓊偏頭問道：「俊弟，你那招劍法，出自天山，自然奇妙，使人無法化解，但你那一記擒拿，也使人莫測玄機，我看你使過多次，就是看不出一點徵兆，也出自天山嗎？」

岳少俊道：「小弟也不知道，當年家師在寒家敎書之時，最先敎我的就是這記手法，曾說只此一招，已强過武林百家的手法，防身保命，受用不盡，家師傳了小弟這記手法，原不想再敎小弟別的武功，經小弟苦苦哀求，才敎小弟武功的，後來家師傾囊傳授，但這記手法，却只有一招，聽家師說，是他老人家年輕時遊終南時，遇上一位老道長所傳授，却不知那位老道長的來歷，也沒有名稱，據家師考證武林各派武功，這一記手法，頗似崑崙派的『擒龍手』，但也不能確定。」

仲飛瓊道：「我也聽爺爺說過，崑崙派的『縱鶴擒龍』手法，算得武林第一，沒人可以破解，可惜失傳已久，咱們趕上雪山，你使給爺爺看，爺爺也許會看得出來。」

說話之時，大家一齊回入松棚。

那老漢早已把麵下好了，慌忙端了上來，陪笑道：「公子，小姐，你們請吃麵了。」

大家也就坐下，各自吃畢。

涂金標摸出一錠三两重的銀子，放到桌上，說道：「老人家不用找了。」

那老漢夫婦平日賣些酒菜麵食，最多也不過二、三两銀子，那曾見過出手就是一大錠銀子，不禁呆得一呆，然後千恩萬謝的把銀子收下。

仲飛瓊、岳少俊相繼站起，走出松棚，涂金標趕上前面，套好了車，大家正準備上車，忽見大路上正有兩道人影，起落如飛，朝松棚奔行而來。

仲飛瓊目光一抬，看到兩人身法極快，絕非尋常之輩，不覺脚下一停，回頭道：「胡嬤嬤，妳看來的是誰？」

胡大娘一手遮着眼簾，望了一陣，說道：「看來這二人身手大是不弱。」

春風說道：「莫要又是衝着咱們而來的。」

胡大娘哼道：「有誰吃了豹子胆，敢衝着咱們二小姐來的，哼，老婆子第一個就饒不過他。」

兩句話的工夫，那兩道人影，已經愈來愈近。

涂金標坐在車轅上，居高臨下，看得較遠，口中咦道：「來的是九指羅漢祝祥符，和百步神拳袁廣傑。」

仲飛瓊冷哼道：「他們來此作甚？」

說話之時，那兩人已到了七八丈外，果然是九指羅漢祝祥符，和百步神拳袁廣傑。

袁廣傑人還未到，老遠就拱着手道：「仲姑娘請稍候。」

胡大娘冷然的道：「姓袁的，妳嚷什麼？」

袁廣傑走上幾步，朝仲飛瓊躬身道：「袁廣傑見過仲姑娘。」

仲飛瓊還未開口，胡大娘的三角眼一瞪，大聲說道：「姓袁的，老婆子在問你話。」

袁廣傑聽得一怔，臉上微現怒意，這也怪不得他，百步神拳成名數十年，名滿關洛，也是一方的大豪。

妳胡婆子在江湖上不過一個三流角色，居然當着他的面，大聲吼叫，當眞是狗仗人勢。

但在仲飛瓊面前，他不好發作，緩緩轉過身來：「胡大娘，妳問什麼？」

胡大娘道：「老婆子問你做什麼來的，擋着咱們仲姑娘的車駕，是何道理？」

九指羅漢祝祥符連忙走一步，雙手合十，陪笑道：「胡老菩薩不可誤會，袁兄弟和兄弟是奉命晉見二小姐來的。」

胡大娘道：「奉誰之命。」

祝祥符依然合十道：「總護法。」

仲飛瓊聽說是大姐夫派他們來的，不覺問道：「大姐夫有什麼事，要二位老遠的趕來。」

袁廣傑拱手道：「總護法因臘八會期已近，二小姐此時回雪山去，豈不是擺明了和火靈聖母鬧意氣麼，因此特命兄弟和祝大師趕來，奉勸二小姐回去。」

胡大娘哼道：「這是火靈聖母的意思吧？」

他雖是隨口說話，但聽到仲飛瓊的耳中，心頭不禁一動，大姐夫怎知自己要回雪山去？這自然是火靈聖母的意思了。

火靈聖母爲什麼要一再阻止自己去雪山呢？金鐵口說的雪山有變，莫非會是火靈聖母搗的鬼？

心念閃電一動，冷聲問道：「你們此來，我大姐知道嗎？」

袁廣傑含笑道：「總護法派兄弟二人前來，大小姐自然也知道的了。」

仲飛瓊道：「可有書信？」

袁廣傑陪笑道：「總護法要兄弟二人，向二小姐面陳，未備書信。」

仲飛瓊冷笑道：「你們認爲我會相信嗎？」

袁廣傑道：「兄弟二人，怎敢欺騙二小姐。」

祝祥符雙手合十，躬身說道：「阿彌陀佛，在下皈依三寶，佛門弟子，戒打誑語。」

胡大娘冷笑道：「你是佛門弟子？」

仲飛瓊柳眉一揚，冷然道：「看來你們是有意阻攔我去路了。」

袁廣傑道：「兄弟不敢。」

仲飛瓊話聲一落，回身道：「俊弟，咱們上車。」

袁廣傑道：「二小姐明鑒，總護法命兄弟二人趕來，一來是奉勸二小姐回去，不可意氣用事，二來也要請這位岳少俠屈駕一行。」

仲飛瓊明白了，這二人果然是火靈聖母派他們來的，心頭不覺大怒，臉色一沉，喝道：「你們好大的胆子。」

只聽一個低沉而沙啞的聲音接口道：「仲二小姐何須動怒，他們來的時候，總護法確實如此交待他們的。」

隨着說話，從左側松林間，緩步走出一個身形極矮的黃衣老人來。

老人生得頭大身矮，披着一頭稀稀疏疏的花白長髮。一臉橫肉，色如死灰，配上一雙三角小眼，也翻着魚白色，看去簡直像個老太婆。

黃衣矮老人，是由一個三十來歲的半老徐娘掺扶着而行，這女的一張尖瘦臉，同樣色呈死灰，身子也瘦得像一根竹竿，但一雙眼睛却靈活明亮，擠得出水來。

仲飛瓊瞥了兩人一眼，冷笑道：「段伯陽，是你。」

原來這黃衣老人正是崆峒派左護法禿尾龍段伯陽。

那瘦女人則是段伯陽的姬人尤如是，人稱尤二娘子，段伯陽走到那裏，她就跟到那裏，兩人一向寸步不離。

禿尾龍段伯陽皮笑肉不笑的點點頭，道：「正是兄弟，仲二小姐可是覺得奇怪麼？」

仲飛瓊依然沉着臉道：「火靈聖母要你來的？」

段伯陽陰笑道：「仲二小姐這可猜錯了，兄弟是奉敎主之命，專程來請岳少俠的。」

仲飛瓊聽得暗暗一驚，忖道：「聽他口氣，姬山主也親自下山來了！」

段伯陽口氣一頓，接着道：「敎主聽說岳少俠少年雋才，極爲高興，亟欲一晤，深恐總護法派來的袁、祝二位，請不動岳少俊，故而要兄弟隨後趕來，向仲二小姐面陳，並敦請岳少俠的俠駕。」

仲飛瓊道：「我要回雪山去，誰敢阻攔我去路？」

段伯陽陰惻惻一笑道：「仲二小姐一定要回去，自然沒有人敢阻攔你的了，只是……」

仲飛瓊道：「只是什麼？」

段伯陽道：「仲二小姐回雪山去，和兄弟奉命敦請岳少俠，並不相悖。」

他這話暗示你可以回去，但岳少俠却得留下。

仲飛瓊凜然道：「不成，他要和我一同上雪山去。」

段伯陽死灰臉上，微露爲難之色，緩緩說道：「這叫兄弟爲難了！」

仲飛瓊說道：「你有什麼爲難？你奉山主之命，來請岳少俊，但人家不願意去呢？」

段伯陽道：「敎主命出如山，誰敢不遵，何況兄弟親自來請，岳少俠自然非去不可了，最使兄弟爲難的，是仲二小姐在此，兄弟……」

他沒說下去，但口中却發出一陣「嘿」「嘿」的冷笑。

仲飛瓊冷笑一聲道：「因爲岳少俊是我義弟，我會護着他，對不？」

段伯陽陪笑道：「兄弟正是此意。」

仲飛瓊又是一聲冷笑，說道：「岳少俊雖是我義弟，他想不想跟你去見山主，他自己可以決定，用不着我仲飛瓊護着他，他如肯去，我不會不答應，他如果不想跟你去，我也不會插手，左護法只管把他擒走好了。」

段伯陽死灰般眼睛一亮，陰笑道：「這是仲二小姐說的。」

仲飛瓊道：「不錯，是我說的，左護法請不動他，若要憑武功把他擒走，仲飛瓊絕不插手。」

段伯陽拱拱手道：「多謝仲二小姐，有仲二小姐這句話，就夠了。」

仲飛瓊沒有再說，胡大娘見識過岳少俊的眞章，只是站在一旁，嘿嘿冷笑。

禿尾龍段伯陽身爲崆峒派的第三號人物，自然不會把岳少俊放在眼裏。

轉過身，望了岳少俊一眼，只見他臉含微笑，負手站在那裏，看去一派安逸，氣定神閑，雖覺他氣宇不凡，但究竟不過弱冠年紀，又能有多大能耐？

心念轉動，不覺朝岳少俊拱拱手道：「兄弟方才說的話，岳少俠都已聽見，敎主仰慕少俠風儀，特命兄弟專程趕來，奉邀俠駕，敦請前往黃山一晤，不知少俠意下如何？」

岳少俊淡淡一笑，道：「在下和貴派敎主素昧生平，怎好打擾？再說，在下答應過仲姐姐，陪她上雪山去的，還望段老覆上貴敎主，異日有緣，在下自當專程拜謁。」

話說得很客氣，但拒絕了。

段伯陽深沉一笑道：「岳少俠方才自然聽仲二小姐說過，只要少俠答應，仲二小姐並不勉强少俠前去雪山，敎主渴望和岳少俠一見，目前正在黃山候駕，武林中人，莫不以一見敎主爲榮，少俠不可失去機會。」

岳少俊笑了笑道：「在下已經說過，雪山之行，非去不可，貴敎主見邀，雖是一番盛情，在下只好方命了。」

段伯陽呵呵笑道：「岳少俠應該知道，敎主命出如山，無人能夠更改，少俠最好仔細考慮考慮。」

岳少俊朗笑道：「在下行走江湖，雖然日淺，但在下言出必踐，貴敎主只是要段老前來相邀，去與不去，在下自己有權決定，段老只要把在下的話，回去奉覆貴敎主就好了。」

雙手掺扶着禿尾龍的尤如是一直沒有開口，這回嬌嬌滴滴地說道：「我說左護法，人家岳少俠既然不肯去，我看就算了吧。」

段伯陽說道：「不成，敎主要老夫前來邀請，岳少俠不去，老夫如何向敎主交差？」

魚白眼一翻，冷然道：「岳少俠眞的不考慮麼？」

岳少俠道：「在下要說的話，都已說了，並無考慮的必要。」

「很好。」段伯陽皮笑肉不笑，點頭道：「仲二小姐方才已經聲明在先，今日之事，她並不插手，岳少俠一口拒絕敎主的邀請，那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了。」

岳少俊望了他一眼，微笑道：「在下從未吃過罰酒，段老要如何罰法？在下就喝你這杯罰酒了。」

段伯陽大笑，道：「岳少俠的意思認爲段某請不動，就無法把你擒回去了？」

岳少俊道：「那要看段老手段了。」

「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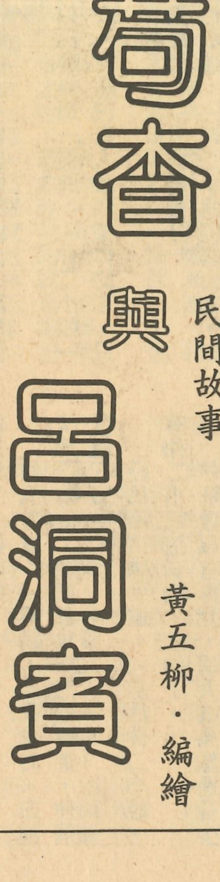
段伯陽連說了兩個好字，陰惻惻道：「段某那就領敎岳少俠的高招了。」

突然欺身而上，右手一探，使了一招「赤手縛龍」，猛向岳少俊肩頭抓來。

你別看他連走路都要尤二娘子掺扶，這一出手，就像天龍騰拏，猛虎出柙，威猛絕倫！

岳少俊神態悠然，只是身子斜斜一轉，就讓開了禿尾龍一記擒拿手法。

（未完・廿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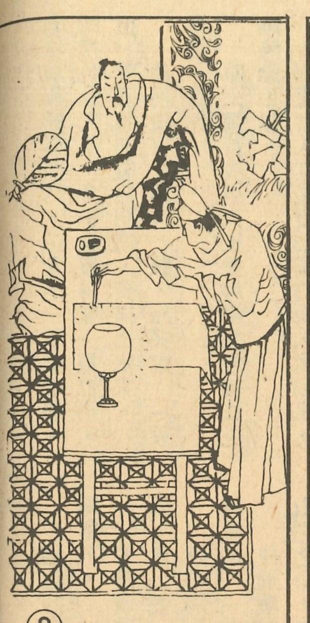




1　人們傳說中的八仙之一——呂洞賓，是唐代河中府人。他出身官門，原也醉心功名，但兩舉進士不第，對功名也就淡漠了。他從此不再讀書，每日不是會客，便是出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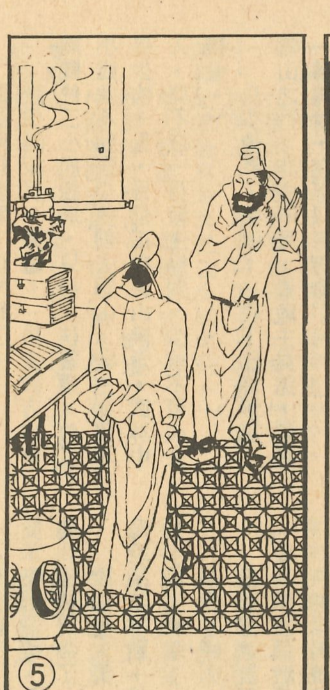


2　呂洞賓有一個同鄉好友，名叫苟杳。苟杳家境貧寒，父母雙亡，單身一人無處棲身。洞賓就邀他來自己家中居住，從此二人結爲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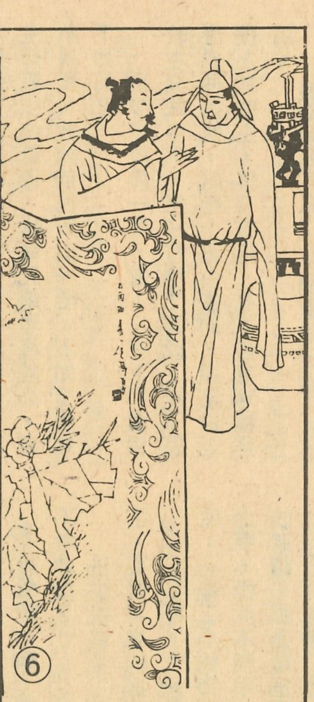


3　洞賓雖然自己仕途失意，却希望苟杳能有個出頭之日。便對他說："兄弟，你只管放心讀書，衣服茶飯，一應俱全，望不負我意。"苟杳感激不盡，從此天天刻苦攻讀。

4　一天，洞賓家中來了一位姓林的客人，見苟杳一表人才，便告知洞賓，有心把自己的妹子許給苟杳。洞賓怕誤了苟杳前程，推托說："此乃苟杳終身大事，我焉能作主，還是慢慢再說吧!"



5　客人心裏着急，就直去找苟杳。苟杳心有所動，但又嘆息："你看我吃住尚且靠呂大哥，這番美意只怕受不了。"客人說："呂先生最重義氣，你只管去說就是。"



6　苟杳去和洞賓商量。洞賓見他主意已定，便說："也罷，林家小姐倒也賢慧，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件事，成親之後，兄要陪娘子先住三天。"苟杳聽了，心裏凉了半截，直愕愕說不出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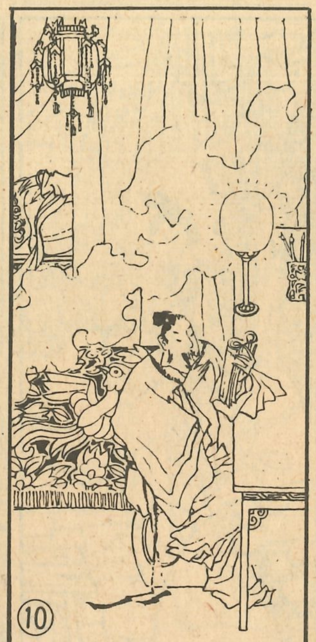
7　苟杳思前慮後，萬般無奈，又不忍丟了這門親事，只好咬咬牙答應，心裏暗自叫苦，不由得雙膝跪下，對天哭道："娘子，你就委屈三夜吧！"邊說邊罵呂洞賓竟是個禽獸不如的僞君子。



8　娶親這天，呂洞賓大擺酒宴，好不熱鬧；苟杳低頭坐在席上悒悒不樂。



9　掌燈以後，苟杳只管躲到一邊。呂洞賓進了洞房，只見新娘頭戴紅紗，依床而坐。洞賓也不講話，坐過一邊，只管在燈下埋頭讀書。



10開始，新娘子還以爲新郎讀書用功，好不喜歡。等到半夜，仍不見"丈夫"走過床邊來。想說兩句，因是初會，羞羞答答不好開口。後來實在無奈，只好自己和衣睡了。



11天明醒來，"丈夫"早已不見了。又是兩夜，都是如此。林小姐無精打采，坐在梳粧台前暗自落淚，傷心自己命苦，嫁了這樣一個郎君。



12好不容易過了三天，苟杳剛進洞房，見娘子正傷心落淚，連忙上前賠禮。林小姐只管低頭哭着說："郎君，何事三夜竟不上床同眠，只對燈讀書，天黑而來，天明而去？"這一問，問得苟杳目瞪口呆。



13半天，苟杳才省悟過來，雙足一跺，仰天大笑："原來哥哥怕我貪歡，忘了讀書，以此激我。哥哥這用心，也嫌太狠了。"小姐不解，苟杳把經過一說，夫妻兩個好不喜歡，都說："呂兄此恩我們將來一定要報。"



14從此，苟杳日日奮發讀書，倍加用功。幾年後，果然金榜題名，高高興興作官去了。



15苟杳走後，一晃又是八九年。忽一日，洞賓外出，家中不慎失火，老婆孩子雖然被人救出來，但偌大的一份家業，却被大火燒得乾乾淨淨。





１6洞賓富時，經常幫助別人；如今倒霉，賓客也不來了。他一家住一間破草棚，經不住風刮雨淋，好不凄慘。幾個好心鄰居，開始還肯接濟。時間一長，也就冷淡下來。



１７一日，妻子猛然想起了茍杳，忙對丈夫說："茍杳作官，全憑是你，你何不去找他？"洞賓本來不想去，經不住妻子再三勸說，且眼下確是別無他路，只得應允。



１8洞賓上路，餓了討飯吃，渴了喝生水，天黑了就宿人屋簷下，一路歷盡艱苦，好不容易到了茍杳府前。通報以後，茍杳慌忙出來接見。



１9到了客廳，茍杳和妻子拜過洞賓，忙問："哥哥爲甚這般模樣？"洞賓把家中如何失火遭難說了一遍。茍杳聽了大驚："哥哥出此大難，小弟尚且不知，實在有罪。你且後邊更衣，小弟自有安排。"



２0洞賓自到茍府之後，每日都受盛筵款待，不覺過了十幾天，並不見茍杳回話。洞賓原以爲他公務忙，雖然心裏着急，也不好催問。又過幾天，茍杳仍只談官場見聞，仍不提求助之事。



２１洞賓心想："莫非茍杳負心，故意拖延不肯相助？"這天，他氣冲冲地對茍杳說："我今日就走。"茍杳勸他再享幾天清福，洞賓破口大駡："有福你享好了，原來你是個忘恩負義的東西！"說完就走了。



２２路上，洞賓又飢又餓，身無分文，實在走不動了。這時，過來一個路人，洞賓便把茍杳忘恩負義的事說了一遍。路人聽了，很是同情，拿出幾兩紋銀塞給洞賓作路費，竟自去了。



２3洞賓匆匆回家，誰知原來的茅草房不見了。他大吃一驚，鄰人告訴他："你家已蓋起新房"，不及細問，便照着鄰人所指新屋跑去。



２４進了大門，見兩邊貼着白紙，分明是死了人；洞賓慌了，直衝屋內，又見屋中停放一口棺木，妻子全身披孝，嚎啕大哭。洞賓怔住了。好一會兒，才輕輕叫了一聲娘子。



２５婦人扭身一看，一陣害怕，顫顫抖抖叫道："你，你是人還是鬼？"洞賓更加詫異："娘子怎出此言，我好生生回來了，如何是鬼？"婦人端詳良久，才出一口長氣："眞是你回來了，嚇死我也！"



２6原來，洞賓走後不久，家中來了幾個人，說是洞賓在外的朋友，因洞賓染病不能歸來，便幫助蓋起了房子。房子蓋成，全都走了。洞賓聽了越是迷惑，心想却有這等怪事。



２７前天中午，妻子正思念洞賓，忽聽門外一陣吵鬧，一伙人抬着一口棺材進來，說是洞賓在茍杳那裏得了重病死了。洞賓一聽，知是茍杳玩的把戲，愈加惱恨。



２8洞賓向妻子講了尋找茍杳的經過，邊說邊駡。走近棺材把蓋揭開，只見滿棺金銀珠寶，上放一紙。取出一看，寫着："茍杳不是負心郎，路送銀，家蓋房，你讓我妻守空房，我讓你妻哭斷腸。"

２9洞賓看畢，如夢初醒，深悔自己氣量狹小，錯怪了茍杳。他隨即苦笑一聲："賢弟，你這一幫，可幫得我狠了些。"從此，兩家往來，倍加親熱。這就是俗語常說的："茍杳呂洞賓，不識好歹人"的故事。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齊雲飛和關笛來到相國寺想找弘達說明司空業不是兇手，估不到寺僧向他們迎頭痛擊，非常狼狽，竄入承塵上，見到司空業和弘枯，便將關笛交給他護住自己去找弘達，被寺僧將他追迫，只好匿入地窖內，便想將弘寬救出，原來弘寬已絕食死去，留言說：弘達嫁禍將他迫害，困在地牢二十多年，見無生望，只有一死，齊雲飛只好失望地走出地牢，此時柳擷紅，韓鐵衣，鄭學禮等人來寺援救，將他們救出，齊雲飛獨自去找弘達，證明司空業不是兇手，並指出弘達處理此事不當，懷疑易筋經書失落會不會和借宿在寺內的外人有關……

寺門幻魅影　鐘聲清妖氛

齊雲飛早膳也不吃便去相國寺，相國寺大殿前的空地經已人山人海，熱鬧非凡，與平時沒有兩樣。齊雲飛一到，寺內的和尚便用不善的目光對他。

齊雲飛只當作沒看見，信步向內走去，早有人飛奔進內通報，齊雲飛心頭一動，忖道：「難道弘達對我生了敵意？否則他們怎會如此？」

他邊走邊想，到了鐘亭附近，想起昨夜那個黑影，心頭一跳，忍不住走了過去，那亭不大，但頗高，青青黃黃的一口大鐘，大得驚人。

齊雲飛剛走近，忽然「颼」的一聲，自上跳下一個人來，正是那個聾和尚！齊雲飛向他一笑，聾和尚臉上有驚詫之色，道：「施主來此作甚？」

齊雲飛反問：「大師在此睡覺？」

聾和尚側着頭，表示聽不清楚，齊雲飛又大聲叫了一遍，聾和尚臉上升起怪異的神色，說道：「這鐘亭上是由和尚負責的！」

齊雲飛抬頭一望，亭子好像有兩層，因爲從外面觀之很高，但裏面並不高。他不由訝然問道：「上面還有一層？」

聾和尚忽然把他推開，道：「走走，這裏不歡迎外人參觀！」

齊雲飛見他神色有異上次，而且推他時力量不少，不由又瞧了他幾眼，聾和尚問道：「你來幹什麼？」

「在下來找你們的主持！」

「找他什麼事？」

齊雲飛眼珠子一轉，道：「這是秘密！好吧，你上去休息吧，在下走了！」他走了好幾步，回頭見他尚望着自己，心中更是訝異。

到了東閣，齊雲飛便發覺到氣氛有異，站在那裏的和尚雖然不多，但都是神定氣閑，太陽穴高高鼓起的大和尚，齊雲飛心頭一跳，想起柳擷紅的話來，暗暗戒備着。

他走到一個大和尚附近，抱拳問道：「請問弘達大師在麼？在下齊雲飛有事求見！」

那和尚道：「敝主持在，但施主要見他須把劍先交與咱們！」

齊雲飛心頭再一跳，道：「這是什麼原因？以前在下來是不用繳劍！」

「如今不同以前！」

「有何不同？」

「敝寺最近接連發生了幾件事，還是小心一點的好！」那和尚聲音十分冰冷，「施主若不繳劍的也可以！」

齊雲飛一喜，拱手道：「多謝師傅信任！」

和尚「嗤」的一聲笑了出來。「請施主離開本寺！這是敝寺主持下的命令！」

齊雲飛心頭一沉，忖道：「莫非弘達眞的是那種人？他今日對我動了殺機？我還去不去見他？」這幾個問題接續翻上心頭，他不由猶疑起來。

那和尚冷笑一聲，說道：「施主對敝主持既然沒信心，又何必來求見，還是回去吧！」

齊雲飛心中又忖道：「他這是激將法？」他不是個衝動的人，但又怕失却機會，是以回心又想道：「他這是嚇唬我的，他明知我還有朋友在附近，怎敢亂來，我若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他相國寺脫不了關係！」

和尚道：「施主請回吧，咱們也要去做功課了！」

齊雲飛主意已定，立即解下佩劍，雙手捧上，道：「請師傅代爲保管！」

和尚神色微微一怔，道：「請度心師弟帶齊施主去見主持師伯！」

一個和尚閃出，面無表情地道：「請

鐘聲魅影

齊雲飛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施主跟貧僧來！」齊雲飛跟在他背後，向弘達禪房走去，沿路上都不斷見到些度字輩的和尚，甚至他發現弘德也藏在一叢花樹後面。

到了弘達禪房外，度心呼道：「主持，齊施主來了！」

裏面傳來弘達的聲音，道：「請他進來！」

度心道：「請施主自己進去！」

齊雲飛暗吸一口氣，再把丹田眞氣提起，在八大經脈中流過了一遍，然後抬步走前，在門板上敲了幾下。弘達在內道：「門沒門上，施主請進！」

齊雲飛輕輕一推，門即打開，只見弘達席地而坐，面前放着一隻矮几，上面擺一隻茶壺，兩隻白磁杯子，伸手道：「茶剛冲好，請施主進來品嘗一下，順手把門關上！」

齊雲飛擠出一絲笑意，關上門盤膝坐在弘達對面，弘達舉杯斟了兩杯茶，道：「請！這是武夷山的大紅袍，珍貴之至，快趁熱喝！」

齊雲飛心頭立即忖道：「這茶有沒有毒？」

弘達似乎看出他的心意，首先舉杯將茶喝乾。齊雲飛只得也把杯子舉了起來，輕輕啜了一口，只覺入喉有點苦澀，但當茶汁流過喉管，便有一股清香醇郁之味直衝向丹田，飲後齒頰留香，苦後回甘，不由把杯中剩下的茶喝乾。

弘達再爲他斟了一杯，齊雲飛啜了一口，道：「好茶！晚輩還是第一次喝到這樣的茶！」

弘達微微一笑。「施主既不嫌棄，何不再喝一杯！」

齊雲飛再把茶喝乾，放下杯子，道：「晚輩今日來此，是爲一件事而來求大師的！」

弘達眉尾一跳，說道：「未知是什麼事？」

齊雲飛道：「大師是否已相信司空業不是兇手？」

「此乃施主一面之詞！」

「晚輩有人證，是否需要請義妹來作證？」

弘達再一笑，道：「老衲不相信人證，只相信你！」

齊雲飛報以一笑，道：「多謝大師相信！既然如此那就好辦，請大師把巫山門的鎭門寶劍交回給司空業！」

弘達笑道：「原來是此事，這件事弄清楚之後，他不託你來說情，老衲也會還給他！」

「再次多謝！」齊雲飛含笑問道：「大師以爲是那一件事！」

弘達答道：「將劍還他不難，但老衲也有一件事請你代辦！」

齊雲飛一怔，脫口問道：「是什麼事，請大師明言，只要晚輩力所能及，自不會拒絕！」

「這件事簡單得很，但也不太好辦！」弘達又斟滿兩杯茶，示意齊雲飛喝。「便是請齊施主問他，昨晚救他的那個人到底是誰？」

齊雲飛道：「晚輩也曾問過他了，他說不認識，看他不似說謊，甚是可信！」

「若不認識他的，又爲何會冒險去救他？」

「晚輩又問了！」齊雲飛道：「那人看來是爲了易筋經而來的，因爲他救了司空業之後，一直盤問他這件事！」

「司空業又如何知道？」弘達目光灼灼地望着齊雲飛。

齊雲飛道：「那人大概一早便已匿在寺內，見司空業被貴寺擒獲的原因知之甚詳，所以出手救他！」

弘達看來對他頗爲相信，沉吟道：「聽說那人懂得本寺的武功！」

「晚輩未曾見過！」

「昨夜敝寺地牢的兩個看守弟子被人殺死，不知是不是他幹的？」

齊雲飛心頭一沉，刹那間一股寒氣自後背透上頭頂，却說道：「晚輩進去裏面躲藏，只是封了他們的暈穴而已，並未下殺手！」

弘達咀角噙着冷笑。「未知施主這次有沒有人證。」

齊雲飛見他面色不善，心頭不覺一寒，澀聲說道：「沒有人證……大師不相信晚輩？」

弘達道：「老衲不敢懷疑你，但你教老衲如何向門下弟子交代！」

齊雲飛道：「晚輩絕非好殺之人，敢對日月發誓，絕無做過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老衲暫且相信你！」弘達又斟了一杯茶，這次齊雲飛不喝，他臉上閃過一絲難言的神色。「茶冷了不喝？」

「不敢，大師還是把劍還與司空業，晚輩也好回去交代！」

「貴友不斷到敝寺走動，不知他們對本寺又有何居心？莫非也是爲了易筋經而來的？」

「他們不知此事！」

「如此你們還留在此處作甚？」

「他們留下來自有其道理，晚輩沒法干涉！」

「可否請他們別再來本寺？」弘達目光凌厲，瞪着齊雲飛，道：「本寺的事，自有本寺處理，任何門戶都不想別人去干涉！」

「這個……晚輩也知道！」

「這句話對施主來說也有效！」

齊雲飛一怔，半晌才道：「但晚輩的嫌疑尚未洗脫……」

「此事老衲可以一肩承担，總之與施主無關就是！」弘達道：「施主是明理之人，料不會反對！」

「豈敢……」齊雲飛不肯罷手，奈何又想不到什麼藉口，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施主答應了，老衲立即叫人取劍交給你！」

「這是條件？」

弘達臉色微微一變，道：「不是條件，老衲絕無勉强之意……不過，關于司空施主的事，老衲還得調查一下！」

齊雲飛知道不答應是不行的，只好道：「好吧，晚輩回去便告訴他們，不過晚輩却不敢保證他們會聽我的話！」

「只要你跟司空施主不再來干涉本寺的事便成！」弘達雙掌一拍，道：「無塵，去取那柄軟劍來！」

齊雲飛心頭沉甸甸的，十分不快，因此拿着茶杯默默不語。弘達道：「將來施主若要來遊寺的，敝寺還是歡迎的！」

齊雲飛淡淡地問道：「將來……是何時？」

「一切已成過去！現在本寺準備清理門戶，不想有外人涉足其中！」

齊雲飛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再問大師一件事，貴寺那位打鐘的聾和尚眞的不懂武功？」

弘達一怔，問道：「施主爲何問這件事？」

齊雲飛沉吟一下才道：「昨夜晚輩經過鐘亭時，發覺那附近有人，但又找不到人，今日來時經過，便走進去探望，不料他從上面跳了下來，後來晚輩再跟他說話，他忽然將我推開……」

弘達目光神采連閃，但嘴上仍道：「他脾氣頗怪，這並不意外！」

「但他推晚輩那一掌力量頗大，不似是未學過武之人！何況從上面跳下來，也非他這種年紀的人辦得到的，除非他身懷絕技！」

弘達臉色一變，說道：「施主沒有看錯？」

齊雲飛苦笑道：「你看我可像是在說笑麼？大師若不相信何不去看看！」

「人多去打草驚蛇，施主可否助我一臂之力？」

齊雲飛倏地長身道：「正有此意，如今便去！」

弘達道：「咱們不作聲響，老衲裝作是逐你出去的樣子，經過鐘亭時才突然衝過去，老衲進去找他，請施主在外面守着，不要讓他逃脫！」

齊雲飛道：「大師如今懷疑他？」

「老衲不敢肯定……不過現在回想起來，他可能眞的是眞人不露相！」弘達也站了起來，領先出房，剛好無塵送劍進來，弘達將劍交給齊雲飛，齊雲飛將其纏在腰上，兩人一齊出去。

到了東閣外，那些和尚還在，弘達吩咐門下弟子將齊雲飛的劍交還，齊雲飛把劍佩上；弘達道：「你們都站在這裏別出外！」他仍走在前面，齊雲飛踏前一步，與他並肩而行。

到了鐘亭附近，齊雲飛偷眼望去，不見有人，弘達已如一頭大雁般向鐘亭飛去，齊雲飛不敢怠慢，緊躡其後。

弘達此刻才顯出其眞實的武功來，六丈距離只兩個起落便已到達！只見他雙腳一頓，拔身而起，雙腳落在鐘頂，雙手向上托去！

齊雲飛來至鐘亭外，　見他「颼」的一聲飛上去，亭子果然有兩層。

齊雲飛匿在一根柱子後面，一對眼睛忽而望上，忽而向外探視，亭內上面露出一個尺半見方的小洞，黑黝黝的，只見火光幌動，料弘達在上面使用火熠子，他見久無動靜，忍不住問道：「大師，情況如何？」

弘達的聲音十分沙啞，道：「守住下面不要上來！」

齊雲飛聽他聲音有異，十分奇怪，再問：「大師你沒事吧！」

「別吵！」弘達的聲音有點粗暴。

齊雲飛心頭更加奇怪，暗道：「莫非上面有什麼秘密？」忽地心頭一動：「易筋經被聾和尚偷了？」

他心念未了，忽聽見一個腳步聲傳來，連忙匿在柱後，偷眼一望，來的正是聾和尚，心頭登時怦怦亂跳，腳步聲越來越近，顯然聾和尚正向這邊走過來，幸而那柱子十分粗大，人匿在後，前面根本看不到。

齊雲飛心頭一動，决定不現身，先看他有何動靜，眨眼間，聾和尚已來到跟前齊雲飛慢慢移動身子，聾和尚始終沒有發現他，到後面齊雲飛已在亭外，而聾和尚則在亭內！

齊雲飛閉住呼吸，悄悄探頭望去，只見聾和尚抬頭看上，身子忽地一震，大概知道上面有人，只見他「颼」的一聲，已飛身匿在另一根柱子後面！

齊雲飛心頭猛地一跳，暗道：「此人果然是個高手！咦，怎地弘達聽不到一絲聲息！」他生怕聾和尚發現忙縮回頭去。

半晌聾和尚仍沒動靜，上面的弘達忽然問道：「齊施主，來了沒有？」

話音未停，聾和尚已自柱後向外彈飛，齊雲飛聽見風聲，連忙竄了出去，叫道：「大師快來！」他雖然反應夠快，但一來兩根柱子相隔丈餘，二來他起步在後，聾和尚脫出其掌力範圍！

齊雲飛叫道：「別跑！」

不料聾和尚忽然回身，一掌拍在木杆上，只聽「噹」的一聲震天巨响，只震得齊雲飛氣血翻騰，雙耳嗡嗡作响，一刹那間不知身在何處！

弘達雖在上面也覺得心頭如被巨木所撞，霎時間無法提氣躍下！

待得齊雲飛神智稍緩，聾和尚已在五丈之外，他猛地長嘯一聲，叫道：「快截住聾和尚！」

嘯聲不絕，人已如離弦之箭急追過去，奈何聾和尚一身功夫不弱，他雖拚盡全力也只能迫近半丈！

兩人追風逐電，眨眼間已至大雄寶殿旁邊，齊雲飛再呼道：「聾和尚是奸細，快截住他！」

寺內的和尚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而那些小販和趁熱鬧的百姓都呆如木鷄地立着！聾和尚幾個起落已落在人叢中，只見他手一撈已抓住一個小孩的後衣，回身一掄，將孩子向齊雲飛拋去！

齊雲飛怒叫一聲，因爲他那一拋力道非同小可，他若不接，孩子落地必死無疑，是以只得停身伸手接住，待他把孩子放着地，聾和尚已至寺門口！

齊雲飛身子暴射而出，仍叫道：「截住他！」

說也奇怪，聾和尚將至鐵柵，旁邊忽然伸出一柄劍來，直削其腰！好個聾和尚，只見他把腰一擰，一劍震開劍刃，左手五指如爪斜抓過去！

那人是個打扮斯文的青年書生，他反應不弱，上身向後一仰，長劍在半空一劃，急切對方手腕！

聾和尚怪叫一聲，雙腳一軟，身子斜飛而起，向旁邊飛出去！

說時遲，那時快，又一柄長劍刺來，聾和尚袍袖一捲，劍尖盪開兩尺，他拔身躍起，向外翻去！

眼看聾和尚即將離寺，忽然外面也冲天飛起一條人影，一柄刀如秋水般閃亮，挾着月光劈至！刀未至，那人已先喝道：「退回去！」

聾和尚的武功實在非同小可，只見他在間不容髮之際，左腳尖在右腳面上一點，折腰一彈，身子如皮毬般倒飛進寺！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也在此刻，齊雲飛才趕到，聾和尚雙腳剛落地，齊雲飛不及抽劍，先拍出一掌。「看掌！」

聾和尚連忙回身接掌，兩人都在倉猝間出掌，未盡全力，拍的一响，各退半步，不分上下！齊雲飛一退即上，揮掌便打，此刻那幾個人都圍了進來，寺內那些趁熱鬧的和小販，忙不迭閃開！

那青年書生叫道：「都進殿躲避！」

話音一落，弘達才飛身到達，他見到有這許多個人圍在那裏，先是一怔，隨即定下神來，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原來是你幹的！聾和尚，你跟老衲進去領罪吧！」

也不知是聾和尚聽不到還是故意不答，只一味急攻，齊雲飛慢慢後退，那三個人立即迫前，使聾和尚也只好前進，慢慢向寺中移去！原來此三人乃柳擷紅，韓鐵衣和司空業所扮！

韓鐵衣道：「齊兄好像不如對方，不如待小弟上前助他！」

司空業冷冷地道：「他是故意引他進去的，咱們只須一路追前，到得寺中，便不怕他逃脫了！」

柳擷紅道：「正是如此！」

弘達道：「齊施主，此人是本寺弟子，一切由本寺處理！」

聾和尚哂了一聲：「誰是相國寺弟子？我是少林僧人！」

此言一出，衆皆一怔，弘達合什道：「阿彌陀佛，佛兄既是少林高僧，因何來本寺？」

聾和尚猛發一掌，齊雲飛後退八尺，聾和尚突然轉身，司空業劍法極快，只見他肩一幌，劍尖已刺向其心窩！

這一劍又疾又毒，聾和尚空手不敢接戰，只得退後，齊雲飛也抽出劍來，再次與他鬥在一起。

這時候寺內的和尚都紛紛走出來，圍在附近觀看，弘德問道：「大師兄，這和尚眞是騙得咱們好苦，原來他武功如此了得！」

弘達道：「愚兄也被其所瞞！原來他是爲了那本經而來的，看來他已得手！」

聾和尚冷笑一聲，道：「你何必假惺惺，明知我已得手，還說什麼看來！」

弘達道：「弘海是你殺死的麼？」

聾和尚冷笑一聲，道：「你別把所有的罪名都加在我身上！」

這時候已退到大雄寶殿後面，近着鐘亭，齊雲飛展開師門劍法，不再閃避，與聾和尚苦鬥。

聾和尚罵道：「小小年紀，好管閒事，不得好死！」

齊雲飛道：「不得好死的是你不是我！」他劍招越使越快，一招緊似一招，這

是對付聾和尚最好的辦法，因爲對方內力深厚，使得慢，他有時間發揮長處，使咄快對方雖能應付，但只要頂受得住，對方的體力很快便會被消耗掉！

兩人越鬥越快，到了後來，旁邊觀戰的人，只有十個八個能看清兩人的招式，餘者只覺眼花繚亂，翻翻滾滾，不知其厲害！

眨眼間，兩人巳鬥了百多招，齊雲飛的劍雖使得快，但心中却暗暗吃驚：「此人內功怎地這般深厚，好像汪洋大海一般，取之不竭？」

豈知聾和尚也暗暗吃驚：「這小子年紀輕輕的，爲何內功劍法都這般厲害？莫非他在娘胎中便巳開始學武？今日若不下霹靂手段，只怕要栽在他手中！」心念一變，掌法忽然一變，每一招都蘊着一股凌厲的罡風，齊雲飛的劍刄被撞及，便被彈開幾寸，不但齊雲飛吃驚，連旁邊的人也暗暗替他担憂！

聾和尚掌法一變之後，立即爭到上風，往往有神妙無比的招式，自意想不到的方位攻出，迫得齊雲飛手忙脚亂，好幾次幾乎着了道兒！

弘達看得目光神采連閃，柳擷紅則担憂地問道：「雲飛，你不行時便開口！」

齊雲飛不肯認輸，咬牙苦鬥！那和尚使了十多招之後，招式忽然沒有剛才的流暢，齊雲飛頓有壓力消失之感，接連三劍，迫退對方一步，這才能有機會喘了一口氣！

聾和尚一退即進，只一掌便把齊雲飛迫退一步！齊雲飛鼓其餘勇，猛吸一口氣，使出師門絕招「石破天驚」，只見劍光暴現，如銀瓶迸裂，幾道白光繞得聾和尚的身子轉動！

「嗤！」聾和尚的一截衣袖被劍光絞斷，旁人都喝采爲齊雲飛打氣！

聾和尚怒哼一聲，雙掌一掄泛起漫天掌影，舖天蓋地而來，齊雲飛猛吸一口氣，使了一招「一柱擎天」，劍尖自萬重掌影中突進！

聾和尚掌影倏地一合，有雨過之天晴，雙掌一合，「啪」的一聲，把齊雲飛的劍脊夾住！

齊雲飛吃了一驚，用力一抽，只見聾和尚雙臂一橫，巳把劍脊拗斷！

齊雲飛心頭吃驚更甚，揮動斷刄急劈，聾和尚擧起掌中斷刄一格，忽然飛起一脚踢向齊雲飛！

這一腿無踪無影，齊雲飛虞不及此，被踢個正着，登時翻倒于地！

衆人驚呼聲未了，聾和尚身子探前，掌中斷刄急刺齊雲飛心窩！柳擷紅與韓鐵衣要救已來不及！

眼見齊雲飛即將濺血當場，忽見一道白光繞體而起，接着血光暴現，夾雜着一個痛呼聲，聾和尚倉惶後退，齊雲飛彈了起來，如白蛇出洞般，手中一柄軟劍巳指着聾和尚的心窩！

衆人直至此刻才發現聾和尚的一對手掌巳跌落地上，鮮血自腕口下雨一般淌下，面上滿是痛苦之色！

齊雲飛由死至生，由敗反勝，全靠他在臨危之時，記得腰上纒着一柄軟劍，及時抽了出來應戰，相反聾和尚意不及此，所以着了道兒，手掌被截，跌落塵埃！

柳擷紅等人也都料不到情況變化如此劇烈，當眞如在夢中，待得齊雲飛身子忽然探前，左手食指在聾和尚腰間的麻穴上戳了一記，才定下神，有幾個相國寺的弟子同時用力地呼吸着！

齊雲飛封住了他的麻穴之後，再在其一對手臂上戳了好幾下，血才慢慢止住！

弘達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神勇制住惡魔，敝寺上下無不感激！」

齊雲飛瀟洒地一笑，帶袖拭去額上的汗漬，將劍交給司空業。「小弟幸不辱命，請司空兄收下！」

司空業道：「多謝齊兄大恩！」他接過劍後，也將之纒在腰上。

齊雲飛笑道：「今日若非有司空兄這一劍，小弟早巳死赴枉死城！」

司空業笑一笑道：「此乃齊兄鴻福齊天，更兼機智絕倫，非小弟之劍的功勞！也在今日才得睹齊兄的武功，令小弟大開眼界！」

齊雲飛道：「司空兄這樣說，眞叫小弟汗顏！」轉頭望了聾和尚一眼，道：「他這套掌法，變法莫測，令人防不勝防，當眞厲害之至！」

聾和尚的麻穴雖被封住，但仍能開口：「這是易筋經上面記載的『羅漢降龍掌』！可惜……」

齊雲飛問道：「可惜什麼？」

「可惜這套掌法殘缺不全，否則你今日巳經喪命于此！」

「在下承認，不過那套掌法爲何會殘缺不全，是否因爲時日不足，還未能學成功！」

「此只是其中一個原因，重要的是中間有好幾招巳看不到，掌法沒法一氣呵成，而且有些微細的變化亦看不清，所以還有破綻！」

齊雲飛一怔，問道：「爲何會看不清楚？」

聾和尚還未開口，弘達巳經截口道：「多謝齊施主爲本寺擒下此魔，本寺沒齒難忘，但以後的事只能由本寺處置及盤問，施主欲行俠仗義也只能至此爲止，諸位請離開吧！」

齊雲飛抓抓頭皮，道：「大師巳確定他便是殺人的兇手？」

弘達道：「易筋經在其手中，難道人不是他殺的？」

聾和尚忽然叫道：「不是我殺的！」

弘達冷哼一聲，道：「不是你殺的，難道是老衲殺的？」

「正是！」聾和尚厲聲道：「弘海就是你親手殺的，用齊雲飛剛才用的那柄劍殺的！」

此言一出，四座皆驚，只見弘達臉色一變，喝道：「胡說！」

聾和尚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胡說的是你不是貧僧！」

弘達大聲的叫道：「請齊施主立即離開！」

齊雲飛只當沒聽見，問道：「你認爲他如何胡說？」

弘達叫道：「諸位施主再不離開，敝寺便不客氣了！」

聾和尚忽然叫道：「他要趕走你們證明他做賊心虛！」

弘達道：「你一個出家人做出這種事來，巳破盡佛門戒規，還敢侮辱老衲？」

「我爲何不敢侮辱你？因爲你比我更加不如！」

齊雲飛道：「弘達大師乃人所共知的佛門高僧，且貴爲一寺之主，你怎能說他比不如你，須知你胡揑，誣衊好人，下塲將會更慘！」

「因爲這一切都是他攪出來的！」

齊雲飛一驚，問道：「是他指使你幹的？」

「不是，他是弘海的幕後指使人，而到藏經樓殺人偷經的則是弘海！」

「你胡說！」弘達怒道：「弟子們，上前驅逐這幾個臭賊！」言未畢他忽然一掌向齊雲飛拍去！

齊雲飛怎會讓他擊中？雙脚一錯，右手反掃，自對方肘底突進，掃其脅下！

不料弘達志不在此，也是雙脚一錯，閃過齊雲飛那一招，突然斜進，右手護胸，左手五指如鈎，望聾和尚的胸襟抓去！

齊雲飛手中無兵器救之不及，柳擷紅等人也料不到他有此一着，更加遠水難救近火！

驀地一道灰影拂向弘達的面門，弘達猝不及防，吃了一驚，左手回收，上身後仰，右掌却拍了出去，一股凌厲的掌風，撞向聾和尚！

齊雲飛反應何等迅速，只這瞬息間，便把聾和尚推向柳擷紅，韓鐵衣踏前一步，護在聾和尚身前，那些相國寺的弟子本來巳圍了上來，但此刻反而猶疑地站着！

弘達直起腰，這才看出偷襲自己的，原來竟是四師弟弘德，而在此刻弘枯也自遠處的一棵大樹上電射塲中，他們是那副裝束，立在聾和尚身旁！弘達臉色一變，澀聲道：「好呀，原來你跟他們勾結起來的！」

弘德怒道：「大師兄，你怎可含血噴人？你若沒有犯戒犯規的，又何妨聽他把話說清楚了？」

司空業冷冷地說道：「他是要殺人滅口！」

弘達冷哼一聲。「本寺的事由本寺負責，外人休得干涉！師弟你怎可當着外人，胳臂彎出不彎入？有事待咱們把他們驅散再說！」

話音未落，忽然弘枯一把抱起聾和尚橫飛，叫道：「齊雲飛，快擋住他們！」

他此一行動，立即激怒相國寺的和尚，都揮動着兵器圍了上去，齊雲飛不想跟他們的關係弄僵，忙道：「司空兄請勿殺生！」

一言未畢，弘達巳長身向弘枯追去，司空業軟劍「刷」地一聲，攔腰向弘達削去，弘達見他來勢洶洶，連忙擰腰閃過，司空業身子掠前，巳攔在他身前！

齊雲飛見弘枯疾如奔馬的兜了半個圈子，便把聾和尚拋上八角琉璃殿的殿瓦上，接着拔身躍上，便示意柳擷紅等人也向那裏前進！

衆人邊戰邊退，很快便巳到了殿下，齊雲飛首先躍起，不料弘達後發先至，長袖一拂，挾着一股罡風，捲向齊雲飛的腰際！

齊雲飛手中斷劍早巳拋掉，只得用掌一刪，雖然把袖子拍開，但眞氣一洩，身子沉下，可是弘達有備而來，右脚尖在左脚面一點，微沉即升，落在瓦面上！

司空業長嘯一聲，仗劍而起，可惜巳遲了一步，弘達一上瓦面，立即向弘枯追去！

齊雲飛在下面大叫一聲小心，與柳擷紅和韓鐵衣同時飛起，與此同時，相國寺內的幾位弘字輩的高僧也自客廳方向飛上殿瓦！

弘枯見弘達追近，連忙把聾和尚放在殿脊後面，回身接戰，弘達接續三招，雖然攻勢凌厲之至，但仍被弘枯接了下去，彷彿一切變化盡在對方胸中，不由驚怒地問道：「你到底是誰？」

弘枯不敢答他，而且他頽喪了好幾年，武功進境大大不如弘達，這三招接下來，表面上輕鬆得很，實際上心中十分驚恐，只得全力以赴！

弘達第四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力拍出，弘枯心頭大驚，不敢硬接，閃身飄開，弘達一長身，彎腰向聾和尚抓去！可惜韓鐵衣巳至，寶刀斜砍弘達肩頭！他行事素來光明磊落，雖然救人事急，仍不忘提醒他：「看刀！」

弘達一卸肩，那一爪不變，仍向聾和尚抓去！

司空業則一聲不吭，自另一端，遞過一劍，軟劍帶着颼颼之聲，急削向弘達手腕！

弘達左爪一縮，右袖拂出，直奔司空業面門，但齊雲飛亦趕至，一掌急拍其後背！

弘達三面受敵，又驚又怒，又急又狠，沒奈何只好放棄殺聾和尚，竄前幾丈，齊雲飛長身把聾和尚抓在手中！

弘達見師弟們都巳躍上殿瓦，便道：「請師弟們助愚兄一臂之力，將他們都拘下！」

弘德伸手一攔，道：「且慢！假如這些施主不是歹人，咱們又怎可得罪貴賓，還是看他們如何收拾殘局吧！」

弘達臉色一變，怒道：「弘德，你目無掌門，難道另有陰謀，還是你早巳跟他們勾結起來？」

弘德目光一閃，淡淡地道：「師兄言重，也許有陰謀的，另有其人！」

弘達不想斥他，却被齊雲飛打斷。

聾和尚道：「貧僧巳無生趣，怎不告訴你們！弘遠勾結弘海，謀奪易筋經及一柄金鑰匙，那夜你送信入寺，他們認爲是良機，便決定下手，結果由弘海進去偷，而你剛好聞聲趕去藏經樓，所以便送上去作代罪羔羊！」

他喘了一口氣，繼續說下去：「本來他們是用偷的，但大概被寺內的守護僧人發覺，是以才會殺人……」

齊雲飛截口問道：「金鑰匙是什麼値錢的東西？」

「此鑰匙價値連城！」聾和尚道：「因爲要得到易筋經的下篇，全在此鑰匙之上！」

弘德忍不住插腔問道：「易筋經刻在金鑰匙上面？」

「非也！起初貧僧也不知道，是有一次，無意中聽見他們在說話，所以才知道實情！」龔和尚流血過多，體力大失，喘了一口氣才續說下去。「原來他們在易筋經上冊的手抄本上，猜出其中一句的含意，知道有一柄金鑰匙仍放在北三房內，這金鑰匙的作用，他們並不清楚，但由此亦推想到必與易筋經有關……」

他話未說畢弘達巳冷笑道：「你是出了名的聾子，我與人說話，你如何會聽得到？」

龔和尚哈哈一笑，道：「這便是所謂百密一疏了！不錯，貧僧耳朵不好，但這反成爲一個優點，因爲長年累月之下，貧僧只須看見別人說話的嘴形，便巳知道其話意，換而言之，別人是用耳朵聽，貧僧則是用眼睛看，你們不信 以試試！」

弘達道：「現在你如一條瘋狗，說什麼都沒人相信！」

弘德却道：「弘慈弘航，咱們試試！」他把兩位師弟拉到一旁去，輕聲交談，那聲音連齊雲飛等人也聽不到，龔和尚側頭而聽。

弘達十分緊張，胸膛不斷地起伏着，忽聽龔和尚道：「弘德問你們相不相信他的話，弘慈反問你信不信，弘德道有八九成把握，弘航則謂小弟也相信大師兄有藏私之心，他表面上大公無私，實際上很怕失去掌門之職，其實這都是過慮的，誰跟他爭呢？……」

弘達臉色連變，弘德等三人也驚詫不巳，龔和尚問道：「我可有說錯？」

弘德道：「只錯了三個字，但意思一絲沒錯！」弘達臉如死灰，這刹那間好像老了十年般。

齊雲飛也是心頭怦怦亂跳，有一種雲穿月露之感，忙道：「請再說下去！」

龔和尚道：「其實這樣反而使弘達與弘海沒有防備我，當日他倆在石亭內奕棋作掩護輕聲交談，貧僧剛自鐘亭出來經過，所以都看在眼裏！」

齊雲飛問道：「弘海一開始便答應了麼？」

「不，弘海有所懷疑，但弘達則指出弘海在十五年前偷了寺內的一筆銀子去賭博，他一說至此，弘海便立即答應，弘達並應允他異日分他一杯羹！」

弘德問道：「他們怎樣知道金鑰上的秘密，而咱們不知道？」

龔和尚道：「這個便要問弘達才知道了！」

弘達不答，龔和尚續說下去。「貧僧知道秘密之後，於是當夜便藏在暗處，其時弘海易裝持劍，還有一個布包從藏經樓上跳下，齊施主恰好趕到，與對方接了一招，因爲弘海對寺內的一草一石都瞭如指掌，所以閃過一座假山，便飛身匿在一棵大樹上。

「這一切都讓貧僧看在眼中，那時候人聲沸騰，淨心也由藏經閣裏躍下來，弘海怕被人查覺，於是把布包及衣服塞在樹洞裏，飛身離去，只道沒人知道，却不料被貧僧輕易得手！後來的事，你們都巳知道。

「可是貧僧得到布包之後，解開觀看裏面只有一本經書，而夜行衣上也沒有其他東西，再看劍刄沒有血跡，心生疑雲，只道弘海把金鑰匙藏在內衣，又估計必會走向弘達報告，所以連忙到弘達禪房外偷聽。

「其時寺裏都一鍋沸水般滾騰，完全沒人注意到我，而弘達與弘海心情激動，更加想不到有人在外面偷聽，可是我因爲在房外，看不到嘴形，不知他們說些什麼，只隱約見弘達在斥駡弘海！」

他一口氣說至此，又喘息起來，殿瓦上衆人都屏息而聽，龔和尚喘了幾口氣才再說下去。「不久弘海都出來，去藏經樓現身，自此之後，我便留意弘海的行動，後來見他親自主持火化度墟的屍體，便十分奇怪，更加日夜緊跟，終於發現他與度虛在次早到焚爐收屍骨，在那裏找尋。最後度寧在爐內找到一柄金鑰匙，弘海把其搶去。

「那金鑰匙，形狀十分古怪，如同劍尖，由尖端至尾端，只有三寸長！那時候我才恍然大悟，知道弘海是用金鑰匙以暗器射殺度虛的！」

齊雲飛聽至此，暗暗點頭，心中的好幾個疑團登時解開。

龔和尚續道：「弘海得到金鑰匙之後，並非立即交給弘達，而是返回房中，再吩咐度寧去取藥水，大概是金鑰匙經過火燒，上面焦了，看不到字，當時貧僧裏面穿着一件棉衣，幪着臉大着胆子去敲門，又假裝弘達的聲音叫門，弘海料不到是我，一開門便被貧僧制住暈穴！貧僧取了金鑰匙，便恢復原狀，從容到鐘亭上層。

「想不到那本易筋經下篇就在那裏！金鑰匙上面刻着兩行小字：第一行是：鐘亭上層，鐵板之下；第二行是：以此開之，經在其中。

「貧僧在上層地上找到一塊大鐵塊，一直以來都以爲它是爲了繫掛那口大鐘而加上的，便試圖金鑰匙剖之，不料那金鑰匙雖小，却削鐵如泥，切鐵如切豆腐，原來那鐵塊有兩層，下面那一層才是繫鐘，上面那一層顯然是後來才加上去的，鐵板的背面便鑄着些掌圖，上面只記載三項絕技，一是『羅漢降龍掌』，一是『彈指神通』，一是『四象神功』！」

「貧僧早年經脈受損，近年來雖然有了恢復，但只能學第一項，學了之後，經脈重新暢通，恢復之速，令人意外，乇今巳恢復了八成；可惜那鐵塊又大又重，沒法搬離相國寺，又認爲此事無人知悉，那知仍被齊施主看出破綻！」

齊雲飛道：「在下只是懷疑而巳，若非昨夜我發覺鐘亭附近有人，今早也不會去探視，不想他反而露出馬脚！

龔和尚道：「這也許便是所謂作賊心虛吧！」

弘德道：「你既然是少林寺人，爲何來本寺？」

「諸位還記得當年西域有一個異僧靑藏上人來華之事吧？貧僧便是不服他，所以將他打死，後來我也被其打傷經脈，我聞知沒法再上少林寺，因爲必受掌門懲罰，所以隱名埋姓，後來想起少林寺曾把一本易筋經賜予相國寺，所以便來相國寺找尋！」

弘達道：「此事極之秘密，你怎會知道？」

龔和尚道：「貧僧是少林掌門慧空的師兄慧根，是少林的原來掌門，所以知道，我離開少林，才由慧空接掌少林！」

衆人聽到此都有如發了一場夢般，因爲其中過程之曲折，實在匪夷所思！

齊雲飛問道：「弘海可是弘達殺死的嗎？」

「貧僧只見他到外殿，接着帶人進來，那人潛進弘海的房中，他離開不久，便傳出弘海自殺了！」

弘達冷笑一聲：「你目的巳達到，何必再注視我，分明胡揑事實！」

「非也！貧僧做賊心虛，生怕讓你們知道破綻，欲對我不利，所以一直都留意之！」

弘慈道：「這倒言之成理！」

弘達臉色一變，道：「連你也相信他的話？」

弘慈不敢言，龔和尚接口道：「貧僧要說的都巳說畢，若有一句不實，天誅地滅！」

弘德冷冷地道：「師兄，你還有何話好說？」

弘達道：「瘋狗被迫急了，自然要亂咬，龔和尚陰謀敗露，更不會放過愚兄，他自言自語，你們怎可相信！還不快把他們逮住！」

龔和尚大聲道：「且慢那個殺弘海的便住在東廂四屋的第七號房內，不信的可以把他抓來問問！」

齊雲飛與柳擷紅立即想起那夜有四個和尚走那裏的情景來，當下柳擷紅立即道：「韓大俠，請跟小妹去抓人！」

弘達突然發難，一掌斜拍柳擷紅的肩頭，柳擷紅一招「隨風擺柳」閃開，弘達踏前一步，再加上一掌。那料弘德橫掃一脚，將那掌接下，道：「弘慈航兩師弟請跟他們去抓人！」

弘達他將怒道：「你眞的相信他們說的話麼？」

弘德道：「等人抓來了再說不遲！」

弘達怒道：「老衲如今便以掌門之職權命令你們，立即將這干人抓下！」

弘德道：「你的掌門玉如意信物在何處？」

「在我房中！」

「我看不到便可不遵命！」

「弘正，快替我回房取！」

弘正不動，弘達怒道：「你不去，老衲自己去！」弘德肩頭一聳，巳走在他面前，弘達怒不可遏，霍地一掌向他打去。

弘德大聲叫道：「諸位師弟都看見，今日是他先迫我動手，小弟還手，絕非有心同室操戈！」說着巳回了幾招！

弘達一口怒氣都洩了出來，把壓箱本領便使了出來，弘德有心取其位而代之，也拚力施爲，好讓各位師弟知其斤兩，因此一開始便打得異常激烈！

兩人越鬥越快，眨眼間便巳鬥了百餘招，弘德內力不如乃師兄，雖然拳路相同，但亦落在下風，不過他仍苦苦支撐！

弘正則立在一旁：兩方不幫，弘達不想久躭，忽然挾風拍出一掌。這一掌又疾又勁，事先又沒預兆，弘德閃避不開，只好也拍出一掌相迎！

只聞「蓬」的一聲，兩股掌風撞在一起，弘德連退兩步，弘達則只退一步，弘達反應很快；立即轉身欲逃，不料弘正巳擋在他身前，道：「師兄勝負未分，爲何便不戰！」

弘達又急又怒，舉掌欲打，不料弘德怕他回房取回玉如意，也是驚急交集，迸力發出第二掌！

弘達沒奈何，只好回身接應，「蓬」的又一聲巨响，這次弘德有備而爲，加上拚盡全力，而弘達則與其相反：倉猝應接，因此連退三步才站定，弘德則只退了兩步！

弘達五內氣血一陣翻騰，心裏暗暗吃驚，弘正又仍立在他身後，心知逃不開，便索性停了下來，暗暗運功調息，弘德受創比他更甚，自然更不想戰！

齊雲飛也走了過去，與司空業一人一邊，將弘達團團圍住。

去而不多久，柳擷紅等人便回來了，弘慈手中提着一人，正是那次在東廂飯堂中邂逅的那個老漢？

司空業目光連閃，道：「此人好像是傳說中的『九尾黑狐』胡抗！」

弘慈問龔和尚：「是不是這人？」

龔和尚道：「正是！」

那「九尾黑狐」一見這形勢，臉色先是一變，繼而即道：「老和尚，這次我被你害苦了，可別怪我！」

弘達雙眼欲要噴火，牙齒咬得格格亂响，齊雲飛說道：「老實招來，免得吃苦頭！」

胡抗道：「你放心，我老胡最怕死，一定老實，老和尚跟我巳有二十多年的交情，那是我失風被他抓住，却又放了我，然後付一筆錢我教我弄一個女人給他三師弟弘枯……」

弘枯在遠處大叫一聲，奔了過來，問道：「可是眞的？」他因爲怕身份被弘正他們認出來，所以一直站在一旁，但此刻一聞此言，再也忍不住要表露身份，霍地扯下臉上的黑布。

弘慈驚呼一聲：「原來是三師兄，難怪小弟覺得眼熟！」

胡抗苦笑一聲：「你的事有誰知道，我一口道出，還會假裝的？後來弘達又叫我找個女人引誘弘寬，不料弘寬色心不動，最後只好出到誣告這一招，把弘寬打入地窖，如此他便可以安安穩穩的做其掌門了！」

弘慈等人都啊了一聲叫了起來，弘德道：「他一早便被視爲掌門大弟子，何須如此？」

「只因貴寺並非一定由大弟子接掌，在德智之外，尚要求武功高强，弘達當年武功不如弘寬和弘枯，爲求保險，便使出此招了！」

弘達冷笑一聲：「你還有些不知道的，因爲我也破了色戒！」

衆人都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弘枯怒道：「你破了色戒，不說也沒人知道，何必用這種毒計陷害同門師弟？」

「因爲引得我破戒的女人，你與二師弟也認識！那次咱們聯袂去白馬寺講經，路經一樹林，救了一個女子，後來回寺你們因要到別寺去，愚兄獨自回來，不料又

碰上了那女子，咳咳……雖然只一次，但愚兄一直惴惴不安，生怕讓你們看出破綻來，所以只好如此！」

胡抗道：「前幾天他又在半夜找我，求我找人殺死齊雲飛，不過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我叫他給我三萬両銀子去僱請殺手，他說一時間沒法籌集，要過幾天再說，但次日黃昏他又來找我，叫我去殺弘海而不必去殺齊雲飛了，要殺弘海，簡單得多，因爲他也知是我跟弘達勾結，所以沒有提防，我要說的便是這些，請饒命……」

他話音未落，弘達忽然如離弦之箭射前，直奔胡抗，齊雲飛聞風而動，立即發掌一攔，不料弘達只是聲東擊西，這件事全由齊雲飛一人引起，使他陷于萬刧不復之境，因此恨不得生呑其肉，是以忽見他臂一移，雙掌齊出，挾風怒擊齊雲飛！

齊雲飛霎然一醒，不與之硬拚，擰腰閃開，弘達一掌落空，第二掌又拍出，這一次齊雲飛有備而爲，即運功發掌迎上！

「蓬」的一聲巨响兩人迅速分開，表面上不分勝負，齊雲飛見他傷不了自己，胆氣大壯，心知對方內臟已受傷，因此，大開殺戒招招援實，不閃不避，兩人劈劈拍拍地交接三十多招，弘達額上已見汗！

齊雲飛信心更增，長嘯一聲，忽掌忽拳，忽又以手代劍，使得圓滑流暢，得心應手，相反弘達身形越來越是呆滯！「噗」的一聲，脅下中了齊雲飛一拳，退了兩步，嘴角經已滲血。

齊雲飛道：「大師好來好去，你還是住手由貴寺處置吧！」

弘達霍地一口帶血的濃痰向齊雲飛面上吐去，齊雲飛猝不及防，下識意地仰身，弘達悄沒聲息地踢出　脚！

柳擷紅在旁看得眞切，不由發出一聲驚呼！齊雲飛猛覺勁風襲身，左臂下意識地一攔，格住了對方的小腿，但吃不住腿上傳來之力，被踢出四尺！

弘達猛地長嘯一聲，虎撲而上，一拳擊在齊雲飛的小腹上，但幾乎與此同時，齊雲飛也一掌拍在其胸膛上！

利那間，兩人同時向後翻倒，柳擷紅、韓鐵衣立即搶前守在齊飛的身邊！

弘達强忍着體內翻騰的氣血，掙扎地站了起來，目光一及，見已沒法殺得了齊雲飛，銳氣頓失，一跤跌倒，鮮血不斷由嘴角流下，嘶聲道：「齊雲飛，老衲做鬼也不放過你！」

齊雲飛揉着肚子慢慢站了起來，嘆息道：「想不到大師青燈禮佛數十年，死到臨頭尚不覺悟，豈非連野獸也不如。」

弘達身子一抖，臉色青白得怕人，齊雲飛道：「在下等好管閑事，擾攘貴寺多時，心感不安，現在事情已經完結，就此告辭！」

弘德連忙抱拳道：「諸位替敝寺蕩魔伏妖，本寺上下無不感激，如今餘波待清，不克招呼，異日再請諸位施主光臨，屆時必以貴賓禮待！」

齊雲飛道：「大師客氣，咱們也不躭誤貴寺了！」

弘德喝道：「弘達，如今老衲欲帶你去羅漢堂開審，你服不服？」

弘達忽然大笑起來，齊雲飛心頭一怔，都住足而觀，一聽他道：「何必這般厮煩！」言畢左掌翻起，擊在自己的腦門上，登時頭顱破裂，紅的白的流了一身！

弘德師兄弟口唸佛經：「阿彌陀佛，大師兄臨死知罪，善哉善哉！」

齊雲飛與弘達相處頗多，由敬仰至懷疑，已至反目，只在兩三日間，見其如此下場，心裏也自惻然，有一股說不出的煩悶鬱郁！

忽然司空業道：「齊兄，小弟尚有事待辦，今日就此別過！」

齊雲飛說道：「司空兄，何必去乃匆匆？」

司空業道：「你我恩怨兩消，不去尙待何時？」言畢身子已如大鳥飛下殿瓦！

弘枯道：「四師弟，如今眞相大白，愚兄要求重回本門，不知可否？你放心愚兄只有贖罪不是來與你爭主持寶座的！」

弘德臉上忽熱，道：「五師兄說那兒的話，掌門之職，乃由同門推選，小弟無權決定，你要留下來，小弟正感高興，豈有拒絕之理！」

「多謝四師弟不嫌愚兄犯戒太多？」

柳擷紅悄悄拉了齊雲飛一把便與韓鐵衣躍下殿去，下面的和尚不知上面發生了什麼事，但也不敢阻攔，任由他們離開。

出了相國寺，韓鐵衣道：「齊兄要去那裏？」

關笛道：「這還用說，他當然要去本帮助我和司空業去刦人！」

齊雲飛搖搖頭，道：「愚兄答應他袖手旁觀的，還是由韓兄跟你跑一趟吧！」

此話正中其下懷，關笛拉着韓鐵衣的衣袖道：「韓大俠咱們快走！」

齊雲飛笑道：「韓兄走吧，鄭兄那裏有我替你解釋！」司空業只得跟關笛去！

柳擷紅忽道：「其實你也該陪我去的，你忘記曾答應小妹，要去找司空業的，問他是不是殺手！」

「不是找到他了？你爲什麼不問？」

「經這件事一攪，忘記問他！」柳擷紅淺淺一笑。「下次有機會再問吧！小妹要回江南了！」

「喂，這怎成……」

柳擷紅道：「爲何不成？難道我一直要陪你！」

齊雲飛堆下笑容，道：「不，是我陪你！」

柳擷紅啐了他一口：「你就是會花言巧語，送蜜糖給姑娘家吃！」

齊雲飛苦着臉道：「可惜我不想她吃的，她們偏偏據案大吃，要她吃的，她又不屑一顧！」

柳擷紅「噗嗤」一笑，道：「下次不准你再油腔滑嘴，這次准你陪我……去洛陽白馬寺玩幾天！」

齊雲飛大喜，叫了起來，柳擷紅道：「不過我有兩個條件，第一，你要去向鄭學禮請辭！第二帶玉蓮姐上洛陽，咱們三人一齊去！」

齊雲飛一怔，喃喃地道：「這是什麼花槍，我怎地看不懂？」

「因爲她喜歡吃你送蜜糖！你不答應就拉倒，各自行動！」

「不！」齊雲飛拉着柳擷紅的衣袖，道：「咱們一齊去鄭家請辭！」柳擷紅溫順的任由他拉着走……

（本篇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凶靈魔塔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林鈴，李敏被江思靜邀請同到南美洲森林區的一個地方，坐在直昇飛機上，觀看那靈屍塔的遠景，經過他的介紹，才知道他的父親被人打死，葬在靈屍塔裏，他想將他的父親屍體偷出來，以便繼承他父親的遺產，因爲這裏土人的習俗，凡人在這地方死去，都按照他們的習俗葬在靈屍塔，因爲是聖地，屍體是不能取出來的，司馬洛等人覺得有意思，決定冒險一試，藉機參加土人的葬禮，在場的有油田主人施米夫，還有來旅遊參觀的人，由一位金髮女郎珍美講解，司馬洛便向她打探情況，施米夫也自動向李敏等人介紹當地的習俗……。

先去調查　回來約鬥

江思靜、李敏和林鈴此時已經到了施米夫的住宅了。

那是一個與靈屍塔的村子完全不同的地方，雖然亦是在樹林中開闢出的空地，屋子却是很現代化的，而屋中的佈置也是豪華和舒適。

從露台望出去，有很美麗的風景，然而從另一邊窗子望出去則是殊不美麗。因爲露台對着的乃是天然的山林，而另一邊窗子對着的空地上，却是堆放着許多機械，貨車等等。這是李敏的感覺。

施米夫似乎也明白李敏的感覺。他吃吃笑着說：「我的看法與妳是不同的，那些是生財工具，因此對我來說是一點不難看的！」

李敏說：「我猜，對於施米夫先生來說，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大概還是金錢吧？」

李敏顯然是本能地就不喜歡施米夫這個人的，而她也不怕透露出來。施米夫亦似並不覺得承認就是一件羞恥的事情，他格格地笑起來：「我認爲世界上最可愛的圖案就是鈔票上的圖案，而我相信與我同感的人多得是呢！」

食指與拇指一擦，發出「卜」的一聲響，又說：「呀！但是我是招待你們的，希閣，出來！」

一個歐洲人出來了，這個顯然就是他的厨子，因爲他是穿着厨子的制服。施米夫對他說：「我來了幾位難得的貴賓，你得弄些好的東西給他們吃。」

希閣好像玩魔術似的從制服下面一摸，就摸出了一叠菜單來。

施米夫又揮揮手道：「不要那些古怪東西！」

希閣從那叠菜單之中揀出幾張來，請林鈴等三人選擇，說：「厨房裏有這些，都是最新鮮的！」他的英語有很濃的法國口音。

三個人雖然心情忐忑，不過肚子實在也餓了，便點了一些菜，希閣鞠躬稱謝，走進裏面去了。

施米夫得意地微笑着，向希閣消失的方向揮揮手，說道：「他是法國人，我從巴黎請回來的，是一流的厨師！」

「還是廿四小時隨時服務，」林鈴指出，「你給他的薪水一定很可觀！」

「當然不差！」施米夫說：「不過通常在這樣的地方，也不是有錢就可以請到的，他祇是情況比較特殊。你看，是這樣的，他在巴黎犯了罪，假如不逃走就要坐牢，我供給他一個可以藏身，而又有機會做他喜歡的工作的地方。」

「唔，施米夫先生，」林鈴說：「你果然是很會用人的！」

「當然，」施米夫說：「法國厨子有他們的好處，也有他們的壞處。壞處就是喜歡弄新奇古怪的東西。有一次他弄了一樣菜給我吃，味道很好，原來是從這樹林中捉了一隻大甲蟲拿來紅燒的。我沒有嘔吐，不過我不想他也對你們來這一套，所以我先警告他！」

這時那個穿着禮服的木頭臉管家把酒拿來了，請他們嘗過，然後才倒進杯子裏。施米夫對他說：「賓納呢？」

「賓納已經睡了。」那管家毫無表情地說。

「可以把他叫醒嗎？」施米夫問。

「沒有機會，」管家說道：「他喝醉了，賓納一醉了，就一定要明天才能醒過來。」

「那傢伙！」施米夫咒罵一聲：「我希望他別喝那麼多酒！」

「他從來不喝得太多，」管家說：「他不會醉到幾天都不醒，或者連工作也不能，他說他祇是患思鄉病睡不着，他認為喝點酒是對他有好處的，當然，這祇是我個人的意見！」

這個管家講得一口純正的英語，也是典型的英國管家風範，假如他不是地道的英國人，他也是學得很像的。

施米夫隨即又對林鈴他們解釋：「賓納是我的總工程師，我還希望他出來陪一陪，讓他有機會接觸一下外面來的人，可惜他却睡着了。」

「賓納又是一個逃避法律的人？」李敏問。

「呀，不是，」施米夫格格地笑起來：「不是！別以為我用的全部都是逃犯。在油田工作的人都是這樣的，他們不能隨便離開，尤其是總工程師。他們要逗留一段相當長的日子，才有一次假期，所以，假如他們的行為不大檢點，你們也應該原諒一下。」

他這樣說着時望着江思靜，江思靜則避開了他的眼光。江思靜一直沒有出聲，那是因為他給施米夫識穿了身份，感到很不放心。

他知道施米夫請他們到這裏來，一定是有一個目的的，可惜還不知道施米夫葫蘆裏賣些什麼藥，所以他也認為是不要做聲的好，先讓林鈴和李敏兩個來傍敲側擊，探聽一下。

林鈴說：「你的手下還沒有犯着我們呀！」

「你們都是美麗的小姐，」施米夫說：「所以我要先此聲明罷了！」

這時厨子希閣親自把食物拿出來了，由那個管家帮助。施米夫說他是一流的厨子，果然是一流的厨子，他的菜做得色香味俱全，法國人在吃的方面是一流的，即使不是世界一流，也是歐洲一流的了。

希閣對他這厨子的工作，也果然是重視而且緊張，毫不輕率的，每一樣菜他都要問過大家意見如何，得到好評才放心。

幸而三個人對於飲食之道並非毫無研究的，能够作得出中肯的批評，對希閣這種要求嚴格的人，單單說「好」或者說「不好」都是不够的。說好，要說得出好在何處，說不好，更加要說得出是怎樣不好，說得出一個所以然來，那就好評與否他都滿意，幸而他們都能使他滿意。

在吃的時候他們都是談吃的，後來，吃完了之後，他們到露台上去喝餐後的咖啡。

李敏還是覺得那一大堆的機器是碍眼的。

林鈴說：「施米夫先生，你在這裏雖然吃得好，住得好，但你到底不是在文明的地方，你住得慣嗎？」

「哦，」施米夫說：「我並不是常常在這裏的，祇是間中會來住一段時間，我在別的地方是還有生意的，事實上我已經半年未來過，這一次也祇是來了兩個星期而已。」

「別的生意？」林鈴說道：「難道現在世界上，還有比開採石油更吃香的生意嗎？」

「哦，」施米夫又格格地笑起來，「你們誤會了，我並不是在這裏開採石油，我祇是在這裏探鑽石油，目前還沒有成功。我知道這裏的地下是有石油的，但問題是在何處，這有時可以說是靠碰運氣的，地下有沒有石油，沒有鏡子可以照得到，祇有用科學家根據地質去探測，鑽子鑽下地底，鑽中了就是有，鑽不中就浪費了一番工程，又要換一個地方再鑽。這實在是一種很大的賭博，假如結果探不到，偌大的資本就這樣沒有了，也是時會令你啼笑皆非，石油是鑽出來了，但是不够年齡，沒有用處。你也許不知道，石油比酒更難攪，酒的年份不够老，祇是沒有那麼美味，石油年份不够老就沒有用處。有時鑽出來的石油，祇差一點點才成熟，就得物無所用，這一點，却可能是一萬年時間，一萬年之後，那就是可用的石油，但人的生命却是那麼短促，通常不到一百年，而眞能用在事業上的時間則是祇有那三五十年。誰能够等一萬年？」

「我希望你不要鑽出還差一萬年的石油！」林鈴說。

施米夫微笑，抬頭望望天上：「呀，現在月光正好，你們何不去參觀一下我在這裏最新的一座鑽油台呢？賓納說很有希望。」

「假如有石油噴出來，」林鈴說：「那我豈不是一身都髒了？」

施米夫哈哈笑起來：「假如有石油噴出來，那是我的美夢成眞了！我用專機把你們送到巴黎去，讓你們住進最豪華的酒店，在那裏洗乾淨身子，然後讓你們選擇任何你們喜歡的衣服作賠！」

「那很好，」林鈴說：「就讓我們去參觀一下你這個發財的基地吧！」

施米夫一揮手，說：「哎，賓納睡了，管工約翰牛又不在，但是不要緊，管家白朗，他可以開車載你們兩位去。」

「我們兩位？」李敏詫異地看着他。

「是的，」施米夫說：「我和江先生，我們留在這裏，我有些生意經要跟他談談的！」

「哦，」林鈴說：「很好！」

既然施米夫這是有意請她們迴避，她就決定順他之意了。施米夫要跟江思靜談談，那是一件好事，開心見誠地談過了，比較不出聲，不知道他究竟有什麼目的好得多了。

那個管家白朗脫下了他的禮服，換上了一套斜紋布的森林衣服，就開了一部吉普車把林鈴與李敏載走。

露台上剩下了施米夫和江思靜。

施米夫說：「江先生，再要一點咖啡嗎？」

「多謝，不必了，」江思靜說：「你

說你要跟我談，你想談些什麼呢？」

「江先生，」施米夫說：「我在這裏勢力很大，我是很容易把你殺掉的。」他的臉相變得兇狠起來，完全沒有了笑容。

「為什麼你要將我殺掉呢？」江思靜問。

「因為你是一個有錢的人，」施米夫說：「對一個有錢的人，我不能夠說，我賠你五十萬，一百萬，就此了事，這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你要賠我五十萬或者一百萬呢？」江思靜又問道。

「因為，」施米夫說：「你的父親已經死了，這一點你知道，我也知道。」

江思靜感到講話相當困難，他很小心地說：「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你因此就要給我五十萬或者一百萬元。」

「讓我坦白講吧，」施米夫說：「你的老頭子是因為喝了酒之後跟我手下的人打架而死去的，那是意外，但是，這仍然是我的責任，因為那些是我手下的人。」

「你的意思是你不願意負責任了？」江思靜問。

「假如我是不願意負這個責任，」施米夫說：「那我就不會把你請到這裏來了，我想負責任，然而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是哪一個幹的，這雖然是一件意外，但也算是誤殺，應該是要把兇手找出來的，但是沒有人肯指證。」

「假如有人能指證呢？」江思靜問。

「江先生，」施米夫說：「我在這裏作了很大的投資，而這些工作人員是不容易請的，他們亦很團結，假如你與其中一個為難，他們就會全部都麻煩起來，你也不想我難做的，他們會要求我支持他們，那時怎麼辦好呢？假如我不支持他們，我就失去了威信。」

「因此，」江思靜說：「為了你自己的一切，你就認為應該讓一個殺人兇手逍遙法外了？」

「讓我這樣說吧，」施米夫嚴肅地說道：「人是已經死掉了，即使你把那些人全部殺掉，也是不能使你的老頭子活過來的。」

「你的意思是，」江思靜說道：「假如，我在這裏找麻煩的話，你就會把我殺掉？」

「江先生，」施米夫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請相信我，這是一件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找太多的困難，我必須保護我的投資。」

「我還沒有查清楚，」江思靜說：「也許你很富有，施米夫先生，但是我們的家族也不是窮的，比我們的家族富有的人並不多。」

「所以我說，」施米夫說：「我提出賠你五十萬，一百萬都是沒有用的。」

「因此，」江思靜說：「你認為我應該就這樣算數？」

「不，」施米夫搖頭，「我不認為應該就此算數，因為第一，我不贊成殺人，第二，假如他們殺了一個人而能置身事外，那麼他們就不怕再殺第二個，這樣下去，他們就會越來越放肆，連我也管束不住了，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交由我來辦，我會把負責的人找出來，給予應得的懲罰，如此，我就仍然可以保持我的威信，而你這件事情也可以解決了，而另一方面，我們仍可以繼續成為朋友的。」

江思靜沉默着。

「你認為如何？」施米夫問。

「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江思靜說：「讓我考慮一下吧。給我幾天的時間考慮。」

「別考慮得太久。」施米夫說。

「多謝你的好意，施米夫先生。」江思靜說：「但是，我不是你的手下，我不是靠你吃飯的，你不能夠向我發命令，你可以給我提議，我可以考慮，但是你不要對我發命令！」

「很公平，」施米夫說道：「我並不是向你發命令，我只是向你作一個提議罷了。」

「謝謝你！」江思靜說着站起來，走到露台的另一邊去，因背對着施米夫，顯然他不打算跟施米夫再討論下去了。

施米夫亦沒有逼他，只是坐在那裏，慢慢地呷着他那杯咖啡。

而另一方面，在樹林中，李敏正坐在車上，與管家白朗一起正在參觀着那座鑽油台。那是一隻設在一片之空地上的龐大鋼架。

這鋼架的大致作用就是把一根很長的鋼管插入地底，假如插到了地底是有石油層的，那些受着長久高壓的石油就會通過鋼管噴出來，那時把管口封住，便是有了一座油井，好像開水喉似的，有規律地取用那些從地底噴出來的石油。

但多數時候，管子鑽着的會是水層，噴出來的只是水。

林鈴却不在身邊，林鈴似乎對這東西特別感興趣，她一個人下了車，步行着去參觀。

白朗只是一個管家，他其實不懂這些，所以李敏對他提出的技術性問題，他都回答得不清不楚。而李敏其實也不是感興趣，她只是在掩護着林鈴的行動而已。

她與林鈴都很明白，假如有什麼值得看的東西，施米夫根本就不會讓她們看。因此，她把白朗纏着，林鈴就去看那些施米夫未必願意讓他們看得到的東西，她就是步行着折回屋子那邊去。

管家白朗則是以為她跑到了鑽油台後面去觀察而已。

李敏漸漸不再問這鑽油台的事情，而是問起白朗的家鄉，白朗果然是一個英國人，而李敏正是提起了一個他自然很感興趣的題目，因為他也思鄉的。

他說他已經當了多年的管家，起先是在英國一位貴族的家中，但是這貴族已沒落了，英國目前的經濟情形不好，好的管家工作不容易找，所以他只好跑到外國來謀生。

施米夫給了他一份很好的工作，不過假如施米夫是住在英國，那就更好了。

後來，白朗忽然醒覺：「那位林小姐呢？」

「她對這些事情很感興趣，」李敏咭咭笑起來，「我只是希望她不會把這鑽油台也拆掉！」

這種地方是不適宜亂跑的，」白朗說：「有些地方有洞，相當危險，人可能

跌進去，還是找她回來吧！」

「好呀！」李敏說：「這個人是喜歡亂攪的！」她提高聲音叫道：「喂！林鈴！回來呀！」

沒有人應。她又叫道：「喂，林鈴，你在什麼地方？」

還是沒有人應。白朗按響車子的響號，還是沒有反應。白朗急起來了，他說：「我們得去找找她！」

她把車子開動了，在那鑽油台的附近兜來兜去，却找不到林鈴。

「老天！」白朗焦急地說：「假如她迷了路，這個責任我可負不起。」他這種人是喜歡每一件事都有計劃，依足規矩的，他不喜歡發生什麼不能依常軌的事情。

「這個人，」李敏說：「老是這樣亂來的！」

就像她與林鈴的性格是倒轉過來了。其實那是因爲林鈴比她心細，這一次由林鈴出動會比較好。

後來，他們忽然聽到林鈴發出一聲尖叫。

李敏忙一拍：「那邊！」

白朗連忙把車子向樹林邊緣駛過去，他們看見林鈴慌張地從林中跑出來。白朗連忙跳下車去扶着她：「妳沒有什麼吧？」

「有蛇！」林鈴說。

「有沒有給咬着？」白朗担心地問。

「沒有，」林鈴說：「在樹上！那麼大一條蛇！還好我逃得快！」

「老天！」白朗說：「黑夜裏，在樹林裏亂跑是很危險的！」

「我不知道呀！」林鈴說：「我看見有一隻很可愛的小獸，我跟着牠去看看，她却給那蛇吞掉了！」

「我們還是回去吧，」白朗說：「這種地方，根本就不適合小姐的，尤其是在夜間。」

「你說得對，」林鈴說：「我也是不想在這裏逗留下去的！」

他們回到車上，白朗開車回到屋子。在路上，林鈴揑了一下李敏的手，表示她的任務巳經完成了。

見到屋子，她們也正好打破僵局，因爲施米夫與江思靜都巳不交談了。

施米夫看見她們，微笑：「你們回來得正好，我的厨子希閣爲你們弄了一些精美的小食！」

「我要走了。」林鈴說。

「吃一點東西，花不了多少時間，」施米夫說道：「錯過了的話，你們會後悔的，因爲這裏根本沒有什麼吃得進的好東西。」

他們也是却之不恭，所以留下來，希閣很高興又有大展身手的機會，又把一些精美的小食搬出來，那些是味道好但是不會吃得太飽，不碍消化的東西，最適宜在睡前食用，實在只是一種享受，只不過氣氛是不好的，江思靜一直沉着臉不做聲，施米夫雖然是極力顯得輕鬆，亦不能挽救氣氛。

江思靜本來就心裏充滿疑惑，露不出笑容，而且他這種表現也是應該的，因爲施米夫剛才跟他談的乃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他是不應該表示輕鬆的。

後來，在食後，他們便告辭了。

施米夫沒有親自送行，只是派氣墊船把他們載走。

那艘氣墊船輕而易舉地通過樹林沼澤行駛着，林鈴、李敏和江思靜三個人低聲細語，互訴着剛才分手之後的經歷。江思靜說出了施米夫剛才對他所作的恫嚇。

「哼，」李敏說：「這個人眞豈有此理，就像這個地方是屬於他的。」

「假如他只是不想我向他尋仇，那倒不要緊，」江思靜說：「因爲我根本就不是來向他尋仇的。怕就只怕，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假如另有內幕就糟了。」

「即使你對他保證不是來尋仇，他也未必肯放心的，」李敏說：「假如他老是派人監視着，那麼，你所想做的事情，要實行起來也並不容易了！」

「我就是在担心這個。」江思靜說。

「我們又不能夠把眞相對他講清楚，」李敏說：「不能夠與他訂互不侵犯的君子協定，因爲我就不相信他這個人乃是一個君子。」

「這個絕對不行，」林鈴說：「這個人不但不是君子，而且他在這裏是還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的！」

「對了，」李敏說：「妳又是去查出了什麼呢？」

「我剛才折回屋子，」林鈴說：「我在屋中搜索過了，當然我沒有怎樣詳細搜索，因爲他這個人未必會有什麼秘密文件之類放在屋中，而且他亦不需要什麼秘密文件，他總之不是一個好人，關於這個人的底細，我們要向我們的老朋友莫先生調查一下，就可以明白了。」

莫先生乃是一個世界性反罪惡組織的主持人，林鈴，李敏及司馬洛都曾替他辦過不少棘手的案子，現在他們雖然並非正在替莫先生做事，但是以莫先生的情報組織的資料之詳盡，要調查施米夫這樣一個決不是小人物的人的底細，則的確是不難的。

林鈴頓了一頓之後又說：「我在屋中找到了他的總工程師賓納。」

「他——並不是死掉了吧？」李敏和江思靜吃驚地看着林鈴。

「不是，」林鈴說：「他只是睡覺了沉睡不醒！」

「這個施米夫自己巳經講過了，」李敏說：「他自己也說賓納是喝醉酒睡着了，不能夠起來陪我們！」

「他又不是說謊，」林鈴說：「但是他又不是說眞話。賓納並不是那麼醉，他是服食了或者注射了痲醉藥而失去了知覺的。」

李敏和江思靜又詫異地看着她。

林鈴又說：「這即是說，賓納可能會對我們透露一些施米夫不願意讓我們知道的秘密，而同時施米夫又認爲必須請我們同來，因此施米夫要使他失去知覺。」

「哼，這個老狐狸！」李敏說：「他究竟在葫蘆裏賣一些什麼藥呢？」

「總之我們可以記存着這一點，」林鈴說：「賓納是一個可以讓我們採取情報，或甚至帮忙我們的人，假如不是如此的話，施米夫就不會使他昏迷了，看情形，不論施米夫正在這裏攪什麼鬼，賓納都是不願意與他同流合汚的，然而賓納的才能，又是施米夫無法捨棄他而用別的人來代替！」

他們沉默着，奇怪施米夫正在弄什麼玄虛，也奇怪司馬洛在那邊的發展如何了。那幾個油田工人去向司馬洛尋仇，相信是難不倒司馬洛的，他們只是奇怪是爲了什麼原因如此深感興趣地纒着那個金髮女郎珍美，而珍美又可能對司馬洛透露一些什麼秘密。

此時氣墊船巳到了很接近村子的地方了，他們在月光之下，可以遠遠望到這座靈屍塔，而在月光之下，靈屍塔又是別有一番奇景，反射着月光，它好像是用銀砌成的。

林鈴走到船頭對司機說：「可以駛近一點，讓我們欣賞一下這塔嗎？」

「我恐怕辦不到了，」司機說：「那些族人不喜歡外人太接近，尤其是用這種機器，你們要看，我把船開到那山坡上，你們用望遠鏡看好了，這船上備有望遠鏡的！」

「這也很好！」林鈴說。

於是司機把氣墊船開到較高的地方，讓他們用望遠鏡去望，他們本來是巳經看得夠清楚了的，連照片都巳經拍了很多了，但是現在林鈴要望則是另有原因的。

因爲她從遠處察覺到有一些他們在白天並未有機會看到的事情。

現在，透過望遠鏡，他們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他們看見有一隊人正在繞着塔在慢慢地步行着，手上拿着火把，神態顯得肅穆的。

「他們是幹什麼呢？」林鈴問。

這個司機顯然是相當熟悉這裏的情形的，他的手中雖然沒有拿着望遠鏡，亦可以知道看見的是什麼，而回答他們的問題。司機說：「那些是祭司，他們是在燒香和禱告。」

「當然是爲了塔內的死者的靈魂而禱告了？」林鈴問。

「不錯，」司機說：「他們是很誠心的，夜間每隔三個小時就來這樣一次，繞塔三匝！」

「剛剛死了一個人，所以就要如此了。」林鈴說。

「哦，不是的，」司機說：「他們每天晚上都是如此的，這是習慣！」

林鈴與李敏及江思靜的心裏都一跳，而李敏和江思靜也明白林鈴是爲了什麼要停下來看了。

每天晚上，每隔三個小時就巡一次，那他們怎麼可以乘夜偷偷爬上塔頂，而從那個入口進去呢？起碼不能夠因他們最先提議那個膠吸盤的方法，用那膠吸盤是爬得很慢的，恐怕還沒有爬到頂，那些祭司們便又會依時出巡，那時一定看見。

事情是越來越棘手了。沒有施米夫也許會容易一點，有了施米夫在着，就更加困難了。

「唔，」林鈴說：「很好，他們是善心的，對死去了的人，實在是應該盡可能尊敬的，好了，我們回去吧！」

他們的氣墊船又開動，向村子方向駛回去。

而這個時候，在施米夫的住宅，施米夫還是坐在露台上吸着雪茄，淺淺呷着他的美酒。雪茄的烟味，有些人認爲難聞，有些人認爲好聞，但總之却是有驅除蚊虫之效，所以他坐在露台上，亦不會受到蚊虫的襲擊，蚊虫並不欣賞那種烟味，雖然那是昂貴的雪茄。

一個矮小的人像鬼影似的從黑暗中出現，踏上露台，施米夫嚇了一跳，吼道：「鬼眼！你老是這樣神出鬼沒，終有一天會使我心臟病發！」

鬼眼得意地微笑：「對不起先生，這裏沒有門，不然我是會先敲敲門的，而且，我的專長也就是神出鬼沒呀！」

「你神出鬼沒到什麼地方去了？」施米夫問。

「你不是吩咐我到江思靜的屋子去嗎？」鬼眼說。

「我還以爲你巳經忘記了你的任務了，」施米夫說，「你發現了什麼？」

「他們看來對這靈屍塔很感興趣，」鬼眼說：「他們拍了許多照片，從許多角度拍的，這應該不是遊客拍來作爲紀念的照片，我猜他們的目的是要清楚這塔的每一個角度——結構和其他的細節。」

「照片呢？」施米夫向他伸出手。

「我沒有拿回來，」鬼眼說：「這是一件不適宜做的事情。假如他們回去的時候發覺不見了一張照片，他們都會懷疑是有人來過的。」

「幹得好！」施米夫說：「你有很好的頭腦。」

「我向來都是靠頭腦吃飯的。」鬼眼說。

「好吧，」施米夫說道：「你去睡好了！」

鬼眼又像鬼影似的消失在外面的黑暗中。

× × ×

另一方面，林鈴、李敏及江思靜三個人亦巳回到了村子裏了。

他們回到旅行團爲他們設的屋子裏。施米夫倒是講得沒有錯的，那是一間很蹩脚的屋子，起碼與施米夫那一間比較起來是差天共地了，那只是一間草屋，幸而裏面總算還有蚊帳之設，他們可以不必受到蚊虫的騷擾，而他們回到去了好一陣之後，司馬洛才回來了。

李敏諷刺地說：「我看，也許我們的風流種子是巳經獵艷成功了吧？」

司馬洛瞪了她一眼：「你也知道我不是來這裏追女人的，我剛剛跟珍美談過，她供給了我不少寶貴的情報！」

「講出來聽聽吧。」林鈴說。

「我看，」司馬洛說：「你們先講吧。施米夫這位石油大王，用什麼招待你們呢？」

林鈴把他們的遭遇，對司馬洛講了出來。

司馬洛亦講出了他與珍美之間的事情來。

最後還講出他所聽到關於江思靜的老頭子死亡的情形。

「那麼，」江思靜說：「施米夫似乎又不是對我說謊的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確會是害怕我向他的手下尋仇，而危

及他的投資的！」

「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罷了，」司馬洛緊皺着眉頭，抽着香烟，尋思着說：「這個人一定是另有古怪，不然他什麼要把他的總工程師賓納用藥昏迷了呢？」

「假如他在這裏是有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江思靜說：「那他何必要把我帶到他家去，警告一番呢？他就這樣派人把我暗殺不是更好嗎？那樣，我就死掉了也不會知道誰殺我的！」

「這一點，我要調查一下才能夠猜了，」司馬洛說：「我得查一查他這個人的底細，而你，江思靜，你也最好是暫時聽他的忠告，離開這裏，明天我就陪你回去吧。」

「我們的事情怎辦？」江思靜問。

我也是要回去查一查這個人的底細的，」司馬洛說：「我送你回去，作過了調查之後我就會回來了。」

「你回來又有什麼藉口呢？」江思靜問。

「我回來跟約翰牛決鬥，」司馬洛說：「我跟他有這個約會，假如失約，就是烏龜的子孫呀！」

「但是——」江思靜說道：「這安全嗎？」

「我們總得留下來的，」司馬洛說：「不然這件事情怎麼進行？」

「你是總得留下來的，」司馬洛說：「不然這件事情怎麼進行？」

「你是說，你有把握做到這件事情嗎？」江思靜問道。

「這很難講，」司馬洛說：「走着瞧好了，事情總是有解決的辦法的，只要你肯去想辦法，假如連辦法都不去想的話，那可是什麼都解決不來了！」

「我不知道——！」江思靜遲疑着說：「昨夜我們看到，原來祭司每天晚上每隔幾個小時繞塔巡一次的，這樣，你就是在晚間也沒有辦法偷進去了。」

「也許他們不會是風雨不改的吧？」司馬洛說道：「雨季已差不多開始了，假如晚上狂風大雨，那時候我們就未必不能下手！」

「我相信這種事情，沒有理由因爲風雨就停止的，」江思靜說：「他們的祭司顯然都是很虔誠的人。」

「但是黑夜，在風雨之中，他們就看不見什麼了，」司馬洛說：「總之，這個問題，你就由我來担心好了，這件事情是你提議而由我們動手的！」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你，」江思靜說：「這樣困難的事情——我是說，假如你們認爲太困難，太危險的話，那就不要做好了，我不想勉强你們！」

司馬洛微笑：「越是困難的事情，我們就越有興趣做，你少担心好了！」

江思靜無可不可地聳聳肩。

林鈴說：「這位珍美小姐，到底又是怎樣一個人呢？你認爲她是可靠的嗎？」

我通常都能夠判斷一個人是否可靠，」司馬洛說：「而我的判斷乃告訴我，這位珍美小姐是可靠的！」

「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林鈴問。

「她是一個好人，」司馬洛說：「她是在南美洲長大的，她的父母都是探險家，在探險中遇險死去了，她也有過一位愛人，亦是在探險之中死去了，她在別的地方什麼都沒有，雖然她在這裏也是什麼都沒有，他她的一切都是在這裏失去的，因此她認爲她是屬於這個地方，於是她也留下來，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

「你與她親近，當然不單是爲了可憐她而已，」林鈴說：「她還告訴了你一些什麼呢？」

「我們在這裏做事，必須要有一個熟悉此地的人支持我們，」司馬洛說：「找一個當地的人似乎不大適合，由於我們正在計劃做的事情是對此地的人不利的，因此我認爲還是珍美是最佳的人選，她告訴我，這裏的情形也相當複雜，原來酋長有兩個兒子，大的就是我們見過的拉沙！」

「那個討厭的傢伙！」李敏說。

「不錯，」司馬洛說：「酋長與他的小兒子都認爲拉沙是一個討厭的傢伙，現在，酋長亦後悔把他送到外面去唸書了，因爲他唸好書回來，就要把這裏改爲文明化，本來文明沒有什麼不好，但是他與施米夫這樣一個人合作，那就不大好了，而且酋長不贊成文明，他認爲人類愈文明，罪惡也就越多。而他的看法也未嘗是不對的。」

這個地方的情形就是，酋長和他的小兒子都認爲大兒子拉沙把文明帶來，而把地方弄得一團糟，因而很不贊成。

事實上他們的反對亦是有道理的，因爲那些土人之中，有些巳經染上了烟酒的惡習。這些也就是跟隨拉沙的那些土人。

本來，他們自己也有酒，自己亦有用土法手捲的香烟，一樣是有烟有酒，但是，那些土人們吸的是舶來烟，飲的是舶來酒，那就不同了。

他們本來的烟酒都有節制，但是，用上了舶來貨便放縱成癮，而且那些東西本地沒有，要倚仗外來，爲了保證不會斷絕供應，他們是什麼事情都可能做得出來的，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這樣說來，」李敏說道：「酋長亦是有着家庭糾紛了，他的兩個兒子正在爭權？」

「照珍美的看法則並不是如此，」司馬洛說：「酋長與他們的小兒子，似乎都是明辨是非的人，他們明白拉沙主要是受了施米夫的影响，由於這些都是施米夫的主意，施米夫出錢，供應這裏所需要的外來東西，他們希望拉沙能夠擺脫施米夫的影響，因爲這些外來的東西他們自己買不到，假如施米夫一日聲言停止供應，他們就要受施米夫控制了。」

「施米夫爲什麼要這樣做呢？」李敏問道：「我看不會只是爲了使這村子成爲他的工人們消遣的地方那麼簡單吧？既然他懂得築一座鑽油台，那他應該也可以自建一座鎮來娛樂他的工人。」

「看來施米夫確是有把這村子控制的企圖。」司馬洛說：「但是爲了什麼，珍美也是不明白！」

「酋長不能夠拒絕施米夫的人來嗎？」林鈴問道。

「可以，」司馬洛說：「但是他的兒子拉沙不拒絕，這些是沙拉的客人，他們爲了保存面子，不能夠蠻不講理地把客人趕走的，而且假如拒絕施米夫的人來這裏，那他們的人到施米夫那邊去，豈不是更糟了嗎？施米夫的探油地並不是屬於酋長的勢力範圍……」

林鈴嘆一口氣：「看來酋長又是正在打一場不會打勝的仗，他們永遠不能戰勝文明的，還好現在施米夫還沒有發現石油，假如發現了，你想想看，這附近一定有更多人來探油，而施米夫的財力更大了，他的油田會用更多人，發展得更大——」

搖搖頭：「那時，酋長恐怕也要給他們趕跑了。」

「這種事情，」司馬洛說：「以前在別的地方也發生過不少了，沒有錯，這是一場打不贏的仗，酋長是輸定了的，我們只能希望施米夫不會眞的在這個地方發現石油。」

「這個珍美，」李敏問道：「她知道你是來這裏幹什麼的嗎？」

「當然不知道，」司馬洛說：「我們正在計劃的這件事，是不能夠告訴任何人的！」

「那她可以帮我們什麼忙嗎？」李敏又問。

「難道她的帮忙還不夠多嗎？」司馬洛說：「她巳經讓我們知道了不少我們本來是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查出來的事情，而且，她所供應的情報之中，更重要的就是有關小江的先父的，她說他曾與施米夫秘密見過兩次面，而同他一起來的那位朋友，他也是一個有古怪的人。施米夫付過給他一大筆錢，看來我的朋友老江也死得耐人尋味，未必只是一件意外而巳。」

江思靜瞪着眼睛看着司馬洛：「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你父親那位朋友回去就死了，時間方面也死得很可疑，會不會是一種滅口行動呢？」

「這個——我一定要查清楚！」江思靜說。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都要查清楚。明天，我和林鈴送你回去，然後我再回來，林鈴去調查你先父的朋友死亡的眞相。」

「留下我一個人在這裏？」李敏說。

「妳應該是安全的，」司馬洛說：「而且，我也不會太久就回來。」

× × ×

第二天早上，他們與其他的遊客一起離開，司馬洛與林鈴及江思靜則是回到江思靜所租的那座屋子，江思靜駕駛直升機把林鈴送走，司馬洛亦偕行。

司馬洛說：「既然飛起來，讓我們去參觀一下施米夫的大本營吧！」

他們的飛機飛過去，在遠遠居高臨下觀察，他們看見原來油井太遠處的河上也築了一度水壩。

這水壩把河面攔截住了。

本來河面是寬闊的，這樣一攔，下游便變得狹窄起來，事實上這河的上游給攔截住而成爲一座湖，因爲河水把那裏的一座山谷充滿了。

「眞美麗！」林鈴說：「這個湖的風景眞不錯。」

「但是爲什麼要在這裏建一座水壩？」江思靜問：「這工程相當浩大，要花不少錢的。」

「也許正如珍美所講，」司馬洛說：「施米夫告訴酋長的兒子拉沙，他是要把這個地方發展爲一個很好的旅遊區，不過依我看，眞正的目的是水力發電，那裏有一座接近完成的水力發電廠，施米夫要在這裏大興土木，就需要使用電力，而水力發電是很便宜的，事實上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的電力供應來源，假如他老是把柴油運回來用馬達發電，成本也不輕！」

「我不喜歡這水壩！」林鈴說。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道。

「我說不出是什麼原因，」林鈴說：「總之我就是不喜歡，這是一種感覺。」

他們的飛機盤旋一番之後便遠去了。

江思靜會協助林鈴進行調查那個與他的先父一起來此的朋友的死因，這個人，他告訴司馬洛，是叫張鵬展，司馬洛聽過這個人了，張鵬展並不是一個好人，是那種專門奉承有錢人，替有錢人出主意尋來刺激和享受，而自己則從中取利的人。

這種人爲了牟利隨時可以出賣朋友，而他又得過施米夫一大筆錢，因此司馬洛更認爲這個人是值得調查清楚的。

降落了之後，林鈴就與江思靜一起去了，而司馬洛則是去調查一下有關施米夫這個人的底細，與及購買一些他認爲用得着的用品。

李敏一個人留在村子裏，却闖了禍。

李敏這個人脾氣壞而性情急躁，比較容易闖禍，不過這一次却實在不是她的責任。

下午，她在村子裏悶得發慌，便到外面去散步一下。

她在靈屍塔的附近徘徊着，參觀着這一座奇異而美麗的建築物，而她當然不是用遊客的心情，她是在動着腦筋，想着如何才可以從這塔內把江思靜的父親的屍體偷出來。

她却實在想不出這有什麼好辦法，也許只有司馬洛所講那個辦法是較好的，就是在風雨之夜行事。但這仍然不是一個好辦法。

假如天氣忽然在行事之中好轉又如何呢？

也許只有司馬洛那種鬼怪頭腦才能夠想出一個理想的辦法來吧？

她尋思着在河邊坐下來。

忽然「嘩啦」一聲，一件重物掉進了水中，李敏吃了一驚，跳起來。

有人叫：「救命！」

李敏幾乎馬上就要跳進水中了，因爲她以爲是有人掉進了水中，但是跟她聽到一陳哈哈笑聲，一個人從一棵樹後出來。

這就是酋長的大兒子拉沙，他穿着現代的衣服，顯得不倫不類的，李敏看見他就倒胃。

拉沙笑道：「我在開玩笑罷了，我是一個有幽默感的人！」

一個人假如自誇很有幽默，那即使他本來確是很有幽默感，人家對他的印象也會大打折扣了。

李敏一言不發，轉身就走。拉沙却攔住了她的去路。他嘻皮笑臉着說道：「李小姐，別走呀，請賞臉陪一陪我！你知道嗎？你是我從來所見最美麗的女人！我愛

你！」

李敏的性子却是最不喜歡男人對她講這種話，尤其是她所討厭的人，她警告道：「你是聰明的就讓開，別阻着我！我沒有心情跟你混！」

「沒有心情？」拉沙說：「呀，我是解決這種問題的專家，你跟我一起，保證你的心情會大大轉佳，來呀！」他伸出手臂就向李敏一抱過來。

他的追求手段可眞是蹩脚之至，這方法，幾乎巳任何女人都不易成功的，尤其是對李敏，李敏一閃開了，他却一手執住了李敏的頭髮。

這人李敏氣極了，手掌伸直成爲鏟形，在他的腋下一插，他痛得馬上放了手。

李敏把他的手執住，一拖一壓，他就翻了一個觔斗，重重地跌在地上，跌得眼前金星直冒。

「你還要再摔一跤嗎？」李敏露出牙齒。

「妳這——妳這——！」沙拉憤怒地說着，忽然從身上拔出手槍來，指着李敏。

李敏楞在那裏了。

雖然，李敏却是並不很害怕的。假如拉沙一拔出槍來便放射，那是可怕的，但拉沙是拔出槍來威脅，這個她則認爲是不難對付的。

拉沙是要侮辱她，那拉沙就需要接近她。當拉沙接近的時候，李敏便可以把槍奪下來了，空手奪槍，有許多方法，除非對方乃是一個職業殺手，否則的話，李敏相信她要把槍奪下來是沒有困難的！

「妳眞不識抬擧！」拉沙冷笑道：「你不知道我是酋長的兒子嗎？」

李敏不做聲。

「在這裏，」拉沙說：「我對妳有生殺之權，而且，酋長的兒子看中了妳，那應該是求之不得的事，妳還不屈服？」

「你對女人！」李敏忍着心中之氣說道：「總是用槍威脅的嗎？你在外國留學，也還是沒有學到什麼溫柔的手段嗎？」

這樣一說，使拉沙更加生氣，但是他的這種生氣，却不是對李敏放槍就可以發洩的，李敏也是正正摸中了他的心理，故意這樣激他，他要挽回面子的話，也許就非要拿出一些君子風度來不可。

但是拉沙却是仍是寧可做一個小人，他握着槍一步步走上前來，一面說：「現在，槍在我的手中，你是非要服從我的命令不可的人！」

李敏很高興他走過來，走過來她就有機會把槍奪下來了，雖然這却不是她願意做的事情，因爲她知道，在本領上露了一手，就會太惹人注意。

尤其她是一個女孩子，一個女孩子而能夠從一個大男人的手中把槍奪下來，那就充份證明她並非一個普通的女孩子，也許有人會奇怪，她究竟是到這裏來幹什麼的。

不過，拉沙是一個堂堂男子漢，吃了她的虧而沒有別人看見，也許拉沙自己亦不會講出去的吧？

拉沙再走近一些，停下來，命令道：

「好了，妳，把衣服脫下來！」

這又使李敏心中一陣狂怒，她是脾氣不太好的。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槍聲一響，却不是來自拉沙的槍，而是來自拉沙的背後的，拉沙連忙跳後兩步而轉身。

李敏則用不着轉身也可以看見來者是誰，因爲開槍的人是迎面而來的。

來的人就是那個金髮女郎珍美和一個土人，那個土人就是拿着一把來復槍的，這個人再向天放了一槍，喝道：「沙拉，你還不滾！」

拉沙的嘴巴微微地動着，喃喃地在作着無聲的咒駡，但他終於把槍收起來，走掉了。

珍美和那個土人走來，介紹道：「這是酋長的二公子戈拔，這是李敏小姐。」

「很對不起，李敏小姐，」戈拔說：「我爲我哥哥的惡劣行爲道歉。」

「不要緊，」李敏說：「不過，他是你的哥哥，他也要聽你的命令嗎？」

「是他做得不對！」戈拔說：「他的行爲，我們的父親也是不同情的，而且，他打不過我，槍法也不及我！但，李敏小姐，請讓我招待妳回家，補償這一次的冒犯好嗎？」

李敏答應了，她很高興地結交了一位如此重要的朋友。

× × ×

司馬洛在黃昏的時候回來，出現在那座相當於酒吧的娛樂場所，這時巳經有人等着在向他找痲煩了。

那是其中一個曾經企圖圍毆他的油田工人。

那人哈哈笑着說：「看誰回來了，原來是烏龜的子孫，」

司馬洛沒有做聲，只是買了一杯酒就走開。

那人攔住他的去路：「你沒有聽見我講什麼嗎？你要出去，你就爬出去！」

司馬洛說：「我有正經事，要出去一趟，現在我不是又回來了嗎？假如我害怕，我就不會回來了！」

「那你是準備打架了？」那人問。

「不，」司馬洛說：「我約的是約翰牛，他却不在！」

「你沒有資格跟約翰牛打架，」那人說：「除非你先過了我這一關。」

司馬洛不理他，要繞過他。這人一拳揮過來，司馬洛低頭閃過，酒就潑在他的臉上，跟着執住這人的拳頭，借刀使力，一拖一送，那人便踉蹌地仆出了門外，跌倒在外面的泥地上，許多土人立卽歡呼起來。

他們之中顯然也有許多是對這些人不服的。

那人爬起身來，揉着眼睛，憤怒地吼叫着：「他在哪裏？讓我把他殺掉！」

「他就在你眼前！」他的同伴們不屑地說，他們也因爲這人的「偶一疏忽」而很不高興，因爲這是影響他們的面子的。

他們還是看體型而判斷能力，認爲這人比司馬洛粗壯，應該是可以打勝的。

那人巳把眼中的酒擦去了，也可以看到司馬洛果然就是在他的面前了，司馬洛冷冷地說：「你浪費了我一杯酒！」

「你這個烏龜的子孫！」那人叫道：

「這一次你是自尋死路！」

「打他，把他殺掉！」他的同伴在旁

慫恿。

那些土人們却開始爲司馬洛担心，因爲從外表上來看，司馬洛的取勝機會的確是並不高的。

司馬洛說：「我約的仍然是約翰牛，我不想在你的身上浪費時間！」

「我就是代表約翰牛！」那人吼道：「我要殺你！」

「你的意思是說你們這幾個人嗎？」司馬洛說：「你們也是依照你們的習慣，幾個人打一個人嗎？」

「我是說我一個人！」那人吼道：「一對一！多一個人帮手都是狗養的。」

司馬洛在心裏微笑：他的激將法是生效了，他們幾個人一起上來，雖然未必不敵，但到底是幾個大漢，應對起來是相當狼狽的。

但現在這個人有言在先就不同了，假如他們還要使用羣毆的手段，他們就顏面無存。

那人也不容司馬洛拒絕了，怒吼一聲直撲過來，又一拳揮向司馬洛。司馬洛輕輕閃過，拳頭出得低而快，在那人的肚上「蓬蓬」地擊了二拳。

那人痛得彎下了腰，但隨即又勉强伸直了，假如他露出痛苦的神情，他就很沒面子。

這時珍美也聞訊趕到了，她焦急地叫各人制止打鬥，却沒有人聽她，而她要自己出去制止，却給李敏拉着。

李敏知道司馬洛在這情形之下是一定可以打贏的。

而司馬洛的看法亦是相同，一交手之下就巳經知道，這個人只是空有一身蠻力，而並沒有學過搏擊之術，而司馬洛却是精通此道，而經驗豐富的。

不過，司馬洛仍是不想顯露自己的眞正實力，而是把這場架拖長來打，當那個人的痛苦稍過，而再向司馬洛進攻時，司馬洛也節節退避，有時還擊一拳，亦是故意打了一個空，不過，那人的拳頭却也總是打不中他。

司馬洛不時會在那人肚子上擊一拳。

他就是擊打腹部，因爲腹部是軟的，假如打其他有骨頭的部份，硬碰硬之下，司馬洛自己的拳頭也難免會略有所傷，司馬洛就不想如此，他要保持他的實力。

也因此，司馬洛的拳頭也用得並不密，有時，他會在那人的脚上一絆，使那人跌一跤。那人身體重也跌得重，這比較打一拳更易消耗他的戰鬥能力。

那些土人們高興，那人的同伴們都沉默，因爲大家都看出，這場架司馬洛是會打贏的。

酋長的兩個兒子拉沙和戈拔亦在旁邊看着，兩個人却是心情各有不同。拉沙希望輸，戈拔則希望司馬洛贏。

那人間中給司馬洛在肚子上打一拳，又間中摔一跤，動作巳遲滯下來了，口角也流着血。司馬洛仍小心從事，引他追趕，然後又在他的肚子上打一拳。

最後那人連站都站不穩了，眼睛也發呆。司馬洛此時就衝上前去在他的肚子上一連擊了幾拳再退開，那人好像一袋麵粉似的軟軟地倒了下來，躺在地上不動了。

土人們歡呼起來，珍美首先衝出來把司馬洛抱着，而那人的同伴們則惘然把那人扶走了。

司馬洛成爲一個英雄，而很自然地，那些土人們把他簇擁着送回珍美的房子去，司馬洛就是要反對也不行，這架是爲了珍美而打的，他打贏了。

珍美似乎不是這樣想，當那些土人們鬧完了而散去之後，她對司馬洛就極盡溫馨之能事。

司馬洛也是一個血肉之軀，不能抵抗這種誘惑，就與珍美過了一個風流溫馨之夜。珍美在他的懷中嬌喘細細，抵死纏綿，也一再需索。她巳經很久沒有一個男人，亦找不到一個理想的男人，現在她找到了，美人總是愛英雄的。

後來，當大家都心滿意足之後，珍美就躺在司馬洛的懷中，與他喁喁細語。

她說：「司馬洛，你是一個很特別的男人，你不要以爲我是一個淫蕩的女人，這幾年來，我對男人一直不感興趣，那是因爲我沒有遇到一個有男人氣概的男人——一個有眞正男人氣概的男人，不是單單善於打架就是男人的，還需要講道理，不仗勢欺人——」

「謝謝你，」司馬洛說：「其實你是用不着解釋什麼的，你有權做你喜歡做的事情，你還是個活着的人，而且還年輕的人爲什麼要把自己的生命與死去了的人一起埋葬呢？假如死去了的人是關心你的，他們也一定不會贊成你這樣浪費自己。」

「我不知道，」珍美迷惘地說：「也許我是應該聽你所講的去做的吧，我眞的不知道——我很害怕！」

「害怕什麼？」司馬洛問。

「爲你害怕，」珍美說：「你不是一個普通人，你來這裏是有目的的，你是來這裏與施米夫作對——你是爲了那位死去了的老板而來的！」

「妳憑什麼這樣想呢？」司馬洛問。

「是戈拔說的，」珍美說：「我也覺得你很可能正是如此。其實你是危險的，爲什麼你不離開這裏呢？」

「我要保護你，和保護自己的尊嚴。」司馬洛說。

「你巳經打敗了那個人，」珍美說：「你不是巳經成功了嗎？」

「我與約翰牛還有一個約會！」司馬洛說。

「老天！」珍美說：「你不能夠跟他打！」

「妳憑什麼認爲我不能打敗他呢？」司馬洛問。

「但他是那樣一個巨人！」珍美說：「你不能夠和他打的呀！」

「這要打過了之後才能決定了！」司馬洛說。

「但他的後面還有施米夫，」珍美說：「施米夫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

「我相信施米夫是一個聰明的人，」司馬洛說：「他是不會出面干涉的，這與他的生意無關，只是他的手下爲了女人與我爭風呷醋罷了，假如我打贏了，他也不會幹什麼，他會說公平的打鬥分出勝負來，他的手下太放蕩，是應該受到懲戒的，這樣他的臉上一定會有光采！」

（未完‧二）

十君子傳奇故事

暫宿紅柳莊半夜遭暗襲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華心易來到雷嘯天房中，要求作爲隨僕伺候雷嘯天，但雷嘯天早看出華心易此人絕不簡單，突然出手向華心易攻出一爪，華心易在情急之下，無意中展露出他的高招，使他形藏畢露，宇文總管設法要護着華心易，但却被雷嘯天一一駁回，同時，也揭出了這華心易原來是「鐵筆帮」叛徒華惕，而雷嘯天更是現任「鐵筆帮」帮主，帮主運在宇文總管的極力要求下，華惕暫讓宇文總管看管，等武林店總櫃來了之後再行解決……酒樓中，雷嘯天、仇如海結識了艾曉梅，三人互結金蘭，艾曉梅因不識回金陵之路，要雷嘯天和仇如海兩人護送她回去……。

雷嘯天却在一旁哈哈兩聲，道：「二弟看來聰明，其實却是笨極，你要抓得住小妹的話，人在手中，怎麼罰自然隨你，何必多問？」

仇如海沒有多想，說一聲「好」，曉梅也沒聽出這句話的語病，竟也跟着雷嘯天說：「對了，大哥這句話很公平……」

話還沒有說完，仇如海已笑喊一聲，道：「小妹留意，可別叫我抓住，抓住了就哈妳的癢。」

仇如海坦直無欺，艾曉梅嬌稚天眞，兩個人根本沒有顧及男女之分，更未存他種用意，立即展開一場追逐！

雷嘯天雖也知小三妹必懷功力，但却總想定一個女孩子，功力再高，也不會高到那裏，豈料却大謬不然，在一追一躲中，雷嘯天方始發現，曉梅竟然功力高得駭人，至少，雷嘯天承認，要勝他不少！

艾曉梅不知施展的是什麼身法，在業巳黑暗了的大道上，足不沾塵，衣袂飄風，倏忽上下左右旋飛如穿花妙蝶！

仇如海的功力，却更使雷嘯天驚駭，任憑曉梅飛上飛下時左時右的旋飛，仇如海却始終緊貼在他的背後！

約莫盞茶光景，艾曉梅仍然沒能脫出仇如海在伸手可及的追躡，曉梅突然咯咯一笑，改變了身法。

只見她全身在向前疾射中，突地筆直上升，升約兩丈，竟然「凌虛倒踏雲」，向後方平射出去！

雷嘯天嘆爲觀止，不由震聲道：「好身法，好功力！」

讚聲未了，那隨後追躡不捨的仇如海却哈哈一笑，在曉梅倒行電掣般越過他頭頂的刹那，倏地伸手一抓，相距丈高，怎能抓到，雷嘯天正覺二弟必然無功，豈料說來煞是怪道，曉梅那圓嫩的足踝，竟巳被仇如海抓了個結實，身形頓失重心，由半空跌下，恰被仇如海抱個滿懷！

仇如海這招功力奇奧的手法，使雷嘯天傻怔了半晌，他對這結義二弟的一身技藝，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艾曉梅跌落仇如海懷中，並無半點女兒嬌羞，仇如海懷抱着曉梅，也未起片絲遐思，因之誰也不覺得有何不當。

曉梅在仇如海懷中，嬌笑着說道：「二哥最鬼了，這不能算。」

仇如海把曉梅放下，道：「小妹最刁蠻，輸了總會賴皮！」

曉梅作個鬼臉，道：「二哥，明明我比你高有一丈多，認定你絕對抓不到我，你却一抓就抓住了我，這是什麼手法？」

仇如海一笑，搖搖頭，道：「不能告訴妳。」

曉梅大眼睛一睜，道：「爲什麼？」

仇如海笑道：「下次還好一抓就抓住妳呀！」

曉梅哼了一聲，道：「這次是我輕敵，二哥休想還有下次！」

雷嘯天適時開口道：「說實在話，二弟這身功夫，大哥我早就佩服，不去說了，小妹竟也有如此深奧的技藝，却是我想不到的。」

曉梅嬌笑無言，雷嘯天却別有心意，於是又道：「小妹，大哥拙笨，看不出妳是那個門戶的弟子。」

曉梅毫無心機，道：「什麼門戶也不是，是爸爸教的。」

雷嘯天哦了一聲，沒開口，心中却在思索着當代高手羣中，何人姓艾，結果是毫無所得。

適時，月臨中天，分外明亮，三五里外，隱約可見燈火，雷嘯天精神一振，笑對仇如海和曉梅道：「三五里外巳現燈火，必有人家，也許……」

話尚沒有說完，巳自動的停了下來，緊皺着眉頭，似在沉思什麼，仇如海不解的問道：「大哥怎麼不說下去了？」

雷嘯天抬頭看了看月色，道：「奇怪，三更了。」

曉梅笑道：「那一夜沒有三更，這有什麼可奇怪的？」

雷嘯天搖搖頭，道：「時巳三更，農莊鄉村中人，早巳沉睡入夢，三五里外所見燈火，並非一盞，怎不令人奇怪！」

曉梅依然不懂，道：「一盞和好多盞又有什麼關係？」

雷嘯天道：「天下出人意料的事太多，沒有目睹，不能妄言，但小心點總是好的，何況還有小妹同路。」

仇如海頷首無言，一行又走了里許路，突見路旁一方巨大石牌，牌上三個赤紅大字，是——「紅柳莊」！

雷嘯天笑了，說道：「今夜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了，前面燈火處，是『紅柳莊』，莊中無一不是武林中人，正好安隱的借宿。」

艾曉梅適時却也開口說道：「這兒我認識。」

仇如海道：「小妹怎麼會認識這個地方的？」

曉梅道：「二哥不問可以嗎？」

雷嘯天和仇如海並沒有多想，仍然往前走着，曉梅却把「胭脂寶駒」韁繩搭上，飛身鞍上道：「紅柳莊主人，是小妹家中的熟朋友。」

仇如海和雷嘯天回頭看了看她，她接着又道：「小妹先去看看，好在馬快，不對再回來也不遲！」

話聲中，曉梅一抖絲韁，「胭脂寶駒」如脫弦之箭，四蹄震開，一躍過丈，轉瞬遠去。

雷嘯天望着曉梅的背影，道：「小妹是個好孩子！」

仇如海沒有接話，雷嘯天一笑，接着又道：「二弟，你在想什麼？」

仇如海道：「小弟在想，小妹天眞無邪，她哥哥怎地……」

雷嘯天接口道：「龍生九種，種種不同，算不得什麼！」

仇如海笑了笑，道：「小弟在猜，小妹可能像她母親，她哥哥像她父親，所以她兄妹非但相貌沒有一樣的地方，性格也不大相同！」

雷嘯天看了仇如海一眼，道：「二弟觀察入微。」

仇如海劍眉突然一挑，道：「大哥久走江湖，可看得出小妹是那派的傳授？」

雷嘯天搖搖頭道：「別把你這粗魯的大哥，看作什麼都懂的聖人，小妹說她是家傳的功技，大概不會有錯！」

仇如海沉思半晌，道：「小妹功力極高，適才身法更是妙絕，旣便是家傳之技，其父兄長者，亦必爲武林名家，大哥或許……」

雷嘯天插口接話道：「不瞞二弟說，剛才愚兄就想過，說實話，愚兄對近百年來，武林各派高手，多能知曉，絕無艾姓之人！」

仇如海劍眉又是一挑，道：「這就怪了！」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二弟，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就拿二弟來說吧，若非愚兄目睹，誰又相信是位身懷無敵奇技的高手呢？」

仇如海搖頭自謙道：「大哥別這樣說，武林中似小弟者，何止千百！」

雷嘯天又是一聲哈哈，說道：「二弟要是這樣說的話，武林如愚兄者，是萬萬了！」

仇如海一時無言可答，雷嘯天却又正色道：「驕狂自大，故是不當，過份謙虛却也矯作，以二弟如今的功力來說，實巳入無敵高手之列了。」

仇如海未經思索，接口道：「差！比諸先恩師或先嚴、慈……」

雷嘯天神色陡變，道：「怎麼？難道『哭笑禪師』業巳作古？」

仇如海心頭一凜，慌不迭地說道：「不，小弟只是說先嚴，却……」

雷嘯天看了仇如海一眼，道：「愚兄猶記得結盟之時，二弟及愚兄，皆有所隱，適才二弟無心中吐露消息，愚兄始知伯父母……」

仇如海誠懇的接口道：「小弟若非因此事關係大，早巳告知大哥，如今時尚未至，大哥請恕小弟暫隱苦衷之罪！」

雷嘯天長吁一聲，道：「人人有他的難言之隱，咱們不談這些了。」

話鋒一頓，聲調變爲欣歡，道：「不管怎樣，愚兄能結識二弟，巳足自慰！」

仇如海淡然笑了笑，道：「小弟早就想問大哥一事，却沒有機會。」

雷嘯天慨然道：「現在問吧！」

仇如海道：「大哥寄居『天下武林』杭州分店內，究爲何事？」

雷嘯天一笑，道：「二弟要問愚兄心中所隱了！」

仇如海俊臉一紅，道：「小弟失言，此問作罷。」

雷嘯天慨嘆一聲，搖搖頭道：「愚兄所隱，與他人無關，因此說出來也不會橫生事非，前所隱忍未曾告知二弟者，實不欲二弟代我不安。」

仇如海道：「大哥不說了吧。」

雷嘯天一笑道：「說了吧，這是個難得的機會，愚兄曾經告訴過二弟，說愚兄若眞將功力發揮頂點，宇文顯不是敵手，愚兄並非狂言大語，家傳某種功力，乃無敵之技，但愚兄目下却不能輕用！」

仇如海將己比人，道：「是恐被人認出師家門戶？」

雷嘯天看了仇如海一眼，道：「二弟解人，此其一也，其二是寒家另有規戒，那種無人能當的雷霆一擊，非遇危亡，不准輕用！」

仇如海讚嘆一聲，道：「伯父大人，必是至情至性的仁厚長者。」

雷嘯天仰望沉暗太空，惆悵的說道：「愚兄就是爲了找尋家父，方始不惜降格寄居『天下武林』店中，因彼處人多眼雜，或有發現之故！」

仇如海眉頭一皺，道：「伯父何故離家？」

雷嘯天道：「這就是愚兄至今不解的事！」

仇如海安慰道：「伯父功力無敵，心胸可容天地，偶而外出年半，必是被故交强留不放，斷他無故，大哥儘管放心。」

雷嘯天却搖搖頭道：「正因不是如此

，愚兄才寢食不安！」

仇如海不便再問，只有無言俯首，向前緩緩踱着步子，雷嘯天却滿面愁容，似自語般又道：「老人家離家已一年多了，自昔日突然由武林中隱退，十數年來，寸步未離家園，突然一天深夜……」

× × ×

是深夜三更，雷嘯天正待安眠，突然被一連串震耳欲聾的哈哈狂笑聲，嚇走了睡意！

這笑聲，來自他父親所居「養心閣」樓頭，並且還正是他父親所發，雷嘯天立即飛身而起，直撲「養心閣」！

半途中，聽到他父親喝呼道：「何方朋友，能來敝堡，就請現身一談！」

接着，一個宏亮的聲音道：「三弟功力越法深奧多了，是我！」

接着又是他父親的歡呼聲，叫道：「啊……十數年沒見二哥，想煞小弟了，二哥……」

自此，沒了聲音，也沒再聽到任何動靜！

雷嘯天放心不下，身形加快，到了「養心閣」下，閣外，悄靜異常，不見人影，閣中，燈火正亮，似有人聲！

雷嘯天沉思刹那，轉身欲歸，終因放心不下，咬咬牙，決定拚得受老人家一頓訓斥，問上一句。

那知尚未開口，閣窗適時推開，他父親現出半身道：「天兒來得正好，進來，爲父有話對你說！」

雷嘯天恭應一聲，拾階登閣。

閣中，老父正陪伴着一位儒巾老者，老者道貌岸然，骨格清絕，神態可親，含笑看着自己。

雷嘯天正待給老父見禮，那知父親把手一擺，說道：「免了，快給你伍伯父磕頭！」

雷嘯天遵命而行，才待跪叩，儒巾老者凌虛搖手道：「也免了，坐下吧！」

雷嘯天只覺得前胸被大力所抬，硬是跪不下去，並且身不由己的向右斜方而退，正好退坐下靠牆的椅子上。

他正覺驚駭，老父已鄭重的開口道：「嘯天，雷家堡交給你了，多管教兩個弟弟，三年內，不准他們離開雷家堡一步，違者以家法處治！」

雷嘯天驚楞的直眼看着自己的父親，老父却接着又道：「我和你伍伯父，有件大事去辦，事若辦成，一年之內回來，你也不准離開此堡！」

雷嘯天忙說道：「何不叫孩子隨同伺候？」

他父親肅容搖頭道：「沒你能辦的事！少開口，聽我說！」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爲父若一年之後，仍未回來，你可來這『養心閣』中，開啓爲父床枕，內藏一卷，讀之即知一切！」

雷嘯天看出此行甚險，不顧責罸道：「何不調集堡中高手……」

話未說完，老人家已沉聲叱道：「住口！少胡出主意，爲父立刻就走，這幾句話，就算是我的囑咐，也是命令，違者不孝！」

雷嘯天深知老父脾氣，頷首求道：「已是三更，爸清晨再走好嗎？」

那知老人家怒瞪了他一眼，道：「不必多說了，爲父臨行，再囑咐你一言，今後行道江湖，莫忘家訓，記住，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爲正義，設必須死，死了！苟安偷生，即非雷家子孫，言盡於此，回去睡吧！」

雷嘯天不敢多說一個字，虎目中含着淚，撲倒地，叩首至三，又向儒巾老者行禮，無可奈何離開閣中。

下階數級，梯頭一暗，閣中燈火已熄，立即縱身而回，推開閣門，「養心閣」中，却失去了雙老的踪影！

× × ×

仇如海聽盟兄說往事，並未全神貫注，他是別有苦痛的，雷嘯天在說自己的事，他却在想着生身父母！

但是，他却也能聽入耳中，這在常人是絕對無法辦到，他却例外，因他身懷着三百年來，無人練成的佛門無上「萬應心意」神功！

不過此非對敵可比，他又沒有提聚眞力，是故只聽了個大概，所以當雷嘯天話說完後，他竟明知故問了一句：「伯父沒有回去？」

雷嘯天提及往事，心情激動，沒有多想仇如海這句話是多問的，却緩緩頷首，悲澀的說道：「沒有，至今沒有消息！」

仇如海仍在想着自己的父母，隨口道：「大哥開過枕頭沒有？」

這句話，使雷嘯天提高了警覺，也恢復了神智，記起老父卷中再三嚴諭不得洩露的話，遂答道：「唉！說起往事，令人空自憂煩，算了，談別的！」

仇如海之所以發問，是下意識的，雷嘯天聲明不談此事，仇如海也就點頭不言，因之雙雙錯過了大好良機！

適時，突聞亂馬蹄聲，二人心神不由一震，俱皆恢復了機靈，注目處，迎面兩列燈火，已飄擺而到！

是兩隊馬隊，約二三十騎，馬上是身穿一色玄衣的大漢，寸鐵未帶，馬鞍椅上，却都插着一盞明亮的燈籠！

爲首之人，三十上下，英氣外露，一望即知是一位內家好手，也是未携兵刃，在馬上拱手施禮道：「兩位可是雷爺，仇爺？」

雷嘯天和仇如海互望一眼，雙雙說道：「不敢，在下雷嘯天！小可仇如海，尊駕……」

話未說完，馬上又是一禮，道：「在下『柳君達』，家父『柳逸風』，是前面『紅柳莊』的主人，在下奉艾姑娘與家父之令，迎接二位。」

雷嘯天和仇如海，交了個疑問的眼色，那柳君達適時手揮處，已有人帶過兩騎空馬，雷嘯天和仇如海不便多問，道聲謝，飛身上馬，在柳君達陪同之下，前護後擁中，馳奔「紅柳莊」而去！

「紅柳莊」以園莊千萬株紅柳而命名，因老莊主「踏雪無痕」柳逸風一身功力，而名震天下！

進莊，一條三丈寬筆直的大街，約里許路後，才是「紅柳莊」的廣大「集會廳」，廳左，是接待貴賓的客堂。

雷嘯天、仇如海下馬後，客堂門啓，曉梅姑娘已一跳而上，笑嘻嘻的對着雷、仇二人道：「大哥二哥快來，酒菜早就準備好了！」

說話中，客堂門又啓，走出來了一位年約六旬的老者，雷嘯天昔日江湖行走，曾拜會過的人，悄聲說道：「二弟別失禮，這就是此莊的莊主。」

說完，右肘微微一碰仇如海，雙雙緊行幾步，不待柳逸風先開口，已抱拳一揖，含笑道：「晚輩拜謝莊主接引盛情，並恕冒失之罪。」

「紅柳莊」莊主柳逸風，哈哈笑着道：「仇老弟是乍見，雷老弟却是舊相識了，只怪老朽那時不知老弟是艾姑娘的盟兄，待慢處尚請原諒。」

曉梅却白了柳逸風一眼道：「眞是的，到客堂裏不能說了。」

雷嘯天正想講曉梅幾句，那柳逸風竟應聲是道：「姑娘說的是，說的是！」

然後倒退一步，正容肅客，這却使雷嘯天和仇如海暗中駭怪，雙雙存疑中，步入貴賓客堂！

客堂有一暗間，此時香簾高挑，珠燈放明，已擺上酒宴，有人伺候雷、仇洗臉漱口，然後彼此入座。

是整桌的上等席菜，吃的人却只有雷嘯天兄弟妹三位，柳逸風在下首相陪，雷嘯天更疑心，故意道：「三妹，愚兄份屬武林末晚，應請莊主上坐！」

曉梅尚未答話，柳逸風却開口說道：「不不不，今夜不同，老朽就坐在此處相陪。」

仇如海也覺得此事太怪，却無心疑曉梅之意，但長幼之序，乃武林所尚，因此也說道：「莊主若這樣的話，小可只好告辭了！」

柳逸風爲難的才要解說，曉梅已開口道：「我爸爸又沒來，你幹什麼這樣小心，我和兩位盟兄早就餓了，你就上面坐着，我們也好吃飯嘛！」

柳逸風應一聲是，道：「既是姑娘吩咐，柳逸風自當遵命。」

說着換坐上首，這樣一來，連仇如海也對曉梅姑娘的身世和身份，起了猜測不透的疑念！

雷嘯天、仇四海和曉梅三人早就餓了，菜香飯美，大家吃了個飽，席間，柳逸風甚少開口而有些拘謹，仇如海已然存疑，不由時時瞥望着曉梅，似是要從曉梅神色之間，發現些什麼。但他終於失望了，曉梅非但神色上沒有絲毫詭秘，並且越法現得稚樸，一言一動坦率至極！

飯後，柳逸風命人獻上香茗，方始含笑說道：「老朽已替兩位在後面安置了宿處，今夜已晚，明午再陪兩位小遊敝莊，此處風景幽美，兩位不會……」

話還沒有說完，雷嘯天已恭敬的謝道：「不敢再多擾前輩了，今夜盛情，已令晚輩兄弟不安，晚輩弟兄在明日晨間就要告辭……」

柳逸風哦了一聲，道：「何事如此急急？」

雷嘯天道：「送三妹回『金陵』。」

柳逸風瞥了曉梅姑娘一眼，才轉對雷嘯天道：「若爲此事的話，兩位放心好了，大概不必走啦。」

曉梅黛眉一皺，道：「爲什麼？」

柳逸風微一欠身，恭敬的答道：「老朽先請姑娘担待，姑娘駕臨之後，老朽已用『萬里金鷹』函稟老人家，四更左右，必有回示！」

曉梅不高興了，說道：「誰叫你多事的？」

柳逸風道：「這是老人家的規矩，老朽怎敢相違！」

此言不禁又勾起了雷、仇二人的疑念，決定在無人之時，要問問曉梅，忖思未已，突聽話聲，有人報進，說金陵回示已到……

「紅柳莊」莊主柳逸風，立令這人進入客堂，原來竟是那少莊主柳君達，手持一小束，呈給乃父。

柳逸風瞪了愛子一眼，立即將束原封呈給曉梅姑娘，曉梅根本不知道虛套，接束即拆，看完之後，笑對兩位盟兄道：「好了，咱們不用去金陵了。」

雷嘯天濃眉一皺，明知故問道：「爲什麼？」

曉梅道：「我父親在接到『萬里金鷹』稟函之後，一面回示，一面已率人趕來此地，回示上說，要小妹在此等候。」

雷嘯天哦了一聲，笑道：「看來伯父大人，眞疼愛三妹！」

仇如海却道：「這眞太好了，伯父既然親自來此，小兄已無不放心的地方了，明晨愚兄與大哥就回杭州……」

曉梅慌不迭地接口道：「這可不行，二哥走不得！」

仇如海道：「爲什麼？」

曉梅道：「柳莊主多事，把小妹結義事，也稟函了家父，家父回示上說，要親自見大哥二哥，還要謝……」

雷嘯天却接口道：「小妹上你二哥的當了，既是兄妹，焉有明知伯父大人將到，而不拜金面就先走的道理，他是故意嘔妳的！」

此言說得仇如海一楞，繼之恍然大悟，連忙說道：「大哥這次可是有心帮小妹忙了！」

曉梅把嘴一噘，道：「哼！今後二哥再說什麼話，我也不相信了。」

仇如海笑了笑，雷嘯天却似有歉意的看了他一眼，事既已經決定，遂在柳逸風陪伴下，去安歇的地方。

那個小巧的黃色暖樓，四面是綠油油的草茵，不遠處，有座紅樓，曉梅姑娘就暫居這紅樓之中。

紅樓的外表和顏色，像極了仇如海居留了十數年，在蘇州「石湖」畔的那座紅樓，因此他變得十分沉悶！

雷嘯天錯當他對適才事情不愉快，含笑道：「二弟原諒愚兄，因二弟已經說出明晨要走的話了，我只好用這個辦法把話再調回頭。」

仇如海知道大哥誤解了自己，立刻搖頭道：「小弟不是爲這件事心煩。」

雷嘯天道：「那是爲什麼？」

仇如海一驚，蘇州紅樓之變，目下仍然沒到告訴大哥的時候，但仇如海不善撒謊，只好嘆息一聲，道：「是一種說不出的惆悵！」

雷嘯天信以爲眞，一拍仇如海肩頭笑

道：「我相信，這是你脫離『長不大的孩子』一關時，必須經過的沉悶，不要緊，幾天就會好的，現在安歇吧。」

「長不大的孩子」這一句話，仇如海記得十分清楚，那是在乍見到雷嘯天時，雷嘯天說過的。

因爲他已經成人了，但卻沒有和女孩子親近過，當時雷嘯天用這麼一句話來調侃他，終於結成朋友。

他並不解釋自己的惆悵之因，也笑了笑，一日步行，也有些累了，遂脫衣熄燈，臥床入眠！

醒來，不知什麼時候，隔床上，已沒有了雷嘯天的影子，四外非常安靜，他好幾天沒有靜坐行功了，這是個好機會，立刻趺坐席上，眞氣導穴，調順四肢百骸和各個經脈，瞬卽物我兩忘！

不知過了多久，心中突生警兆，按說：一個內功極高的人物，當他靜坐調氣，物我兩忘之際，無異三尺童子，任何人於斯時設想不利這人時，只要略以推動這人身軀，這人即眞氣逆行而走火坐僵，僵在所在地方，輕則全身不能挪動分毫，重則吐血不止，經脈裂斷而死，鮮有救應！

自然，這人只要已入物我兩忘之境，除非在有人不利於他的前一刹，適時醒來外，根本無警兆可言。

但是仇如海卻與普天下任何高手不同，乃師早就代他設想週到，自幼即嚴紮根基，終於修成「萬應心意」神功！

這種無上的佛門奇奧絕學，自三百年前，一代奇人「天龍子」外，武林之中，再也沒人能夠修成，因爲這種神功非但要能在任何噪雜中適應，並須具有可抗萬般誘惑的心神，及抵抗來自四面八方無形的重壓的天賦，仇如海幼得神丹，天賦已是武林第一，其父復暗將眞力相贈，故能修成這罕絕人寰與「金剛不壞」神功，同屬佛家最高上乘功力的「萬應心意」！

懷此神功，幾乎誰也休想能暗算他，他非但能以一心一意馭馳眞氣，仍按經穴調息，並可於此時分心對敵而不傷身！

是故此時心中警兆一生，自然以神功應變！

其實，仇如海尙有三種凜人的神功，未曾練成，他自己深知仍須靜處苦修，但自出江湖，就難有暇時了。

設若那三種神功再到竟成地步，十丈之外，任何人休想能靠近他，當然，他若是自願這人近前，又當別論！

如今由警兆而提高了「萬應心意」應變，卻依然不放棄最後一週的眞氣過穴，是故無人看出他神智清靈！

耳旁，傳來細如蚊哼的聲音，這聲音來自窗外，是兩個人，若非仇如海換上別個，這個耳語休想聽着！

一個說：「爲什麼只殺他？」

另一個道：「少問，幹吧！」

前一個又道：「他明明在收眞氣調元，無知無覺，殺之不忍！」

前一個微吁一聲，道：「爲什麼叫我下手，那多高手不……」

另一個哼了一聲，道：「你什麼時候學會反問的，有胆子去給那個主說！」

前一個道：「你來幹麼？」

另一個說：「看你打得準不準！」

前一個很久沒有開口，卻傳來輕微的「卡喇」一聲！

另一個輕笑一聲，道：「那個主說，你這『萬蜂蛸集』不但厲害的過於霸道，並且奇準無比，今天我可要好好見識見識了！」

前一個似已準備妥當，道：「現在就下手？」

另一個說：「隨你嘍，你要敢不下手也行！」

前一個有些惱了，道：「你少刺言嘲語的對我，我只是偶覺不忍，再說，另外那個主不比咱們那個主好惹，弄僵了咱們同樣是死！」

另一個一笑，說道：「你這可以放心，這個主比咱們那個主好騙多了，再說你身懷這奇絕暗器的事，也只有咱們三人知道……」

前一個插口道：「要不是因爲這一點，殺了我也不幹這個事！」

仇如海聽了個胆戰心驚，他眞想象不到，自已踏入江湖僅僅數日，竟已有人必欲置自己於死地而後安了！

自己滿懷仇恨，並無半絲洩露，踏入江湖數日來，除在「天下武林」店中與人動過手外，再無冤家！

況「天下武林」店中的情形，自己是被迫爲之，根本談不到結怨，又有誰會非殺自己不可呢？

沉思難得內中原因，仇如海轉念自忖：「如今是起而捉住暗算自己的人呢，抑或是……」

他得到了解答，立即全身佈滿「天龍子」昔日所留傳武林的「玄門罡氣」，依然故作不知！

適時，一連兩聲「卡喇」響動，千百點烏絲碧芒，披頭蓋面罩下，蛸集仇如海身上四肢各處！

仇如海厲吼出聲，這聲音可傳出數里之外，震碎窗櫺，暗算他的兩個人，怎敢再留，慌不迭地兔脫而去！

仇如海在窗櫺乍碎，毒針碧芒臨體的剎那，已然認清了暗算自己的仇人面目，故作厲吼，有心驚走二人！

那兩個人剛走，仇如海知大哥三妹必將來到，立即以「罡氣」震下所中之物，很快的收齊，妥置囊中。

然後裝作無事，依然閉目入定，耳邊已聽到倉惶零亂的脚步之聲，由遠而近，匆匆緊趕到了門外！

接着，室門大開，突然步履聲、驚呼聲，頓皆靜止！

繼之，聽到小妹以低沉而嚴肅的聲調道：「我仇哥哥正在用功，你們都悄悄退下去，誰也不准出聲，樓梯不准響，一個一個走，快！」

仇如海要注意一下，那兩個暗算自己的人，是否有胆量混入了人羣，更有心嚇他們一跳，遂長吐一口悶氣醒來。

其實他早已知道，雷嘯天立於自己身前，正擋着自己，小妹在自己左旁相待，但他故作不知，安詳的睜開雙目。

雷嘯天背對自己，看不出神情，但從這種暗聚功力的站法看來，仇如海深知大哥是在注意着任何一個人！

這種純高深厚的友誼，使仇如海旣感

且愧！

曉梅姑娘卻正面對着自己，她雙黛緊鎖，愁容滿面，關懷懸念之情，現露無遺，也令仇如海旣喜又驚！

他剛剛睜開眼，曉梅已迫不及待的長出一口悶氣道：「嚇死人了，如海哥你怎麼啦！」

這突出別人意外的事情發生，平空使曉梅對她仇二哥改了稱呼，一聲「如海哥」，喊得仇如海楞怔良久！

雷嘯天也聞聲回顧了一眼，但卻沒有挪動，低說道：「三妹，可否請別人暫時出去？」

曉梅立即寒着臉，對剛剛得知消息，一步踏進黃樓來的柳逸風父子，威凌而毫不客氣的說道：「這裏沒事，你還不招呼閒雜的人快走？」

柳君達眉頭一皺，似有不愉之色，柳逸風卻立刻應是，揮手將所有聞聲而來的莊中高手，打發下樓。

豈料曉梅姑娘卻白了柳逸風一眼，又道：「我所指的閒雜人等，也包括賢父子在內！」

柳君達雙目一瞪，道：「艾姑娘，我父子是好意……」

話未說完，柳逸風已沉叱喝止，曉梅卻淡然說道：「好意心領，請吧！」

柳君達忍不住，不理父親的焦急阻攔，冷冷說道：「不論艾姑娘與令尊大人，是家父如何好的朋友，也無這般强賓奪主的道理，別忘了紅柳莊是姓柳的……」

話才說了多半，柳逸風霍地震臂出掌，硬生生打在愛子的臉上，這一掌極重，竟將柳君達打倒，口鼻出血！

柳逸風援着抬腿踢下，嚴厲叱道：「作死的小奴才，你敢對姑娘如此放肆，還把爲父放在眼中嗎？打死你省得給柳氏家族惹滅門大禍！」

此老果然心狠，足踢地方，竟是他愛子的「丹田」！

柳君達已被老父一掌打傻了，此時竟不知躲避，眼見就要喪命在老父足下，人影一閃，他已遠離險地到了丈外！

那個就地上抓起他來，避出丈遠的人，竟是仇如海！

柳逸風怒瞪了愛子一眼，轉對曉梅姑娘祈求的說道：「蠢子糊塗，老朽也管敎失嚴，方始得罪姑娘，適才得報，老人家今夜就到，至時尙祈姑娘遮蓋一二！」

言語可悲，神色可憫，簡直不是當代大俠所應有者！

仇如海正色看了曉梅姑娘一眼，道：「小妹，妳還認識我是妳的結盟二哥？」

曉梅姑娘點頭道：「當然，此事已有天地爲證，神鬼爲憑！」

仇如海嚴肅的說道：「那妳可聽二哥的話？」

曉梅道：「聽，應該聽！」

仇如海頷首道：「我深信小妹適才的言語出於無心，但卻說錯了，人應知錯而改，現在妳應當向柳莊主父子道歉！」

曉梅一楞，柳逸風急忙道：「使不得，仇老弟，這……這絕對使不得！」

仇如海卻義正辭嚴的說道：「小可旨在敎訓義妹，至盼莊主不要多言！」

曉梅星眸連連霎動，偷窺仇如海一眼，終於向柳逸風父子道了歉，但卻使柳逸風臉上變了顏色，倉惶携子告退而去！

雷嘯天始終沒有開口，此時大步走去樓外，左顧右盼了刹那，方始回來，順手關上了樓門。

仇如海卻正色對曉梅說道：「小妹，這頤指氣使的態度，今後要改！」

雷嘯天看了曉梅姑娘一眼，對仇如海說道：「三妹爲人不是如此，二弟錯怪她了！」

仇如海一楞，注目小妹，只見小妹星眸含着晶瑩珠淚，一個勁兒的在滾轉着，就是沒有滴落，始知錯怪了人。

雷嘯天接着又道：「此處是三妹家中之友，竟有人意圖暗算二弟，二弟怎能怪三妹對柳家父子態度不好呢？」

仇如海劍眉微挑，道：「沒人暗算我呀！」

曉梅哼了一聲，道：「那如海哥你窮吼個什麼勁？」

仇如海無言可答，曉梅又一指破了的窗紙窗櫺，道：「你當我是瞎子，早上還好整齊的窗戶，現在怎會碎了，是你閒着沒有事，像頑皮孩子一樣撕破的？」

仇如海俊臉紅了，尷尬的看着小妹，難以答話。

曉梅適時猛抬玉腕，柔荑向天棚連抬，手中業已多了十數根牛毛般細，通體落着碧藍光芒的鋼針，又道：「莫不成這些玩意兒，是天然就倒扎在天棚上面的，還是那個老太婆有毛病，繡完了花把針往天棚上扎？」

仇如海已不容否認遭人暗算之事，立刻對小妹一揖道：「別生小兄的氣，實在是小兄旣然沒有受傷，而又沒看清這人是誰，不願說出去使柳大俠難看！」

曉梅含情而嗔的說道：「那你就要給我難看？」

仇如海又是一揖，道：「小兄這不是向妳陪罪了嗎？」

曉梅櫻口微啓，香唇一蹺，道：「委屈冤枉了人家，施兩個揖就能算完？」

仇如海再陪小心，道：「施三個揖可好？」

說着，果又一揖到地，這才使小妹由嗔轉笑。

雷嘯天早已發覺窗櫺窗紙碎裂的事，當看出二弟未曾受傷之後，才緊守二弟身前，嚴防變故。

但卻沒有發現天棚之上的淬毒暗器，這不僅僅是偶然的疏忽，也證明了他本身功力見識，還差曉梅姑娘一些。

此時他走近曉梅，道：「三妹給我看看這東西。」

「你還不快把這身長衫脫下來，一身針眼，都染上了鉅毒，稍不留心就危險萬分，脫嘛！」

仇如海感激的對着曉梅一笑，脫落長衫，道：「走的匆忙現在……」

曉梅接口道：「你不用愁衣服，這兒有的是。」

雷嘯天適時濃眉緊鎖着道：「二弟，你什麼時候和『蟠龍谷』結的仇？」

仇如海一楞，道：「沒有呀！『蟠龍谷』是個什麼地方？」

雷嘯天道：「我也相信二弟不會和她

們結仇，不過這『萬蜂蜎集』毒針，卻是『蟠龍谷』之物，不會有錯！」

曉梅卻一笑道：「大哥知道的事情眞多。」

雷嘯天心中一動，道：「三妹既然這樣說，想必也知道『蟠龍谷』了？」

曉梅點點頭道：「是家父說的，蟠龍谷全名是『香風蟠龍谷』，谷中無一男子，是武林中一個特殊的門戶！」

雷嘯天道：「三妹還知道該谷些什麼，可以說出來聽聽麼？」

曉梅道：「還有兩件事，一是該谷以用毒配毒役使毒物毒蟲，及善設消息埋伏威震天下，再就是男子入谷三年必死！」

仇如海劍眉一挑，問道：「這是何原故？」

曉梅粉臉突生春意，垂首道：「我怎麼知道，你可以問大哥嘛。」

仇如海果然要問，雷嘯天卻以眼色示意止住了他，道：「三妹說得很對，看來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以這種無比歹毒的暗器下手的人，是個女子！」

曉梅道：「這事好辦，紅柳莊女孩子不多，一查就知！」

仇如海卻正色道：「大哥、三妹，這件事情聽我來安排如何？」

曉梅霎霎眼，雷嘯天皺眉道：「二弟想怎麼辦？」

仇如海道：「此事最好暫時不提！」

雷嘯天道：「爲什麼？」

仇如海道：「身居客中，好在小弟並未受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況且鬧穿了對柳莊主和小妹都不好看。」

雷嘯天知道仇如海沒有說眞話，但二弟既然堅持，不便不允，再說這暗施毒手的人也不容易查出，遂點頭道：「愚兄隨二弟作主就是。」

曉梅卻道：「如海哥，我可要查清楚這件事！」

仇如海道：「小妹，妳生性本來忠厚，何不給人留個生機？」

曉梅哼了一聲道：「話是不錯，不過她這個胆子未免太大了，萬一如海哥你不會『玄門罡氣』的話，豈不早已慘死！」

仇如海聞言突然心中一動，雷嘯天卻有些驚駭，二弟明明是「哭笑禪師」顚僧的傳人，怎會「玄門罡氣」？

仇如海料到雷嘯天必已懷疑，遂對曉梅道：「小妹，這次妳卻料錯了！」

曉梅道：「怎麼，難道……」

仇如海不待曉梅再猜測下去，接口道：「小兄是少林俗家弟子，怎會三清一派的功力？」

曉梅道：「那小妹是料錯了！」

她並沒有追問，仇如海是施展的佛門何種功力，這使仇如海不致撒謊，進而也令雷嘯天消除了疑念！

此事，就在互不再提之下，淡忘過去了。

有人謀殺仇如海一節，也因仇如海的堅持不究，雷嘯天和曉梅不對人言，故也無人知曉。

午飯後，柳逸風親自前來恭請，飯後，柳逸風親自陪同雷嘯天和仇如海及曉梅漫遊全莊各處！

就在他們漫遊到「紅柳林塘」一時，半空中突傳金鈴串響，雷、仇二人並未注意，曉梅和柳逸風卻不由抬頭觀望。

只見雲空中，一條黑影帶着動聽的鈴聲投射下去，柳逸風看看曉梅姑娘，曉梅姑娘道：「招牠下來好了！」

柳逸風點點頭，立刻仰頸輕嘯，音調奇特，令人極難仿冒，這嘯聲，才引得雷嘯天和仇如海抬頭注目。

那黑影已電掣而到，近前，方始看出，是隻巨大紅灰色的蒼鷹，隨着柳逸風嘯聲，投落在柳逸風的臂上！

雷嘯天和仇如海，俱知這是武林中傳遞消息的快捷方法之一，凡以此遞信，必屬機密，遂雙雙借故先行。

柳逸風本對雷、仇二人沒有好感，但自晨間，仇如海仗義執言，柳逸風已變爲欽敬，如今更加暗中讚服！

他自蒼鷹爪上取出信函，遞給曉梅姑娘，姑娘展讀之下，神色竟然一變，並未給柳逸風看，却說道：「是我哥哥的，他今夜三更前到，你還是吩咐人準備好住處，和迎他的對馬，他就窮講究這些！」

柳逸風道謝道：「多謝公主……。」

話未說完，曉梅看了行已十丈的雷、仇一眼，道：「你怎麼又忘了，我告訴過你多少次了，別看爹是什麼王，我哥哥是什麼太子，我可不是公主！」

柳逸風自儆的自罰道：「是屬下一時忘懷，姑娘莫罪，屬下告退！」

曉梅姑娘秀眉一皺，手一揮，柳逸風退身而去。

別看這些事，是在仇如海背後發生，但這舉動神態，却仍被仇如海看到，這原因只有仇如海自己明白！

曉梅迎上兩位盟兄，伴遊已畢，恭請盟兄駕臨她所居的「紅樓」，用些茶點，在盛情難卻下，齊登紅樓！

仇如海踏上紅樓，心頭即起了一種難言的悲澀和惆悵，神色竟爾也憂鬱起來，使曉梅芳心爲之不安。

香茗細點，由侍奉曉梅的兩個丫環端上，曉梅揮走侍女，慇懃勸用，在談過幾句閒話之後，曉梅突然說道：「大哥二哥，小妹有幾句話要拜問，但却有個條件，就是大哥二哥非但要有問必答，中途並且不能反問……」

話未說完，雷嘯天已含笑道：「這是那一國的律條？」

仇如海心情沉重，是故雖覺小妹不近人情，却未開口，曉梅神色肅穆的說道：「因爲事關重大，故此小妹始有這種不近人情的要求。」

雷嘯天這才感覺嚴重，注目仇如海，突見仇如海似失魂落魄般，雙眉深鎖，不由問道：「二弟，小妹有要緊的事情發問，你怎麼說？」

仇如海回答道：「好嘛，隨小妹問就是。」

曉梅始終目注仇如海身上，這時聲調微揚，道：「二哥，你在想什麼心事？」

仇如海苦笑一聲道：「沒什麼。」

曉梅道：「小妹要問的事，十分緊要，二哥可得細心聽。」

仇如海摒除心中他念，道：「好好，小妹請問。」

曉梅道：「大哥和二哥，在杭州是住

在什麼地方？」

雷嘯天和仇如海俱皆一驚，深知小妹此刻突作此問，內中必然有了文章，既結同盟，自無相欺之理，雷嘯天遂答道：「是住在一家名叫『天下武林』的店中，不過這家店房，非武林中人不收，並不取分文。」

曉梅神色開朗了些，道：「是住什麼等級？」

說到等級，雷、仇不由深自警惕，暗中忖念：「怎地小妹會清楚『天下武林』店，有等級之分？」

忖思儘管忖思，答對仍須答對，雷嘯天道：「住『武』字樓第一號，小妹怎知道……」

曉梅嫣然一笑，道：「大哥忘了？中途不能反問！」

雷嘯天默然微笑，道：「記住約信是不容易的事，好，大哥不問。」

曉梅神色更見明朗，道：「大哥二哥可是結伴一道去的？」

仇如海這次回答道：「不，小兄後到，有幸結識了大哥，『水月酒家』又結識小妹，訂盟金蘭，這是小兄生平最欣慰的事。」

曉梅神色恢復原先那樣寧靜，嬌笑一聲，道：「如海哥和侯騰雲打了一架？」

仇如海搖頭道：「小兄不承認此事，那是按該店規矩試技！」

曉梅咯咯一笑道：「技服毛猴是試手，點封華惕穴道呢？」

仇如海道：「華惕是北五省某一大帮中的叛徒，身犯武林大逆的弒師罪行，並欲利用小兄，因此，不得，難道……」

仇如海突有所悟，才說出「難道」二字，卻又記起承諾不反問的事情，因之停下話來。

豈料曉梅卻含笑道：「如海哥你猜對了，華惕從前也許是北五省某一大幫中弟子，但這十年來卻是歸屬天下武林店！」

仇如海道：「小妹點醒我了，始知華惕是和宇文顯勾結，商量好了，以被捕盜金賊之名，有意探查小兄弟之意！」

曉梅道：「對，一點不錯！」

話鋒微頓，接着又問道：「如海哥可是『顚神僧』的弟子？」

仇如海道：「神僧授藝，卻堅持不准拜師！」這句話，仇四海是爲了自己預留退步，他所知神僧之事，極爲有限，若經高明人套問，必露馬腳！

曉梅問雷嘯天道：「大哥是那一個門戶？」

雷嘯天回答道：「終南，可惜所得不多。」

曉梅一笑，神色一正，道：「小妹僅僅還有一問了，此問之後，任憑大哥二哥反問，小妹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仇如海道：「小妹快問吧，小兄存在心中反問的話，已在蠢動，大有不經我意，連珠而出之勢了！」

曉梅喜歡透了她如海哥的這份幽趣，故意道：「言而無信則非君子，小妹刮目以待，這小人行徑的『連珠而出之勢』，是怎樣的不經如海哥之想法！」

雷嘯天打趣道：「小妹是愚兄和二弟共有的盟妹，應對愚兄和二弟，一體待遇，否則豈非是心有所偏？」

曉梅一楞道：「小妹何曾偏心過？」

雷嘯天道：「心有所偏而不自知，實誠令愚兄不解！」

曉梅急了，說道：「大哥你明講好不好？」

雷嘯天道：「好呀！這可是小妹你要我說的，說出來不准怪我！」

曉梅道：「小妹不敢。」

雷嘯天道：「君子不分男女，小妹別忘記喲？」

曉梅一脚跺道：「大哥快點說嘛，眞急死人啦。」

雷嘯天一笑道：「就說啦，別急，小妹我問你，你怎樣稱呼愚兄？」

曉梅道：「大哥呀……不！也是嘯天大哥呀……」

她聰明的透了頂，剛說出「大哥呀」三個字來，已知受了調侃，立刻改口，加上一句「嘯天大哥」！

雷嘯天哈哈震聲大笑，道：「好，大哥永遠是大哥，自不能免去這個『大』字，二哥叫來不順口，那『二』字眞是多餘，哈哈……」

曉梅玉面頓成紅桃，羞、帶着俏、嗔，含有喜，嬌中有三分醉人的嫵媚，看儍了這英俊的奇男子——仇如海！

曉梅久久方始白了雷嘯天一眼，道：「大哥，你好意思的這麼嚷？」

雷嘯天仍然哈哈笑着，道：「本應不好意思，這次例外，下次……」

曉梅急了，道：「大哥！你還有下一次？」

雷嘯天道：「愚兄認爲至少還應該有一次，小妹認爲不對？」

曉梅一時間沒能解過此意，仇如海雖已知道大哥所指，是未來洞房之日，但却不能挑明，只有任小妹苦思。

雷嘯天似有不忍，又道：「小妹若想不明白，不要想了，到那一次來的時候，愚兄咬咬牙，忍耐過去也就算了。」

他這樣一描，何異畫龍點睛，曉梅頓時又紅雲飛起！

仇如海實在急欲知道，曉梅的最後一問，遂說道：「笑談歸笑談，正事是正事，小妹最後一問何事？」

提到正事，曉梅恢復了自然，道：「大哥，二哥，決不會有心在『天下武林』店中生事，那大哥二哥寄居『天下武林』，究有何事？」

雷嘯天道：「愚兄和你二哥不同，愚兄浪跡天涯，一事無成，悟及雙木始成林的道理，才寄居該店，旨在交結知友，然後作一番大丈夫當作的事業。」

他交友是假，尋父是眞，但若能順便結下幾位知己賓朋，自也是他十分希望而願意的事，故而說來毫無虛飾。

如今輪到仇如海了，仇如海慨然道：「小妹妳是要聽實話，小兄就實說，但却有個條件，不論何時，或對何人，現在小兄說的，小妹要守密不言！」

曉梅毅然道：「小妹願守此約。」

仇如海道：「小兄身世可憐，父母皆被仇家所殺，因念『天下武林』店是藏龍臥虎之地，或能在無心中有所發現，方始投宿該店之中！」

曉梅姑娘連連點頭，半晌無言，不知她在想些什麼！

又過了很久，她神色嚴肅的開口道：「小妹深信如海哥的話，不過如海哥，你這個事實，却不能對我和大哥以外的任何人說！」

仇如海不解道：「爲什麼？」

曉梅道：「武林中，江湖上，殺人父母屠人家小的人，多的難以計數，就許有『馮京，馬涼』之誤，而枉結仇家！」

雷嘯天聞言點頭，道：「三妹，愚兄由衷的佩服妳了，說的再對沒有！」

曉梅一笑，繼之又道：「因之，小妹要求如海哥，今後不論再對誰，別說此事的眞話，另找一個寄居『天下武林』店的原因。」

仇如海頷首道：「除對大哥及小妹外，小兄是不會說出眞情來的！」

曉梅姑娘含情的一笑，沒有開口。

雷嘯天把話題一變，道：「小妹呀，該大哥問妳了吧？」

曉梅一笑道：「在大哥二哥沒問之前，小妹先自己說一下身世，這樣省很多事，然後還想問的再問。」

雷嘯天和仇如海點點頭，曉梅姑娘接着又道：「小妹姓艾，家兄艾天齊，家父艾震宇，『天下武林』店的店東，就是家父，這紅柳莊，也是家父的產業！」

仇如海和雷嘯天，雖已發覺曉梅尊大人威望甚重，但却作夢也沒想到，艾家就是「天下武林」的主人！

雷嘯天寄居該店，旨在尋父，本無成見，只因自那高氏兄弟，宇文顯等人過份跋扈，方始對該店發生疑問。

仇如海却不然了，恩師所留秘册之上，曾一再暗示，該店東可疑，固然沒說就是兇手，仇四海却已懷成見。

如今這純眞坦直良善的盟妹，竟是該店主人的掌上明珠，這怎不叫雷嘯天仇如海，駭驚而呆怔！

仇如海和雷嘯天，一時之間，竟覺得再也沒有可以反問的話了，因此好半天都沒有開口！

終於仇如海打破沉寂，道：「小妹，如今妳我及大哥，已是禍福生死同當的兄弟妹了，小妹之父，也就等於小兄等的父親……」

曉梅插口道：「我喜歡如海哥直接了當的說話！」

仇如海俊臉一紅，道：「好，小妹，我只問妳一句話，要眞誠而沒有主見的回答，令尊及這『天下武林』店，是好還是壞？」

曉梅坦誠的說道：「家父仁慈至極，是天下少有的好人，家兄生性偏急剛愎，行事任性，好壞半之，但好多過壞！」

仇如海又問一句，道：「那『天下武林』店呢？」

曉梅道：「成立此店的宗旨，在收留落魄江湖的武林中人，這樣，他們食宿無憂，當不敢再有惡行。」

好個伶俐聰明的姑娘，不作正面答覆，但僅僅這幾句話，等於已批判了「天下武林」一店的好壞！

她話鋒微順，接着又道：「如海哥與大哥應該知道，天下事有利者必有弊，任憑是什麼好事，無有能出此規範的，『天下武林』店亦然，因日久之下，管理漸鬆，各地主持者，遂自作威福，一般亡命之徒，也以此作爲避難之所了，但總論起來，家父創此店時，却有崇高的夢想，宗旨也是善良的，望能信我的話。」

雷嘯天道：「分店共有多少？」

曉梅搖了搖頭道：「小妹因懶得過問此事，沒有關心，現在說不出數目來，不過，小妹可以答應大哥，不久就能夠告知確數。」

雷嘯天道：「其實愚兄也是隨口一問，哦，對了，此店開支這樣大法，令尊家業雖然雄厚，怕也不容易維持吧？」

曉梅一笑道：「大哥可知道河南鄭州出金？」

雷嘯天點點頭，曉梅又道：「那是家父的，凡各大城鎮，帶有『艾』字表記的酒樓、典當、錢莊，都是家父的產業，維持此店足夠！」

雷嘯天突然有所憶及，神色爽朗的含笑問道：「被武林中人，稱之爲『仁義活財神』，又有人稱其爲『萬家生佛』的『艾笑佛』，是否是令尊？」

曉梅也含着眞稚的笑靨道：「正是家父。」

雷嘯天如釋重負的長吁一聲，道：「這就對了，不瞞三妹說，愚兄對令尊已生疑念，但是現在既知令尊就是『艾財神』，所疑盡去矣！」

仇如海却不知「艾財神」事蹟，雷嘯天遂說所知「艾財神」種種往事，原來是位富甲天下仁厚的長者。

武林中人或江湖豪客，只要問及「艾財神」，無不肅然起敬，尊之爲當代罕見的忠義君子！

仇如海不能不信任大哥之言，但恩師遺册，却對這位「艾財神」獨持異見，因之令仇如海大有莫知所從之感！

決心今後冷眼旁觀，仔細探聽，他甚願最後所得，是與大哥之見相同，這樣當不致愧對小妹了。

談話至此結束，雷嘯天和仇如海回轉黃樓，雙雙仰臥榻上，仇如海按捺不下心情的激動，霍地摘下懸掛床頭的寶劍，卡簧響處，秋月脫鞘而出，寒光映射瓊宇，他挺劍作勢而刺，隨勢低沉的吟着……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爥如羿射九日落，矯知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驀地，雷嘯天一聲斷喝，道：「二弟住手！」

仇四海聞聲而停，瞥目處，駭然而楞怔！

雷嘯天不知何時避向室內一角，神色惶惶，滿面驚怖駭悚的，直瞪着一雙環眼，注視着仇如海。

仇如海在掃視室內，不由惻然，只見那桌、椅、床、帳，皆碎成片片，窗櫺斬成百段，無一整全！

他適才只顧舞劍吟詩，却不自覺發揮了罕絕人寰的「天龍子」聖劍九式，何物能當其鋒，衣物皆化粉碎！

萬幸在他剛施到第四式時，雷嘯天斷喝一聲喊住了他，否則，雷嘯天勢將難逃

仇如海劍氣碎身之厄！

仇如海既慚又悔，垂首道：「小弟一時心內魔擾，竟使大哥受驚，罪……」

雷嘯天驚魂乍定，竟然一變爲爽朗激昂，揮手道：「不必說了，二弟，好劍法，好厲害的劍氣……」

話未說完，藍影一閃，室門口出現了面色凝重，手握着一柄銀光閃閃的寶劍的曉梅姑娘！

她一眼看到仇如海無恙，懸心石落，星眸掃視室內一遍，花容頓然失色，驚凜的問道：「又有刺客？人呢？」

仇如海羞慚的一笑，道：「那有大白天一再行刺的刺客……」

曉梅小蠻靴一跺，道：「這人能有如此深奧的劍術，還有什麼白天黑天！」

仇如海心中一動，道：「小妹怎知這人劍術高超？」

曉梅道：「我又不是瞎子，紅樓和黃樓相距不到十丈，我時正眺望雲天，突見這屋子裏面劍華飛轉，心頭大凜，又見大哥赤手空拳，飛旋閃避，却不見你的影子，料知有變，撤劍就來了，不過……也眞奇怪……」

仇如海帶有歉意的看了雷嘯天一眼，又問曉梅道：「不過是什麼？又奇怪些什麼？」

曉梅道：「我曾注目那如同矯龍般的劍華幾眼，這人似乎並沒有不利大哥之意，好幾次明明可以傷了大哥，却……」

仇如海接口道：「奇怪的又是什麼事呢？」

曉梅道：「我奇怪你好端端的一點沒有受傷，大哥也是，不過你看這屋內的物件，却皆已被劍氣斬毀，好可怕呀！」

仇如海俊臉一紅，道：「小妹仗劍而來，莫非自信能是這人的敵手？」

曉梅鄭重的搖搖頭道：「我差的多，要是家父在此，或者能夠擋得住這個人，不過久戰怕也不是這個人的敵手。」

雷嘯天聽得驚心動魄，如今，他簡直不敢想像，自己這個結義的盟弟，到底有多高深的功力了！

仇如海接着又問道：「你既知不是這人敵手，仗劍而來豈非送死？」

曉梅道：「那倒不一定，小妹雖非這人敵手，但若全力以赴，勉强擋得幾招，那時大哥必然撤劍而攻，或能自保。」

仇如海却搖頭道：「小妹想得太簡單了，這人要是眞想仗劍殺人，小兄敢說，天下少有能擋過他三招的高手！」

曉梅道：「對了，這人呢？」

仇如海道：「妳見過這個人來？」

曉梅道：「只見滿室劍華劍氣，不見人影！」

仇如海道：「對呀！小兄自然也無法看清這人，况小兄來遲了一步，這人在小兄來時，却突然而去！」

曉梅黛眉緊鎖，道：「怪，此事今夜應該告訴家父，否則……」

仇如海急忙攔阻道：「小妹最好不要向伯父提起。」

曉梅奇怪的問道：「哦？這是爲什麼呀？」

仇如海淡淡說道：「有句俗話，『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曉梅默默一笑，瞥了仇如海手中的寶劍一眼，道：「我只當如海哥心中別無他物，誰知……」

雷嘯天接上一句，道：「三妹這可弄錯了，妳二哥心裏的『古董』可多啦。」

這句話說的仇四海臉又一紅，曉梅却也低垂下了粉面，雷嘯天話鋒一變，問曉梅姑娘道：「愚兄只知令尊豪富，仁厚善良傳遍天下，却不知竟也是位身懷奇技的前輩高手，想來令兄功力自也可觀？」

曉梅道：「小妹家中人口不多，就只有三個人，論功力武技，自屬家父最高，家兄却是最低的一個。」

雷嘯天哈哈大笑，道：「這可眞有意思，作哥哥的總比不上妹妹！」

曉梅聰慧，聽出雷嘯天有自比之意，一笑道：「以小妹看來，並不見得！」

雷嘯天搖頭道：「愚兄自知弗如，小妹不必以言語慰我。」

曉梅瞟了仇如海一眼，道：「小妹雖然少走江湖，見識却並不少，大哥善藏精鋒，如九重神龍，有朝一日威展之時，必若雷霆之震！」

雷嘯天心頭一凜，忙不迭的說道：「三妹是高看了愚兄。」

曉梅道：「大哥謙虛無用，刮目待之好了！」

話鋒一變，星眸含情的又瞟了仇如海一眼，道：「至於如海哥嘛……說實話，是人中之龍，功力技藝淺薄如小妹這樣的人，不敢妄言二哥的深淺！」

仇如海突然一改常態，文縐縐的說道：「此言乃『想當然』歟？抑或是有所見乎？」

曉梅也含笑還他一句道：「非想當然，亦無所見，乃心犀相通也！」

仇如海默默無言，雷嘯天哈哈大笑，道：「好一個『心有靈犀一點通』！哈哈哈……」

曉梅粉面驟紅，一言不發轉身奪門而去，人到了樓下，方始放慢脚步，並對着碎裂的窗戶道：「小妹就去叫人來換屋裏的東西，和修理窗戶，如海哥記住，那個人再來的時候，請他劍下留情，別讓人着急！」

雷嘯天看了仇如海一眼，道：「二弟，瞞不過三妹的！」

仇如海羞澀的笑道：「小弟知道，但總比無法解釋偶然瘋狂的舉止要好些！」

雷嘯天微笑無言，不久，有人前來搬去殘斷的物件，換上了新的桌、椅、床、帳、窗戶！

仇如海並未注意，雷嘯天却暗暗奇怪，因爲自己那張床上，被、褥齊全，仇如海那一張床，却空無一物！

他正思索原由間，兩名丫環，捧着一套被、褥、單、帳而來，替仇如海舖叠妥當，都笑着而去。

那被褥單帳，不但色調高雅，散發幽香，雷嘯天人粗心細，由這被、帳之上，證實小三妹的一顆芳心，確實是已經繫在了二弟的身上。

仇如海並非不解之人，心底激起絲絲漣漪，說不出是喜，是憂，紅着一張臉，呆立窗口，望着不遠處的紅樓！

（未完・四）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敏被那年輕書生救出，正想趕上武當山提醒衆人對付假極樂眞人，却又被書生勸阻，原來書生是葉映紅扮的，由紅掌祖師自金毛怪手上獲到崑崙聖書傳授武功，直至師傅死去後，自己學成下山的始末說了一遍，方敏不信，以爲她偷了崑崙聖書，是無道義之人，便不顧而去，遇到尙金花想將他暗算，葉映紅再次將他救起，此時揮雲老怪和關元化從山上下來，方敏將關元化殺掉，葉映紅將揮雲老怪打走，馮瑩從山上下來，却不防揮雲老怪將她打崖下，方敏將她救出，互道別情，葉映紅氣憤而去……

道長顯身手

眞假已分清

那些黑道上人物，手下何等狠辣，才一上山來時，便已各自認定了對頭，祇不過震於大會主人的威名戒律，所以才不敢動手，此時一有溫魂的吩咐，那裏還會有什麼顧忌。

一時之間，兵刄出鞘之聲不絕，立時大亂特亂，數百人倒有多半動上了手，這些人，多半全是武林中的高手，數百年來，祇怕也未必有這樣的的一場大鬥，當眞說得上驚天動地，震心蕩魄。

在極樂觀前，假極樂眞人和馬算子，在轉眼之間，已然打了五十餘招，假極樂眞人武功祇在極樂眞人之下，實在勝過馬算子。

祇不過馬算子知道事情危急，所以勉力支持，才打了五十餘招。

五十餘招下來，兩人身形已然由快而慢，馬算子在百忙中覷空一看，祇見鐵行頭陀已被溫魂逼得連連後退，眼看難逃毒手，而廣場之中，亂成一團，已有不少死傷，祇要自己一落敗，假極樂眞人和溫魂一經滙合，正派武林人少說也要有一半以上死在極樂觀前，而從此武林之中，也必然成爲一團黑暗。

心中越是着急，手下便越是散亂，猛地假極樂眞人衣袖一捲，一股勁風，自頂罩下，勁風之中，假極樂眞人十指如鈎，一上一下，劈面抓到。

馬算子心中恨極，但是也陡地想起，這假極樂眞人，武功雖在自己之上，但是却不及極樂眞人，極樂眞人也未必會爲他所害，足尖一點，一式鶴飛冲天，斜刺裏竄了出去，將假極樂眞人凌厲無匹的兩抓避開，道：「賊子，你休要以爲天下由你橫行，極樂道友一到，祇怕你死無葬身之地！」假極樂眞人此時雖然得勢，但聞言也不由得心內一怔。

以假極樂眞人武功之高，已然了無所懼，但是最怕的，還是他哥哥，眞的極樂眞人，突然出現，本來，他已將山腹之中的迷宮推倒了兩處，以致通途全變，已然將眞極樂眞人封鎖在山腹內，但是一個多時辰之前，馮瑩突然上山，竟爾會揭穿了自己的秘密，可知道她是遇到了眞極樂眞人的！

馮瑩既然是遇到了極樂眞人，而她又能回到山頂之上，則極可能是迷宮的新路已被尋到，若眞是這樣的話，說不定極樂眞人已然隱身在側，在自己興高采烈之際突然出現。

一想及此，假極樂眞人不由得毛骨悚然，他被師傅守一道長困在山腹迷宮中的時候，守一道長曾在山外，千里傳音，以絕頂內功，將聲音逼過，對他道：「你們兄弟兩人，雖是同胞雙生，但是一善一惡却不大相同，若不是你哥哥苦苦哀求，我早已斃你於掌下，別看你被關在山腹迷宮之內，那迷宮之中，大約畝許，實在是一個極佳的靜修之地，我知道你哥哥兄弟情重，一定會偷偷前來授你武功，我也不會禁止，祇要你改過向善，三二十年之後，以你的聰明

才智，必然能够參透迷宮的道路，可以出此山腹，若是繼續爲惡，別看你到時武功已然極高，但因爲你秉性邪惡，我派武功之中，最要緊的一點，你却是無法參透，本領也就永遠不如你的師兄，若是依然爲惡，非要死在他的手下不可，到時他已是武當掌門，再也不能自己向自己求情，你也就命數盡於此時了。」

武當守一道長，乃是大智大慧，絕頂的人物，假極樂眞人當然知道，因此開始幾年來，也確能思過向善，但是十年之後，守一道長坐化，他便漸漸感到不耐煩起來，想起當年不過是在山上，一時衝動，殺了山西大同府一雙鏢師夫婦，這種事，在黑道上人物而言，根本算不了什麼，自己誤投武當門下，才會受此重罰，因此心思日邪，將心一橫，已然打下了今日的計劃！

直到被他參透了迷宮的通道，又將極樂眞人引進迷宮之中，改變了迷宮的道路，他心中以爲天下可由我橫行！

但此時一想起哥哥可能出洞來，當年守一道長的話，猶如重在耳際響起了一遍，身子不由自主呆了一呆，他這裏略爲一呆之際，馬算子一個翻身，已然躍出了三丈開外，手探處，將鐵行頭陀留下的那隻大鐵木魚，抓在手中，脚尖一點，「鶴飛冲天」改爲「孤雁廻翔」，身子在半空轉折，如同怪鳥一般，已然來到了溫魂的頭上，再是一式「鷹擊長空」，連人帶鐵木魚，捲起一陣狂飇，直向溫魂壓到！

溫魂正以七孔刀在向鐵行頭陀連連進逼，七孔刀的厲嘯，夾着她得意忘形的狂笑之聲，驚天動地，倏地覺出頭上勁風驟生，勁疾無比，抬頭一看，馬算子已然挾着雷霆萬鈞之勢，自半空中直壓了下來，連忙足踏子午，沉胯坐馬，七孔刀「刷」地向上撩起，一招「空穴來風」，迎了上去。

眼看兩般兵刃，將要相交，而已然追到的假極樂眞人，也停在丈許開外，專等兩人兵刃相交之後，再上來撈便宜，一直節節後退的鐵行頭陀，已然將本身眞力，全都逼在左手之上，運起「神鷹金剛指」功夫，五指如鈎，劈面向溫魂抓到！

那五隻手指，向前不過移動了尺許，但是却捲起了一陣極是銳厲的嘶空之聲，厲嘯排蕩，勢子之猛，無以復加！

溫魂七孔刀向上撩起，胸前門戶，正自大開，鐵行頭陀畢生功力所聚的那一招，雖然是奔向面門抓來，但是會家眼中，一望而知，抓面門是虛，抓胸口是實，溫魂若是橫刀來格，自然可以將鐵行頭陀擋退，但頭上的鐵木魚若是壓了下來，一樣要成爲肉泥，而且此時招式已發，根本毫無退避的餘地！

她一生作惡橫行，在最緊要的關頭，如洞庭君山，先遇崑崙六子，後戰白骨神君，也是心中了然無懼，但此時，在兩大高手，勢如奔雷的夾攻之下，却眞正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懼，連「極樂道友救我」的一句話，都停在喉嚨裏，叫不出來。

眼看這作惡多端的魔母溫魂，將要惡貫滿盈了，不是死在鐵木魚下，便是命喪「神鷹金剛指」之上，忽然之間，一聲霹靂也似地大喝，道：「手下留人！」隨着那一句話，泛起了漫天綠影，映得人鬚眉皆碧，同時夾着一個女子的聲音道：「敏哥，這樣的人，你還爲他說什麼情？」但一言未畢，綠虹捲處，「錚」地一聲，馬算子手中的那隻鋼鐵打就全是實心的鐵木魚，竟然被齊中剖開，「刷」地飛向一旁，溫魂祇覺得頭上一輕，立即身子一躬，後退尺許，挽起一個刀花，「七星連環」，已然將全身護住。

鐵行頭陀一擊不中，長嘆一聲，祇得後退，那道綠虹，又陡地自上而下，隔在他和溫魂的中間，定睛看時，看來是一柄綠得通體近乎透明，從來也未曾見過的稀世利劍。

而握劍的人，祇是一個年輕小伙子，不是別人，正是方敏！

那一面，假極樂眞人見溫魂危急，因爲兩人尙需狼狽爲奸，也已躍向前來，剛好他趕到，馬算子手中木魚，已被綠劍削去了，而馬算子下墮之勢，却並未稍減，立即翻手一掌，正拍在鐵木魚之上，他自己身軀向下一沉，在石階上留下兩個深約寸許的脚印，馬算子人在半空，却是無處着力，「騰」地被假極樂眞人的掌力托起丈許，尙幸在他輕功絕頂，所創的絕頂輕功「七禽身法」，又能在空中轉折，因此一被托起之後，立即一提眞氣，一式「孤雁廻翔」，倒翻出去丈許，輕輕落地，和鐵行頭陀並肩而立，直到此時，他才看清仗劍救了魔母溫魂的正是方敏，而手中所持的，正是一年之前，在貴陽附近古墓之中，曾經爲那個喪失了記憶的姑娘所有的那柄，從未聽人提起過的綠劍，自己的徒弟馮瑩，則去而復轉，神色緊張地站在一邊。

馬算子一打量清楚了周圍的情景，不由得大怒叱道：「方敏，正邪兩途，不能並行，你若是一定要助溫魂爲惡，爲何還不動手？」

方敏說道：「馬大俠，你錯了，作惡的，乃是這個假極樂眞人，干我婆婆什麼事？」

溫魂這一番死裏逃生，尙未看清打救自己的是誰之時，心中已然感激不已，待到看清是方敏，心中更是大喜，忙道：「孩子，別聽他們的話，快將你手中的利劍給我！」

方敏對婆婆溫魂的話，本來已是聽慣了的，一聽她要劍，不由自主便將劍遞了過去。

馬算子和馮瑩兩人，俱都知道方敏本性善良，正直異常，他對溫魂如此好法，實在是未能眞切地知道溫魂爲人之故，一見他劍將交給溫魂，心中大急，忙喝道：「不可！」

但他們剛一開口，溫魂已然動手，伸指一彈，正中方敏的脈門。

方敏本來聽得兩人撕心裂肺的一叫，已然待要縮回手來，可是脈門一被彈中，五指一鬆，綠劍已然被溫魂劈手奪過！

馬算子和馮瑩兩人，一見如此鋒利，無堅不摧的一柄利劍，已然到了溫魂的手中，盡皆大驚失色，頓足不已，而溫魂則哈哈大笑，道：「極樂道友，從此天下祇有你我兩人了！」

那兩句話，分明是表示今日在武當山

上，若是還有人敢於反抗他們兩人的，盡皆不能活命，由此亦可知她和假極樂眞人合謀，乃是千眞萬確的事，方敏聽在耳中，宛若五雷轟頂，兩耳「嗡嗡」作響，呆了一會，道：「婆婆，你當眞是——」

但是他這裏話尚未講完，溫魂已然大笑道：「孩子，婆婆就要爲天下武林之首，若要是不服，盡是手下游魂，你還猶豫什麼？」

她此時得意忘形，已然將八年來在方敏面前的假面具完全揭開，而露出了她的本來面目，獰笑呼喝，不可一世！

方敏心中，絕不能相信的事，竟然出現，他整個人早已呆若木鷄，祇是不斷地叫道：「婆婆！你不能！婆婆，你不能！」溫魂「呸」地一聲，說道：「什麼不能？」方敏說道：「婆婆，你今日祇要將假極樂眞人擒下，天下武林，自然會尊你爲首！」

溫魂銀眉一剔，「唰」地一劍，向方敏胸前挑出，方敏却不躲避，馮瑩見溫魂向方敏出手，一聲尖叫撲向前去，但溫魂那一劍，却未曾刺向方敏的要害，祇是將方敏所穿密扣英雄襖左邊的一排鈕扣，全都挑了開來，這才又突然收劍，哈哈一笑，道：「傻孩子，你婆婆當了天下武林至尊，你還不是受用不盡？」

溫魂這一聲「傻孩子」，使得方敏突然想起葉映紅也曾叫過自己「傻小子」，那是葉映紅怪自己不聽她的話，相信溫婆婆是一個天下無雙的好人時所說的，而如今溫婆婆一反八年來的常態，當眞成了這樣窮兇極惡的一個人！

方敏的心中，絕對不能接納這個事實，忙道：「婆婆，你聽我說，武林中人，雖然對你不加見諒，但是咱們遠遠地居住在旋風島上，與世無涉，何必去理會別人？」他還是祇從好的方面去想，祇當溫魂是因爲早年報仇時，殺戮太過，以致至今還遭受武林人物的歧視，所以一時偏激，而出於此，却不知道溫魂的一切，全是及早預謀定當的！

溫魂大笑道：「傻孩子，這時候和你說，你也不會明白，日後你才知風光哩！」右手一挺綠劍，左手七孔刀一擺，刀劍齊施，竟然一剛一柔，招數截然不同，正是她一年之中，苦心創出，雙手互使七孔刀的招式，綠虹黑影，直向鐵行頭陀和馬算子兩人攻去！

此時，她一手所持，是天下第一利器，碧螢神劍，另一手上，則是染有劇毒的七孔刀，而且她本身功力又高，兩件兵刃一展開來，誰還敢近她的身子？但馬算子和鐵行頭陀，俱不是臨危而逃之人，却也不得不暫避鋒芒，身形一分，向兩旁躍了開去，溫魂身形略凝，叫道：「極樂道友，你去對付那獨臂頭陀，我來向北天山七禽大俠，老少神醫，領教幾招！」

囂張狂妄，不可一世。極樂觀前的形勢，自從鐵行頭陀斷臂之後，本來就是他們佔着上風，那堪再加上一柄碧螢劍，不啻是如虎添翼，馮瑩見了這等情形，頓足道：「敏哥，都是你，如今我們怎麼是好？」但方敏根本沒有將她的話聽進耳去，他祇是呆呆地站着，驀地裏，身形幌動，向溫魂衝了過去，叫道：「婆婆，將你手中的兵刃給我！」

溫魂此時，本來面目已經全然暴露，再也不用顧忌，正向馬算子疾衝過去，一見去路被方敏攔住，怒叱道：「孩子，我在旋風島上養你六年，難道今日一定要和我作對麼？」

方敏道：「婆婆，你對我的養育之恩，我沒齒不忘。」溫魂一笑，道：「這才像話，你快讓開！」方敏道：「馬前輩乃是當代大俠，這假極樂眞人才是無惡不作之徒，你爲何不去打他，而要和馬大俠動手？」溫魂怒道：「你知道什麼，快讓開！」刀交左手，手臂向外一揮，正揮在方敏的胸上，「砰」地一聲，將方敏直揮出丈許開外去，綠劍劍光，幻出數十點綠星，祇聽得「嗤」地一聲，馬算子避得稍慢了些，半隻衣袖，已然被割了下去！

方敏雖被溫魂揮臂格出，但溫魂用的，乃是巧勁，實則上他並未受傷，立定脚跟之後，呆了一呆，重又足尖一點，疾撲而上，雙臂一伸，逕向溫魂抱去，口中狂叫道：「婆婆，你聽我說，婆婆，你聽我說！」溫魂一劍將馬算子衣袖割下半隻，七孔刀呼嘯連聲，跟着遞到，馬算子提起半隻木魚來，格了一格，錚地一聲，七孔刀被格得直揚起來。

馬算子趁機將木魚向前一推，但是他這裏才推到一半，溫魂左手綠劍，已然顫抖不定，幻出十餘條連連閃耀的光華，斜斜削下。馬算子剛才求勝心切，祇顧進攻，溫魂綠劍一揚起，他右半邊身子，便算是賣給了人家，溫魂眼看可以奏功，但方敏却已撲了上來。溫魂祇得身子一轉，讓了開去，當然也給馬算子趁機逸出。

溫魂一轉過身來，怒髮衝冠，道：「孩子，你是不是瘋了？」

方敏道：「婆婆，我沒有瘋，你看看廣場上的情形。」溫魂掉頭一看，祇見廣場上三二百人，雖然仍在打鬪，但是却已然不是捉對兒厮殺，而是一百餘人，圍住了約莫同樣數字的人，並沒有幾個人在動手，而被圍的那些人，則全是各正派中的人物。廣場之上，已然有不少人屍橫遍地，再看身旁，鐵行頭陀和馮瑩兩人，正和假極樂眞人戰成一團，馮瑩身子靈活，在鐵行頭陀一危急之際，便竄向前去解救，但却又不和假極樂眞人動手，一得便宜，立即退了開去。

溫魂打量一遍，幾乎大局已定，冷冷地道：「看了又怎麼樣？」方敏道：「婆婆，武當山之會，本來是向我們討還崑崙聖書的，如今已然成了正邪兩面的大決鬪了，婆婆，你怎樣無動於衷？」

溫魂冷笑道：「笑話，誰說我無動於衷，整個事情，全是我一手造成，我怎會無動於衷？」方敏頓了一頓，道：「婆婆，你何必如此做法，須知邪不勝正，自古如此！」溫魂身爲宇內四邪之首，她所最欣賞的，也就是宇內四邪的這個「邪」字，生平是怕聽到「邪不勝正」之話，當下白髮蝟張，喝道：「滾開！」

方敏一怔，道：「婆婆，你不答應我，我不走。」溫魂後退一步，道：「孩子，你別看我平時對你那樣好法，若是此刻要阻我行事，我却一樣容你不得！」到了這個時候，方敏對溫魂，還未曾全部失望

，應聲道：「你若是不肯聽我所勸，我一定要阻你行事！」溫魂哈哈一笑，道：「我倒要看你怎樣阻法！」碧螢劍一抖，對攻近身來的馬算子逼退三步，手腕向下一壓，七孔刀直拚了起來，已然對準了方敏的咽喉。

那七孔刀深蘊奇毒，方敏焉有不知之理，此時，刀尖已然對準了他的咽喉，而且刀尖之上，曾被溫魂和假極樂眞人合力，斷下了一小塊來，鑄成了毒針，因此刀尖之上，粗糙不堪，有許多尖刺，祇要溫魂手兒略動一動，那些細小的尖刺，一將方敏咽喉劃破，方敏便立即要命喪極樂觀前！

但方敏却了無懼色，反倒一笑，道：「婆婆，你是嚇着我玩的，你不會殺我，你一定會聽我的話，婆婆，你說是不？」

這兩句話，講得平靜之極，和眼前的氣氛，也不稱到了極點，正因爲這樣，魔母溫魂聽在心中，便覺得大大地震動！

她和方敏的八年相處，感情之深，確是猶同祖孫，溫魂一生殺人無算，絕沒有皺過一皺眉頭，但此時聽了方敏的那幾句話，七孔刀却像被一股無形的大力制住一樣，再也不能向前送出半寸，呆了一呆，道：「孩子，你若是聽我的話，那就什麼事也沒有了！」

方敏却道：「不，婆婆，這次是你錯了，你應該聽我的話！」

溫魂自然知道方敏剛直的性格，知道若是單憑三言兩語，絕難將他說服，冷笑一聲，道：「你不是存心與我作對麼？」方敏想了一想，道：「婆婆，你若是一定要這樣做，我祇好和你作對了！」

溫魂勃然大怒，手一縮，將刀抽了回來，方敏就勢踏前一步，手一伸，便要奪溫魂左手綠劍，但溫魂一聲長笑，右手一曲，右肘已然向方敏胸前撞去，方敏那裏防得到自己至親至愛的溫婆婆，不但變成了窮兇極惡的人，而且還會向他下手，「砰」地一聲，胸口已被撞個正着。這一下，溫魂却是用了六分實勁，方敏祇覺猶如被千百斤重的鐵錘撞了一下，耳中「嗡」地一聲，眼前發花，踉蹌向後退出七八步去，正和假極樂眞人動手的馮瑩，大吃一驚，急忙趕過去，將搖搖幌幌，面色如紙的方敏扶住。

方敏此時，不但被溫魂一肘撞成了內傷，而且被溫魂的行動，在他心中，造成了和葉映紅給他的一樣嚴重的創傷！

他生平祇有兩個至親至愛的人，但是那兩個人，却先後毫無餘地欺騙了他！方敏祇覺得身子被人扶住，連睜開眼來，看看扶住自己的是誰，也沒有力道，胸口熱血翻騰，終於「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口熱氣騰騰的鮮血來，這口血一經噴出，雖然傷勢會更重，但是胸口却覺得舒服了許多！

這才睜開眼來，向旁一看，祇見扶住自己的，乃是滿頭大汗，神色淒惶的馮瑩，不由得長嘆一聲，道：「馮姑娘，這世上，難道人人所講的，都是假話麼？」

馮瑩回頭一看，假極樂眞人正在向鐵行頭陀緊緊進逼，而師傅馬算子則在溫魂的刀劍齊施之下，步步後退，忙道：「有許多人向你講眞話，可惜你那時候，一句也聽不進去！」

方敏翻眼上望，碧青的蒼穹，仍是顯得那麼平靜，不由得喃喃自語道：「眞話，難道葉映紅對我說的，全是眞話？難道我連辨別是非的能力都沒有？難道關元化所說的，也是眞話？」馮瑩見他狀類癲狂，心中更是焦急，忙道：「敏哥，不要再多說了，我先抱你去隱蔽地方藏身再說，你切莫再走來找死！」

事情緊急，也顧不得男女之嫌，一把抱起了方敏，身形展動，向山下疾馳而去，剛尋了一個淺淺的山洞，將方敏放了進去，待要轉身出來，重回山上，再去助鐵行頭陀一臂之力，猛地想起，自己就算上山，也是無濟於事，最根本的辦法，是將眞極樂眞人帶出迷宮來，而且是越快越好，再遲片刻，便自不濟事了！一想及此，馮瑩連忙不向山上跑，而反向山下竄去！

方敏已經呈半昏迷狀態，也不知自己身邊有沒有人，祇是喃喃不絕地道：「誰講眞話？誰講眞話？這世上還有沒有講眞話？」他心中當眞是對所有的人，俱都起了懷疑，在他未知道溫魂的爲人之前，他的行事，他的一切，全都是以溫魂爲榜樣的，在他的心目之中，溫魂簡直就是天神，如今，神像倒了，祇留下了一個醜惡的形相，也等於是他的生活，陡地失去了依柱，怎能叫他不傷心絕頂，深受創傷。

看官，馮瑩和方敏，在別了尚金花之後，便已準備一齊到那山腹迷宮的出口處，去找極樂眞人的，爲什麼竟然沒有找到，反而携了綠劍上山，剛好救了魔母溫魂一命呢？作書人必須補敘一番，原來當時兩人一陣急奔，已然將要來到那山腹迷宮的洞口，方敏正在一株樹旁擦過，突然感到小腿上一痛。這一痛，令得方敏陡地想起，他小腿之上，還中有一枚毒針！

當剛中針的時候，他幾乎已要揚刀將腿斷去，但正在那時候，葉映紅却將自己救了出來，而且還說他曾服千年雪參，百毒不侵，接着，便祇顧得運氣解毒，竟然將這件事忘記，此時陡覺一痛，不禁一怔，暗忖莫非是劇毒發作了？

連忙坐下，先運眞氣到腿，將血脈運行逼住，捲起袴脚一看，祇見那枚針仍刺在小腿之上，馮瑩一見，不由叫一聲，道：「敏哥，你腿上怎會有一枚鐵針的！啊，這枚鐵針，和從我髮髻上飛出的那枚一樣！」方敏却並不知道在山上發生的事，忙道：「什麼從你髮髻上飛出的，你且講明白。」馮瑩重復地講了一遍，方敏恨恨地道：「不用說，這一定是假極樂眞人所做的手脚！馮姑娘，你不要難過，令師是一個深明事理的人，他一定會聽你解釋的。」馮瑩在滿腹委曲之時，得到方敏的安慰，心中更是感激，而方敏已然以食、中兩指夾着鐵針拔了出來，再一按中針的周圍，只覺得有點發麻，別無異狀，暗想難道眞如葉映紅所說，自己曾服千年雪參，是以萬毒不侵，連那麼厲害的藍蛛之毒，都奈何不了自己，心中總覺得有點不放心，以手指甲挑破了一塊肉，看到流出來的鮮血，其色殷紅，方將心放下。站了起來，道：「馮姑娘，咱們快走吧！」剛想伸手去拉馮瑩的手，忽然聽得馮瑩大叫一聲，道：「誰在樹上？」

方敏急忙躍開，抬頭看去，只見樹上人影一閃，便自不見，身法如電，快到不堪想像，看那人時，身材却又甚是矮小。

方敏奇道：「馮姑娘，你有沒有看清那人的臉面？」

馮瑩搖了搖頭，道：「沒有，我才一出聲，他便一溜烟溜走了——咦，那樹枝怎麼綠閃閃地生光？」方敏此時也已發現，那樹上有一枝橫枝，綠得像是翡翠一樣，連忙一縱身，踏上樹去看時又驚又喜，道：「馮姑娘，那裏是什麼樹枝，敢情是那柄碧瑩劍！」

一面說，一面落了下來，手中已然提着一柄綠殷殷的利劍，馮瑩道：「啊，就是在那古墓中，曾經見過那柄。」方敏道：「不錯，有了這柄無堅不摧，連玄鐵都可以爲之削斷的利劍，我們不用找極樂眞人，也可以對付假極樂眞人！」

馮瑩喜得直跳了起來，道：「當眞？」方敏道：「這還有假的？」兩人竟然完全未想到，若是有那劍在手，則不消半個時辰，便可以破開山腹迷宮，將極樂眞人放出，而溫魂在兩大高手猝然夾攻之下，也一定難逃一死，眞極樂眞人再一出迷宮，天大的事情，都不難解決，那致於有如今這樣的局面！

但是兩人却未想到這一點，當然，這也和方敏做夢也想不到溫魂會當眞和假極樂眞人合成一夥有關，兩人興冲冲地趕到山上，剛一越上廣場，便發現溫魂身受兩面夾攻，方敏大急之下，立即滾身躍去，以碧瑩劍削去了馬算子手中的半隻鐵木魚，將溫魂救出了險境！以後接着所發生的事，已有詳敍，此處不贅。却說馮瑩將方敏置在山洞之後，沿途那敢停息，一溜烟地向山腹迷宮處奔去，一來到洞口，便氣喘吁吁地叫道：「極樂眞人！極樂眞人不好了！」

只聽得山洞之中，「哈」地一笑，道：「小姑娘，什麼大驚小怪？學武之士，最忌氣急浮躁，若如此，便難窺上乘武學的門徑！」

馮瑩急得頓足，道：「極樂眞人，那假極樂眞人已和旋風島主魔母溫魂聯成一氣，鐵行頭陀一臂斷去，千芥大師和百丈禪師均已死去，只有我師傅一人，在獨撐局面，眞人，你快想法子出來，挽救大局吧，要不然就沒有救了！」

極樂眞人的聲音沉默了半晌，才道：「小姑娘，這山腹迷宮中的道路，千頭萬緒，當年我師傅何等聰明的人，也還化十多年的時間，才弄清楚，唉，要我立時三刻出迷宮，就算是大羅神仙，也不能夠啊！」

馮瑩急得哭了出來，「哇」地一聲，道：「眞人，這樣說來，難道武林任由他們兩人荼毒了？」

極樂眞人嘆了一口氣，道：「小姑娘，這怕也是天意了，我眞的無法可施，只有一個辦法——」馮瑩忙道：「眞人，你快說！」

極樂眞人道：「這一個辦法，就算施行起來，怕再快也得兩三天，總是不行的了！」

馮瑩已瀕絕望的心情，總算有了一絲生機，忙道：「眞人，你倒說說看，或許我能快點辦到，也說不定。」

極樂眞人道：「適才你走了之後，我想了許多時候，若要尋出迷宮的通途，只有捉上十幾條蛇，全都將每條蛇的樣子記熟，在蛇身上扣上細籐，越長越好，再將蛇由洞口放入，以烟燻蛇，我這裏頗是通風，說不定會有一條蛇避烟來到我這裏，那我就可以順着細籐，走出來了！」

馮瑩道：「好辦法，我立刻去捉它！」一個轉身，退出洞來。

但一退到洞外，她又不禁呆了，暗忖要捉上數十條蛇，已然不是容易的事，再要每條蛇繫上細籐，那籐當然要滿山去找，又細又韌的，又不知多少長，再集樹枝點火，少說也得一兩天的時間，而山上的情形，當自己離開的時候，當眞是岌岌可危，馮瑩甚至不敢想像到如今已然是怎樣一個情形！

她內心從來也沒有如此沉重過，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暗忖：「不要灰心，小姑娘，做任何事情，都不要灰心，就算做不成功，也不要難過，需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馮瑩被極樂眞人的一番話鼓勵起來，心想現在就動手去捉蛇，總比呆着好些，嘆了一口氣，走了開去，找了半盞茶時，居然已找到了一條，順手攀了一根細籐，將蛇七寸扣住，提在手中，又繼續向前找去，不多時，又找到一條，正要伸手向身後去拔一根細籐，突然從身後無聲無息，伸過一隻手來，那隻手指甲銳利，手背之上，滿是寸許來長，金光閃閃的長毛，手中却拿着一根籐，看那情形，倒像是因爲知道馮瑩要藤用，所以便遞過一條來給馮瑩一樣。

但是那隻生滿金毛的手，來得如此無聲無息，却嚇得馮瑩猛地一跳，一刹那間，舌頭打結，什麼聲音都出不了，幸而她撥草尋蛇，身子正蹲着，百忙中在身旁亂石一按，「刷」地躍了開去，疾轉過身來，只見一條矮小的人影，疾閃了一閃，躲到了一枝大樹背後，身法之快，正與不久之前得到綠劍時所見的那條人影完全一樣，馮瑩心中一定，至少已知道那人絕無惡意，便强笑一下，道：「何方朋友，爲何不現身相見？」一面發話，一面心想，這人身形如此矮小，說不定是成了名的前輩所收的關門弟子，也許是年幼怕醜，因此一見世人，便躲了起來不敢相見。

因此連問兩遍，不見回答，便伸手招了一招，道：「朋友，大家全是武林中人，何必怕醜？」一言甫畢，只見那大樹後，也伸出一隻手來，正是剛才那隻金毛怪手，也向她招了招手。

馮瑩心中越來越是奇怪，暗忖着那人的行徑，分明是童心未泯，跟人學樣，但世上怎有手上長滿了金毛的怪人？大着胆子，向前走了幾步，道：「咱們大家，各向前走幾步如何？」

只見那伸在樹外的手搖了幾搖，馮瑩心中好奇，索性一直走了過去，怎知當她一來到那株大樹近前時，一條人影如箭離弦激射而起，凌空向上拔起了丈許高下，在一塊突出的岩石之上，停了一停，又向旁逸了開去，一閃不見。

馮瑩頓足道：「唉，人家心中急得要死，你還要玩捉迷藏麼？不理你了！」一個轉身，正待自顧自去捉蛇，忽然身後「悉索」一聲，轉身一看，敢情那人已然回到了樹下，正探出半邊臉，向馮瑩望來，馮瑩才一轉身，便又縮了回去。

但就是這一瞥，馮瑩已然半晌作不得聲，原來她所看到的，根本不可能是一個人的臉，而是一團毛茸茸的金毛，在金毛中，一隻碧光閃閃的眼睛正在向馮瑩望着，馮瑩一生之中，從來也未曾有如此可怖的經歷過！呆了好半晌，才透出一口氣來，暗自對自己道：「是了，一定是他生來異相，所以才不肯見人，自己正要人幫手，若然他是正派門下，不是來得正好！」便緩了緩神，强笑道：「來啊，怕什麼啊，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長相，大家見見面怎麼樣？」

連講了兩遍，才見那人以手遮面，扭扭揑揑地走了出來，兩隻手，緊緊地掩住了面。馮瑩一見他全身露了出來，更是吃驚，原來這人，身高不滿四尺，不倫不類，穿了一件女人的上衣，已然垂到了腳背，露出那件上衣之外的，全是寸許長短的金毛，整個頭部，更像是生滿了金毛的一個圓球！

馮瑩竭力忍住了心中驚異，面上裝出平淡無奇的神情，道：「朋友你好哇，你叫什麼名字，是那派的門下？」

那人這才放下了雙手，咧咀向馮瑩笑了一笑，却並不說話。馮瑩這才看清他臉上金毛較細，耳口鼻眼，五官俱全，但是雖具人形，却分明不是人，而只是獮猴之類的動物！

馮瑩全然不知對方的來歷，只得報以一笑，那人竟然一跳，跳向前來，伸手向馮瑩，馮瑩和他拉了拉手，更肯定他不是人類，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金毛怪物搖了搖頭。馮瑩道：「你聽得懂我的話，但是却不會說話是也不是？」

那怪物又點了點頭。馮瑩反覺有趣，道：「那我們做個好朋友好不好？」那怪物又點了點頭。馮瑩本來還想問他：「你究竟是什麼東西？」但是她見那怪物如此靈通，每一句話都可聽得懂，倒也不敢以此來唐突他，只是道：「我現在捉蛇有用處，你幫我捉好不好。蛇，你懂不？」一面說，一面將捉到手中的那條蛇，揚了一揚，金毛怪物歡嘯一聲，手足一齊着地，向前一踏，便已踏開丈許，在一塊厚約半尺的石板之上，略停了停，伸手便抓，馮瑩仔細看他行動，愈發相信看他只是一頭通靈已久的猴屬，正覺好玩，忽然聽得「喀」一聲，定睛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

原來那怪物順手抓處，那塊尺許厚的石板，已然被他抓裂！

馮瑩一面吃驚，一面陡地想起自己在迷宮中行走的情形來，有兩次，已和極樂眞人，相隔極近，這怪物既然能夠抓裂石板，則只要將他帶到那個地方，在石壁之上，抓出一個尺許方圓的洞來，極樂眞人豈不是可以使展「易筋縮骨」之法，從山腹迷宮之中，走了出來？

一想及此，心中高興莫名，忙叫道：「喂！你過來！」那金毛怪物昂起頭來，只見他兩手，已經各握了十條蛇，搖着擺着，向馮瑩走來。馮瑩見那怪物一下子就捉了那麼多蛇，又是嚇了一跳，繼而一看，那些蛇直僵僵地，敢情已經被那怪物全都抓死！忙道：「喂：蛇不要了，你，你——」講至此處，向前走了兩步，來到一塊大石之旁，「叭」一掌，拍了下去。

馮瑩的武功，本就不弱，這一掌也拍得石屑紛飛，那金毛怪物一聲歡嘯，踏了過來，也是一掌，向大石拍到，看他的樣子，只像是順手拍出，雖是掌聲，但是五隻手指的最前一節，却又微微向前蜷曲如蛇，這又是人類無法做到的，一掌拍下，「嘩啦啦」一聲，大石竟然被他隨手抓下了一大片！

馮瑩又驚又喜，失聲道：「啊，你果然能抓裂岩石，爲何不早說？」

她只說了一句話，那金毛怪物便像是高興無比一樣，跳來跳去，口中不斷地道：「果然！果然！果然！」馮瑩一聽那怪物竟然會講話，不由吃了一驚，問道：「喂，你會講話麼？怎麼老半天不開口，我還當你是一個啞吧！」

那金毛怪物一跳，跳了過來，一伸手，拉住了馮瑩的手，兩眼碧光閃閃，望住了馮瑩，嘴唇掀動，仍是不斷地道：「果然！果然！」

馮瑩根本不知道他亂叫「果然」，是什麼意思，聳了聳肩，向之做了個鬼臉，那怪物看來更是興高采烈，跳動不已，樣子滑稽已極。馮瑩在初時一見到他時，只感到可怖，但此時看得久了，却感到那怪物毛色金黃潤滑，略一揮動，便如金浪也似，極是神駿，又看他態度如此友善，便拉了他的手，道：「你跟我到山腹之中，去將一個人救了出來好不好？」

那怪物點了點頭，馮瑩心神大振，跑得格外快些，但是她這裏已經是竭力馳騁，看那怪物時，却還走得極是從容。

不一會，已經來到了迷宮洞前，馮瑩身形一縱，便已施展「易筋縮骨」之法，鑽進洞去，回頭一看，那金毛怪物已經跟了進來。

山洞中較是黑暗，那怪物的兩隻眼睛，更如兩點綠幽幽的鬼火，若不是知道他並無惡意，任何人見了那樣可怖的眼睛，都不免要毛骨悚然，馮瑩雖已和他熟了，但是乍然一見，也不免嚇了一跳，隨即叫道：「極樂眞人，我回來了！」

極樂眞人一笑，道：「我早已聽出已回來了，除你之外，還有一個是什麼？」

馮瑩心中不禁大是嘆服，暗忖極樂眞人，此時身在迷宮之中，離開自己雖然不會太遠，但是却隔着無數石牆，自己進來時，有點腳步聲，還有話可說，那怪物進來的時候，却是一點聲音也沒有，竟然也被他覺察，可知他耳力之佳，實在無以復加，而若不是內功已臻絕頂，又怎會有那麼好的耳力？忙道：「眞人，和我同來的……朋友……」她將「怪物」兩字，忍住了不說，而改稱「朋友」道：「他能夠抓裂岩石，我帶他來到接近你處，叫他抓裂兩幅石牆，你不是可以出來了麼？」

極樂眞人哈哈一笑，說道：「小姑娘，不是你在騙我，便是你那位朋友在吹大氣！」

馮瑩愕然道：「怎麼？」極樂眞人道：「若論天下武功，講究指力的，無出佛

門之右，但即使是千芥大師所傳的『如來一指』功夫也好，是鐵行頭陀所練的『金剛指』也好，却是沒有一個能夠抓裂此間石牆的，此間石牆，厚達尺許！」

馮瑩心想，難怪極樂眞人要如此說法，因爲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謂「朋友」，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個天生利爪的怪物！

想了一想，道：「極樂眞人，我絕不騙你，我那朋友的模樣……很有趣，你一看到，就會什麼都明白，知道他不是吹大氣了！」

她一進洞之後，一面和極樂眞人對答，一面已經順着上次走過的途徑，向前走去，等到話講完，已經來到了上次所到，和極樂眞人隔得最近的地方，便向那怪物一笑，道：「小朋友，你說是不是？」那怪物嘯了一聲，道：「果然！果然！」

只聽得極樂眞人語言吃驚，道：「小姑娘！」馮瑩聽得他聲音相隔，已經極近，忙道：「眞人，你立刻可以出來了！」

極樂眞人却又是一聲叫，道：「小姑娘！」馮瑩聽他一連叫了自己兩下，語氣極是嚴重，不由得一怔，道：「眞人有何指教。」

極樂眞人道：「剛才那一聲歡嘯，和兩聲『果然』，是誰所發？」馮瑩道：「就是我和你所說的那位朋友。」極樂眞人的語言之中，充滿了訝異之情，道：「是你的朋友？」

馮瑩道：「不錯，我們才在山上認識，已經可以算是好朋友了！」

極樂眞人道：「小姑娘，恭喜你了，快叫他抓石牆罷！」馮瑩一聽極樂眞人如此說法，心中已知極樂眞人深知那金毛怪物的來歷，而且知道他利爪能夠開山裂石，忙道：「小朋友，快抓牆，在牆裏面的，是一個本領最大的好人，我們要拯救他出來。」

那金毛怪物的一雙眼睛，滴滴溜地轉了一轉，長臂一伸，雙手齊施，只聽得「喀拉」之聲不絕，巴掌大小的石塊，紛紛跌落，約莫小半個時辰，已經抓出了尺許方圓的一個洞來。

馮瑩向洞內一看，面前仍是一堵石牆，忙叫道：「眞人！」極樂眞人道：「怎麼啦！」這一次，聲音已更是清楚，馮瑩知道只要再抓裂那幅石牆，極樂眞人便可以脫身，心中大喜，身子一縮，便從洞中，轉了過去，那怪物已跟了過來，這番不待馮瑩吩咐，便雙臂揮舞，尖爪「喀喀」抓起石來！

看官，那金毛怪物抓那幅石牆之後，極樂眞人能否出得山腹迷宮，出來之後，又是否能及時遏制假極樂眞人和魔母溫魂的大陰謀？暫且擱下不表，且說馮瑩抱了身受重傷的方敏離開之後，極樂觀前，所發生的事。

鐵頭陀陀剩了獨臂，雖然以他深湛已極的內功而言，斷去一臂，並不致於受什麼內傷，但究竟是元氣大傷，氣血虧損，均非在輕，再加上斷臂之後，又絲毫未曾得到休息。

有馮瑩在，每每在緊要關頭，出手相助，馮瑩的身形又靈活，倒也只是有驚無險，馮瑩一走，假極樂眞人大喝一聲，十指箕張，於電光火石之間，連攻三招，鐵行頭陀身形疾飄，但是最後那一招，仍是只避過了一大半，「嗤」地一聲左肩上連袈裟帶皮肉，已經被撕下了一大片來！

假極樂眞人一見鐵行頭陀對自己的一連三招，已經不能全然避開，知道成功在即，倒頭一看，只見魔母溫魂，左半邊身子，被團團綠光圍繞，右半邊身子，厲嘯之聲，伴着殷殷黑虹，氣勢威猛之極，而馬算子手中所持的鐵木魚，已經不復成形，只不過是一塊廢鐵而已，哈哈一笑，道：「溫島主，咱們不妨來此比上一比，看誰先結果敵人，你意下如何？」

溫魂一手持劍，一手持刀，兩般兵刃，俱是一點也不能容易得到的，正盡情施展一年來苦心所創，雙手齊施的七孔刀法，已經將馬算子迫得無法還手，只是仗着內家罡氣，凌厲無匹，才能勉爲抵擋。

以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的內功而論，他練成內家罡氣，已經多年，罡氣眞力，極是凝滯，若是普通兵刃，順手揮動，便能以內家罡氣抵擋，就算是空手，也等於手持妙用無方的上佳兵刃。

但是，溫魂手中的碧螢劍，却是非同小可的上古神器，無堅不摧，不論有形無形，皆不能擋其鋒芒，馬算子的內家罡氣，固然凝滯幾同實物，但是碧螢劍劍鋒過處，一樣擋攔不住，就在這一點，馬算子吃的虧已經不小，若不是「七禽身法」，妙臻毫巔，只怕此時已經傷在碧螢劍之下了！

但是，馬算子雖然爲溫魂迫住，已經大處下風，溫魂想要將馬算子結果，就算馬算子根本不想逃走，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一聽得假極樂眞人的叫喚，溫魂也向側一看，只見鐵行頭陀面色慘白，肩頭之上已然又受了一次傷，步法也已經有點虛浮，分明十招之中，他便可以取勝，心中不禁大怒，知道假極樂眞人這幾句話，並不是說說就算，而分明是隱含誰先將對方結果，事成之後，誰便居首之意。當時自己讓他去對付已經斷了手臂的鐵行頭陀，倒是一番好意，怎知他却來玩這個花樣！心中雖恨，但她爲人陰沉無比，八年前，爲了要在方敏身上，得到崑崙聖書的秘密，竟能化這樣大的心機和工夫，已可知其爲人之一斑。知道如今還不是翻臉的時候，「哼」地一聲，道：「極樂道友，當然是你捷足先得了！」假極樂眞人「哈哈」一笑，道：「承獎，承獎！」

那態度之狂妄，一如鐵行頭陀已經死在他掌下一樣！

溫魂忍住了氣，碧螢劍抖動，「刷刷刷」一連削三劍，將馬算子的衣襟，一連削下三幅來，馬算子大吃一驚，足尖一點，凌空拔起丈許高下，溫魂跟踪而上，人在半空，七孔刀竟然一招「橫棹江上」，攔腰揮到。馬算子身形一個轉折，斜斜地又向上拔起五六尺，溫魂輕功却是不如馬算子，未能一躍再躍，七孔刀向上虛撩一撩，便自落下地來。

馬算子若是想逃，此時足可從容逸去，可是他却不是無恥的小人，焉有臨難而退，任由武林浩刦發生之理？身軀一沉，落下地來，雙掌翻飛，內家罡氣幻成的掌力，排山倒海，向前湧到！重又和溫魂勉力支持，兔起鶻落，殺成一團！

那一面，在溫魂向馬算子連削三劍之際，假極樂眞人也已連聲怪嘯，一連七招，連環而發，着着連綿，內力陰柔，掌發如雪花亂飄，鋪天蓋地而來，發到第三招上，鐵行頭陀全身，已經爲他掌影罩住。

鐵行頭陀一見這等情形，再也不爲自身安危顧忌，左臂一搖，也是一連發了五掌，只聽得「叭叭叭叭」地四聲，和假極樂眞人的手掌連交四次，每一次，均被震退半步，到了第四掌時，身子已經幌動不已，第五掌便錯手而過，又是「砰砰」地兩聲，鐵行頭陀一掌擊中假極樂眞人的左肩。

鐵行頭陀列位列佛門三大高人之一，掌力之强，自是非同小可，若是他未曾斷臂，又不是剛才連接了假極樂眞人四掌，就是這一掌，假極樂眞人也非得被震退三步不可，但可惜此時，鐵行頭陀已經是强弩之末，這一掌，只令得假極樂眞人身子略幌了一幌，而假極樂眞人的那七掌連發的最後一掌，却也已經擊中了他的右肩。

他右肩本就傷口未癒，又中了勢如千鈞的一掌，如何忍得住，脚下一緩，身子竟如斷綫風箏也似，跌了出去！

在馮瑩下山的時候，廣場之下，便已經成了正派人物被包圍之勢，但這情形，看來像是正派中人佔了下風，實則上却是度天子、摩雲子，向我等高手，想出來避免混戰，從容應付的好辦法。

因爲若是零星厮殺，便易被人一個一個地消滅，而聚在一起，而讓武功較高的人在外面，輪流交替，只是一小部份人，和對方動手，則就算假極樂眞人，和魔母溫魂趕到，對着合力同心的七八十名武林中之人，也是不敢怎樣小覷，就是他們一樣要動手，也可以合力支持，以待情勢轉變。

因此，此時在廣場之上，只是十餘對人在惡鬬。鐵行頭陀身軀一跌出去，便向廣場上飛去。圍在外面的幾個黑道上人一見，以爲虎落平陽，大可欺負，一齊趕了上來，總共有五六人之多，一齊躍到，刀劍並舉，便向鐵行頭陀攻到。

鐵行頭陀雖然連番受創，上一次是敗在溫魂陰謀毒計之下，這一次是敗在功力高過他的假極樂眞人手下，豈容得宵小逞强，身子一挺，已經立定在地上，果然是淵停嶽峙，高手風範，大喝一聲。

就這一站一喝，那圍攻上來的五六個人，已經感到氣餒，呆了一呆，鐵行頭陀立即身形一矮，右臂疾探，已經將迎面一個三角臉的漢子劈胸抓住，「刷」地提了起來，身形一個盤旋，竟將那三角臉當作兵刃，橫揮而出，向其餘五六人，一齊擊到，大踏步地向前跨了兩步，只聽得向我道：「鐵行頭陀，快來人叢中暫避！」一條人影，飛躍而至，一把扯住了他的左肩，正是醉乞向我，而在此同時，假極樂眞人，人形如飛，也已經趕到，「呼」地一掌，向着向我和鐵行頭陀兩個人，當頭罩下！

向我一見情形不好，身子一矮，將鐵行頭陀按了下去，順手抓起地上一個受傷的黑道中人，向上直拋了出去，假極樂眞人「叭」地一掌，正擊在那傢伙身上，直打得那厮骨折筋裂，連聲都未出，便自死去，而向我也已趁着這一眨眼的時機，和鐵行頭陀兩人，身形疾幌，一連三掌，將擋住去路的人叢皆格開，回到衆人之中，向在旁邊的鐵行頭陀，道：「老鐵，你傷勢頗重，先去人叢中調息一會再說吧！」

衆人一見鐵行頭陀面如金紙，立刻閃開一條道來，讓他藏在人叢中心。

假極樂眞人一掌將那黑道中人擊斃之後，抬頭一看，向我和鐵行頭陀兩人已經逸去，不由得哈哈大笑，道：「甕中之鼈，網中之魚，還想逃到那裏去？」一面笑，一面一步一步地迫了過來。

他如果是身形如飛，疾欺而至，則大禍於刹那間臨頭，衆人也不會有恐怖的餘地，但是假極樂眞人却是慢吞吞地，一步一步走向前來。而衆人又明知自己雖然人多，但是却沒有一個是他的敵手，眼看他一來到臨近，便如虎入羊羣，任由宰割，有幾個胆小沒骨氣的，竟然沉不住氣，疾奔而出，叫道：「極樂眞人，我們願意永遠聽吩咐！」但尚未走到假極樂眞人身邊，便已爲圍在外面的黑道人物所殺，徒自在臨死之前，還留下了一個沒有骨氣的臭名！

假極樂眞人見了哈哈大笑，仍是一步一步向前走，度天子來、摩雲子和醉乞向我三人，站在最外面，準備一等他到來，便死力相拚，眼看假極樂眞人已經來到離他們三人只有丈許遠近之際，忽然聽得魔母溫魂大聲叫道：「極樂道友，這干人已經被人團住，早晚都走不脫，快來和我合力將姓馬的除去，才是正經！」那假極樂眞人停了一停，向衆人笑了一下，那神情當眞是令人不寒而慄，心中一想，溫魂的話大是有理，若是被馬算子走脫，總是個後患，一個轉身，便又向極樂觀前撲去！

廣場上的衆人，雖然暫時舒了一口氣，但是想到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武功雖高，但是在兩大高手夾攻之下，必然難以久持，而馬算子一敗，魔母溫魂和假極樂眞人，兩個人一齊夾攻，那時候更是難以應付！

假極樂眞人一個轉身之後，身形如飛，一幌眼，便已經來到了極樂觀前，哈哈一笑，道：「老馬咱們在貴州相遇，至今已有一年了吧！」

馬算子剛好一側身，避過了溫魂的一劍，叱道：「賊子，可惜當時未曾辨出你的眞面目，不然怎容你活到今天！」

假極樂眞人因爲必操勝算，所以並不急於動手，「呵呵」一笑，道：「老馬，好大的口氣哇，你那些伎倆，我還有不知道的麼？憑你要想令我們到閻王殿去報到，怕還不容易罷！」

馬算子明知他們兩人夾攻之勢已成，遲早難免，打橫退出一步，一個轉身，「呼」地一掌，便向假極樂眞人疾拍而出。

假極樂眞人叫道：「來得好！」手掌一揮，已經迎了上來，而馬算子只顧向假極樂眞人對掌，却顧不得溫魂的碧螢劍，已經刺到了背後，眼看假極樂眞人和溫魂兩人合力，只要一招，馬算子便要死於非命，忽然極樂觀門口，一個人哈哈一笑，道：「來得好！靈明，只怕未必吧！」那



聲音來得極是平靜動人，但是聽在假極樂眞人的耳中，却猶如五雷擊頂。

原來那「靈明」兩字，正是他當初投師學藝之時，武當守一道長，爲他所取的道號，方今世上，除了眞極樂眞人以外，再也無人知道！那聲音既然一開口便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可知是眞極樂眞人趕到！呆了一呆，那一掌那裏還發得出去？馬算子見他身形一呆，背後風生，也不再與他對掌，身形疾幌，向側逸出。

溫魂見假極樂眞人突然一呆，驚問道：「怎麼了？」一言甫畢，極樂觀前，「哈哈」大笑之聲，穿雲裂石，聲震遐邇，溫魂掉頭一看，只見一個和眼前假極樂眞人，長相一模一樣的年老道人，只不過神采飛逸，和假極樂眞人呆若木鷄相較，雖然面目一樣，但是一正一邪，却是涇渭分明！

在老道士的身旁，站着一個身材纖細的年輕女子，正是馮瑩，怪就怪在馮瑩之旁，還站着一個身高不滿四尺，似人非人，似猴非猴的怪物！

溫魂一看清兩人一怪突然出現，心頭便大受震動，再一看假極樂眞人，剛才的威風，已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只是兩眼定定地望着眞極樂眞人，心知眞極樂眞人一到，大勢已去，他爲人深得「狠、穩」兩字三昧，拿得起放得下，一覺出形勢不妙，立即身形一幌，退出了兩丈許，手中碧螢劍舞起一團綠光，將全身護住。眞極樂眞人並不追趕，仍然只是「哈哈」一笑，道：「溫島主何必就走？」

眞極樂眞人突然出現，老少神醫馬算子宛若吃了一顆定心丸，一見溫魂要走，反倒攔了上去，和溫魂相隔丈許，擋住了她的退路，大叫道：「牛鼻子，你治家不嚴，該當何罪？」

馬算子雖然不知道假極樂眞人的來歷，但是他既見兩人如此相似，當然是兄弟，因此便以「治家不嚴」相責，溫魂一見去路被馬算子攔住，又驚又惱，暗忖自己離眞極樂眞人，少說也有五六丈開外，就算他輕功再好，也不能追上自己，而自己一劍一刀在手，馬算子也一定攔自己不住，略一思索，一個轉身，「刷」地一劍，平平削出，身子跟着一個起伏，向前竄去，馬算子果然爲她迫開，她心中正在高興，忽然聽得身後極樂眞人道：「小姑娘，你還不叫你那個小朋友，在天下武林人物面前，顯一顯身手？」

隨即聽得馮瑩的聲音，道：「金果然，快去追那個老太婆！」

就這兩句話之間，溫魂綠光繞體，早已又向前竄出了七八丈，心中剛在暗暗好笑，就算是紅掌祖師來追，也未必追得上我，更何況什麼「小朋友」，但是慶幸未畢，忽然一陣異樣的嘯聲，起自身後，嘯聲之中，夾着「果然！」「果然！」的叫聲，匹練也似一道金光，倏地追過了她，在她身前七八尺處站住，身形之快絕對無法想像！溫魂這一驚非同小可，呆了一呆，已經看清，攔在自己前面的正是那身高不滿四尺的金毛怪物，兩隻碧光閃閃的眼睛注定了自己，一手當胸，一手伸屈不定，分明不是人類，但是身形姿態，却又一點不錯，是武林中高手的風範。

溫魂心中驚疑莫名，饒是她見多識廣，也弄不明白眼前那怪物，究竟是什麼東西，七孔刀一沉一翻，厲嘯一聲，逕向那金毛怪物砍去。

她從一呆、到這一刀出手，其間相隔時間極微，出招極快，但一刀砍出，那金毛怪物身子向上一縱，又倏地沉了下來，五指如鈎，身子一轉，避開了碧螢劍，逕向七孔刀抓了過來！

溫魂本是會家，一見那怪物不但行動敏捷，而且出手之間，章法一點也不亂，一般武林高手眞還沒有他那樣有法度，心中更是吃驚，還恃着自己七孔刀上，蘊有奇毒，這怪物既然不知死活，伸手來抓七孔刀，正好藉此機會，將他除去！

因此手腕一頓，七孔刀的去勢，故意慢了一慢。她這裏一慢，那金毛怪物五指疾探，已經將七孔刀緊緊握住，溫魂一見他所握之處，正在刀鋒，心中一喜，正想手腕一翻，將刀奪回，順勢一剁，將怪物右手齊腕切下之際，忽然一股大力，倒拉而出，只見那金毛怪物身子向後一斜，七孔刀幾乎被他奪了過去！

溫魂這一驚非同小可，不敢再行托大，碧螢劍光亂顫，一招「七星連環」，便向那金毛怪物刺了出去，金毛怪物想是知道厲害，一撒手，「托」地向外跳開一步，隨即一轉，身子平空躍起，已然來到了溫魂的身後，向溫魂後背心抓到。

溫魂此時，心中實在是驚駭已極，她本來做夢也想不到那似人非人，似猴非猴的東西，竟然會有那麼厲害，若是只有那一個怪物，尚可自恃武功，如今還有極樂眞人在，再要不見機逃走，一定要命盡今日！

因此一覺出背後風生，也不回頭，只是碧螢劍一劍反削而出，而在一劍削出之際，人已向前一竄竄出了三丈遠近。

她從極樂觀門前，接連幾竄，已經將要來到下山的途徑上，但是身旁一陣輕風，定睛一看，眼前已多了一人，正是極樂眞人，笑嘻嘻地望着她，道：「溫島主，今日你在武當山上，犯下了這等滔天罪行，久聞你敢作敢爲，爲何還想逃走？」

溫魂此時，那裏還顧得和他理論，碧螢劍一沉，劍尖向地，叱喝道：「快些讓開！」

一個「開」字才出口，一劍已經削出，那劍勢當眞如長江大河，雄渾之極。眞極樂眞人也是一樣不知那碧螢劍的來歷，但是他見多識廣，一眼便看出那一柄綠劍非同凡響，一樣不敢攖其鋒芒，向旁一閃，衣袖揚起，一股勁疾的旋風，着地捲起，溫魂首當其衝，已經被那股旋風，捲出三尺！

這一來，溫魂不由得面上變色，暗忖自己也會過不少練成內家罡氣的武林高手，但是將內家罡氣練到如此收發由心，力大無窮的，却是只有極樂眞人一個，難怪武林中人尊他爲正派中的第一高手！一時之間，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聽得極樂眞人一笑，道：「溫島主，你七孔刀上雖有奇毒，左手神劍，雖然鋒利無比，但自問可是敵手？與其妄圖逃命，何不自刎身死？」

（未完・廿六）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